

第38年

15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黑道飛龍」。李志偉年未屆三十，已是「青龍會」的龍頭老大，因赴五老峯一友人之約，被十八個黑衣蒙面人圍攻，雖力斃強敵，他也嚴重受創，幸得一隱俠相救，在小天池調養半年多方痊癒，一回到九江分壇却面目全非，不察之下再次受困，以致七處穴道被制，幾乎精乾血枯筋收體縮而亡……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故事流暢清新，結構嚴謹，層次分明，令人閱之回味無窮。欲知內容的詳情，請細心閱讀。

*　　　*　　　*

今期續刊四騎士之一故事「大法師」，每個騎士，均有膾炙人口的英勇事跡，請閱

程天朗先生撰著的「紫衣流星劍無情」分上下兩期刊出。本文頗有書卷氣味，字裏行間才華橫溢，令人閱之如沐春風，佳作當前，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刊商業戰場奇才發達故事「飛鱷」，由蕭顯貴先生撰編，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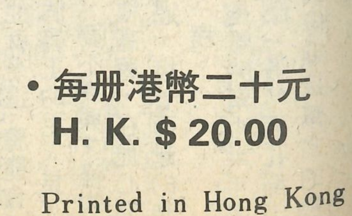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5期
(總號19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飛龍黑道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脫險歸來　被困水牢

春雨綿綿一直下個不停。

廬山小天池附近，碧翠的林木，衆山羣峯，顯得特別清新蓬勃。

向陽的百花叢中，隱隱透出一角草廬，稍遠一角中的一棵古松之下，正有一對男女，默默的、緊緊的雙手互握着。

女的雙十年華，村姑打扮，粗衣大褂之下，拖着一條油光亮滑的大辮子，秀臉之上，珠淚如雨，滾滾而下。

男的劍眉星目，壯實如山，臉上泛着一股氣吞河嶽的豪氣，微微一皺劍眉道：「蓮妹，妳放心，我李志偉不是忘恩負義的人，這半年來多承令尊與妳把我從死亡綫上拉回來，我李志偉是感激不盡，我今天是非走不可了……」

李志偉說到這裡，祇覺馮蓮英的雙手握得更緊了，生怕就此失去了他，李志偉暗嘆了一聲，頓時低下頭來，望着那梨花帶雨的馮蓮英，不覺英雄氣短了。

忽然，茅屋中，傳出一聲輕吁道：「蓮兒，人各有志，妳就讓他早早下山去吧！」

馮蓮英聽得呼喚之後，全身微微的顫動了一下，接着便慢慢放鬆了握着李志偉的雙手，一咬銀牙道了一聲：「請珍重！」倏的柳腰一折，人已飄身而起，輕如飛絮，隱入茅屋之中而去。

李志偉抬起頭來，望着她秀麗的背影，黯然一嘆，自言自語道：「這半年來，我已覺得領受太多，我要再不走，將來祇有更增我無比愧疚，現在妳還不知道我是個甚麼人，就留給妳一個美好的記憶吧！」

語音一頓，忽然猛一抬頭，雙目之中暴射出二道稜芒，怒氣冲冲的冷哼一聲道：「我李志偉要就這樣的被你們整垮了，我也就不是『金錢雲龍』了。」

原來，這李志偉就是近五、六年來崛起江湖，名震大江南北「青龍會」的龍頭老大「金錢雲龍」。

此人身份來歷，鮮有人知道，六年之前被「青龍會」前任幫主引入「青龍會」，不及一年就接掌青龍會了，把日落西山，江河日下的「青龍會」整治得蓬蓬勃勃，聲名大振。

去年八月十五夜，金錢雲龍李志偉前往五老峯赴一約會，不料途中被十八個幪面高手偷襲圍攻。

金錢雲龍李志偉以寡敵多，在大發神威之下，終將那十八名幪面高手擊斃了十六個，餘下兩個雖得逃生天，但也身受重傷了。

不過，這一戰下來，金錢雲龍李志偉自己不但受了重傷，而且也中了劇毒，幾乎倒斃在山中，幸遇馮蓮英父女打救，在小天池調養了半年多，才得康復。

這般往事，閃電般從他腦海閃過，目送了馮蓮英回去之後，不由得也激起了一腔怒火。

他眼中燃起了冷傲的光芒，一射而起，淩空折腰，人已掠峯而去。

金錢雲龍李志偉趕到了九江，已是日落西山黃昏時分了，他整理一下衣衫，便舉步向城中最大的酒樓「長春樓」走去了。

「長春樓」是「青龍會」的產業，他身爲「青龍會」幫主，當然是不能衣衫不整，叫幫中兄弟見了笑話。

黃昏時分，已是全天生意最興旺的時候，祇見長春樓樓上是燈火輝煌，唱小調、猜拳、行令之聲，震耳欲聾，樓下門前，更是車水馬龍，人頭攢動，熱鬧非常。

金錢雲龍李志偉一腳踏入「長春樓」，心中不由泛起了一片自得的喜悅，因爲他就是這「青龍會」的眞正主人，一個眞正的主人見了這樣興旺的生意，要不高興才怪啦？

可是，這種高興，在他心頭上不過是一掠而過，接着而起的是劍眉一皺，心中一楞。

他祇不過是離開幫中半年多，這「長春樓」好像一張熟面孔都不見了，更莫想那份迎接幫主的熱鬧了。

金錢雲龍李志偉有點失望地苦笑了一下，舉步再向專爲幫主設備的特別室走去。

店內生意大忙，似乎沒有人見他走進特別室，他在慣常落座的那張太師椅坐下之後，等了半天，竟未見有人進來招呼他。

他微微一笑，伸手在桌上拿起一隻小小的硃漆木鎚，輕輕的叩了二下桌上喚人金鑼：「噹噹」清脆悅耳的鑼聲，傳入嘈雜的人聲中。

接着，但聞一陣急驟的腳步聲傳來，珠簾一起，走進一位身穿錦袍的漢子，那漢子進來時，臉上原是帶着一臉惶恐之色，但目光向金錢雲龍臉上一落之後，變得又氣又怒，冷笑了一聲，道：「朋友，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金錢雲龍李志偉一表人材，穿着又甚氣派，來人雖是又氣又惱，但還不敢馬上口出惡言。

金錢雲龍李志偉也不認識他，這也不能怪他，他有維護這特別室尊嚴的職責，微微一笑道：「你不認識兄弟，請你把分壇主請來。」客氣的口吻中，帶着三分的森嚴。

來人的氣勢爲之一滯，多了一分顧慮，雙拳一抱道：「朋友，能知道小號的底細，當不是外人，請教大姓高名。」

金錢雲龍李志偉「嗯」了一聲，

截口揮手道：「你把分壇主找來，自然知道兄弟是甚麼人。」

那漢子本待再說兩句話，但却身不由己，已被金綫雲龍李志偉揮手之下，發出一股暗勁，把他送出室外。

金綫雲龍李志偉心中暗暗好笑，忖道：「當他知道我就是幫主之後，祇怕四、五天都會睡不着覺了。」

大約過了有半盞茶時光，祇見那漢子去而復返，打起珠簾，躬身而立。

珠簾一起，後面一搖一擺的走進一個瘦臉上長着一對三角眼的漢子。

金綫雲龍李志偉一見那漢子，腦際電轉，忖道：「響尾蛇齊泰，當上九江分壇壇主了？」他眞不敢相信，離幫不過六個多月，幫中人事，就有了這樣出人意料之外的大變化，憑他竟然也爬上了分壇壇主的寶座。

響尾蛇齊泰見了金綫雲龍李志偉更是楞在那裡，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眞還以爲是見了鬼哩。

金綫雲龍李志偉星目閃動，微笑中略帶莊嚴的道：「齊泰，你莫非不認識本座了？」

響尾蛇齊泰全身一震，回過神來，搶身一步，口稱道：「齊泰，參見幫主！」竟然雙膝一跪，行起大禮來。

本來在這種場合不必行此大禮，想必是響尾蛇齊泰看見他無恙歸來，高興過份所致，金綫雲龍李志偉雖然認爲響尾蛇齊泰不夠條件當九江分壇壇主，這時却甚是高興，含笑揮手托起齊泰道：「齊分壇主，不必行此大禮！」

響尾蛇齊泰謝了金綫雲龍李志偉，回頭向門口打簾子的錦衣漢子喝道：「齊英，還不快快參見李前幫主？」

「李前幫主！」四字，像是春雷一樣，震得金綫雲龍李志偉一震而醒，輕「啊！」了一聲，恍然而悟，怪不得響尾蛇當上九江分壇壇主了。

失神之下，齊英已向金綫雲龍李志偉答話，俯伏地上祇冒冷汗。

響尾蛇齊泰見金綫雲龍李志偉竟不吩咐自己侄兒起來，心中也是提心吊膽，不知自己侄兒剛才甚麼時候得罪了這位可怕的煞星，當下涎着臉，欠身囁嚅道：「齊英因沒見過幫主，不知道……」

金綫雲龍李志偉回過神來，哈哈的朗笑一聲，說道：「他很好，沒有甚麼，起來吧！」

話聲微微一頓，雙目神光陡射，凝注響尾蛇齊泰，沉聲道：「現在新幫主是誰？」

響尾蛇齊泰訕訕的打着顫聲道：「現在新幫主……新幫主，不！代理幫主……就是胡幫主……」

夠資格接代幫主而又姓胡的祇有一位，那就是長老之一的胡居義，胡居義一向對金綫雲龍好極了，他之能接任幫主，胡居義實是支持最力。

金綫雲龍李志偉心中覺得舒服了一點，要是現在之代幫主是另一位長老呂旺成，他就另有一種想法，心中也不能平靜下來。

響尾蛇齊泰見金綫雲龍李志偉神情一鬆，也暗中吁了一口氣，接道：「全幫兄弟，對幫主的突然失踪，莫不惶急萬分，如今幫主無恙歸來，正是全幫之幸，請幫主移駕行館，接受本分壇全體兄弟參見慶賀。」

金綫雲龍李志偉微一沉吟道：「不必驚動大家了，本座問你，程劍秋、譚正剛兩人還在不在九江？」

響尾蛇齊泰躬身道：「程老調到襄陽去了，譚老倒是還在九江，不過昨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幫主還要召見甚麼人？」

金綫雲龍李志偉緩緩的站了起來，意思就是要到行館去，響尾蛇齊泰不待吩咐，已是一欠身道：「屬下爲幫主開道吧！」

「青龍會」九江行館極其富麗堂皇，行館中用的人手也不少，但這次金綫雲龍李志偉再度住進行館，却發現原先認識的一些老人，一個不見，全是一些新的臉孔。

這當然是響尾蛇齊泰私心自用，完全用上了自己的人，但響尾蛇齊泰對金綫雲龍李志偉的接待却是週到得無微不至，侍候得李志偉通身不舒服。

金綫雲龍李志偉正睡得朦朦朧朧之際，祇聽得窗戶「格察」發出一聲輕響，因之一驚而醒。

金綫雲龍李志偉年紀雖輕尚未超過三十，但江湖經驗却是豐富無比，聞聲之下，暗笑了一聲，故作不知，微一瞥目之下，祇見一條人影穿窗而入，落地無聲，到了他的床前。

正待那人有所行動時，忽聽那人輕聲呼喚道：「幫主醒來，屬下譚正剛特來請見。」

金綫雲龍李志偉翻身而起，大喜道：「啊，你回來得正好！」

譚正剛正要舉起手來，要金綫雲龍李志偉把聲音放低，祇聽得房門外有人喝道：「甚麼人？」推門而入，亮起了火光，衝進來二個人。

譚正剛一抬濃眉道：「是老夫，前來參見幫主！」

金綫雲龍李志偉一揮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下去！」

那二人微一猶疑，祇聽門外傳來了響尾蛇齊泰的聲音喝道：「幫

主有命，還不快退？」

那二人才欠身一禮，退出房去，響尾蛇齊泰跨步走進房來。

譚正剛微微一皺眉頭道，抱拳道：「屬下欣聞幫主無恙歸來，一時情急趕來參見，未能請示壇主之處尚請壇主寬恕！」

響尾蛇齊泰哈哈一聲大笑道：「幫主無恙歸來，乃是全幫的大喜事，譚老何出此言，兄弟又何怪之有。」

笑聲中，轉身向金綫雲龍李志偉欠身一禮道：「啟稟幫主，適才發現不少形跡可疑的人，在本壇四周活動，似對本壇有所不利，刻下屬下雖然正嚴密監視中，但仍恐被他們滲入，驚擾幫主，所以屬下又在全館加强了戒備，有請幫主垂察！」

剛才那二個人未奉幫主召喚，擅自闖入，實是不該，響尾蛇齊泰這樣一說，金綫雲龍李志偉就不好再責怪他了，其實，金綫雲龍李志偉這時也有他的想法，根本沒有經意這些小事情，當下微微一笑，道：「他們大約又是衝着本座來的了，你就讓他們來吧！」輕描淡寫，根本沒有把這些人放在心上。

響尾蛇齊泰一笑道：「幫主功力通神，自是不把那些人放在眼中，但如被他們侵入行館，驚擾了幫主，屬下可丟不起這個人……」

話聲微微一頓，頭一轉，轉向譚正剛道：「譚老，你回來得正好，這行館的戒備就請你負責了，走，兄弟帶你去看看所有的部署。」

譚正剛本來有話向金綫雲龍李志偉密稟，在這情形之下，不但有話說不出口，而且還非跟着響尾蛇齊泰出去不可，祇好點頭道：「屬下遵命。」

響尾蛇齊泰與譚正剛向李志偉告退出房外，響尾蛇齊泰領着譚正剛到了後面他自己的房中，譚正剛微微一怔，道：「分壇主，你不是……」

響尾蛇齊泰一笑截口道：「譚老，我們先談談別的，不可以麼？請坐！」

譚正剛在「青龍會」資格很老，是屬於老一輩的人物，響尾蛇齊泰口蜜腹劍，一副尊敬嚴肅臉孔，口口聲聲稱他譚老。

譚正剛的眼睛可是雪亮，並沒有被他口中的「譚老」叫得分不出東西南北，而忘了響尾蛇齊泰的爲人，當下欠身一笑道：「壇主有話，但請吩咐。」話是這樣說，心中却暗罵了一聲道：「老夫倒要看看你這馬屁精，有甚麼花樣？」

響尾蛇齊泰把譚正剛當作知心好友，不拘禮數的，隨隨便便向太師椅上一靠道：「你老別客氣，請坐！」

譚正剛也老實不客氣，應了聲：「謝坐。」大馬金刀向一張太師椅上一靠。

譚正剛也坐得很隨便，在譚正剛的本意，其實是看不起響尾蛇齊泰，對他一種不尊敬的挑戰。

但響尾蛇齊泰的看法，却是盡朝好的方面想，祇道譚正剛已被自己的友好態度所籠絡，所以隨便起來，嘴角一笑，輕輕的拍了一下手掌，喝道：「來人！」

應聲走進來一個侍童，欠身道：「壇主有何吩咐？」

響尾蛇齊泰擺手吩咐道：「去叫廚下配幾樣菜送進來，同時……」

話聲忽然打住，轉向譚正剛道：「譚老，兄弟記得你是最愛喝山西汾酒？」

譚正剛搖手道：「還是不喝了吧，外面……」

響尾蛇齊泰笑了一笑，截口道：「外面的事，你放心，我們喝酒吧！」

一揮手，又轉向那個侍童道：「山西汾酒，一罎山西汾酒。」

侍童欠身領命退去後，響尾蛇齊泰忽然慨嘆了一聲：「譚老，我們不是外人，說眞的，兄弟這分壇主原該是譚老你的，兄弟對你譚老，一直有着無比的歉疚……」

譚正剛哈哈一笑道：「分壇主，你不是開屬下的玩笑吧，屬下自己知道自己，管管自己還差不多，但絕不是領導之材，要我帶領上上下下上千的人，那不是要了屬下的命？」

響尾蛇齊泰搖頭道：「譚老，你是太謙了，你眞幹起來，莫說一個分壇，就是五旗令主還不一樣能夠勝任愉快……」話鋒忽然一頓一轉，接着又說道：「譚老，你到底有沒有意思接替兄弟的分壇主？」

譚正剛心裏猛然一震，眞難捉摸響尾蛇齊泰說這話的意向，不由一楞道：「壇主，屬下要有半分這種妄念……」

響尾蛇齊泰截口笑道：「譚老，你不要會錯了兄弟的意思，兄弟是想和你說幾句眞心話。」

譚正剛又驚又喜的張大着一雙巨目，怔了一怔道：「眞心話，屬下說的就是眞心話。」他儘管口中不承認，欣喜的臉色就是最好的答覆。

響尾蛇齊泰暗笑一聲，忖道：「名利動人心，老狗，你的心已經動了嗎。」嘴上微微一笑道：「不瞞你譚老說，兄弟最近又有遷調的消息，如果譚老有意，兄弟想把九江分壇交給你。」

話聲一落，雙目一瞇，似張似閉凝視着譚正剛，他大約是自己也

不相信自己的話，所以不敢正目與譚正剛相對。

譚正剛沉思了一下，忽然膽大了起來，單刀直入的道：「此話當眞，分壇主你有甚麼條件？」

響尾蛇齊泰搖頭笑道：「沒有甚麼條件，不過，你要聽兄弟的話行事，這分壇主就是你的了。」

譚正剛眨了一眨眼睛，道：「壇主要屬下做甚麼事？」

響尾蛇齊泰陰陰的一笑道：「其實，也是替你自己做事，你知不知道，李幫主一回來，就先問起你？」

譚正剛道：「屬下聽說，所以才連夜趕回來。」

響尾蛇齊泰笑得非常古怪的道：「你知不知道，他一回來就找你的理由？」

譚正剛道：「這個屬下無從猜測了。」

響尾蛇齊泰接着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李幫主這次失踪半年多的原因？」

譚正剛搖頭道：「不知道。」

響尾蛇齊泰忽然冷笑一聲道：「你不知道，不見得吧。」

譚正剛急得一跳道：「屬下眞的不知道。」

響尾蛇齊泰陰陰的笑道：「李幫主那次前往五老峯赴約，據幫主說，他可是告訴過你。」

譚正剛無可否認的點頭道：「幫主倒是向屬下提過，因爲幫主去見那個人，與屬下也認識。」

響尾蛇齊泰乾笑了一聲道：「幫主的行踪原極隱秘，但是赴約途中，却被十八個蒙面高手所圍攻，因此幫主對你譚老很是懷疑……」

譚正剛一愕道：「幫主在懷疑屬下，那可眞冤枉，分壇主，你是知道的，我們也曾去找過屬下那朋友，他不是也被人殺死了麼？」

響尾蛇齊泰皮笑肉不笑的道：「就因爲你朋友已經死了，證明他絕不是出賣幫主的人，所以嫌疑到你譚老的身上。」

譚正剛頓時臉色變得蒼白，說不出話來，這個罪名他可是委實承當不起，按照幫規，他以下犯上，罪當凌遲之後還要點天燈而死。

響尾蛇齊泰輕笑一聲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兄弟倒是知道你譚老清白得可以對天日，但是怎能叫幫主相信？」

譚正剛這時如同犯了急疾的病人，抓住這句話，便央求響尾蛇齊泰道：「分壇主你既然知道屬下是清白的，那就請你替屬下向幫主說說吧。」

響尾蛇齊泰搖頭道：「兄弟要能替你說話，那就好了，你難道沒有看出兄弟目前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也難保麼？」

譚正剛訝然道：「你有甚麼困難？」

響尾蛇齊泰聲音一低，站起身來走近譚正剛悄悄的道：「兄弟也是李幫主心目中的嫌疑人物之一！」

譚正剛抬目望了響尾蛇齊泰一眼，愕然道：「他也懷疑你？憑甚麼？」

響尾蛇齊泰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說道：「因爲兄弟當上了九江分壇主，同時那十八位高手之中，有兩位與兄弟頗有關係。」

譚正剛恍然而悟，「啊！」了一聲，道：「分 壇 主…… 你……你……」

他想到了，可是話到口邊，又不知怎麼說才好，更顯得非常尷尬，而且有點後悔，口沒遮攔。

響尾蛇齊泰哈哈笑一笑，道：「譚老，你心裏怎麼想，儘可以說出來，沒關係。」

譚正剛腦筋轉了一轉，那敢實話實說，先替響尾蛇齊泰提出一個反駁的理由，道：「那十八位高手之中，縱有分壇主的朋友在內，那也不能就說分壇主該負有責任呀！何況人心隔肚皮，就算親兄弟也各有各的想法。」

響尾蛇齊泰道：「話是說得有理，但李幫主不會是這樣想呢。」

譚正剛沉吟了一下接道：「屬下覺得分壇主太過敏了，李幫主根本沒有懷疑到你身上！」

響尾蛇齊泰聽得身子一直，道：「何以見得呢？」

譚正剛道：「這是很明顯的道理，幫主要是懷疑了分壇主，不會把懷疑屬下的事告訴你了。」

響尾蛇齊泰點點頭道：「也許他目前還沒有懷疑到兄弟身上，但將來總有一天，他會找到兄弟頭上來的，兄弟不能等到那時候束手待斃。」

譚正剛一皺雙眉道：「分壇主，眞金不怕洪爐火！」

響尾蛇齊泰苦笑一聲，道：「可惜兄弟不是眞金。」他已經露出口風，他是局中人了。

但這談話聽在譚正剛耳中，譚正剛暗嘆一聲，忖道：「看來他是想咬我一口，拉我下水了，我……我…… 如何是好…… 幫主的脾氣……」

一念未了，只聽響尾蛇齊泰黯然一嘆道：「其實兄弟全都是爲了幫中一批老兄弟，你不見李幫主自登上幫主大位之後，可曾把我們這批老兄弟放在眼中……兄弟我就是看不過去……譚老，你也是老人之一，你看李幫主掌權之後，你還不是依然故我，甚麼都挨不上邊。」

譚正剛搖頭輕輕一嘆道：「這也不能……」

響尾蛇齊泰冷笑一聲，截口道：「現在他已藉故要拿你開刀了，你又怎辦？」

譚正剛嘀咕道：「他是幫主……我……我有甚麼辦法，說不清的時……只……只……有認命了。」

響尾蛇齊泰一嘆道：「譚老，你太老實了，死了還落得一個叛幫叛會的臭名，那才眞不值得。」

譚正剛雙手一攤道：「打又打不過他，逃又逃不脫，屬下又有甚麼辦法？」

響尾蛇齊泰陰森森的一笑道：「現在把話說回來，這就是兄弟剛才所說的，你聽兄弟的話行事，也就是替你自己做事的本題了。」

譚正剛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壇主，那就是說你替屬下想好了辦法了？」

響尾蛇齊泰道：「兄弟不敢這樣說，完全是爲了你譚老，我們是同病相憐，共謀自救之道……」

話聲忽然一沉，伸出一隻手，送到譚正剛面前道：「譚老，你願不願合作，就在你一念之間了。」

譚正剛猶豫了半天，一頓脚道：「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屬下跟你壇主走！」「啪」的一聲抓住了響尾蛇齊泰伸出來的左手。

兩隻手一握，大家會心的微笑了。

這時，侍童已領着一個漢子，將酒菜送過來，響尾蛇齊泰倒了一杯酒送到譚正剛面前，自己然後也斟了一杯，一舉杯道：「咱們共賀一杯。」接着仰頭一口先乾了自己杯中之酒。

譚正剛舉起酒杯將近唇邊，忽然搖頭一笑，放下酒杯，說道：「屬下還是不喝的好。」

響尾蛇齊泰微微一怔，臉上立刻佈起了一層陰霾，眨動着三角眼，道：「譚老，你這是……」

譚正剛一笑截口道：「壇主，請勿誤會，屬下還有不情奉稟。」

響尾蛇齊泰冷冷的「嗯」了一聲，眼睛一斜，睨着譚正剛。

譚正剛緩緩的道：「屬下原是隨着壇主出來瞭解本館戒備情形，要這樣酒氣冲冲的給李幫主見到，到時屬下何以自圓其說？」說得眞有理由。

響尾蛇齊泰當時換上了一副笑臉，一拍大腿，道：「譚老所慮甚是，兄弟眞糊塗，竟疏忽了這些小地方，譚老千萬不要介意。」

譚正剛笑笑道：「那裏話，屬下承壇主視爲心腹，助我消災脫難，已是感激不盡，那敢如此小心小眼不識大體。」

響尾蛇齊泰輕輕的拍了一下譚正剛肩頭，眼光放射着欣喜的光芒，用嘉許的口脗，道：「譚老，患難見眞情，兄弟過去對你太疏忽了，從今以後，我們是禍福與共，有兄弟的，也就有你譚老的。」

譚正剛一抱拳道：「請壇主多多提携。」

響尾蛇齊泰點頭笑了一笑道：「這還用說，兄弟今天說了，過幾天，這分壇就是你的了。」

譚正剛話鋒一轉，道：「屬下是不是該回去了？請壇主指示機宜。」

響尾蛇齊泰早已胸有成竹，爲了表示他的身份，故意一皺眉頭，沉思半天，道：「你回去見了李幫主之後，李幫主或許深藏不露，不馬上追問你洩露他行踪的事，你要沉得住氣，不動聲色，最好你要能……」忽然聲音一低，只見譚正剛諾諾連聲點頭不止。

譚正剛回到金綫雲龍李志偉房中，金綫雲龍李志偉已經不在床上睡，閉目坐在椅子上運功調息。

譚正剛的脚步聲驚動了金綫雲龍李志偉，睜開眼睛見是譚正剛，伸手指着對面一張椅子道：「坐下！」

譚正剛欠身一禮道：「謝坐！」在金綫雲龍李志偉指定的椅上落了座。

金綫雲龍李志偉與譚正剛相對之下，似乎都有很多話要說，又都無從說起之感，彼此沉默了一陣，金綫雲龍李志偉輕嘆了一聲道：「本座上次赴約不成，令友可有甚麼話傳來了？」

譚正剛搖搖頭，黯然道：「他死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一怔道：「他死了，甚麼時候死的？」

譚正剛道：「幫主赴約不歸，屬下等尋查幫主之下落，第二天屬下便發現他被人釘死在門前槐樹之上。」

金綫雲龍李志偉雙目發光閃閃，望了譚正剛一陣，只望得譚正剛心頭紛亂如麻，暗中揑了一把冷汗。

金綫雲龍李志偉望了譚正剛一陣，忽然目光一收，搖了一搖頭，似是眞如響尾蛇齊泰所說，對他甚是懷疑。又似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消除了疑惑。

譚正剛儘管心中左猜右想，却不敢亂開口發言，深恐言多有失，自找麻煩。

金綫雲龍李志偉，忽然話鋒一轉，突地道：「你剛來時，可是有甚麼話要想說出來？」

譚正剛暗中一凛，力持鎭靜道：「是的，屬下也是因發現可疑人物隱身在附近，擬向幫主稟報，誰知道齊分壇主已早有準備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一笑道：「原來是這回事，跳樑小丑，不值得大

驚小怪，他們不來找本座，本座還要找他們哩！」

譚正剛道：「幫主已經完全知道來人的底細了？」他是硬着頭皮問這話的，因爲根本沒有甚麼可疑人物出現，完全是响尾蛇齊泰揑造出來的謊言。

金錢雲龍李志偉不在意的搖了一搖頭道：「沒有，可惜本座沒有時間揭去那些幪面人的眞面目，自己就毒發失去了知覺了。」

暗中掩門偷聽的响尾蛇齊泰，先自吁了一口氣，暗道：「這樣看來，你對老子是沒有半點猜忌之心了，那麼老子更好對付你了。」

金錢雲龍李志偉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你們發現了甚麼綫索沒有？」

譚正剛道：「自幫主失踪之後，胡代幫主便調集全幫高手，展開全面搜查，說來慚愧，半年多以來，除了發現幫主打鬥後留下來的一部份殘跡外，甚麼綫索都沒找出來，對方的屍體也是一個不見。」

金錢雲龍李志偉冷冷一笑道：「本座幸得不死，總有一天要把那暗中主使之人找出來。」

譚正剛心甚是不安，發自良心的泛起一臉羞愧之色，低頭道：「屬下等慚愧，竟不能替幫主稍分憂勞……唉，就幫主這次隱居在小天池養傷，屬下等都沒能早日迎回幫主，說來……」

李志偉哈哈一笑，截口道：「這不能怪你們，原是本座不願被你們發現，所以避過了你們的搜查。」

照說，金錢雲龍李志偉沒有躲避自己人的理由，這話說得譚正剛陪着發出一聲訕笑，他可不敢表示他對幫主的話，有所感觸。

譚正剛沒有接話，金錢雲龍李志偉笑聲一歇，忽然站了起來，道：「譚老，我們到那面去看看！」

外面根本沒有甚麼可疑的人物，譚正剛心中一凜，應了一聲：「是。」人也站起來了，但覺雙腿有千斤重，就是邁不開步。

譚正剛在房內着急，外面偷聽的响尾蛇齊泰更是着急，要是被金錢雲龍李志偉發現了他們的謊話，那還了得。

响尾蛇齊泰腦子一轉，暗笑一聲，道：「我能說有行踪可疑的人，難道就不能說他們已經退走了麼？眞笨，急甚麼？」當下飄身而出，出去了四五丈遠之後，又重脚步的走了回來。

响尾蛇齊泰爲人陰險，偏偏又練了一身過人的輕功，正是如虎添翼，更是可怕。

响尾蛇齊泰回到了門外，房內譚正剛已在萬般無奈之下，提腿走了出來。他們在門外先交換了一個眼色，譚正剛一轉身，讓過响尾蛇齊泰，金錢雲龍李志偉信口道：「齊分壇主，有甚麼事？」

响尾蛇齊泰一抱拳道：「幫主，你說奇怪不奇怪，那些行踪可疑的人，一下子忽然通通退走了。」

金錢雲龍停步一笑道：「他們倒是知機得很。」一面轉身回房，一面招手道：「兩位也進來坐坐吧！」

响尾蛇齊泰與譚正剛二人隨着金錢雲龍李志偉進入房中，分別落座之後，金錢雲龍李志偉目光一掠，落在响尾蛇齊泰臉上，道：「齊分壇主，本座想找兩幅八大山人的字畫，你有辦法沒有？」

响尾蛇齊泰怔了一怔道：「甚麼八大山人？」此人心眼雖多，可是不學無術，竟然不知道甚麼是八大山人。

金錢雲龍李志偉笑了一笑，說道：「你既然不知八大山人其人，那就不必麻煩你了。」

响尾蛇齊泰急急接道：「屬下雖不知八大山人是甚麼人，但屬下一定能把幫主交辦的事辦好，請幫主交給屬下去辦好了。」

金錢雲龍李志偉點點頭道：「那就有勞你了。」

頭一轉，目光落在譚正剛臉上，又道：「譚老，那批行踪可疑的人既已退走，此間的警衞責任，不用你負責了。」

譚正剛應了一聲：「是！」投目向响尾蛇齊泰望去，這責任是响尾蛇齊泰交付的，當然也要齊泰也說一句話。

响尾蛇齊泰應聲道：「是，是，屬下馬上另外派人接替譚老的任務。」

金錢雲龍李志偉伸手懷中取出半枚金錢，交給譚正剛道：「你持此金錢，立即往黃鶴樓，找位賣燒餅油條的黃姓老者，就說本座請他前來九江一行。」

譚正剛目光一閃道：「屬下知道那個人。」

金錢雲龍李志偉一笑道：「那就更好，你就去吧！」

譚正剛站起身來，欠身一禮，領命出了房門，响尾蛇齊泰隨着他站起身，說道：「屬下也就此告退，去找八大山人的字畫去。」

金錢雲龍點頭道：「如果找到八大山人的字畫，絕不准强取豪奪，要好言相商取得，同時本座也要親自和原主談一談。」

「青龍會」在江湖上算不得正大門派，雖不打家劫舍、明目張膽的爲非作歹，甚而有時還行俠濟世，但暗中也做些沒本錢生意，因此，金錢雲龍李志偉特別吩咐响尾蛇齊泰不得巧取豪奪。

响尾蛇齊泰漫應了一聲：「屬下知道！」便匆匆告退出來，走出不遠，祇見譚正剛已伸頭縮腦的在等着他了。

他原是怕譚正剛領命之後，未加深思熟慮，便起程往黃鶴樓而去，因此急急的退了出來，想不到譚正剛竟留下來等他，心中甚是欣慰，暗自忖道：「譚正剛此人，看來眞的可以引爲同路人了。」

念動間，對譚正剛一笑道：「我眞怕你不知輕重，就此直奔黃鶴樓而去。」

譚正剛道：「事關生死禍福，屬下那敢粗心大意，焉有不待壇主指示，就替他跑腿之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問道：「依分壇主看，屬下該不該去黃鶴樓，把那姓黃的老頭找來？」

响尾蛇齊泰深思了一下道：「你隨我來！」更沒有說明如何，便帶着譚正剛出了行館，穿街越巷，到了另一座大宅第之前，叩開大門，想不到應門的竟是程劍秋。

譚正剛祇知道程劍秋被調到襄陽去了，却不料他仍然在九江，更不知道這座宅第也是「青龍會」的，不由望着程劍秋一怔道：「老程，你不是到了襄陽去了嗎？」

程劍秋「啊」了一聲，愣了一下道：「是，是，兄弟是剛回來的。」

响尾蛇齊泰一笑道：「程老，譚老已是自己人了，無須顧慮。」

程劍秋哈哈一笑道：「老譚，怎麼你也曉得想了？」

譚正剛心中暗忖道：「好呀，原來他們早就打成了一片，祇把我關在門外，我譚某人可太差勁了。」

轉念中祇聽响尾蛇齊泰接口道：「程老，請你通稟幫主一聲，兄弟帶譚老來求見。」

這宅第雖大，四處房間，祇見一片漆黑，暗影中除了程劍秋之外，也不見其他的人，令人有一種神秘莫測之感。

譚正剛一怔，忖道：「胡代幫主竟然也在這裡？」

一念未了，祇見屋內果然傳出代幫主胡居義的聲音，說道：「劍秋，放他們進來。」

程劍秋側身讓過一旁，响尾蛇齊泰領着譚正剛向漆黑的屋內走去，穿過一座大廳，停身在一間房子前面，脚步一止，房門已是自動的打了開來。

房門開處，祇見一道極强烈的光綫迎面射來，原來房內竟是燈火通明，耀眼生輝。

譚正剛隨着响尾蛇齊泰進入房內，房門隨後又關上了，這時，譚正剛看出窗戶門邊都掛了一層層厚布，阻住光綫外洩，所以在外面看不出來。

房內除了胡代幫主之外，三生七子也都在內，除了四大金剛之外，可說「青龍會」的硬點子高手，都齊集於此了。

譚正剛暗道了一聲「慚愧」，忖道：「看來事情非常明顯，大家已是連同一氣，要除去李幫主，祇有我這傻瓜，還在夢中不知。」

譚正剛一面想心事，一面跟着响尾蛇齊泰行禮落座，因其心不在焉，也就沒說甚麼話。

祇聽胡代幫主哈哈一笑道：「老譚，你覺得有點意外吧？」

譚正剛眞是覺得有點意外，他老老實實的點頭道：「幫主，你爲甚麼不早點告訴屬下一聲啊？」

胡代幫主微微一笑道：「現在也不遲呀！」

略略一頓，接着又道：「你可不要怪老夫騙了你，實在是你那脾氣，叫老夫不敢輕易向你啓口，不過現在可好了，我們又團結在一起了。」

接下去，响尾蛇齊泰把金錢雲龍李志偉交辦之事情說了出來，然後又道：「譚老是不是該往黃鶴樓一行，有請幫主裁奪！」

胡代幫主雙眉輕輕一皺，向右手邊三生之一的葫蘆生郎三味道：「老郎，你給老夫拿個主意看看。」

葫蘆生郎三味個子長得又矮又胖，活像一個酒葫蘆，搖頭晃腦想了半天，道：「依屬下之見，應該讓老譚去一趟黃鶴樓，把那老鬼引來，一併除去了，豈不永絕後患？」

胡代幫主呵呵一笑道：「好一個『永絕後患』，就這樣辦吧。老譚，你上路去吧，這次辛苦你了，回來後，九江分壇就是你的了。」

譚正剛興沖沖的一笑道：「有幫主一聲吩咐就行了，別甚麼分壇不分壇的，顯得屬下成了新來外人。」

說着，站起來抱拳一禮就踏步出房而去。

胡代幫主望着譚正剛出房的背影，點了一點頭道：「老譚這人脾氣雖不好，但却說一不二，點了頭就可靠，齊泰，這是你的大功一件。」

响尾蛇齊泰卑下諂笑道：「這都是幫主的聲望，所以又臭又硬的老譚，也不得不點頭。」

代幫主笑了笑，目光一轉，話鋒也轉了，道：「齊泰，你剛才說，他要兩幅八大山人的字畫，你知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响尾蛇齊泰反應奇快的一皺眉頭道：「屬下想他可能是要來送人。」

胡代幫主輕「啊！」了一聲，一點而悟的道：「送給小天池那姓馮

的父女。」

響尾蛇齊泰道：「屬下從他口氣之中，聽得出他對那姓馮的父女極是敬佩，那姓馮的想必也是一位奇人，我們收拾了他之後，倒不得不顧慮那姓馮的一着。」

胡代幫主哈哈一笑，道：「齊泰，你有時膽大包天，有時又膽小如鼠，據老夫猜想，那馮家父女祇怕連他是甚麼人都沒有弄清楚，他們要知道他是甚麼人，能幫着他躲避我們的搜查麼？所以，我們就是把他五馬分屍，那姓馮的也想不到他是誰，自然更不會管閒事了。」

響尾蛇齊泰道：「那就不用替他找甚麼八大山人的字畫了？」

胡代幫主點點頭道：「明天人手一齊，我們就要收拾他了，還替他找甚麼八大山人的字畫。」

不妙生苟萬全笑了一聲，施然插口道：「幫主，屬下倒有一個妙想，不知幫主以爲如何？」

胡代幫主一怔道：「老苟，你的妙想……」

頗有不敢恭維之意，但話聲未了，不妙生苟萬全已截口道：「屬下這個妙想一定妙不可言，幫主聽聽又何妨？」

胡代幫主一笑道：「你既有興說，反正坐着也是無聊，你就說吧。」

不妙生苟萬全笑了一笑道：「幫主是有點看不起屬下，屬下今天就非爭這一口氣不可。」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正色道：「依屬下之見，那二幅字畫，我們應該找來送給那姓馮的父女……」

一語未了，胡代幫主已是一笑揮手道：「反正不用你掏腰包出錢是不是？」

不妙生苟萬全道：「屬下當然不用出錢，就幫主也不用出錢……」

響尾蛇齊泰接口道：「苟老，他又不准我們巧取豪奪，幫主不出錢，難道他還有錢可出。」

不妙生苟萬全一笑道：「他說不准巧取豪奪，誰要你眞的聽他的話。」

響尾蛇齊泰道：「他自己命都快完蛋了，憑甚麼還替他送份人情。」

不妙生苟萬全呵呵一笑道：「誰說替他送人情，老夫這着棋簡直就是叫他死了之後，還叫那姓馮的想起他來就驚，就是將來知道了他眞正的身份，也不敢出頭來找我們的麻煩。」

胡代幫主聽出不妙生苟萬全這話說得頗有點道理，一點頭道：「有意思，別賣關子了，把你的妙想一口氣說出來吧。」

不妙生苟萬全被胡代幫主這一讚，雙眼發光，興沖沖的道：「屬下的意見是說，他不准我們巧取豪奪，我們就偏要巧取豪奪，我們不但要巧取豪奪，而且要做得觸目驚心，血淋淋的，反正這筆賬記在他頭上，姓馮的要是清高奇士自然對他深惡痛絕，等我們整治了他之後，我們更可以說是清理門戶，以謝天下……」

一語未了，祇聽胡代幫主大叫一聲，道：「妙啊！老苟，你一向不妙，今天可大妙眞妙了。」

忽然皺眉，頓了一頓的接道：「可是這時刻到那裏去找八大山人字畫？」

不妙生苟萬全道：「屬下早已心中有數了。」

胡代幫主呵呵笑道：「快說出來，老夫這就馬上派人去辦。」

不妙生苟萬全故意緩緩的道：「說來倒是幫主你本家，他就是東門胡園胡員外家，就有着三幅八大山人的字畫，而且他們家中人口也多，足有四五十口，這一家做下來，那份量就夠壓死他。」

胡代幫主縱聲大笑道：「妥呀，是老本家更好，老夫據此清理他更是名正言順了。」

不妙生苟萬全站起來道：「屬下地形熟悉，這事就交給屬下去辦好了。」

胡代幫主笑哈哈的道：「好，好，這事當然是你的，你還要些甚麼人，在座的都可以去。」

不妙生苟萬全道：「胡家也不是甚麼武林人物，屬下認爲再有三四個人足夠了。」

胡代幫主舉目一掠座中衆人道：「就另外再去四個人吧！」在七子之中，點了郭大可、林興木、蔡得勝、孔有武等四個人。

他們的心可眞狠，說幹就幹，胡代幫主一點頭，不妙生苟萬全領着四子連夜向胡園而去。

* * *

金綫雲龍李志偉送走響尾蛇齊泰與譚正剛之後，眼看時間還早，不過四更左右，於是又回到床上大睡。

這一睡就睡到了日上三竿，還是被一陣朗朗大笑之聲吵了醒來，睜開眼睛，祇見代幫主胡居義一臉興奮之色，正向他床前走來。

金綫雲龍李志偉一個翻身跳下床來，胡代幫主已是熱淚盈眶的一抱住了金綫雲龍李志偉，啞着嗓聲道：「幫主你可回來了，你可急壞了全幫上下大家了。」他眞是高興得把金綫雲龍李志偉當作小孩子，忘了自己身爲屬下應有的禮貌。

金綫雲龍像是見了親人一樣，感動得幾乎眼淚也流了下來。

胡代幫主與金綫雲龍李志偉相擁了一下，房外一片歡呼聲，三生

七子和響尾蛇齊泰接着一湧而入，來人中唯金綫雲龍李志偉回來就問起的程劍秋未見現身。

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請安慰問聲中，金綫雲龍李志偉匆匆梳洗完畢，便被擁入了大廳。

這時，大廳之上已經擺好了三桌酒席，胡代幫主欠身道：「幫主無恙歸來，全幫聞訊之下，振奮已極，但盛大的歡迎接風會，一時籌備不及，祇有訂在明天中午舉行，今天先備幾味小菜，由屬下等先替幫主洗塵。」

金綫雲龍李志偉感激的一舉目光，向大家打了一個招呼，說道：「各位厚意，本人至爲感激。」

一抱拳，請大家入席，自己也入座。

三名青衣侍童立刻手捧銀壺，替大家斟滿了酒。

胡代幫主先舉起手中酒杯站了起來，向大家一照，大家接着紛紛站了起來，舉杯肅然而立。

胡代幫主肅然朗聲道：「屬下等謹以熱烈的心情歡迎幫主無恙歸來，敬祝幫主雄風大展，把暗算幫主的宵小，一掃而光。」

金綫雲龍李志偉含笑謝了大家，相對乾了三杯。

酒過三巡，胡代幫主忽然輕輕拍了三下掌聲，喝道：「請楊老夫子進來。」

外面應聲如雷，祇見一位年約六十多歲的長衫老人，手中托着硃砂色的長條木盒，走了進來，直趨桌前。

胡代幫主站起身，替那老者引見金綫雲龍李志偉道：「請見過本幫李幫主。」

那楊老夫子欠身一禮道：「學生楊不安有禮，見過幫主。」

金綫雲龍李志偉一面含笑回禮，一面舉目向胡代幫主詢問。

胡代幫主接口道：「楊老夫子是東門外胡園西席老夫子，胡員外聽說幫主尋求八大山人字畫，自願割愛二幅，特命楊老夫子送來，有請幫主過目。」

金綫雲龍李志偉聽了好不高興，先舉目示意，嘉許了響尾蛇齊泰一眼，接着人也站了起來。

楊老夫子將一隻木盒交給響尾蛇齊泰代拿，接着打開自己手中的木盒，取出一幅八大山人的畫，這時，胡代幫主也搶過去親自接住畫軸，幫楊老夫子展了開來。

那是一幅着墨無多，而意境深遠，極是神妙的畫，這幅畫畫得神氣飛逸，祇看得那些不懂畫的大老粗，也讚不絕口。

第二幅是一幅山水畫，金綫雲龍李志偉看了更加高興，說巧也眞巧，那幅山水畫竟然有點像小天池馮氏父女所居住的地方。

看了八大山人二幅精品，金綫雲龍點頭笑道：「好，好，這二幅畫在下都非常中意，請你開個價吧！」

楊老夫子欠身道：「本來敝東主的意思是準備送給幫主笑納，但齊分壇主再三申明，一定要付價……」

說到這裏，話聲微微一頓，好像說起價錢，頗有難於啟齒之意，他深思熟慮了一下，才一正臉色道：「幫主如堅要付價，那就請幫主每一幅畫付黃金一百兩吧。」

百兩金子要買普通畫，足可以買上幾百幅，但對八大山人的墨寶來說，祇怕半幅也買不到，楊老夫子不敢少要，却也要得不多，因爲這是無價之寶，別人要是不賣的話，就是出一千兩金子，也別想買得到手。

金綫雲龍李志偉對字畫這一門也是個門外漢，祇因爲在小天池養傷期間，受了馮家父女薰陶，如今已算得上是半個行家了，當下微微一笑道：「這是貴東家意思麼？」

楊老夫子回答道：「敝東已授權學生全權處理，這是學生區區微意。」

金綫雲龍李志偉回頭向響尾蛇齊泰問道：「貴分壇現在提不提得出二百兩金子來？」

響尾蛇齊泰欠身道：「屬下已經準備了四百兩。」

金綫雲龍李志偉道：「那你去取兩百兩來。」

響尾蛇齊泰領命退了下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命人添了座位，請楊老夫子在他身邊坐下，敬了楊老夫子一杯酒，抱拳道：「老夫子，在下有一事相請，尚請老夫子不却是幸。」

楊老夫子臉上堆滿了笑容道：「幫主有事，但請吩咐，學生願效微勞。」

金綫雲龍李志偉道：「在下求購這二幅畫乃是想送給一位隱世奇人玩賞，但敝幫之人都不便前往，不知老夫子可願意替在下前往一行？」

楊老夫子一笑道：「這件事太容易了，學生領命。」

幾句話間，響尾蛇齊泰已領着一個漢子托着一盤十兩重的二十錠金元寶而來。

楊老夫子謙遜了一陣，才勉强收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命人取來筆硯，親筆在木盒上題幾句話，一併交給楊老夫子。

楊老夫子帶着黃金畫軸告辭而去。

楊老夫子這一走，金綫雲龍李志偉也算是了却一件心事，接着，大家便展開了一陣瘋狂的敬酒。

金錢雲龍李志偉眼看着大家對他的熱情，感激之下，也就縱情暢飲，酒到杯乾，不知不覺已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金錢雲龍李志偉頭昏腦脹中，只覺得全身冰冷，像是被人泡在冷水裏，不由一驚而醒。

他人驚醒了，但楞住了，可不是，他正半沉半浮的被泡在清涼的冷水中。

四週一片漆黑，也看不出是在甚麼所在，他準備運集目力一視究竟，那知一提丹田內力，已是功力盡失。

金錢雲龍李志偉這一驚非同小可，猛然大吼一聲，道：「胡居義，你原來是個狗東西，還不出來與我答話。」

「卡察！」一聲，有人在他頭頂上推開一個小圓洞，一道光綫從圓洞中射了下來，金錢雲龍李志偉借着那道光綫，才看清自己是關在一座水牢之中。

小圓洞上現出了响尾蛇齊泰的面孔，發出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道：「姓李的，你已經當了不少時間的幫主，擺足了威風，現在你得看看老子的顏色了，你還不與老子安安份份的待着，鬼叫甚麼的？」

金錢雲龍李志偉怒火上升，氣得大叫一聲道：「你是甚麼東西，快叫胡居義來答話。」

响尾蛇齊泰哈哈一笑道：「姓李的，你看錯了風水，葬錯了墳哩，你求求老子差不多，呸，你才是甚麼東西。」

話聲中，只見一道黑影從上面圓洞之中，漫漫的蓋了下來「嘩啦！」一聲！倒得金錢雲龍李志偉滿頭滿臉。

金錢雲龍李志偉覺一股惡臭沖鼻而入，敢情响尾蛇齊泰竟倒下了一盆尿屎，淋了金錢雲龍李志偉一頭。

金錢雲龍李志偉本能的向水中一埋頭，洗去頭上的汚物，再把頭伸出水面時，那圓洞又已閉上了，四週又恢復了一片漆黑。

金錢雲龍李志偉少年得志，闖盪江湖，把「青龍會」從行將瓦解的厄運中拯救出來，可說是「青龍會」的不世功臣，他當這個幫主，應該爲全幫所愛戴才是。

詎料，人心難測，私人利慾之心重於一切，金錢雲龍李志偉雖然把幫務整頓好了，可也剝奪了不少的私慾私利，限制了不少人的妄言妄行，因此反過來，成了爭權奪利的對象。

金錢雲龍李志偉越罵越沒力，越想越難過，但他越堅定了報仇雪恨的決心，他慢慢停止了謾駡，在水中摸到了一塊石頭，爬上石頭，可以有一半身子露出在水面上了。

他長長吁了一口氣，抱頭想起心事來。他久久不出聲，上面圓洞又推開了，响尾蛇齊泰的話聲又傳了下來，道：「李志偉，水牢的滋味好不好受？想不想老子替你換一個地方？」

金錢雲龍李志偉本就是聰明絕頂之人，想了一想，也就想通了，深知在這種情形之下，和他生氣，只有自找苦吃，同時也杜絕了自己脫逃的機會，常言道，大丈夫能屈能伸，他也只有委屈自己一下了。

可是要他馬上改了低聲下氣的態度是談何容易，暗嘆了好幾聲，就是說不出口。

响尾蛇齊泰見金錢雲龍李志偉半天沒答話，只道是李志偉年輕之人，血氣剛烈受不住侮辱，一氣之下尋了死路，摸出一枚金錢，射出向李志偉身上打來。

要是平時，莫說是那金錢發自响尾蛇齊泰，就是發自胡居義那老狐狸也別想碰到他，可是這時他一身功力被廢，他是毫無讓避之能。

只見金錢一閃而到，打在他肩頭之上，痛得他悶哼了一聲。

响尾蛇齊泰哈哈一笑道：「你原來沒有死呀！你要再不回答老子的話，那就莫怪老子要想法子整治你了。」

金錢雲龍李志偉輕嘆道：「好，齊泰，你要甚麼條件，乾脆說吧！」

話是說出了口，但軟中還是硬繃繃。

响尾蛇齊泰出了氣，這時也不與他計較，冷笑一聲道：「你把歷代祖師的『青龍令』放在那裡去了，你把它交出來，老子便給你換一處乾燥舒服的好地方，免得人沒死，先泡爛了一身皮肉活受罪。」

金錢雲龍李志偉暗笑一聲，忖道：「我道他們爲甚麼不殺了我，敢情是沒有找到『青龍令』有所顧忌，那『青龍令』現在對我已是毫無用處，給了他們原無不可，只是東西交出去，可能這條命不保了，這樣，那『青龍令』又不能給他們了。」

念動之間，金錢雲龍李志偉決心寧可留在水牢裏，也不可將「青龍令」交出，當下笑了一聲，道：「『青龍令』我原是帶在身上，你們沒找到，我有甚麼辦法……我看八成是有人渾水摸魚，先弄去了。」

响尾蛇齊泰聽了金錢雲龍的話，顯然有點心動，沉默了半天，沒有答話。

金錢雲龍李志偉一笑正要諷他兩句話，只聽响尾蛇齊泰哈哈一笑道：「李志偉，你完全想錯了，你以爲你不交出『青龍令』，就可以苟

且偷生，保得住你這條狗命麼？哼，眞做你媽的春秋大夢了。」

响尾蛇齊泰是壞到極點的人，但確實也相當聰明，一語就道破了金錢雲龍李志偉的心意，金錢雲龍李志偉雙眉一皺，當然也不能馬上認輸了，冷笑一聲道：「我就不交出『青龍令』，看看你們何以服衆！」

响尾蛇齊泰笑了一笑道：「這根本不是甚麼大問題，你眞要不交出『青龍令』來，我們就乾脆另外鑄一面，那你就可有得罪受了。」說做一面假「青龍令」倒眞是行得通，因爲能眞正辨別「青龍令」眞僞的人不多，而那些人都已與胡居義同出一氣，只要他們不說，有誰知道「青龍令」是假的。

金錢雲龍李志偉想得不由有點洩氣，正想另找理由反駁响尾蛇齊泰之際，又聽得响尾蛇齊泰陰笑一聲，又道：「其實，就沒有『青龍令』，也沒有甚麼關係，在你頭上加一項，妄毀青龍令的罪名就行了。」

金錢雲龍李志偉冷哼一聲道：「你們這種以下犯上，見不得人的陰謀，難道還能張揚出來不成。」

响尾蛇齊泰發出一陣陣惡毒的獰笑，道：「你說得正對，我們不但要把你慘無人道的惡行宣揚出去，而且還準備把你送官治罪，這也就是暫時饒你一死的原因。」

金錢雲龍李志偉聽得暗中一涼，楞了一楞，道：「我有甚麼見不得人的惡行？」

响尾蛇齊泰得意的乾笑了一下，道：「奪寶害命。」

金錢雲龍李志偉心中怒火一衝，大聲吼叫道：「我奪過誰的寶？害過誰的命？你們縱是血口噴人，也該叫人能相信。」

响尾蛇齊泰話聲一沉，字字如針地射入金錢雲龍李志偉心頭，道：「你爲了要討好馮家父女，夜入東門外胡園，劫去了胡園二幅八大山人的名畫，刀傷胡園全家大小四十五口，但你不幸的是，其中留下了一個活口，他就能夠指證你就是劫寶殺人的元兇，所以胡幫主準備把你交給官方去明正典刑，以謝天下……」

响尾蛇齊泰口若懸河，說得李志偉毛骨悚然，頓覺水牢中的水泡在身上，有如寒冰透肌入骨，張大着一張嘴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現在算是完全明白過來了，敢情那楊老夫子也是串通好了來害他的，自己更千不該萬不該，還在那畫盒之上親筆寫了一些字，憑那些字，就夠自己百詞莫辯，鐵案如鑄。

李志偉厲聲嘶叫了一聲道：「你們這批惡賊，我總有一天要把你挫骨揚灰，才能雪我心頭之恨。」

响尾蛇齊泰見李志偉暴跳如雷，他却開心得拍手笑道：「這就叫打蛇打七寸，你沒話說了吧！」

話聲一頓，斂去笑聲，又道：「大勢如此，你也只有認命了，退而求其次，只要你交出『青龍令』，你我也算是老朋友了，別的怕我幫不上，把你移到乾爽的地方，讓你多享受幾天舒服的生活，倒是閒話一句，你估量着回答我的話吧！」

水牢裡的水，也不知是些甚麼水，又滑又臭，同時還有些小虫直向身上爬，李志偉自清醒以來這段時間，已覺無法忍受，更加全身四肢已被泡得又酸又脹，眼看再有三四天下去，只怕眞要全身潰爛了。

爲了一面「青龍令」，自討苦吃，實在划不來，常言道：「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李志偉想了一想，祇有打落門牙和血吞，以極大的忍耐力，壓住心中的不服不憤，長長的嘆了一聲。

他嘆聲一起，响尾蛇齊泰聞聲發話道：「你想通了麼？」

李志偉萬般無奈、沮喪、苦笑道：「你把我移到乾爽的地方再說吧！」

响尾蛇齊泰料定李志偉已是打好了主意，也不怕他反悔，當下點頭道：「好，我就先送你到乾爽的地方再說。」

話聲一落，那個小圓洞立刻變得有井口大，上面飛下一根繩索，落到李志偉身邊。

李志偉一身功力被廢，無力可使，祇好把那條繩索綁在腰上，由响尾蛇齊泰拉了上來。

穴道受制　功力盡廢

李志偉被拉出了水牢，雖然一身還是濕淋淋，但外面新鮮的空氣，充足的陽光，已是使他感到舒暢無比，長長的吸了好幾口氣。

响尾蛇齊泰待他緩了緩氣，馬上就問道：「說罷，你把『青龍令』放在那裡？」

李志偉說話算數，點頭一笑道：「你們在我身上沒有搜到『青龍令』，搜到了甚麼東西？」

响尾蛇齊泰道：「除了一些零零碎碎的隨身藥物之外，還有一面青銅鏡……」

說到青銅鏡，祇見他目光一閃，接着道：「莫非那青銅鏡有夾層？」

李志偉嘆道：「齊泰，你的腦筋倒是很不差，祇是你的心太陰狠

了，將來總有自食惡果的一天。」

响尾蛇齊泰一笑道：「你落到今天這樣地步，你的心術大約比我齊某人更壞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不作任何回應。

响尾蛇齊泰冷笑一聲，喝道：「走，老子送你到土牢去！」伸手拉住李志偉向土牢拖去。

响尾蛇齊泰把金綫雲龍李志偉送入土牢，臨走的時候，縱聲大笑道：「李志偉，你知不知道，你要死不說出『青龍令』的所在，我也一樣會把你送到土牢來，因爲泡爛壞你一身皮肉，你固然受罪，可是別人也認不出你是李志偉，這對我們來說，也大大的不合算，哈，哈，哈哈……」

牢門一關，洋洋得意而去。

李志偉張口想駡，但回心想想：「這種人值得我駡麼？」搖頭一嘆，緩緩的向地上坐了下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轉到了土牢之內，眨眼已是四、五天了，响尾蛇齊泰也沒有再來看他，是不是眞的要把他送到官府裡去治罪，也不得而知，但這多天來，一點動靜都沒有，倒是值得令人思量。

這晚三更過後，金綫雲龍李志偉正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牢門「卡察」一聲打開來，接着，祇見輕手輕脚閃進來一條人影，直向他撲來，一句話沒說，攔腰抱起他，飛出了土牢。

土牢外面看守人，東一個西一個的倒在地上，分明是被那救他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制住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被挾在脅下，看不清那人面貌，但覺那人身手奇高，幾個起落，就把他帶出了警戒森嚴的重地，接着越城而去，到了一座宅第之內，然後把他重重的向地上一摔。

金綫雲龍李志偉被救脫困，心中正自說不出的高興，但那一摔，却摔得他一團高興煙消雲散，心中驚愕不已。

正當被摔得頭昏腦脹之際，火光一閃，燃起了兩道燭光，光影搖曳中，祇見廳中似有四五個人。

金綫雲龍李志偉正要抬頭望去之際，祇聽一聲暴喝道：「還不面對靈前與老夫跪好？」

金綫雲龍李志偉不要說答話，念頭都還沒有轉過來，祇覺肩頭一緊，已被人從背後一挺而提起，提到一張靈桌之前，向地上一按。

燭光照着靈桌上一副靈牌，靈牌上寫着：「胡公有德暨全家大小四十四人之靈位」靈案上沒有甚麼擺設，就祇有那對發光的白燭，照着令人見了心驚肉跳的靈牌。

金綫雲龍李志偉跪在靈前，定一定神，抬起頭來向四週看了一看，祇見靈案兩旁一共站了五個人。

其中兩人年紀都在六十左右，雙目神光閃閃，殺氣騰騰，另外三個人也都在三十歲左右，他們眼中也是充滿了忿懣怒火了。

他們五人分別站到靈案兩側，金綫雲龍李志偉看不出帶他來此地的人是誰。

當然，不管是誰帶他而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已盡了大力把他帶走，到底要拿他怎麼辦？

金綫雲龍李志偉英雄末路，命屈人不屈，暗中一咬鋼牙，雙目向那兩位年長的長者臉上一望，道：「兩位前輩，不知在下可有說話的機會？」

右旁那位老者怒目恨聲道：「你要說話，那你就從實說來，胡有德與你有何深仇大恨，使你下此毒手，將他滿門四十五口，殺死了四十四人？」

金綫雲龍李志偉怕的就是沒有說話的機會，便被他們殺以祭靈，如今既然有了機會，先自暗吁了一口氣，道：「不知在下可否請問二位老前輩上姓高名？」

另一位老者「哼」了一聲，道：「你還想找老夫們報仇是不是？老夫侯暢，上首的就是老夫兄長侯源，江湖號稱鐵戟雙侯的便是，祇要你有本事逃得出去，金谿侯家隨時候駕。」

鐵戟雙侯侯氏兄弟在江湖上頗有名聲，倒不是蠻不講理的人，金綫雲龍李志偉更安心了一點，長嘆一聲，道：「在下實在沒有殺害胡員外全家，不知兩位前輩相不相信？」

侯暢雙目一睜，道：「當然不相信。」

侯源冷笑一聲道：「你身爲『青龍會』幫主，縱然不是你親手殺害，你也是責無旁貸，難辭其咎。」

金綫雲龍李志偉慨嘆了一聲，道：「老前輩所責甚是，但其中實有莫白之寃。」

侯暢怒笑一聲道：「你有寃枉，那胡有德是該死的了，虧你還是一幫之主，說出這種沒有骨氣的話來。」

金綫雲龍李志偉聽得雙眉反剔，星目暴睜，祇是功力盡失，睜破了眼睛，也發不出神光，但那忿激之情，却已表露無遺，抗聲道：「老前輩，如未有了解眞相的雅量，那麼在下引頸受戮就是了。」

立刻雙目一閉，緘口不言。

侯暢一聲大吼道：「宰你那不容易得很，上香，準備開刀。」

侯源接着一搖手道：「且慢，他反正逃不出去，就看他胡說八道些甚麼，免得他死了還說我們兄弟

沒有容人之量。」

金綫雲龍李志偉怒氣一生，已把生死置於度外，口出輕蔑之言，却沒想到這句話竟在侯源身上發生了奇效，暗叫了一聲：「僥倖！」不過他並沒有馬上接話，仍保持着視死如歸的冷傲。

侯暢見金綫雲龍李志偉不答話，又大喝一聲道：「你聽到了家兄的話沒有，還不把你的謊言說出來？」

金綫雲龍李志偉冷冷的道：「老前輩既然胸有成見，認爲在下說的是謊言，在下又何必多費唇舌，不說也罷！」

侯源暗暗一點頭，捋鬚道：「祇要你說的是事實，沒有查不出眞相來的，你說吧！」

金綫雲龍李志偉道：「事情是這樣的，去年八月十五日，在下是隻身前往五老峯赴一友人之約，途中遭遇十八個幪面高手圍攻，當時在下力戰之下擊殺了十六個人，重傷了兩個人，同時在下也重傷失去了知覺，幸得一位異人打救，始得重獲生還。

「在下在那異人照料之下，將息半年有餘，前不久，傷癒歸來，在下因感於異人救命之恩，無以爲報，才令九江分壇高價收購兩幅八大山人墨寶，至於九江分壇如何殺胡家奪畫之事，最初在下實在是完全被蒙在鼓中。

「直到事後，在下身中暗算，被打入水牢之後，才從响尾蛇齊泰口中獲知一二，事實如此，不知兩位老前輩信也不信。」

侯暢搖頭道：「老夫不相信。」表示得非常乾脆。

侯源瞑目沉思了一下道：「那兩幅八大山人墨寶是否已經送到那異人手中？」

金綫雲龍李志偉也把當時楊老夫子送畫來時的情形說了一遍道：「當時在下以二百兩黃金購買那兩幅畫，另一用心，便是因爲在下那救命恩人，品行高潔，如那兩幅畫來歷不明，必然被拒，即或當時不察，日後也必追究，在下有見及此，乃商請楊老夫子親自爲在下送去，如今想來，那楊老夫子也必是他們有意安排的了。」

侯源又問道：「你那救命恩人住在那兒，姓甚名誰？」

金綫雲龍李志偉道：「他老人家住在小天池，在下但祇知他姓馮，其他，他老人家守口如瓶，在下就不知道了，在下暗下默察他老人家必定是位歸隱的武林前輩。」

話聲微微一頓，長嘆了一口氣，又道：「兩位前輩想一想，在下送畫之事，乃是出自一片至誠，並非對他老人家有甚麼承諾，即或得不到八大山人墨寶，在下也可以另想別的方法酬情，絕不會明知他老人家品行高潔而做出此等喪心病狂之事。」

侯源點了點頭，向侯暢道：「老二，這件事情看來，祇怕其中眞有蹊蹺，我們倒不可性急，留下笑柄。」

侯暢道：「大哥，兄弟也有一個想法，他自然是說得頭頭是道，合情合理，但那害他的人，難道就想不到這些道理？」

侯源道：「事情總有正反兩面，我們不能全信他的話，也不能完全相信對方的話，但現在就這樣用他祭靈，在我們的立場，總有點說不過去。」

侯暢道：「那麼，大哥你準備怎辦？」

侯源道：「我們既然管上了這件事，祇有管到底了，我們跑一趟小天池，會會那位他口中的異人。」

話聲一轉，向金綫雲龍李志偉道：「你肯不肯帶我們兄弟去見那一位馮姓異人？」

金綫雲龍李志偉雖然有點不好意思與馮蓮英相見，事到如今却由不得他不點頭，道：「在下敢不從命。」

侯暢喝道：「你起來，現在就帶我們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從地上站起來，苦笑了一聲道：「不瞞兩位老前輩，目前在下的功力盡失，還得請老前輩要那位大哥攜帶則個。」

突地，一陣哈哈朗笑起自廳外，道：「鐵戟雙侯果然名不虛傳，還知道爲人處事之道，老夫就見見你們吧。」聽那語氣，一股子老氣橫秋的味道。

侯暢心中先自不高興，大喝一聲道：「甚麼人？敢如此自大？」

「老夫馮三友！」

鐵戟雙侯臉色一變，祇見二條人影，從廳外走了進來，前者是一位身穿葛袍的清癯老者，後面跟着一位年華雙十的健秀村姑。

金綫雲龍李志偉驚詫的「啊」了一聲，低下了頭。

馮三友父女兩人身形一現，看似擧步飄飄，實則奇快無比，但見眼前一花，他們父女兩人，已到了近前。

鐵戟雙侯忽然臉色一正，欠身爲禮道：「原來是馮老前輩，請恕晚輩兄弟，冒昧失禮。」

敢情，他們還是熟人，鐵戟雙侯江湖輩份不低，對馮三友尚且如此恭敬，馮三友的身份可想而知。

這時，金綫雲龍李志偉也暗叫了一聲：「慚愧，我和他老人家相處了半年多，竟沒有想到他老人家就是武林三逸的馮三先生。」

這時，馮三先生目光一轉，已

向金綫雲龍李志偉臉上射來，金綫雲龍李志偉祇覺臉和脖子頓時燒得通紅，叫了一聲道：「老前輩……」聲音小得可能他自己都聽不見。

馮三先生望着李志偉，一嘆道：「不用說了，老夫不會糊塗到妄斷是非，你當初要是聽老夫的話，多養一個月傷，也不會有今日之禍，不過……這樣……也好……」語帶機鋒，微吐而止。

金綫雲龍李志偉這時最擔心的就是怕他們父女對他產生嚴重的誤會，聞言之下，又是感激又是高興，雙目之中淚珠盈盈，幾將奪目而出。

鐵戟雙侯兄弟見了之後，兩人也是一怔，對視了一眼，同聲一嘆，由侯源發言道：「老前輩可是說他……他，李幫主不是殺害胡家的元兇巨惡了？」

馮三先生微微頷首道：「他同胡家一樣，同是被害之人。」馮三友的話，鐵戟雙侯是沒有理由不相信。

侯暢哈哈一笑道：「這倒好，晚輩兄弟，勉可將功折罪了。」

侯老二是直性子人，聽了馮三先生的話，心裏眞不是味，聊以遮醜，詎料話鋒出口，馮蓮英却冷笑一聲，接口道：「你們還想將功折罪，甚麼事都被你們弄糟了……」話聲未了，馮三先生截口輕喝道：「英兒，不得無禮。」

鐵戟雙侯兩人聽出英姑娘話中有話，微微一震，道：「姑娘是……」

鐵戟雙侯的意思是想請教英姑娘，他們弄糟了甚麼事情，口中方說出姑娘三個字，馮三先生一笑，接話道：「這是小女蓮英，還不快見過二位侯大俠？」

鐵戟雙侯忙不迭的同時一抱雙拳，道：「原來是小妹，老哥哥們實在是汗顏得很。」

馮蓮英在暗中窺視了鐵戟雙侯對金綫雲龍李志偉那股氣勢，姑娘家的心眼，心中大是不高興，原是滿肚子的氣，但見鐵戟雙侯低聲下氣的來搭訕，姑娘也就拉不下臉來了，欠身福了一福。

馮三先生向馮蓮英一揚眉道：「李少俠的傷勢很重，妳先去替他檢查一下。」

馮蓮英與金綫雲龍李志偉這半年來早已情心暗生，祇是當着父親面前，不好意思作露骨的表示，其實心中已是着急得不得了，聞言之下，也顧不得和鐵戟雙侯他們生氣，一拉李志偉道：「李大哥，你還走得動麼？」

金綫雲龍李志偉點一點頭道：「走路的力量還是有的。」

馮蓮英道：「走，小妹替你仔細看看。」於是拉着李志偉走出大廳，避開了大家的耳目。

鐵戟雙侯目送馮蓮英與李志偉二人走出大廳而去，臉上泛起了一抹會心微笑，回頭向那三個青年漢子一招手道：「你們過來，拜見馮老前輩。」

那三個青年走過來，拜倒在地上，行了大禮。

侯源在一旁，把三個人的姓名一一報了出來。

這三個人原來都是鐵戟雙侯的弟子，在江湖已是成名露臉的好漢，大師兄湯文華、二師兄周志奇、三師弟翁超凡。

馮三先生微微一笑，托起他們三人。

侯源記着馮姑娘說他們把事情弄糟了的話，這時一抱拳，愧歉的問道：「晚輩兄弟實不知老前輩，已有通盤計劃，妄自出手，影響了老前……」

馮三先生一笑截口道：「老夫也沒有甚麼具體的計劃，不過想暗中多瞭解一點胡居義他們那一批人的背景而已，現在你們把李少俠弄出來了，也好……」

語聲微微一頓，含笑問道：「兩位可是準備就此把李少俠祭胡員外的靈吧？」

鐵戟雙侯老臉一紅，老二侯暢訕訕的道：「晚輩兄弟，是性急了一點，尚望老前輩……」

馮三先生呵呵一笑道：「老夫不是責備賢昆仲，老夫認爲此事對李少俠倒是非常有利。」

鐵戟雙侯老大侯源也一笑接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馮三先生道：「一切都要時間準備，讓他們以爲李少俠死在你們手中，他們便不會再陰魂不散的追尋李少俠的下落了。」

侯老大侯源輕「啊」了一聲，哈哈一笑，向翁超凡一揮手道：「超凡，你去找一位死者來。」

翁超凡應了一聲道：「遵命。」身形一起，出了胡園。

這時，馮蓮英已先餵了金綫雲龍李志偉兩粒療傷聖藥，正幫助李志偉推行藥力。

他們兩人原都覺得不知有多少話要互相傾訴，但這時，他們兩人含情脈脈的對望着，都有如同隔世之感，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過了很久，李志偉忽然長長的吐了一口長氣，說道：「蓮妹，我眞擔心死了……」

馮蓮英剛才檢查過李志偉的傷勢，心中眞不敢替他抱樂觀，因爲他並不是中了胡居義甚麼散功散力之類的藥物而喪失了武功，而是被一種惡毒的手法釘了七處奇怪穴道，目前李志偉是功力盡失，再往下去，便是精乾血枯筋收體縮而死。

可是，馮蓮英沒把這些實情告訴他，李志偉忽然說出這種話來，馮蓮英心中暗暗一嘆，猶想掩飾眞相，截口道：「志哥，你放心，你的傷勢我爹一定有辦法，你知不知道，他老人家的醫術，在當世武林中，很少有人比得上他。」

金綫雲龍李志偉搖頭一笑道：「我倒不擔心自己的傷勢。」

馮蓮英一怔道：「那麼你擔心甚麼？」

金綫雲龍李志偉頭一低，輕輕的道：「我祇怕你們眞的把我當作了窮凶極惡之徒。」

馮蓮英笑了一笑道：「你也太看輕我們父女了，連胡居義這點障眼法都看不出來，你也不想想家父是怎樣被列身武林三逸的。」

金綫雲龍李志偉訕訕一笑道：「我原先可不知道令尊就是武林三逸呀！」

馮蓮英道：「但你是甚麼人，我們早就知道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輕「啊」了一聲。

馮蓮英又接口道：「我們祇是不明白，正如你自己說的，你不是甚麼窮凶極惡之人，爲甚麼要去當『青龍會』的幫主，浪費自己寶貴的生命，你也不會不知道吧？」

金綫雲龍李志偉劍眉微一軒，接着一嘆，苦笑了一聲，道：「有時，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話聲未了，祇聽大廳之內，傳來馮三先生的話聲道：「英兒，你們回到大廳來吧。」

馮蓮英扶着李志偉回到大廳之上，祇見胡員外靈前不知甚麼時候躺了一個死人，而其外衣也被脫去了。

馮三先生要李志偉脫下了自己的外衣，換了死者的衣服，翁超凡接過李志偉衣服替死者穿了。

接着，祇見鐵戟雙侯侯老大微一點頭，湯文華與周志奇二人雙刀齊落，將那屍體砍碎了。

馮蓮英心裡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一扭頭，却是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

馮三先生搖頭一嘆，向鐵戟雙侯一點頭道：「各位事了之後請即回金谿，老夫先帶李少俠走了。」

侯老大侯源目光一掠翁超凡，翁超凡向前躬身一步道：「李少俠行動不便，晚輩相送一程如何？」

馮三先生知道鐵戟雙侯心中過意不去，藉此表示一點歉意，當下笑了一笑道：「如此有勞翁大俠了。」

翁超凡矮身背了李志偉，隨着馮三先生出了胡園，直向小天池奔去。

一路行來，將近小天池不遠，馮三先生忽然暗自一點頭，帶着翁超凡從斜裏向一條山谷走去。

三人繞過一片樹林，走約二十多里路，到了一座峭立的山峯下面，馮三先生當先帶路，繞過二棵千年老松，走入一座天然石洞之中。

這座石洞，從前是似有人居住過，洞中還有不少日用傢俱，祇是久已不用，大多已經腐朽了。

翁超凡放下李志偉，又自動忙着清掃山洞，李志偉非常過意不去，心中甚是不安的笑道：「如此有勞翁大俠，在下……」

翁超凡誤把李志偉錯當十惡不赦之人，剛才言語上甚是粗魯，如今知道了他的處境，其歉疚不安的心情，比李志偉更甚，聞言之下，那能讓李志偉反過來向他致謝，連忙一笑道：「李少俠，請快不要這樣說了，剛才我們對你諸多失禮之處，尚望少俠不要見怪才好。」

金綫雲龍李志偉哈哈一笑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翁大俠何出此言，如果翁大俠不棄，在下願交翁大俠你這個朋友了。」

翁超凡受寵若驚的呆了一呆，抱拳道：「李幫主不念舊惡，更令在下汗顏無地自容。」

金綫雲龍李志偉搖手截口道：「在下現在已不是『青龍會』幫主了，翁大俠如果有心下交，叫在下一聲兄弟吧！」

翁超凡因知馮三先生乃是武林奇人中有數之奇人，冷眼旁觀之下，已看出李志偉深獲馮蓮英青睞，將來他極可能就是馮家的嬌客，他是一個講實實在在的人，此念一生，便覺得如果和李志偉論交起來，實有跡近攀高之嫌，爲人所詬病，心中猶疑，有點爲難了。

一旁馮三先生已看穿了翁超凡的心意，心中暗讚翁超凡能有此心意，實屬難能可貴，當下微微一笑道：「李少俠今後仰賴貴門之處正多，彼此既已心意相通，那就不該再存俗世之念了。」

翁超凡哈哈一笑道：「老前輩既然是這樣吩咐，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李大哥請受小弟一拜。」

金綫雲龍李志偉伸手攔住翁超凡道：「且慢，我們還沒有叙庚……小弟屬羊，今年廿八歲。」

翁超凡笑道：「你還是大哥，小弟屬猴，正比大哥少了一歲。」

說着人已拜了下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功力盡失，想攔阻已是心有餘力而不足，人又被翁超凡下拜之際，發出一股力道阻住，就是想對拜亦屬不可能，祇好受了翁超凡一拜。

翁超凡拜罷站起身子來，馮蓮英微微一笑道：「小妹理該替你們做些酒菜，慶賀一下，可惜這裏不是小天池。」

翁超凡哈哈一笑道：「大哥不念舊惡，把小弟當兄弟看待，小弟已覺榮寵無比，怎敢再勞動姑娘。」

馮蓮英笑道：「賀是要賀的，我們改日特別爲兩位祝慶。」

翁超凡一看全洞已是打掃得乾淨，洞外天色亦將放明，躬身向馮三先生一禮道：「不知老前輩有沒有甚麼吩咐，晚輩想告辭去與家師會合了。」

馮三先生含笑說道：「目前不會有甚麼事情，有事情的時候，自會專函奉請各位。」

翁超凡轉向李志偉一禮道：「大哥請好好的調養，小弟定必每月前來探望你一次。」

馮三先生在旁搖手截口道：「這倒不必，李少俠居住最主要是隱秘，把他安置好以後，就我們也不能常常來看他，你縱有甚麼事，也祇能到小天池去找我們。」

翁超凡惆悵的一鎖劍眉道：「這……」心中說不出有多難過。

李志偉哈哈一笑道：「賢弟，我們江湖道上併騎馳騁來日方長，何在於暫時的隔別，你請吧，小兄祇要能夠復原，下山第一個要去的地方，就是你們金谿。」

翁超凡不便再說甚麼，再說下去，就顯得自己沒有英雄氣概了，當下一狠心腸，雙拳一抱道：「各位後會有期！」轉身走出山洞去。

馮蓮英點點頭道：「這翁超凡倒是一個血性漢子，值得一交。」

馮三先生笑了一笑，道：「英兒不要說空話了，妳快回小天池去，準備一點吃的，同時把爲父那『丁』字行囊帶來。」

馮蓮英領命如飛而去，馮三先生命李志偉席地盤膝坐好，開始替他檢查起來。

他檢查的方法，和馮蓮英完全一樣，都是用內力透入李志偉體內，觀察一切的反應。

因爲馮三先生的功力比馮蓮英深厚得多，在他的內力穿過經脈之際，李志偉但覺經脈如裂，痛得出了一身大汗。

馮三先生一番檢查下來，似是也消耗了不少眞元內力，一言未發，便閉目的調息起來。

金錢雲龍李志偉無法自行調息，坐在一旁，腦中却是雜念紛陳，思潮迭起，往事如烟，一幕一幕的在腦中反映了出來。

* * *

李志偉從小就是一個很乖的孩子，父親是一個不第的窮秀才，一心想在功名上出人頭地，甚麼也不會做，一天到晚祇知死讀書。

可是時運不濟，考來考去總是一個秀才，結果就死在考場裏，留下兩袖清風，外加一個八歲不到的兒子李志偉和年已四十開外、但骨瘦如柴的又病又弱的妻子。

李志偉母子倆一個替人做些針綫活，一個看牛牧羊，有一餐沒一餐的挨着生活。

這樣的生活，挨到李志偉十二歲，體弱多病相依爲命的母親，也棄世而去。

李志偉家貧如洗，正當李志偉哭哭啼啼的用門板替慈母做棺木時，忽然被路過的「青龍會」前任幫主任耿元看見了，竟然大發慈悲，送了李志偉一百兩銀子。

李志偉葬母成服之後，還剩下了六十多兩銀子，李志偉父死母亡，附近也沒有親人，於是帶着那六十兩銀子開始了他流浪江湖的生活。

一個鄉下孩子，身上帶上六十多兩銀子，見了好喝好吃的還不大過其癮，走出家鄉不到二百里路，那六十多兩銀子，已是連花帶被騙的弄得清光，又是一貧如洗了。

任耿元給他的那一百兩銀子，似乎也給他帶來了好運，就當他銀子花光，即將淪爲乞丐的時候，忽然被一個武林奇俠看中了，收爲衣鉢弟子。

於是李志偉隨師苦練絕藝，藝成之日，恩師也塵緣盡了，撒手西歸。

李志偉身懷絕學，初入江湖，便念念不忘「青龍會」任幫主的大恩大德，總想對任幫主有所報答。

那一天也是事有巧合，李志偉路經荊門的時候，在城下被他看見有四個江湖人物，正被幾個武當道士圍攻追殺。

李志偉的師父是江湖上一位奇之又奇的人，他除了傳授李志偉武功之外，至於做人做事的大道理緘口不提，一切任由李志偉順乎個人良知自然發展。

因此養成李志偉海闊天空無拘無束的放任觀念，是非之念，善惡之因，完全在乎一心。

他也沒有甚麼門戶之見，看不過眼的事，就是天王老子他也不怕，照樣伸手去管，也因此混上了一個金錢雲龍的美號。

他愛管閒事，當然不能錯過管閒事的機會，走過去一看，看見其中一人正是他日夜念念不忘的大恩人「青龍會」幫主任耿元。

這時任耿元已是岌岌可危，眼看就要死在與他對手的武當道士三尺青鋒之下。

李志偉一見恩公任耿元有難，那管你是武當道士不武當道士，大喝一聲，已飛掠到，從那道士三尺青鋒劍下，救出任耿元，然後大發神威，一人獨鬥那些武當道士，打得他們落荒而逃。

當李志偉與任耿元相見之下，

提起贈銀葬母之事，任耿元已是不復記憶，想了半天才想起來了。

任耿元當時送李志偉一百兩銀子完全是因一時高興，既不是誠心助人，也不是有心插柳，却想不到竟因那一百兩銀子的善因，獲得了今天這如此豐碩的善報，當時心中確實感嘆唏吁了一陣。

李志偉功力奇高，正是「青龍會」亟欲羅致的人才，李志偉在感恩圖報與任耿元極意拉攏之下，於是，就加入了「青龍會」。

任耿元經此一番之後，壯志消沉，起了退出江湖洗手歸隱之念，又見李志偉雄才大略，正是最理想的繼任人選，於是，刻意培植李志偉，最後將幫務交給李志偉，引退而去。

李志偉呆然不負任耿元重托，不數年間，把一個「青龍會」整理得聲威日盛，人人看了眼紅。

李志偉想起了自己一番經歷，與任耿元待他至厚，覺得不管胡居義他們對自己怎麼樣，自己實在不能捨棄幫中其他兄弟，與繼續領導「青龍會」慢慢走上正途責任。

* * *

李志偉想到志氣昂揚之際，不由大叫一聲，道：「對，我一定要把『青龍會』拿回來。」

他這一聲大叫，先把馮三先生聽得雙眉一皺，暗暗忖道：「這孩子不似自甘墮落的人，爲甚麼老是念念不忘『青龍會』幫主之位，難道我老眼昏花看走了眼麼？」

金錢雲龍一念未了，洞外人影一閃，馮蓮英跨步走了進來，接口問道：「你失落了甚麼東西，小妹去替你拿回來。」她剛從外面回來，只聽到「拿回來。」三個字，可就接得牛頭不對馬嘴了。

金錢雲龍李志偉，不由一笑道：「我實在心有不甘，非要把『青龍會』拿回來不可。」

馮蓮英一面將「丁」字行囊交給乃父，一面將其他的雜物放回地上，抿嘴不屑的輕笑一聲，道：「我道是甚麼東西，原來你還是念念不忘你的幫主之位，嗯……」

金錢雲龍聽出馮蓮英言外之音，長嘆一聲，苦笑道：「蓮妹，妳不知道，我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馮蓮英冷笑一聲，道：「『青龍會』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名門大派，你就不當那幫主，難道就弱了你的身份不成，總而言之，唉……」

她本來想說他兩句，話到口邊，又覺不忍，用一聲唉嘆，表示了她的不滿和惋惜。

金錢雲龍李志偉尷尬的訕訕一笑道：「我那裏是想當甚麼幫主，只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有負故人而已。」

馮三先正對金錢雲龍李志偉要作進一步的瞭解，聞言之下，目光一閃，接口道：「李少俠，老夫願聞其詳，你到底是怎麼當上『青龍會』幫主的？」

李志偉面對馮三先生，只有實話實說，把與「青龍會」發生關係的前因後果，一一的說了出來。最後又再嘆一聲道：「『青龍會』前任幫主他將『青龍會』交給晚輩，原是希望晚輩能將『青龍會』慢慢消除惡習，導於正軌，縱不能有利天下，也該做到安份守己無害人羣，這些年來，眼看『青龍會』日在轉變，好景在望，却突然如此前功盡棄，晚輩實在是心有不甘。」

馮三先在一聽李志偉存心至善，幾乎誤會了他，精光閃閃，輕「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倒是無可厚非。」

馮蓮英意猶未釋，不以爲然，道：「『青龍會』人品太雜，良莠不齊，我看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你如眞要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也該結合一批志同道合、力爭上游的人才是。」

金錢雲龍李志偉點頭道：「蓮妹，妳說的雖然甚是，但，我却是答應了前任幫主！」

他沒有掃馮蓮英的面子，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馮三先生笑了一笑，打斷了他們的話題道：「這個問題一時也談不清楚，還是留待以後你們慢慢去談吧，我看現在還是談談李少俠的切身問題。」

馮蓮英原就是非常關心李志偉的傷勢，聞言之下，急急道：「爹，那七處經脈，你化解得開麼？」

馮三先生搖了一搖頭道：「爲父也是無能爲力。」

馮蓮英臉色慘變大叫一聲，道：「那怎麼辦？」

馮三先生接着又急着道：「英兒不要急，爲父雖然無能解開他那七處經穴，但並不是說，他就沒有機會了。」

馮蓮英珠淚一瀉而下，悲聲道：「你老人家都沒有辦法，還會有甚麼人救得了他啊！」

金錢雲龍李志偉最初聽了他們父女的談話，心中眞是說不出的激動，幾乎絕望得大聲叫了起來。

他眞沒想到，自己的命運竟是這麼的悲慘。

他激動了一陣，心情漸漸的平靜了下來，並不願因此加深馮蓮英精神上的負擔，裝出淡然的神情，哈哈一笑，接住馮蓮英的話語，說道：「蓮妹，常言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我不死於半年前十八高手圍攻之下……」

馮三先生搖手截口道：「你二

個人一個不要急，一個不要喪氣，你們要知道，物物相尅，各有所長，李少俠的傷勢，老夫雖然無能爲力，但不是說別人就沒有辦法。」

馮蓮英道：「那我們該找甚麼人？」

馮三先生道：「英兒，妳看出他是被甚麼手法所傷的？」

馮蓮英搖了搖頭道：「女兒沒有看出來，所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您老人家身上。」

馮三先生有意輕鬆一下大家的情緒，一笑道：「妳平時不用功，用時就捉襟見肘了吧！」

馮蓮英悲切的心情，竟然被引得一移，怔了一怔道：「您甚麼時候教過我？」

馮三先生一笑道：「爲父對妳難道還會藏私不成，爲父問妳，我向妳說過『七節指』這門功夫沒有？」

馮蓮英凝思了一下，想起來了，「啊」的一聲道：「原來他被『七節指』所傷？」

馮三先生道：「『七節指』乃是集『三陽』、『三絕』外功『修羅斷魂訣』等奇功所滙集而成……」

馮蓮英截口道：「女兒記起來了，這『七節指』乃是陰功之中最厲害的奇功，歹毒無比，一經中上，世間只有純陽內功的『先天乾坤斬』可以療救，爹，誰會這種功夫，我們馬上去找他。」

馮三先生舉目望着洞頂，沉思了一陣，道：「武林之中，有是有這麼一個人，只是他近十年來從不在江湖上露面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住處……」

馮蓮英道：「大師伯、二師伯他們兩位老人家知不知道？」

馮三先生一笑道：「丫頭，妳是急瘋了心，爲父都不知道，他們那會知道，前些日子，我們還提起過那人哩！」

馮蓮英輕輕嘆息一聲道：「這卻如何是好。」說着，秀目之中，忽的滾下了二行珠淚，她又怕李志偉見到，扭頭背轉身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默默的在一旁靜聽，這時候忽然接口問道：「『先天旋坤斬』是一種甚麼樣的功夫？」

馮三先生望了李志偉一眼，道：「武術源流，千宗百家，坐習運功時，一般都揀子、午、卯、酉四個時辰，唯有那『先天乾坤斬』，練子不練午，練卯不練酉，導到吐納則先反後會，乃是純陽功力中，一支異軍奇兵。」

金綫雲龍李志偉目光連閃，發了一下愣，道：「這與晚輩的那門心法，倒是非常的接近，只是，晚輩練的不叫『先天乾坤斬』。」

馮三先生張大雙目道：「叫甚麼？」

金綫雲龍李志偉道：「晚輩練的乃是『赤玄功』。」

馮三先生身爲武林三逸之一，平日自負博學多聞，聞言之下，也是一愣，反復口中唸道：「『赤玄功』……老夫倒是素未有聞……」

皺眉苦思了一陣，突然一抬頭，雙目精光暴射，凝注着李志偉道：「令師上下如何稱呼。」

金綫雲龍李志偉猶疑了一下，道：「他老人家自號『竹杖山人』至於眞名實姓，晚輩慚愧，竟是一點也不知道。」

馮三先生輕嘆了一聲，搖了一搖頭，顯然他對李志偉的答話甚是失望。

李志偉忽然喃喃自語道：「先師原留了一包遺物給晚輩，命晚輩三十而立之年始可開拆，因此晚輩並無將它帶在身邊，那包遺物之中，想必一定有很明白的交代，只可惜……啊……」

似乎又想起了甚麼事情，神情陡然之間激動了起來，又道：「該死該死，我眞該死！」

馮蓮英伸手按住李志偉的肩頭，失措的道：「志哥，你怎樣了？」

李志偉定了一定神，吃力的一搖頭道：「先師他仙遊之時，原給了我一粒『保命丹』，囑我有死無生困難時，祇要服下那粒『保命丹』，便可支持回到山中，啟視遺物，自有回生之術。」

馮蓮英大喜道：「那粒『保命丹』在那裏，還不快取出來服下？」

李志偉苦笑道：「都被他們搜去了……」

一語未了，馮蓮英跳起來道：「那是粒怎麼樣的藥丸，我替你去找！」

李志偉道：「裝在一隻紫色瓷瓶之內，我還裝着有別的藥丸，如能找到那瓷瓶就好了。」

馮蓮英飄身欲起，忽又止住身形，細心的問：「那瓶子有甚麼特徵？」

李志偉道：「那是一隻很普通的瓶子，瓶底有一個水紋，又缺了一塊釉。」

馮蓮英點頭道：「好，我知道了。」身形一起，人已掠身而去。

馮三先生對自己的女兒似乎十分有信心，竟未出言的阻止她。

不過馮三先生有馮三先生的想法，他並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那『保命丹』之上，據他的瞭解，對付「七節指」似乎不是任何藥物可以生效，因此，他接着從「丁」行囊之內，取出十三根金針，向李志偉道：「據你剛才的所說，你使的是『赤玄功』，倒極以『先天乾坤斬』，英兒去替你找『保命神丹』，我們也不妨雙管齊下，試一試老夫的方法，不知你願不願一試。」



馮蓮英聽胡居義說李志偉被人劫走了……

李志偉深知馮三先生之能，要不是馮三先生，他上次所中的毒，早就要了他的命，相信別人，也是尊敬別人，李志偉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老前輩要如何相試？」

馮三先生道：「老夫準備用金針過穴大法，引導你提聚『赤玄功』試一試，看看你的『赤玄功』，能不能尅制『七節指』。」

李志偉說道：「晚輩悉聽盼咐。」

於是馮三先生命李志偉，仰身平躺地上，先用金針插了他受殘的七坎大穴之上。

要知道「百會」「七坎」兩穴，乃是人身天地之橋，關係生死，偶一不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一般名醫國手，多不敢冒險一試，馮三先生出手如風，手定針凝，下完十三針，李志偉竟然一點沒有感覺。

可是馮三先生額頭上已微微出現了汗水。

馮三先生輕輕舉袖，印乾了臉上汗水，平靜的道：「現在你可以試行凝聚眞氣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閉起了雙目，慢慢按照師門心法，緩緩吸入一口眞氣。

氣納丹田，祇見他身軀微微一動，臉上忽然出現了驚喜之色，馮三先生更是張大着一雙眼睛，望着李志偉一瞬也不瞬。

他目光如炬，對李志偉的任何反應，絲毫都不放過。

可是，不久之後，金綫雲龍李志偉臉上喜色盡斂，接着全身一顫，他竟頭一歪，昏絕過去了。

馮三先生見狀大驚，趕忙右手一探，握住李志偉的腕脈，內力一吐，把眞元之力攻了過去。

這樣過了一陣，祇見李志偉臉色已漸漸緩了下來，接着，吐出一口長氣道：「好厲害的『七節指』！」

馮三先生雙眉一皺道：「你剛才是不是操之過急？」

李志偉臉色一紅，點了點頭，卻羞愧得不敢答話，他年紀雖不大，可也是武林之中高手，應該懂得這些道理，但在那時，他却把這些道理都忘記了，叫他如何說得出口。

馮三先生心中一喜道：「有反應就好，不用急，慢慢來，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用點心，到了你例常用功的時候，再來一試。」

說着，就替金綫雲龍李志偉取下身上金針。

兩人一邊食着馮蓮英做的食物，一邊閒談着，這時李志偉對自己已練的「赤玄功」起了從未有過的疑念，馬上就形成了三個具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赤玄功」是不是就是「先天乾坤斬」？

第二個問題：「師父他老人家是不是就是馮三先生口中所說的那位武林奇人？

第三個問題：如果師父他老人家練的就是「先天乾坤斬」，那爲甚麼改稱「赤玄功」？甚至也不把其中原因告訴自己的唯一傳人，他到底有甚麼難言之隱？

金綫雲龍李志偉想了一想，忽然話鋒一轉，道：「馮老前輩，就你老人家所知，除了『先天乾坤斬』可以尅制『七節指』外，難道就沒有別的功力可以與『七節指』抗衡？」

馮三先生道：「要說能與『七節指』的抗衡功力，當然不止『先天乾坤斬』一門，凡是純陽功夫，都可和『七節指』對抗，但是中了『七節指』後，要想療好『七節指』傷勢，除了繫鈴人外，就老夫的所知祇有『先天乾坤斬』這門功力。」

金綫雲龍李志偉道：「那爲甚麼晚輩所練的『赤玄功』，在老前輩金針賜助之下，又有復凝的現象，這是甚麼原因？」

馮三先生一笑道：「你是不是懷疑你練的『赤玄功』，就是『先天乾坤斬』？」

李志偉點了點頭，道：「晚輩正有此意。」

馮三先生臉色一正，說道：「不用懷疑，事實已經證實，你使的就是『先天乾坤斬』。」

馮三先生武林前輩，又是高手中之高手，一身所學，爲金綫雲龍李志偉敬佩不已，他這樣認眞說來，自是不由李志偉不相信。

金綫雲龍李志偉馬上說出心事道：「先師爲甚麼把它改名叫做『赤玄功』？」

馮三先生道：「就老夫近來觀察所得，令師作爲，可能完全是爲了你。」

李志偉一怔道：「爲了晚輩？」他却有點不相信了，就自己本身來說，在未從師以前，可說是與任何人無怨無仇，師父也絕對料不到他會當上「青龍會」幫主，而惹上這場殺身之禍。

馮三先生笑了一笑，道：「你是有點不相信，是不是？」

李志偉道：「晚輩愚魯，一時會不過意來，還請老前輩指教。」

馮三先生不直接回答，話鋒一轉，問道：「你知不知道你這次惹禍之由？」

李志偉皺了皺眉頭道：「晚輩想是胡居義倚老賣老，不甘屈居人下，所以發動的一種幫內奪權行爲……」

馮三先生笑了一笑，搖頭道：「你要是這麼想，就完全錯了，憑胡居義他個人的力量，他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動你的手。」

李志偉道：「晚輩也想得到，他結有外援。」

馮三先生道：「那不是外援，而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他也不過是替人作嫁衣裳而已。」

李志偉目光一凝，恍然而悟，說道：「是那會『七節指』的人幕後主持。」

馮三先生頷首微笑道：「自你上次受傷之後，老夫就發現了一部份眞相，所以你下山時，老夫不甚贊成，原想暗中替你消弭這場劫難，誰知……」

李志偉長嘆了一聲，道：「晚輩糊塗，當時還以爲瞞過了老前輩，所以想在老前輩的面前留一個美好的印象。」

馮三先生哈哈笑道：「老夫要被你瞞過了，那還能在江湖上混了？」

李志偉抬頭望着馮三先生，目中掩不住迷惑之色，道：「可是你老人家與令嫒對晚輩還是那麼好。」

馮三先生道：「老夫對人，向來不問出身，你當時雖然是『青龍會』幫主，但不無可取之道，是以仍然願助你一臂之力。」

金綫雲龍李志偉感激無比的道：「老前輩不以異議見棄晚輩，知遇之恩，晚輩捨身難報。」

馮三先生微微一笑，道：「我們話又說回來，那暗中主使胡居義排擠你的人，一定是看出了你的底細，所以才要想盡辦法將你除去了。」

李志偉接口道：「因爲晚輩是他『七節指』唯一的尅星，不除去晚輩，他難以安枕。」

馮三先生又道：「令師顯然也看出了你一出江湖，必爲他們所嫉忌，而他自己又天年將盡，無法保護你，而你又火候不夠，難以自保，所以才有這種安排。」

馮三先生說來頭頭是道，如同親目所見，李志偉想了一想，心中一動道：「老前輩，你看那主謀暗算晚輩的人，其所以如此嫉忌晚輩，是不是更有遠大的圖謀？」

馮三先生目注李志偉，微微一笑道：「你的看法，正與老夫相同。」

說着，說着，已是卯時將到，該是李志偉依照師門心法，再試的時候了。

馮三先生把十三枚金針插向李志偉身上，李志偉這次可不敢急進求功，抱元守一，緩緩漸進，試行納氣收元。

「七節指」的傷勢，厲害就厲害在傷人之後，使人祇以爲是普通手法，制住了一身功力，令人安心自誤。

殊不知「七節指」這種手法，其毒無比，多拖一天，就嚴重一天，七天過後，就它唯一的尅星「先天乾坤斬」也徒呼奈何，回天無力。

金綫雲龍李志偉也是命不該絕，遇上了知多識廣的馮三先生，幸得逃過這一大劫難。

李志偉調氣如絲，漸凝漸結，一個時辰下來，丹田已有溫滿的感覺，他不敢再冒險，適量而止。

金綫雲龍李志偉就此在馮三先生金針相助之下，慢慢運功治療暫且不提。

* * *

却說馮蓮英平日深藏不露，還看不出她的功力火候，這一離開山洞，心繫心上人的安危，毫無保留的展開一身所學，但見她快似電光石火，起落之間，就是十來丈，端的快疾無倫。

正當她掠出山區之際，祇聽得有人喝了一聲：「好快的身法，好美的娘兒。」一句讚美的話，却說得有點輕佻。

馮蓮英這時也不想和人家惹事生非，祇輕輕的一皺眉頭，頭也不轉，繼續飛掠而行。

距料，她不願惹事生非，人家却不願意放過他，一聲輕笑，帶來了一條灰白色的人影，橫天而到，擋住了馮蓮英的去路。

馮蓮英飛掠之勢奇快，來人身形也是不慢，而且還有一點狂，他不僅企圖擋住馮蓮英，而且竟向馮蓮英懷中直撞而來。

兩個身法都快，人家是存心輕薄而來，馮蓮英想息事寧人亦不可能，可惱得姑娘柳眉一豎，口中怒喝了一聲，道：「狂徒，找死！」玉掌一揮，凌空甩腕，向來人出手一掌打去。

那人發出一聲輕狂的冷笑道：「哎喲，我的乖乖，妳還會打人呀！」他也推掌化勁，相迎而上。

兩人掌力在空中一接，祇聽一聲脆響，馮蓮英的身子竟被震得向上彈了起來，接着祇見她忽然一招巧燕翻雲，一個轉折，斜斜向旁飛落地上。

馮蓮英甩手一掌，看似風行雷厲，其實是心存厚道，並沒有打量眞的傷人，所以祇使出了六七成眞力。

但對方那人沒有她那樣的心腸，雖未全力以赴，也使出了九成力道，所以馮蓮英吃了一點小虧，被震了回來。

那人一掌震退馮蓮英，可也就小看了馮蓮英，哈哈一笑，如影隨形，飛落在馮蓮英身前，瞪着一雙色迷迷的桃花眼，上下看個不停，嘻嘻笑道：「姑娘輕功俊，掌力俊，人品長得更俊，小生何幸得遇姑娘，眞是天賜良緣，不知幾生修來的艷福。」

馮蓮英凌空對掌，吃了一點小虧，心中已是不是味道，這時見他越說越不像話，眞個又羞又惱，氣得秀目圓睁，滿面怒色，嬌叱一聲，道：「讓開，你要是不識趣，就莫怪姑娘要對你不客氣了。」

她眞想要罵他一頓，但話到口邊，又罵不出口，反而使那人認爲她祇不過是色厲內荏，早已被他剛才一掌打寒了心，更生非份之想，涎着臉打躬作揖道：「小生萬人美，年方二十八，尚未婚配，與姑娘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馮蓮英實在忍無可忍，暗一咬銀牙，目中射出兩道稜芒，暴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照打！」縱身而上，一掌拍了出去。

萬人美笑哈哈的，口中還是不乾不淨的道：「姑娘，妳打了小生，難道自己就不心痛麼？」錯步旋身，讓過馮蓮英一掌，右手一探，却向馮蓮英腰中摸去。

馮蓮英折腰甩臂，狠心的使出一招「指路黃泉」，她是眞氣急了，不知不覺下了重手。

萬人美驚叫了一聲，但却還是讓他避過去，兩人這一搭上手，便各出奇招，搶攻了起來。

不過片刻工夫，竟然交手了一百多招，打得激烈無比，難分難解。

萬人美原以爲馮蓮英是一顆好吃的果子，殊不料眞的動起手來，竟然佔不到絲毫上風。

馮蓮英身爲馮三先生的愛女，一身所學已盡得乃父眞傳，祇是功力火候稍欠而已，以她目前之能，就是遇上一流高手，也可以分庭抗禮，一爭長短。

但却沒想到當前這油頭粉臉的萬人美，竟是這般難鬥，打了百多招，還是半斤八兩，再這樣打下去，眞不知要打多久，心中也是着急得很。

兩人都對雙方都收起了輕視之心理，反之，在求勝心理之下，各人都使出了看家本領，爭取最後的勝利。

頃刻之間，祇見奇招互出，生死須臾，間不容髮，一眨眼又是五十多招，依然打得勝負難分，誰也奈何不了對方。

馮蓮英心中又急又惱，就是脫身不得。

萬人美口中不乾不淨的話也自動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臉殺氣和閃閃的凶睛，舉手投足之間，把嘴唇咬得緊緊的。正當他們打得難分難解之際，一股陰風從斜裡直射了過來，同時耳際響起了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道：「丫頭，妳還不束手就縛！」人隨聲至，探手間向馮蓮英左腕脈抓到。

強勁的指風，迫得馮蓮英不得不閃身急讓，讓身之際，來人已尋隙而入。

好一個馮蓮英，口中發出一聲嘯聲，身子忽然巧似游魚，從不可能的角度一閃而出，堪堪讓過了那突然而到的偷襲。

她這一招，使得巧妙到了極點，出手偷襲的人，一愣之下，竟然半天沒有回過神來，更不用說繼續出手了。

馮蓮英已是暗出了一身冷汗，射出一丈開外，舉目向新來的那人望去，來人原來是一個年已五十開外的青衫瘦子。

這時，萬人美見來了幫手，淫心又大動，邪笑道：「好妹妹，不要怕，有哥哥在此，我大師兄絕不會眞的傷你。」笑聲中，一點足，又向馮蓮英撲了過來。

突地，萬人美口中的大師兄一攔手，擋住了萬人美，說道：「老五，你還不與我站住？」

萬人美一怔，止住身形，叫了一聲：「大師兄！」

他覺得奇怪了，今天大師兄怎的忽然正經起來，不似平日一樣態度。

那老者一揮手道：「站在一邊，少說話。」

接着舉步向馮蓮英身前走了過去，馮蓮英不明來意，暗中提起了一口眞元內力，力貫四肢，嚴陣以待。

那老者走到馮蓮英身前五步左右，停下身形，雙拳一抱道：「姑娘剛才使的那一招，可是名叫『柔龍百折』？」

那老者的態度忽然變得客氣起來，已是奇怪，一口氣竟然把她的招術名稱也叫了出來，更令馮蓮英驚訝不已。

馮蓮英出身名家之後，心中雖是驚訝不已，却是不失大家風範，收起一臉秋霜，點頭道：「不錯，那一招正是『柔龍百折』。」

那老者臉色微微動了一下，顯得更是有禮貌，帶上了笑容道：「請問姑娘令尊可是馮三先生？」

馮蓮英見他能一口道出了自己父親身份，也不能藏頭露尾，膽小示弱，當下一點頭道：「他老人家正是家父。」

那老者驚「啊」了一聲，又一抱拳道：「原來是馮姑娘，不知者不罪，敝師弟冒犯姑娘之處，尚請姑娘海涵！」

話聲一落，不待姑娘開口說話，並立時轉頭向萬人美喝聲道：「五師弟，還不過來向馮姑娘賠罪道歉？」

萬人美笑嘻嘻的走近馮蓮英，拱手一揖到地，說道：「小生認錯，向姑娘賠不是了，尚請姑娘多多指教，多多親近。」

那老者雙眉一皺，截口喝道：「老五，住口，退下，退過一邊去。」

馮蓮英秀臉一板，忍不住冷笑一聲。

那老者忙又抱拳道：「老朽鍾天壽謝過姑娘，今日多承包涵，定當後報。」

話聲一落，不待馮蓮英發作，回頭一喝萬人美道：「走！」縱身一躍，人已躍出五丈開外，再一閃身，隱入樹林之中不見了。

萬人美還色迷迷地向馮蓮英笑了一笑，緊隨鍾天壽身後而去。

比武擇婿　奸人中計

馮蓮英惹了一肚子閒氣，氣得跺了一陣脚，才又向九江奔去。

這一躭擱，馮蓮英到得九江，已是正午時分，隨便找一個地方，用過了午飯，便直往「青龍會」九江分壇。

一路上，馮蓮英已想好了一個主意，到得「青龍會」九江分壇，她便擺出武林人物的身份，向門首外表看來凶霸霸實則經不起她一指頭的漢子一抱拳道：「姑娘由小天池而來，有事面見貴幫主，有煩通報一聲。」

那兩個守門漢子，見馮蓮英雖是村姑打扮，但出語極有份量，而求見又是幫主，不敢作難她，一聲暗號遞出，門內已轉出一個身穿竹布長衫，文不文，武不武的漢子，欠身一禮道：「姑娘請廂房稍坐，奉茶。」

看不出一個小小的九江分壇，把道方面，倒像一回事，馮蓮英隨同那人進入一間廂房，眼觀那間廂房倒陳設頗有條理，是個待客的地方。

落座不久之後，祇聽裏面傳來一陣脚步聲，那接待馮蓮英的漢子向外面望了一眼，回身躬身道：「敝幫主親自前來出迎姑娘了。」臉上還泛出意外的驚訝。

馮蓮英微微一笑，剛待站起來，門外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馮姑娘勞駕蒞臨，敝幫生光，胡某迎接來遲，尚望馮姑娘海涵一二。」

笑聲中，胡居義已領着兩個漢子走了進來。

馮蓮英已在暗中見過胡居義其人，正式見過面還是初次，微微一笑，望着胡居義愣了一愣，道：「如此有勞幫主相迎，小女子愧不敢當。」

胡居義敞聲大笑道：「馮三先生名震武林，姑娘俠譽遠播四方，莫說區區『青龍會』，就當今正大門派中的少林、武當，對姑娘又怎敢不以禮相迎，姑娘太客氣了，請！」看他那做作，眞是一個豪邁絕倫的漢子。

馮蓮英聽他一口道出自己身份來歷，不由暗中一皺眉頭，忖道：「奇怪，就志哥哥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們的身份，這姓胡的難道早就摸清我們父女的底？」

念動之間，臉上不動聲色，欠身一禮道：「大幫主豪氣干雲，如此賞面，小女子告罪了。」移動身形，與胡居義併肩向內廳之中走去。

到了內廳，祇見廳內一聲大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三個時辰不到，我們又第二次相逢了。」

那不正是鍾天壽與萬人美的聲音嗎，馮蓮英一皺秀眉，祇見鍾天壽與萬人美已從廳內走了出來。

馮蓮英也恍然而悟，爲甚麼胡居義一見面就知道她是甚麼人的原因了。

馮蓮英當着衆人面前，拉不下臉來，祇好向鍾天壽點點頭道：「敢情，鍾大俠也在這裏，幸會，幸會。」但她却沒有答理萬人美。

萬人美不管她理不理他，在一旁瞇着色眼，咧着蒼白的嘴唇笑道：「姑娘請上座。」竟讓着她向廳上上座走去。

馮蓮英做夢也沒想到會在這裏遇見這兩個人，現在遇見了這兩個人，心中不由得惶然了起來，她可以不把胡居義放在眼內，文的不成，可以來武的，現在有這兩人在座，前途殊難預料。

馮蓮英心中暗驚，不敢過份給萬人美難堪，順着他意坐了上座。

萬人美與鍾天壽左右一分，坐在她一左一右。

侍者獻上香茗，胡居義一抱拳，問道：「姑娘俠駕光臨，不知有何貴幹，請明見示。」

馮蓮英微微一欠身道：「我想向貴幫打聽一個人。」

胡居義臉帶微笑，傾身向前，顯得又恭敬又熱情的說道：「姑娘請問，是甚麼人？」

馮蓮英訕訕的笑了一笑，接着又輕輕的一嘆，表示問話之先，內心之中，已甚是抱歉，頓了一頓，秀眉輕輕一揚，道：「有一位李志偉其人，不知是不是貴幫中人？」

胡居義作出微微一怔的姿態，接着欲言又止的猶豫了一陣，最後才勉强的一點頭，道：「此事要是別人問起來，老朽絕不願回答，但是姑娘又當別論，但不知姑娘問他則甚。」

馮蓮英道：「我要見見他，問他幾件事。」

胡居義歉然地一搖頭，說道：「姑娘要見他，這個……老朽很是抱歉，祇怕有方尊命了，姑娘有甚麼話，問老朽也是一樣。」

馮蓮英臉色微微一變，略現不悅的說道：「爲甚麼？難道他竟敢連本姑娘也不見。」

胡居義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問道：「姑娘知不知道，他就是本會的幫主？」

馮蓮英點頭道：「知是知道了，祇是昨天才知道，要不早就來找他了。」

胡居義側頭道：「姑娘還知道些甚麼？」

馮蓮英道：「聽說他爲了八大山人兩幅寶畫，曾將城外胡家四十四口斬盡殺絕，不知此事，是否當眞？」

胡居義現出一臉蹙苦之色，道：「這件事眞是不幸，他在本幫，原是最得全幫兄弟愛戴的一位好幫主，祇是一時糊塗做下了那件武林同道共憤的事，唉，說起來，敝幫上上下下，都深以爲恥。」

馮蓮英笑道：「據傳言，你們已經把他關起來了，是不是？」

胡居義一副無可奈何的臉色，道：「公意難違，這也是不得已的事。」

馮蓮英接着又道：「又有人說，你們正準備把他送官治罪？」

胡居義一笑搖頭反問道：「姑娘可聽過江湖中事，有送官治罪的麼？」

馮蓮英怔了一怔，道：「那是說貴幫無意把他送官了？」

胡居義正色道：「絕不把他送官。」

實在是他們沒有人可以送官了，所以又口口聲聲不離江湖人的本色了。

馮蓮英話鋒一轉，道：「胡幫主可知他弄來的兩幅八大山人的字畫是送給甚麼人？」

胡居義故作不知的道：「聽說是送給一位馮姓老丈……」說到中途，現出恍然而悟的樣子，話聲一頓，望着馮蓮英有所顧忌的不說了。

馮蓮英坦然一笑，道：「不錯，那兩幅畫正是送給家父的。」

胡居義陡然緊張了起來，神色一變，道：「原來姑娘是爲此事而來……姑娘是……」

馮蓮英微微一笑道：「胡幫主請放心，家父正深恨其人行爲惡毒，不會替他出頭。」

胡居義重重的吁了一口氣，道：「那姑娘的來意是……」馮蓮英的來意，他倒是想不出來。

馮蓮英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我們父女也不會干預貴會對他的處置，我來祇是有幾句話要問問他，貴幫主可以放心讓我見一見他吧！」

馮蓮英表明了態度，全無敵意，一切都在他們料想之中，胡居義頗爲自得的轉頭向鍾天壽笑了一笑，說道：「鍾兄，你看該不該把昨晚發生的事，向馮姑娘問個明白。」

胡居義把話說明了，鍾天壽衹有點頭一笑，道：「馮三先生乃江湖前輩，有甚麼事情瞞得過他，你最好實話實說，免得發生誤會。」

胡居義點點頭道：「鍾兄說得是……」話聲中轉過臉來，向馮蓮英攤着雙手，呵呵的道：「不瞞姑娘說，那逆徒李志偉已經不在敝幫了。」

馮蓮英心裏比誰都明白，臉上却表現出十足的不相信，冷笑一聲，道：「貴幫主剛才倒是說得很好聽，滿口江湖正氣，敢情做的衹是表面文章，今天你們還想維護他，未免叫人失望了。」

她說得怒氣冲冲，好像就要翻臉的樣子，胡居義看在眼內，笑在心內，搖手一笑道：「姑娘且莫生氣，老朽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馮蓮英冷冷的道：「貴幫主如果還想玩甚麼花巧，最好別打錯了主意。」

胡居義道：「老朽在賢父女面前怎敢相欺，實在是，昨晚敝幫一時大意，出了一點事情，被人暗中侵入，將李志偉劫去了。」

馮蓮英離席而起，道：「哼！哼！」兩聲道：「好，本姑娘告辭了！」

萬人美笑嘻嘻道：「胡幫主還有下文哩！」

馮蓮英冷笑一聲，道：「有話就請快說，須知本姑娘的耐性有限。」

胡居義接口道：「事情是這樣的，他雖然被人劫去了，但今早我們又找到了他，衹是他已面目全非，成了肉醬了。」

馮蓮英脆笑了一聲，道：「好一個掩耳盜鈴手法，你們這樣做也未免太小看我們父女了。」

她爲了加强胡居義的自誤，所以一步也不放鬆，步步進逼不已。

胡居義正色道：「老朽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姑娘如果不相信，老朽親自陪姑娘到胡園去一看，就知老朽絕未欺人。」

話聲頓了一頓，換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如說死人可能是假的，但下手的人卻留下了信符，絕對假不了。」

馮蓮英猶疑了一下，將信未信的道：「是甚麼人下的手？」

胡居義從懷中取出鐵戟雙侯的信符放在桌上道：「姑娘請看，這就是鐵戟雙侯的信符，鐵戟雙侯就住在金谿，他們既然能留下信符，當然也不會不承認這事實。」

馮蓮英思忖了半天，一點頭道：「鐵戟雙侯，有名有姓，我們遲早要問他們一個明白，姑娘醜話說在前面，到時候如有不盡不實，那就莫怪我們父女……哼，哼！」兩聲的冷笑，代替了最後的狠話，但却回了上座。

胡居義又連聲應道：「老朽再糊塗也不敢相欺姑娘，賢父女的擒龍手法，區區『青龍會』豈堪一擊。」

馮蓮英臉色稍鬆，笑了一笑道：「我們絕不會無故找人生事，貴幫沒有欺人，那就大家都好。」

胡居義見姑娘心氣平息下來，乾笑了三聲，道：「姑娘還沒有用飯吧……」接着，輕喝了一聲，道：「來人，準備宴席，爲馮姑娘致敬！」

馮蓮英搖手道：「多謝，我已用過飯了。」

胡居義陪笑道：「姑娘用過飯了，那麼……」

馮蓮英截口道：「貴幫主可是要我立時就走。」話是不太客氣，那是表示姑娘情急無奈，逼出來的。

胡居義不便堅持，一笑道：「姑娘既然用過飯了，那麼改日老朽另請賢父女賞光。」舉手揮退了應聲而來的手下。

馮蓮英微一欠身，道：「盛情心領，家父一向不慣作客，我倒是有一件事，如蒙見允，則感激不盡。」

胡居義見她坐下來不走，料想她一定還有甚麼事，微微一笑道：「姑娘有話，但請吩咐，只要敝幫盡得上力，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馮蓮英含笑道：「事情還不致這麼嚴重，我只是想收回一樣東西而已。」

胡居義怔了一怔道：「敝幫沒有賢父女的東西！」

馮蓮英道：「但李志偉帶走了我們一樣東西啊！」

馮三先生的東西，一定非常重要了，胡居義心中一動，不免起了覬覦之心，暗忖道：「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先問清楚了再說。」當下先行退步的道：「據老朽所知，他身上好像沒有甚麼打眼的東西。」

馮蓮英道：「那東西原不甚打眼，只是一隻普通裝藥的瓶子而已。」

胡居義張大一雙眼睛，哈哈一陣大笑，道：「一隻普通的瓶子，馮姑娘，你不是開玩笑吧？」

馮蓮英臉色一正，說道：「我說的是實話，你可以叫人把他的東西取來，一看就知道的了。」

胡居義沉思了一下，點頭道：「好，老朽去命人把他的隨身的

東西取來，請姑娘自己辨認。」

說着，向廳旁侍立的一個漢子，一揮手道：「去叫齊分壇主，把李志偉的東西帶來，給馮姑娘辨認。」一隻普通的藥瓶子，不值得他重視了。

那漢子欠身一禮，領命而去，不久，响尾蛇齊泰提着一個小布包走了進來，他入到廳中，先向大家抱拳一禮，笑了一笑，然後，走到胡居義面前欠身道：「屬下已將李志偉隨身各物帶來，請幫主過目。」

胡居義一指馮蓮英，笑道：「見過馮姑娘，馮姑娘是馮三先生的掌上明珠，你把這些東西送請她看吧！」

响尾蛇齊泰目泛精光，換了一副笑臉，又打拱又作揖的道：「原來是馮姑娘，失敬，失敬！」隨手將那小布包放在馮蓮英身旁的茶几上，並且親手的替她打開了。

馮蓮英凝着目光，向那些東西望去，別的東西她都不注意，只注意着三雙瓶子，那三隻瓶子共分三種顏色，一隻紅、一隻白、一隻紫。

馮蓮英一眼見到那隻紫色的瓶子，不及細看，心中已是一陣激動，忍不住的狂跳了起來，而一張秀臉，也不知不覺的帶上了一抹興奮的輕紅。

馮蓮英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極力壓住心中那股狂喜的激動，盡量裝得很平靜，淡淡的一笑，說道：「我要的就是這隻紫色瓶子。」說着，玉手一伸，緩緩的向那瓶子伸去了。

她怕大家起疑心，動作上不敢做得太過火，盡量採取態度優美與平靜。

詎料，她手未及那紫色玉瓶時，只見一道手影，後發先至，一閃而過，取去那紫色的瓶子。

馮蓮英陡然一驚，秀眉倏的倒挑而起，怒火已然燃燒到了眉睫，忽然心念一轉，暗自提醒自己道：「忍耐，忍耐！千萬要忍耐！不要給他們看出破綻來。」

馮蓮英一咬銀牙，把怒氣忍了下去，轉頭望去，只見萬人美正手把那紫色瓶子翻來翻去的察看不已。

那瓶子原是一隻極其平凡的普通貨色，任你萬人美怎麼看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萬人美看了一陣不得要領，伸手拔開藥瓶，倒出十幾粒藥丸，托在掌心中。

萬人美手拔瓶塞之際，馮蓮英一顆心幾乎要跳了出來，當他一下倒出十幾粒藥丸時，馮蓮英又不由得啞然失笑，自己都迷惑了起來。

十幾粒藥丸，粒粒一樣，別無二致，李志偉分明說只有一粒藥丸，那一粒藥丸才眞是需要的那一顆。像這種情形，只怕李志偉自己也分不出來。

萬人美看起來是花花公子色狠的人物，但是心眼可一點不含糊，只見他微微一皺眉頭，取過一粒藥丸，兩指一捏粉碎，用舌頭試了一試，凝神默察了一陣，轉頭向鍾天壽一笑道：「大師兄，我道是甚麼奇藥靈丹，原來只是普普通通的『巳戌丹』，大師兄，你看看，小弟說錯沒有。」說着，一彈指，挑起一粒藥丸向鍾天壽飛去。

馮蓮英這時已經沉住氣，一言不發，任由他們做去。

鍾天壽伸手接過藥丸，如法捏碎，放在口中嚐一嚐中點頭道：「不錯，這只是普普通通的巳戌丹……這種丹藥，大毒不能解，小毒用不上，李志偉一身功力不弱，身上帶着這種藥丸做甚麼？」雙眉一皺，他本來沒有生疑，這時反而在腦海中形成了一個問題。

馮蓮英再不能緘默了，接口道：「這藥丸本來不是李志偉的……」

萬人美「啊」的一聲，道：「不錯，馮姑娘剛才就說過，這原是你們的東西，但小生很是奇怪，這藥丸如說是賢父女送給他的？小生想賢父女也送不出手，如說是李志偉不告而取麼？但似乎不值一取？」

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經萬人美這麼一說，隱隱之中，倒似乎有了問題，馮蓮英暗暗一愕，想了想，眞還是不好解釋的。

尚幸馮蓮英秀外慧中，說理由是說不通了，只好抱着渺茫的希望，別出奇兵了，當下笑了一笑，道：「我倒是看出了一點端倪，這丹丸只怕已經有人掉了包。」

萬人美一望馮蓮英道：「這話怎說？」

馮蓮英道：「這瓶藥原是我們送給他的，但裏面裝的絕不是甚麼『巳戌丹』而是家父專爲他煉製的『太乙化毒丹』，各位可知道，李志偉在寒舍養傷時，以毒傷最重，費了家父不少心血，替他配製了三瓶『太乙化毒丹』用去了二瓶半，才替他將體中餘毒化盡，剩下半瓶，所以一併給他帶去了。

「如今『太乙化毒丹』變了『巳戌丹』，要不是李志偉發神經，自己把『太乙化毒丹』換成了『巳戌丹』，自然，就是有人偷偷把『太乙化毒丹』據爲己有了，但李志偉會發神經，做那種無聊的事麼？只怕誰也不會作這種想法？」

話鋒一頓，笑了一笑，接道：「各位以爲如何？」說完還用眼睛有意無意之間望了响尾蛇齊泰一眼。

响尾蛇齊泰暗中一戰，忖道

：「這件事情，可不能攬在身上，不要奉功不得，反成過。」

他最怕是惹火燒身，先留下了退步再說，當下馬上接口道：「屬下倒是眞沒把那些東西放在心上，收起來之後，就放在一邊，沒有去理會它，馮姑娘的推測，倒是極可能發生。」

武林人物，本來是各有各的隨身藥物，李志偉這三瓶藥物，又沒有詐簽，如非對藥性有特別研究的人，誰知道那是些甚麼藥物，誰又敢亂自取用。响尾蛇齊泰說沒有把那些藥物放在心上，不能說是重大的失職。

胡居義似乎有着同响尾蛇齊泰同樣的心理，不願意因此小小的事情，最後鬧得不可開交，得罪了馮三先生是多麼犯不上，接着也道：「齊分壇主說的倒是實情，如果馮姑娘不來問起那藥瓶，時間一久，誰還會想起那些東西？」

萬人美哈哈一笑道：「各位說得也是……」忽然雙掌一合，把那些藥丸震得粉碎，揚手洒滿了地上，剩下一隻空瓶子，遞還給馮蓮英，接着又道：「看來姑娘只能收回這隻空瓶子。」他還是不放心，終於把那些藥丸統統毀去。

馮蓮英眼看萬人美把藥丸一毀，引得心中一動，暗忖道：「如果志哥要的那粒藥丸，就在其中，那就糟了，我眞該死，爲甚麼沒有想到這上面去。」

她心中暗想，可是她又怎能夠把那些洒落地上的藥粉收回來？她伸手接過那空瓶子，心中不知有多麼懊喪，失望的神色，再也掩飾不住，無可奈何的把那空瓶子向懷中一收，起座一抱拳道：「告辭了。」黯然舉步向外走去。

萬人美更是洋洋得意哈哈大笑道：「姑娘好走，請恕我們不遠送了。」

馮蓮英出得「青龍會」，珠淚已是奪眶而出，回去途中，她只覺得雙脚重如山岳，眞是一寸一移，好不容易見到了李志偉藏身的洞口，這時，已忍不住的放聲大哭起來。

哭聲驚動了洞內的馮三先生和李志偉，馮三先生晃身而出接住馮蓮英惶急的問道：「英兒出了甚麼事？」

馮蓮英不是普通女孩子，她這一哭，把馮三先生這位江湖奇人都愕住了。

馮蓮英一頭撲向馮三先生懷中，大放悲聲道：「我……我把他的事……」低聲道：「不要緊，就是沒弄回那瓶子，也不要緊的……」

馮蓮英取出那隻瓶子，說道：「瓶子是弄回來，只是，瓶中的丸藥被一個姓萬的……」一語未了，只聽得身後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蓮妹……」

馮蓮英一抬頭，祇見李志偉也到了洞口，而且竟是笑得非常開心，女孩子脾氣，像是天上的彩霞，多姿多采，變幻莫測，剛才還自怨自艾，把自己恨得不得了，這時却被李志偉笑得惱羞成怒，星目一瞪，嬌叱一聲，喝道：「你還笑……」

李志偉走將過來，伸手接過瓶子，也不多說話，用力向一塊石頭上砸去。

馮蓮英見李志偉擧止失常，嚇了一跳，話聲一歛，祇見瓶子已落地開花，被砸得四分五裂。

瓷片分裂中，但其中有一道强光閃了一閃，定神望去，原來竟是一粒黃豆大小的紅色藥丸，附着在一片碎片上。

馮蓮英一怔之下，看得淸淸楚楚，但覺一腔惱火，齊化烏有，止不住羞羞答答的破涕笑了起來。

李志偉俯身拾起那粒紅色丸子，托在手中一笑道：「蓮妹，妳完全成功了哩。」

馮蓮英啐了他一口，面嗔轉怒道：「你還好笑哩，急都把我急死了。」

三人回到洞內，馮三先生要過李志偉手中的那粒藥丸，審視了一陣，微微一笑，頷首道：「這就是了，原來是一粒武當的『小陽丹』，對『七節指』雖不能像其他陰毒之傷勢一樣發生奇效，但也足以護命保心，不使傷勢惡化，夠你回山的了。」

馮蓮英星目閃動，接口道：「這樣看來，令師似乎是有先知之能了。」

李志偉道：「本門爲『七節指』唯一的尅星，換一句話說，也是對方極欲拔去的眼中釘，先師這種防禦安排乃是順理成章之事。」

話聲微微一頓，轉臉請教馮三先生道：「老前輩，你看，晚輩現在還要不要服用這粒『小陽丹』？」

馮三先生微一沉思道：「老夫金針過穴之術，有『小陽指』爲輔，收效更大更快，而目前你必須很快恢復功力，才能制敵先機，當然該服用。」

李志偉點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投手將「小陽丹」納入口中。

馮三先生取出金針，道：「你也開始運功調息吧。」如法下針，用完了十三根金針。

李志偉在「金針過穴」和「小陽丹」水火相濟之下，奇效之至，不過片刻時間，「丹田」眞氣已散而復聚，聚而立凝，李志偉大喜過望，潛心運起功來。

李志偉這一行功運氣，已是事半功倍，不過兩個時辰，已將體內

所留的「七節指」陰勁毒功盡行化去，功力一蹴而復了。

馮三先生長長吐了一口氣，拔下了金針，笑道：「老夫幸不辱命。」

李志偉向馮三先生一拜到地，道：「晚輩兩次三番多承老人家大力回天，此恩此德晚輩沒齒難忘，請受晚輩一拜。」

馮三先生揮袖發出一股無形勁力，托起李志偉，望了愛女馮蓮英一眼，嘴角含笑，道：「不用謝老夫，要不是英兒對你信心堅定，老夫縱然不加罪於你，也不會伸手管你的事了。」

李志偉一轉頭，又待向馮蓮英致謝，馮蓮英頭一低，向洞外跑了出去，傳回一陣笑聲，淸脆笑道：「我去替你們弄點酒菜……」

話聲未了，接着却發出一聲驚呼之聲，而那驚呼之聲，也是一現而滅，頓然而止。

馮三先生與李志偉同時一驚，不約而同的各自閃身向洞外掠去。

這時已見夜空寂寂，夜涼如水，那裡還有馮蓮英的影子。

馮三先生冷笑一聲道：「我們分頭搜！」身形一起，先向左方掠了出去。

李志偉口中發出一聲怒嘯，向右方撲了出去。

馮三先生與李志偉身形頓杳之後，祇見一塊巨石下面鑽出了一條人影，赫然竟是萬人美，口中發出一陣得意的冷笑，抱着馮蓮英疾射而起，向相反的方向疾掠而去。

萬人美乖巧得很，暗算馮蓮英得手之後，他使出令人意料之外一招躲在一塊巨石之下，隱忍不動，看淸馮三先生與李志偉去向之後，才放心大膽的脫身而去。

這原來是萬無一失的妙計，詎料，他方現身逃出去，馮三先生與李志偉也同時一左一右現身出來，反向萬人美身後躡踪下去。

敢情，馮三先生與李志偉一點也不含糊，你萬人美鬼，他們比你萬人美更鬼，這些小手段，豈會瞞得過馮三先生，馮三先生何等身手，閃身出洞，也不過是眨眼間事，有甚麼人能在帶着一個大人的情形之下，逃得出他的視線，而他竟然甚麼都沒有看到，他可能心裡有數了，他口中喊追，暗中却知會李志偉折身而回，藏在暗中，倒要看看是甚麼人，膽敢在他眼皮之下弄鬼。

他們兩人緊緊躡在萬人美身後，萬人美兀自一點也不知道，走出十幾里路後，萬人美已是高興得口中哼起了揚州小調來。

依李志偉的主意，就要出手把萬人美截了下來。

馮三先生却沉住氣，叫李志偉將計就計，索性跟下去把他的窩掏出來，看看他除了已知的大師兄鍾天壽之外，還來了些甚麼人物。

要知，胡居義勾結外人，計算李志偉，雖然已是明若觀火，但幕後主持人迄今未露面，直到這次馮蓮英前往「青龍會」方見到鍾天壽與萬人美兩人，其他還有些甚麼人，便是不得而知。

李志偉少年得志，原就是一位氣吞河嶽的人物，何況有馮三先生恃仗，可保馮蓮英安全無虞，自是無不同意。

兩人跟着萬人美一直出了廬山，到了九江，萬人美帶着馮蓮英停身在一座宅第之前，擧手向門環上叩去。

不用說，這裡就是萬人美落脚的地點。

馮三先生閃身而出，到了萬人美身後，輕哼了一聲，萬人美猛然一愣，回過頭來，馮三先生已是出手如風，五指一落，扣住了萬人美正待伸手去叩門環的腕脈。

萬人美的功力，豈能和馮三先生相提並論，又在驟不及防之下，心神分散之際，別說反抗，他念頭都沒來得及轉，一隻手已落到了馮三先生三指之中。

馮三先生微一吐力，萬人美已是承受不住，不由「哎喲」痛叫了一聲，馮三先生另一隻手一翻，先拍開了馮蓮英穴道，接着一帶，便把馮蓮英從萬人美手中奪了回來，向身後一放。

馮三先生雙手齊出，制敵救人，快如電光石火，不費吹灰之力，祇看得李志偉暗中讚佩不已，要是自己出手，那就做不到這樣的乾淨俐落了。

萬人美一愕之下，神還沒有回過來，手中已失去了馮蓮英，馮蓮英玉掌一揮，一記耳光，已打到萬人美臉上，祇聽一聲脆响，萬人美的半邊臉立刻腫了起來。

萬人美張大着一雙惶恐迷惑的鬼眼，愕然道：「老丈，你這是爲了甚麼了……」

馮三先生冷哼一聲，說道：「老夫馮三友。」

馮三友三字，有如春雷乍起，萬人美已是嚇得魂飛天外，口中「啊」了一聲，臉色頓時變成了死灰色。

萬人美耳中轟然，祇聽馮三先生話聲一沉，接着問道：「這裡面住了些甚麼人？」

萬人美一隻手腕還在馮三先生手中，這時，他縱是詭計多端的人，一時也沒了策，祇好老老實實的道：「就是家師及晚輩五師兄弟，和幾個下人。」

馮三先生道：「令師甚麼名號？」

萬人美微一猶豫，馮三先生三指已是一緊，道：「你要是不說，老夫就先廢了你，再進去向令師評理。」

萬人美痛得滿頭大汗，急急道：「說說說，請老前輩略鬆勁力，晚輩這就說了。」

馮三先生勁力一斂，三指仍揑在萬人美腕脈之上，萬人美吁了一口氣道：「家師姓蕭，名天木。」

馮三先生冷然接口道：「他的外號是不是叫九天飛鷹？」江湖人物，多以外號揚名，本名本姓，反而少爲人知，而且同名同姓的人也不少，所以馮三先生又加問了一句。

萬人美不直道九天飛鷹外號，而提出蕭天木本名，暗中存心就想把馮三先生支吾過去，那知馮三先生見多識廣，一口就叫出了他的外號，萬人美祇好點頭承認道：「正是家師。」

馮三先生三指一放開萬人美腕脈，道：「有勞通報令師一聲，就說老夫來訪。」

馮三先生何等身份，既然讓萬人美知道自己身份，便不能撒手一走了之，所以要會一會九天飛鷹蕭天木。

萬人美乖乖的像孫子一樣，再也不敢使用心機，伸手在門環上叩了四下。

大門一分而開，現出一個老蒼頭，老蒼頭一眼見到了馮三先生，神情之間陡然一愣，露出滿面驚悸之色。

馮三先生見了那老蒼頭也是哈哈一笑道：「幸會，幸會，想不到此地還有故人。」

那老蒼頭忽然向馮三先生使了一個眼色，馮三先生話鋒一轉，也就沒有提名道姓。

那老蒼頭冷笑了一二聲，但却沒有接話，閃身讓過一邊。

萬人美見有自己人在一邊，又趾高氣揚了，用鼻子「哼」了一聲，雙拳一抱道：「請進！」

馮三先生緩緩舉步而入，馮蓮英緊緊隨在馮三先生身後。

這時，李志偉却閃身隱在一旁，沒有同時現身。

萬人美請進馮三先生，向那老蒼頭一揮手道：「快去報與老山主知道，馮三先生來訪。」

老蒼頭應了一聲「是」，隨手又把大門關上，轉身飛奔而去。

萬人美又請馮三先生與馮蓮英進入一間客廳之內，落座，奉上香茗，然後告退而去。

萬人美告退時，馮蓮英疑心他要搗甚麼鬼，頗有留下他之意，却被馮三先生搖頭示意任由他出廳而去。

這時，正是五更打過不久，黎明初曙的時候，也正是一般人好夢正酣的時候，除了馮三先生，祇怕天下再沒有這種的客人了。

大約過有一盞熱茶工夫左右，忽聞聽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到得聽外，祇聽一聲哈哈大笑道：「馮三先生俠駕光臨，老夫有失迎迓，罪甚，罪甚！」

一個身穿黃袍，臉色紅潤，身軀高大，短鬚如戟的鷹目老人大步走了進來，身後一行跟着四個人。

馮三先生目光閃動，看得出那位老人，正是此間主人九天飛鷹蕭天木，另外那四個人，也都年在六十開外，睛芒閃動中，顯得個個功力深厚，身懷絕技之士。

馮三先生緩緩站起身來，微微一笑，抱拳道：「有擾清夢，諸多失禮，心中甚是不安。」

九天飛鷹蕭天木一面恭請馮三先生歸座，一面恭聲道：「好說，好說，馮三先生人間仙鶴，一代奇才，肯移駕下顧，想必定有所指敎。」說着就落了座，他帶來的四個人，則分別坐在他左右，也未爲馮三先生介紹。

馮三先生舉目一掠，不見萬人美跟進來，微微一笑，和顏說道：「兄弟本是不知道蕭兄駕臨九江，適才被令徒萬人美引導而來，兄弟不敢過門不入，有失江湖道義……」

語聲微微一頓，目放精光，凝神一注，笑容頓斂，接道：「兄弟另有一事，尚請蕭兄見答。」

九天飛鷹蕭天木臉色也是一冷道：「有甚麼指教？兄弟洗耳恭聽。」

馮三先生話聲一沉：「令徒萬人美兩次三番對小女出手加害，不知蕭兄知也不知道？」

九天飛鷹蕭天木愕然一瞪雙目，道：「有此等事，把那畜牲叫出來。」揮手之下，已有一個侍童應聲而去。

九天飛鷹蕭天木回頭來，換上一副笑臉，歉然道：「兄弟實是不知此事，尚請馮三先生稍息雷霆，少頃逆徒到來，任憑馮三先生發落。」

就是一句話時間，那侍童已去而復返，但帶回來的不是萬人美，而是鍾天壽。

鍾天壽直趨蕭天木座前，輕聲說了幾句話，九天飛鷹哈哈一笑，笑聲中目光閃動，向馮蓮英臉上溜來溜去，打量了一陣，說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乃是一件大喜事呀，馮三先生你這樣前來興師問罪，不怕傷了令嫒的心麼？」

馮蓮英聽得氣往上一衝，嬌叱一聲道：「胡說……」

馮三先生沉靜的淡淡一笑，攔住了馮蓮英道：「英兒，不要無

禮。」

九天飛鷹蕭天木更是高興地道：「沒關係，沒關係，兄弟豈會生他們小孩子的氣。」

話鋒一轉，人也離座而起，抱拳一禮道：「如蒙不棄，兄弟請結秦晉和合之好。」

想不到九天飛鷹蕭天木竟然說出這種話來，馮蓮英已是氣得花容變色，嬌軀亂戰，就要發作起來……

馮三先生暗用「傳音神功」道：「英兒，不要激動，爲父自有道理。」他暗中指示馮蓮英後，還是那樣含着微笑道：「蕭兄如此正式求婚，兄弟倒是不便說甚麼了。」

九天飛鷹蕭天木一愣道：「馮三先生是答應了？」他原以爲馮三先生聞言之下，定必勃然大怒馬上反臉，沒想到馮三先生胸懷神鬼莫測之機，不但沒有生氣，而且語氣之中，大有允意。

馮三先生搖了一搖頭，又點了一點頭，道：「小女待字閨中，求親之人，已有四五家之多，兄弟不能厚此薄彼，因此都未便答允，兄弟本想於近日內爲小女婚事舉行一次藝業競賽，以定誰屬，令徒如有雅興參加，兄弟歡迎之至。」

馮三先生給九天飛鷹蕭天木開了一扇門，也給自己留了一條路，區區九天飛鷹蕭天木那些人，不一定留得住他，但有馮蓮英在一起，一旦翻起臉來，就未免顧此失彼了。

九天飛鷹蕭天木帶了四個高手出來，雖然存心不善，却也有着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顧忌，馮三先生不是好惹的，能不翻臉自然以不翻臉爲上策，所以，他隨之點頭一笑道：「如此說來，那就算上小徒一份罷。」

馮三先生離座而起，一抱拳道：「有擾了，告辭。」說罷，揚長出廳而去。

馮蓮英緊隨乃父身後，離開了羣魔，兩人走到大門口，那老蒼送客之際，暗中遞給了馮三先生一張紙片。

九天飛鷹蕭天木送走了馮三先生，萬人美閃身出來道：「師父，就這樣輕輕易易的放走他們父女？」

萬人美深爲九天飛鷹蕭天木所喜愛，因此，毫無惶悚不安的心理。

九天飛鷹蕭天木目光一厲，怒聲道：「甚麼人不好惹，你爲甚麼要去惹他們父女？」

萬人美笑哈哈的道：「弟子實在喜歡那妞兒，如果弟子娶了那妞兒，馮三先生不就成了你老人家的親家，對我們的事情也大大有幫助呀！」

九天飛鷹蕭天木冷笑一聲，道：「馮三先生是甚麼人，豈會爲我們所用？」

萬人美道：「就算他不爲我們所用，至少，他也不好意思再出手阻碍我們行事。」

九天飛鷹蕭天木大喝一聲，道：「你還在做你的春秋大夢啦，你道他眞會把他女兒嫁給你了？」

萬人美道：「徒兒就不相信，他自己說的話，能收得回去。」

坐在九天飛鷹左手旁的那位老者接話道：「美兒的話說得也是，祇要他能打敗所有的競爭者，馮三先生這老兒就是不願意也不行了。」

九天飛鷹蕭天木冷然道：「他能麼？」

那老者一笑道：「大哥，他眞的不能……」下面本來還想說：「他如眞不能，你又爲甚麼答應馮老兒？」但他沒有說下去，祇笑了一笑。

坐在九天飛鷹蕭天木右邊另一個老者，接話道：「美兒眞是不能，我們就先把他們一網打盡，以免碍手碍脚。」

蕭天木轉臉望着萬人美，雙目一瞪道：「從今天起，你再也不准出去，給我好好的用功，把『三陽眞炁』練足火候。」

萬人美垂手應了一聲：「是。」

蕭天木忽然眉頭一皺，問道：「你說馮三友還有一個同伴，是怎麼樣一個人，看清楚了沒有？」

萬人美道：「徒兒當時藏身在一塊大石之下，僅聞其聲，未見其人，從他的嘯聲聽來，功力頗爲深厚。」

蕭天木向鍾天壽一揮手，說道：「你去摸清那人的底細，報與爲師知道。」

鍾天壽躬身領命，匆匆而去。

蕭天木接着又揮退了萬人美，和那四個老人轉到另一間秘室去了。

話說馮蓮英隨着馮三先生走出街上，悄聲問道：「剛才那老蒼頭是個甚麼人？」

馮三先生道：「爲父昔日饒過他一命，看來他倒是沒忘記昔日之情。」

馮蓮英道：「他那片紙上寫了些甚麼？」

馮三先生道：「回家去說。」

馮蓮英掠目回望了一陣道：「李大哥呢？」

馮三先生道：「他有他的事，不要管他了。」

馮蓮英似是非常的不放心，但又說不出口，脚下猶豫，眨眼間，乃父已出去了四五丈，她祇好一收心神，急步的追了上去。

* * *

金綫雲龍李志偉目送馮三先生與馮蓮英兩父女大膽進入九天飛鷹所住的大宅之後，轉身轉到牆根找到一處理想地點，就要翻牆而入之際，忽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自身後傳來，李志偉一縮身，隱起身形，祇見二條人影飛躍而到，就在他才準備翻牆而入之處，微一停身，其中一人輕聲道：「譚老弟，你不要進去了，你在外面替老夫把風接應好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聽那人說話的聲音好耳熟，心中一動，便凝目望去，並不認識他們兩人，隨之腦中電閃，暗忖道：「莫非他們兩人化了裝，我何不冒叫一聲，試一試。」

此念一生，李志偉功力暗吐，施展「迴聲幻影」之術，輕叫了一聲道：「來人可是黃老哥了。」

那人本已作勢欲起，聞聲之下，身形一斂，輕喝一聲道：「甚麼人？」

李志偉謹愼的又問一聲道：「請見告姓名。」

那人冷笑一聲道：「朋友好厲害的眼光，不錯，老夫就是黃俊峯。」

金綫雲龍李志偉歡笑一聲，說道：「小弟李志偉！」飄身而出，落在他們兩人面前。

黃俊峯就是李志偉要譚正剛前往黃鶴樓去找的那位賣燒餅油條的老人，自然，另外黃俊峯口中的那位譚老弟，就是譚正剛。

原來，譚正剛看似被响尾蛇齊泰說得投向他們一夥，其實他粗中有細，心中自有主張，當他找到黃俊峯後，却把知道的實情統統告訴了黃俊峯。

於是，兩人計議，黃俊峯乃易容化裝而來，譚正剛僞稱沒有找到黃俊峯，繳回那半面金錢爲證，自己依然與他們虛與委蛇。

但，他們回到九江時，可惜遲了一步，來不及救出李志偉，却被鐵戟雙侯捷足先登，把李志偉劫走了。

第二天又傳出李志偉已發現被鐵戟雙侯殺死以祭胡員外魂靈，他們倆暗自歉疚之下，誓死要爲李志偉復仇，他們也是暗中發現萬人美劫持了馮蓮英，一路尾隨而來，想不到竟把他們和李志偉引得見了面。

金綫雲龍李志偉突然現身出來，祇高興得他們跳了起來，幾乎大叫出聲。

李志偉搖手輕聲道：「兩位大叫不得。」

黃俊峯長嘆一聲，說道：「老弟，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把我老哥哥快要急死了。」

李志偉搖頭苦笑道：「說來話長，我們還是先進去，接應了馮三先生父女，再和老哥哥你慢慢詳談吧！」

黃俊峯他們並沒有見到馮三先生，聞言一怔道：「馮三先生也來了？」

李志偉頷首之下，人已飛上牆頭，微一打量，身形一矮，便向牆內落去。

黃俊峯隱於市肆，其實他乃是一位早已江湖成名的老將，一身功力，非比等閒，他向譚正剛打了一個手式，仍然要譚正剛留在外面，身形一起，隨後也掠身而入。

他們兩人的功力都高，又是在這天色將明，已不適宜夜行人活動時分侵入，在對方防守鬆懈之下，竟稱心如意的抵達一廳外，把九天飛鷹蕭天木與馮三先生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

黃俊峯久聞馮三先生大名，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他，見他應對之間膽識過人，機鋒絕世，眞不愧爲三友中人物，暗暗心儀佩服不已。

李志偉與黃俊峯又趁着蕭天木送客之際，安全退身而出，他暗中用「傳音神功」與馮三先生交談了幾句話，便隨同黃俊峯與譚正剛一同而去。

譚正剛當先領路，在晨光曦微的冷巷道裏左拐右轉走了一陣，走到一座宅第之前，停身下來，一欠身道：「幫主，請稍待，屬下先進去看一看，再來奉請幫主入內。」一長身翻牆掠入院內。

李志偉劍眉微微一皺，說道：「這是甚麼地方，老哥哥可是就住在這裏面？」

黃俊峯答非所問的輕嘆了一聲，說道：「老弟，譚正剛這個人，倒眞是難能可貴……」

一語未了，祇見譚正剛一縱身而出，躬身道：「幫主請！」

李志偉與黃俊峯的談話，也因此打斷，李志偉當先飛身掠入牆內，祇見牆內搶過一條人影，向他撲地拜倒道：「屬下程劍秋參見幫主！」程劍秋非常激動，說到後來，已是泣不成聲。

譚正剛跟身而入，睹狀之下，輕喝一聲道：「老程，別發神經了，還不快請幫主入內？」

程劍秋這時已被李志偉托了起來，一欠身道：「屬下爲幫主領路。」轉身向前走。

金綫雲龍李志偉隨在程劍秋身後，心中却止不住思潮起伏，爲當前的神秘氣氛，暗皺眉頭。

程劍秋一路前行，領着李志偉踏着朝露，走到一座獨院之內推門而進。

院內房間，陳設得極爲富麗堂皇，程劍秋請李志偉上首坐定，與譚正剛又一齊拜倒道：「屬下二

人，有負幫主重托，不但未能爲幫主分勞分憂，而且眼看着幫主被胡老賊加害，竟是一籌莫展，如非幫主宏福齊天，逢凶化吉，屬下等有何顏面再立於人世天地之間。」

李志偉長嘆一聲，扶起兩人，說道：「請快不要這樣說，兄弟咎由自取，與兩位何干，當此衆叛親離之際，能夠得到兩位如此忠誠相待，兄弟實在是感激不盡了。」

程劍秋與譚正剛再拜叩頭道：「屬下等曾一度從賊，罪該萬死！」

李志偉一笑道：「死士何如智士，兩位之所爲，亦正是兄弟之所望，兩位快快住口，兄弟要是這樣糊塗的人，也就不值得兩位厚愛了。」

他微微一頓，接着目光流露出無比的誠懇，肅然道：「從今以後，兄弟已不再是『青龍會』幫主，咱們已是志同道合，生死與共的兄弟了，但望彼此之間，能共訂忘年之交。」

程劍秋與譚正剛受寵若驚的呆了一呆，齊聲說道：「我們祇願追隨幫主，消除叛徒，重振幫威，於願已足，怎敢當得幫主這等厚愛！」

李志偉微微一笑道：「今後兄弟仰仗各位之處正多，豈可再有你我之分，兩位都比小弟爲大，以後小弟就叫兩位一聲老哥哥吧！」

程劍秋與譚正剛對望了一眼，神色之間，是一片不安之色，黃俊峯呵呵一笑道：「兩位原是一條漢子，再這樣婆婆媽媽，可叫老夫失望了。」

程劍秋與譚正剛相視一笑，祇好抱拳道：「如此說來，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李志偉請程劍秋、譚正剛一同坐，目光四週一掠道：「這裡是甚麼地方？偌大一座房子，似是無人使用。」

程劍秋一笑道：「這裡原本就是胡老賊過去圖謀不軌的地方，現在他已坐上了幫主的寶座，不用這裡了，所以空了下來，現在就祇小兄帶了一位弟子在此看管，兄弟要使用這地方，最是適合，胡老賊做夢也想不到。」

李志偉沉思了一下道：「目前情勢尚難逆料，是不是用得着這地方，將來再說吧。」

譚正剛接口道：「自胡老賊用那惡毒的手段加害兄弟你之後，已經引起了一部份幫中弟子的反感，小兄有意慢慢吸收他們，使成爲有用的力量，不知兄弟你以爲如何？」

李志偉一笑道：「很好，不過，可要小心一點，不要像胡老賊拉攏兩位一樣，結果出了毛病。」

大家接着又深入的交換了一些意見，程劍秋親自出去弄一點早點來。用過早點，李志偉不便在大白天大模大樣的行走，恐被幫中兄弟發現，多生枝節，臨時又改變了一下容貌，邀同黃俊峯同往小天池而去。

一連十幾天過去，小天池在鍾天壽嚴密監視之下，小天池馮家確是多了兩個人，那兩個人一老一少形同父子，非常像前來向馮蓮英求婚的人。

鍾天壽看那少年人雖然祇有二十多歲，但是長得吊眉闊嘴，呆呆滯滯，與他師弟萬人美比起來，何止差了十萬八千里。

馮蓮英對那少年人，也是冷若冰霜，愛理不理，極是厭惡。

過不了二三天，小天池馮家突然熱鬧了起來，形同父子兄弟的人，竟然來了七對之多。

接着，九天飛鷹也接到了馮三先生正式請帖，九天飛鷹蕭天木自暗中跑了趟小天池，覺得那些人雖然都是武林成名露臉的人，但在他眼中，都不值得一顧，就算馮三先生有甚麼陰謀詭計，對他也構不成多大的威脅。

他過去誠然不是馮三先生的敵手，或許正因這樣，馮三先生低估了他現在的成就，沒有把他放在眼中。

蕭天木私自竊喜，就等着到時候叫馮三先生哭笑不得，成爲自己大展鴻圖的祭品。

這天，皓月當空，小天池馮三先生草廬前面，清出了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地，平地一旁，擺了四張桌子，桌上也沒有甚麼山珍海錯，放的是「一品窩」大雜菜，酒也不大很好，不夠香，也不夠勁。

四張桌上都坐滿了客人，但大家都不會因爲桌上酒菜清淡，而有所介意，反之大家都是笑容滿面，興奮之極。

席上沒有馮蓮英的座位，酒過三巡之後，馮蓮英羞紅着臉，出來向大家敬了一杯酒，又退回了深閨。

武林女子雖大方，但馮蓮英還是不好意思出來看大家爲她拚命。

馮蓮英退走之後，蕭天木放下酒杯，乾笑了一聲，道：「馮三先生，兄弟看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喝我們的酒，讓他們該動手的動手吧。」

馮三先生笑了一聲，站起身來，一抱拳道：「小女多承各位少俠錯愛，前來提親求配，老夫至感榮幸，祇是一女難配二夫，而各位少俠又個個英雄傑出，人中龍鳳，老夫實在難以取捨抉擇，因此有請各位在藝業上作一切磋，誰獲最後勝利，誰就雀屏中選。」

蕭天木笑道：「馮三先生這種一視同仁，大公無私的比武招親辦法，老夫是最贊成，但不知道馮三先生準備如何進行？」

大家聞言，一起注目望着馮三先生，神色一肅的聽他宣佈比武方法。

馮三先生目光緩緩向大家面上掃過一遍，接道：「這次參加比武的人共有八人，即萬人美少俠、李子東少俠、潘其全少俠、翁超凡少俠、旦大招少俠、周一南少俠、孫立誠少俠、宮元豹少俠。」

馮三先生提到每一個人時，每人都很有禮貌的站了起來，向大家欠了欠身，行禮相見。

馮三先生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布口袋，接道：「老夫這裡準備八隻竹簽，共分、紅、黃、藍、白四色，每色兩簽，誰摸到顏色相同的二簽，便爲一組，先決勝負，敗者淘汰，然後各組勝者，再摸簽決定對手，剩下二人，再分勝負，最後勝利者，就是中選者，不知各位以爲如何？」

九天飛鷹蕭天木大聲道：「好，好，打到最後兩人，也都是勞逸平均，誰也不吃虧，誰也不佔便宜，不過……」

話聲突然一頓，笑了一笑，接道：「他們八人之中，想定必各有所長，有的善拳脚，有的善兵刃，有的善暗器，這又如何規定法？」

馮三先生笑了一笑，道：「比武過招，當然各盡所長，愛用甚麼手段，就用甚麼手段，老夫不作任何硬性規定，以免無形中，失之不公，老夫仍希望參加者比賽的各位，勝要勝得光明磊落，敗要敗得不失英雄本色。」

九天飛鷹蕭天木哈哈一笑，道：「那是除此以外，沒有任何限制了？」

馮三先生點頭道：「不錯，別無任何限制。」

微微一頓之後，接着又高聲說道：「老夫這比武擇婿之舉，乃是事非得已，勝者固然可喜可賀，敗者亦不必灰心失意，老夫仍備一份薄禮，以酬答各位盛情。」送甚麼東西，他沒說明，憑他馮三先生的身份，說出來的話，也一定錯不了。

九天飛鷹蕭天木道：「眼下時光不早，既然早有準備，那就請早些開始吧。」

馮三先生提起手中布口袋，向那八位參加者比武者，微笑點頭道：「各位請來抽簽。」

那八個人依次序在布袋之內摸了一支竹簽，摸簽的結果：萬人美與潘其全兩人是紅色；李子東與旦大招二人是黃簽；翁超凡與周一南是藍簽；孫立誠與宮元豹二人是白簽。

分組比賽，按照紅黃藍白先後次序下場。

萬人美一笑而起，大步走向場中，潘其全手執一對判官筆，下落場中向萬人美抱筆一禮道：「萬兄用甚麼兵刃，請即準備。」

萬人美一拍雙掌，道：「小弟想用一雙空手，接潘兄幾招天下聞名『三分筆法』試一試，如覺接不下時，自會起用兵刃，潘兄不用客氣，請。」

兩人一交手之後，潘其全的雙筆在萬人美空手雙掌之下，只走了十多招就敗了下來。

萬人美勝來輕鬆愉快，態度上還保持相當的風度。

第二場，李子東對旦大招兩個人都動上了兵刃，棋逢敵手的打了將近二百招，李子東最後以一招險勝。

第三場翁超凡在六十九招上勝了周一南。

第四場，宮元豹一百零一招晋級。

勝者萬人美、李子東、翁超凡、宮元豹四人再抽簽的結果萬人美對翁超凡，李子東對宮元豹。

動手的結果，萬人美勝了翁超凡，李子東勝了宮元豹，但却比前一場勝得更爲艱辛，足足打了三百多招，才獲得這場勝利。

四場比賽下來，萬人美勝來眞是輕鬆愉快，全不費力氣，再看李子東雖然也取得了決賽權，但已經打了五百多招，滿身汗出如漿，已是疲憊不堪了。

萬人美與李子東之間，最後勝利誰屬明眼人一看，誰也看得出萬人美是勝定了。

萬人美打從心中的高興不說，九天飛鷹蕭天木也堆滿了笑容，不說甚麼話，一連向馮三先生敬了三杯酒。

比賽應該是一場一場的接連進行，萬人美勝利在握，故示大方，笑向李子東道：「李兄，辛苦了，李兄如果需要調息，儘管調息，小弟絕無異議。」

李子東似被他的故示大方，激得惱了起來，臉上未乾的汗水，又頻頻如泉湧而出，仰天發出一陣怪笑，如猿啼鶴唳，聽來刺耳至極。

一陣怪笑之後，臉色緩和了不少，一抱拳道：「兄弟那須要甚麼調息，萬兄請！」身形一晃，當先走下場中。

萬人美百般不願意的猶豫了一下，才勉强步落場中，笑問李子東道：「李兄，小弟並非有心激將，你實在應該休息，否則小弟就是勝了你李兄，也自覺臉上無光。」

李子東大喝一聲，道：「小弟並沒說你佔便宜，你請出手吧！」

一賭氣，把手中的兵刃也向地上一拋。

萬人美笑笑道：「李兄要和兄弟空手過招？」

李子東冷笑了一聲，道：「你道兄弟空手打不過你麼？」

萬人美笑道：「小弟人事已盡，李兄一意孤行，那麼你請吧！」

李子東一揚頭，道：「你先請！」骨頭硬得不願佔人家絲毫便宜。

萬人美道：「看來兄弟要是不出手，李兄你是一定不會出手的了。好，兄弟有僭，先出手了。照打！」

喝聲中，欺身而進，踏洪門，進中宮，一招「力劈華山」，臨門一掌，劈了過去。

踏洪門進中宮，這是目中無人的輕進出擊，李子東冷笑一聲，翻掌而上，硬封萬人美來勢。

萬人美似是存速戰速決之心，右掌落勢不變，左手緊隨擊出，橫裏一招「陰陽交替」，駢指如戟，疾點李子東左脅。

萬人美左指點出，李子東勢難兼顧，大喝一聲，使了一招「臥眺煙雲」仰身射了出去。

萬人美哈哈一笑道：「李兄，請再接小弟一招『莊子打狗』！」雙脚一點，左臂原勢疾落，印掌而上。

「莊子打狗」原是丐幫中的藝業，萬人美借此嘲笑李子東，確也欺人太甚！

李子東這人，剛才是懊惱浮燥，交上手來，雖然第一招就失去了先機，但反而沉靜了下來，聞而不聽，滾身讓了過去。

這是一招「懶驢打滾」，又成了萬人美的嘲笑資料，萬人美方出口之際，只見李子東的身子，借着滾動之際，雙脚一盤，疾閃踢來，一踢萬人美小腹，一取萬人美脅下，迅猛絕倫，一閃而到。

萬人美心頭一凜，暗忖道：「想不到這人連番失利之下，還有這種厲害殺手，倒是小看他了。」念動之間，李子東雙脚已同時攻到。

萬人美心神一凝，雙臂左右平分，身形一拔而起，升出一丈多高，讓過李子東一擊。

李子東雙脚擊退萬人美也長身站了起來，萬人美借着下落身形，手脚並用，又打得了李子東連連後退。

但李子東這人也奇怪，每到危急萬分之際，又使出了一招出奇致勝的奇招，化險爲夷，消解了萬人美的攻勢。

誰都認爲不堪一擊的李子東，竟然一口氣之下，接了萬人美二百多招，萬人美佔了五成以上的攻勢，就是無法打敗對方。

萬人美越打越是迷惑，也越打越是驚急，看起他來，出手不凡，偏偏在勝敗關頭，常常使出一記妙着，死裏逃生，他既然有這些妙着，爲甚麼又不放手使出，從速取得勝利，這眞是令人難以理解之事。

在一旁觀戰的九天飛鷹蕭天木，亦是疑懷滿腹驚訝不已，他皺了一皺眉頭，暗用傳音神功與同來的四老商量道：「你們看，那李子東在搞甚麼鬼？」

九天飛鷹帶四老頭前來，他向馮三先生引見時隨便以張三、李四個說了四假名，其實那四人和九天飛鷹蕭天木一樣，也是好久沒有露面的隱世凶人。

他們那四人的凶名，並不在那九天飛鷹蕭天木之下，說起「陰山四怪」，着實叫人頭皮發麻。

老大袁三缺、老二蔡不全、老三伍必狠、老四雙肺狗，他們四人一個比一個凶，一個比一個狠，與九天飛鷹蕭天木正好是臭味相投，在一個偶然機會之下，有志一同，結成了一夥，而九天飛鷹蕭天木也就成他們的老大。

袁三缺陰陰一笑道：「就他們那幾個人，能鬧得出甚麼鬼來，憑我們兄弟五人，吃也要把他們吃掉。」

九天飛鷹蕭天木點頭一笑道：「對，反正我們今天若不能在笑臉之下得遂所願，就在刀光血影之中，把他們一網打盡。」

不錯，李子東確實有所等待，他也非常明白九天飛鷹蕭天木他們的企圖，唯一現在還不大清楚的就是萬人美他們師徒是不是就是「七節指」的傳人，因爲據馮三先生對九天飛鷹蕭天木的瞭解，九天飛鷹蕭天木的成名絕技並不是「七節指」，他要不是經習得了「七節指」絕藝，那就暗中必定另有幕後人了。

如果暗中另有幕後人，他們就不能打草驚蛇，由九天飛鷹蕭天木他們下手了。

李子東這種打法，就是要激出萬人美的無名怒火，使他生氣急攻心之下，不計後果的把「七節指」使了出來。

一連三百多招下來，萬人美盡展所學，費盡心機，就是制不住這個可勝而勝不了的敵人，萬人美眞是越打越氣，越打越火，在急怒攻心交加，氣惱貫胸之下，萬人美再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聲大吼，縱身而起，右手一伸，立指如筆，疾向李子東當胸直點而到。

萬人美出手一指，身形未到，指力已出，祇見一團黑氣，應指而

出，湧向李子東。

李子東暗暗點頭之下，心中却也是緊張無比，他雖然知道自己師門神功，正是萬人美「七節指」的尅星，但自己從未有應付過「七節指」的經驗，萬一應付不當，被「七節指」點中，那就今日的準備，就要白費心機了。

李子東那敢絲毫大意，凝神運氣，全身佈滿護身罡氣，防護得密不透風，接着，五指一併，立掌如刀，也大喝一聲「赤玄功」貫掌而出，舉臂向萬人美來指斬去。

祇見兩條人影乍合即分，萬人美悶哼一聲，向後連退了七八步，才拿樁站住，而那筆立的手指，已少去了半截，斷口處噴血如泉，直向外射，萬人美人也楞住了，也忘了出手止血，任由那鮮血狂出不止。

李子東也往後退了一步，他雖退了一步，臉上却泛上了一層欣喜之色，雙目之中充滿了十成信心。

這時，除了李子東與萬人美兩人的表情互異之外，九天飛鷹蕭天木竟也神情一愕，驚訝出聲。

時間突然凝聚了片刻，馮三先生微微一笑，道：「萬少俠，有無再戰之能，否則請認敗退下！」

萬人美指節一斷，一生苦練的「七節指」也突化爲烏有，影響所及，同時也受了極重的內傷，那還有再戰之能。

九天飛鷹蕭天木氣得老眼發花，怒喝一聲，道：「還不滾回來？」

萬人美怒目含恨死死盯了李子東一眼，一言不發，轉身回到了九天飛鷹蕭天木的身前，欠身道：「弟子無能，有失師父……」

九天飛鷹蕭天木冷哼一聲，道：「沒用的東西，還不止血坐下？」

萬人美伸左手，自點穴道，止住了流血，垂頭喪氣威風盡失。

馮三先生緩緩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右手一指李子東道：「李少俠藝壓羣雄，這次較技之事，就此結束，老夫將當衆宣佈，李少俠雀屏中選，改日再請各位前來喝一杯喜酒。」

半邊冷，半邊熱，歡聲中，夾雜着陣陣的冷笑聲。

李子東這時整理一下衣衫，伸手從臉上取下一張人皮面具，搶步向馮三先生一拜道：「小婿拜見岳父大人。」

馮三先生哈哈一笑，伸手挽起了李志偉道：「賢婿免禮！」

敢情李子東取下人皮面具之後，現出本來面目，赫然竟是金錢雲龍李志偉。

這時，九天飛鷹蕭天木突然目睹金錢雲龍李志偉恢復本來面目，心神猛震之下，金錢雲龍李志偉已向馮三先生行過大禮。

馮三先生接着又向大家一抱拳道：「今日之會，尊承各位賜駕光臨，老夫感激之餘，特此致謝，惜以寒舍過陋小，不能屈留各位大駕，有請各位海涵見諒！」言下之意，就是有請大家各自回去了。

九天飛鷹蕭天木嘿嘿冷笑道：「且慢！」

馮三先生修眉倏忽一揚，朗目光芒電轉，不怒而威的道：「較技定親之事，老夫已經說明在先，蕭兄你亦完全贊成，難道蕭兄還有異言？」

蕭天木哈哈一笑道：「小弟不敢，較技定親之事，小弟絕無異言，劣徒技不如人，認敗服輸……」

話聲突然一斂，目光射向金錢雲龍李志偉身上，話鋒一轉，接道：「這位李少俠，可就是『青龍會』的罪徒金錢雲龍李志偉麼？」

金錢雲龍李志偉哈哈仰天笑道：「不錯，區區就是金錢雲龍李志偉。」

洗脫罪名　清理門户

蕭天木臉色一冷，他也不再望李志偉一眼，轉向馮三先生「哼」了一聲，道：「馮三先生一生清譽，想不到選來選去，却選了一個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朝廷要犯做女婿，兄弟很爲你馮三先生惋惜不已，同時，兄弟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馮三先生哈哈一笑道：「蕭兄之意是……」

蕭天木臉色一凝截口道：「馮三先生可知胡居義乃是兄弟記名弟子，刻下九江府正嚴限『青龍會』交出正兇金錢雲龍李志偉，兄弟責無旁貸，對不起，要帶他前往歸案了。」

話聲一落，接着一揮手說道：「天壽、達功，還不替你們胡師兄把那罪徒拿下？」

大弟子鍾天壽，二弟子陳達功，在一聲「遵命」聲中，同時離座而起，直向金錢雲龍李志偉逼去。

九天飛鷹蕭天木門下有五位弟子，大弟子鍾天壽、二弟子陳達功、三弟子宋元章、四弟子洪天培，老五就是那個萬人美了。

五位弟子之中，以鍾天壽年紀最大，將近五十開外，其他四人，較大的老二祇有四十歲左右，老三老四老五都是四十不到三十上下、年富力强的壯士。

剛才萬人美落敗在金錢雲龍李志偉掌下，九天飛鷹蕭天木因見金錢雲龍李志偉勝來不易，這次派上二個弟子，應是十拿九穩，手到擒來了。

九天飛鷹蕭天木吩咐兩個弟子出手後，使了一個眼色，各自暗中提功較勁，祇要馮三先生一插手，馬上就是一場血戰。

詎料，馮三先生與李志偉，早有成算，盡量避免混戰，所以當鍾天壽與陳達功走上李志偉時，馮三先生祇是笑了一笑，既不伸手阻攔，也不出聲喝止，緩緩的坐回原位，袖手旁觀起來。

金錢雲龍李志偉現在已經恢復本來面目，便不再是李子東的那般神態，身形一轉，身軀已向場中一站，劍眉雙軒，雙手一擺，喝聲道：「且慢！你們敢回答本人一問？」

鍾天壽與陳達功在李志偉左右一站，同聲說道：「有甚麼屁你就快放！」

李志偉道：「上次用『七節指』暗算本人的是你們哪一位？」

鍾天壽放聲大笑，道：「是老夫，你又能怎樣？」

李志偉點了點頭，道：「我想也該是你，好，再叫你們另外二個師弟一齊上吧！」

鍾天壽冷笑一聲，道：「李志偉，你少發狂……」

九天飛鷹蕭天木忽然截口道：「天壽，他自己找死，你又何樂而不爲……元章、天培上！」

宋元章、洪天培一聲怪笑，大步而出，分站另外兩個方位，把李志偉圍在當中。

李志偉見他們師兄弟四人都已出來，不禁心花怒放，暗道：「我先破了你們四人的『七節指』，留下老魔一人，他縱然功力深厚，失了呼應，也就不足爲慮了。」

要知「七節指」又陰又毒，中人之後，絕無倖理，座中除了李志偉的「赤玄功」是「七節指」的當然尅星外，馮三先生雖然功力深厚，足以自保，但絕無制服九天飛鷹蕭天木「七節指」之能，但目前身懷「七節指」陰毒武功的人，仍有五人之多，如果分散開來動手，勢難兼顧，傷人必多，如今他們一上來就是四個，李志偉雖然處境艱險，好在他近日來，又從馮三先生處學了十二招「射陽手」，配合他本身的「赤玄功」施展起來，眞是相映得彰，彌補了他稍欠火候的「赤玄功」，對付他們四個人，當不致有甚麼問題。

祇要先收拾了他們四人，九天飛鷹蕭天木的「七節指」，雖然厲害，但他獨木難支，也就不足爲慮了。

這原是李志偉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想不到九天飛鷹蕭天木，畏忌他的「赤玄功」太甚，臨時又擔心鍾天壽、陳達功兩人收拾不下，他加派出了二人。

金錢雲龍李志偉目光暴射，掃視了們四人一眼，冷笑一聲，道：「現在可不是較技比武，四位可別希望本人手下留情了。」

陳達功哈哈一笑道：「別冒火氣，吹牛皮了吧，剛才要不是我們五師弟一時大意，犯了急躁輕進的毛病，現在那還有你耀武揚威的份兒！」

金錢雲龍李志偉聽了不以爲忤，祇是淡淡地道：「既然如此，接下來的小心接招了。」

萬人美與李志偉打了三百招才落敗，由此可見金錢雲龍李志偉比萬人美高明得有限，雖說萬人美比他們三個師兄都强，而僅稍遜鍾天壽大師兄半籌，依此以論，就算大師兄勝不了李志偉，至少也可以和他打成平手，但以自己這邊又多了三個人，這場仗勝負誰屬豈不洞若觀火。

李志偉冷笑一聲道：「你們如不信，就請放馬過來。」

鍾天壽目光一掠，和三位師弟打了一個照面，右手一揮：「上！」他手落之際，祇見人影閃動，宋元章與洪天培同時發動，忽然一起衝擊過去。

金錢雲龍李志偉身形一側，看定兩人近得身前，忽的移形換位，身子旋轉之間，向後移出五步。

宋元章與洪天培左右攻勢，一起落空，彼此錯身而過，交換了一個方位。

同時，李志偉剛剛讓過宋元章與洪天培的夾攻，鍾天壽與陳達功又已雙雙的撲到。

李志偉一退即上，雙拳上下分擊，正待向兩人劈出，忽聽宋元章與洪天培兩人呼喝之聲又到，他遽然回身過來，成了四人同時攻到。

李志偉暗暗生凜，想不到他們四人竟是使用了合擊之術，攻勢來得竟是這般神速，不禁微微一怔。

幸他是個久經大戰的人，雖然變生意外，但仍然不亂，再度旋身，從四人拳掌發出的空隙之中，一溜而出。

李志偉與萬人美對敵的表現，是不變應萬變，從平實求穩定中尋勝機，打得並不靈活。

但現在身形一動，有如脫兔，快得不可思議，先後之間，如同換了一個人，大出鍾天壽等人意料之外，四人出手也全落了空，不由都是一怔。

李志偉與萬人美交手時，是存心隱藏眞實功夫，以待良機，現在他似改變了心意，祇見他身形脫出鍾天壽等四人出手的一擊之下，人已長嘯一聲，拔身而起，接着凌空一個翻身，掠向鍾天壽身後，按在鍾天壽肩頭之上。

這一招不但大出鍾天壽本人意料之外，也使九天飛鷹蕭天木大大

的吃了一驚，方待立身而起。

場中已是形勢大變，鍾天壽事出意外，却不願受制於人，潛運內力，猛然翻身擊出一掌。

同時，另外三人也是暴喝出聲，六條手臂，飛舞而到。

李志偉劍眉軒動，掌心內力猛然一吐，鍾天壽頓覺肩頭之上如受了千鈞重力一撞，身子突然疾飛了起來，翻身擊出的掌力，也落了空，人也向宋元章來掌直衝了過去。

宋元章掌勢已出，不意鍾天壽身形直迎了而來，一時收勢不及，祇聽「啪」的一聲響，鍾天壽竟替李志偉挨了宋元章一掌，被打得身軀一滾，跌到八九尺之外。

李志偉一掌擊出鍾天壽身子之後，接着又暴喝了一聲，迎着陳達功、洪天培，兩手並出，全力使出「赤玄功」，祇覺赤光一閃，陳達功和洪天培齊聲悶哼，一齊中掌，倒退了幾步，跌倒地上。

宋元章兩掌擊在鍾天壽身上，心神大震，祇顧鍾天壽生死，忘了李志偉大敵當前，一個箭步，伸手托起鍾天壽，口中剛叫得一聲大師兄，突地腦後生風，李志偉已掠身而到了。

宋元章這時心膽俱裂，手中又托着一個人，空不出手來迎敵，微一失措之下，李志偉指力已落，宋元章身子一顫，抱着鍾天壽又倒回地上。

李志偉把握時機，一掌之下，不但瓦解他們四個人的圍攻合擊，而且也消滅了他們四人再戰之力，不但使全場之人爲之心驚膽顫，就他自己也沒料到勝利來得如此兀然，得手後也是楞一楞了。

場中變化，快如電光石火，九天飛鷹蕭天木雖然已站了起來，可是不到他下定心，場中勝負已分，四個弟子一齊倒下了兩雙，他就是想出手，已無法改變現況了。

李志偉這一仗，勝得很突然，更勝得很幸運，要不是鍾天壽他們錯估了他的對敵方式，如憑眞實功夫打硬仗起來，李志偉要像這樣擊潰他們，祇怕還得費一番心思和努力。

其中出入，祇有李志偉自己心中有數，他人那得而知。

也因此種微妙關係，竟使九天飛鷹蕭天木顧忌起來，對李志偉作了過高的估價，不知他有多深厚的功力，多奇奧的手法，而心神失措的呆住了。

這時，全場之人似乎都被李志偉這驚天動地的勝利震住了，半天之間，沒有人敢吁出一口氣來。

正當全場死寂之際，忽見山色葱密中奔來幾條人影，當先兩人，其

中之一就是「青龍會」今天的幫主胡居義，另一位出人意外的竟是九天飛鷹蕭天木手下看門的那位老蒼頭。

九天飛鷹蕭天木暗中輕「啊！」了一聲，胡居義已搶前到了他身前，欠身一禮道：「弟子聽得罪徒李志偉實未身死，因此特請九江總捕頭『金眼神鷹』高守治，親自前來捕拿歸案。」

九天飛鷹蕭天木掠目望去，祇見胡居義共帶來了二十五個人，其中十人是他手下的三生七子，另外十五人自是九江府的捕快了。

實力陡增，蕭天木笑容微現，目光微抬，遙向其中一位年紀五旬左右，身穿便服，背插雙鉤，神威凜凜的高守治，抱了一抱拳。

席間已無座位，多來的人，就祇有站在場邊了。

「金眼神鷹」高守治身形一晃，越衆而出，揚聲道：「那一位是金綫雲龍李志偉，站出來與本人答話。」

李志偉這時原本就是站在場中尚未歸座，聞聲朗目生光，劍眉微軒，雙拳一抱道：「在下就是金綫雲龍李志偉，不知尊駕有何指教？」

「金眼神鷹」高守治上下打量了一下李志偉，沉聲又說道：「你就是李志偉？」

李志偉道：「不錯，李志偉就是在下。」

「金眼神鷹」高守治凜然的道：「老夫九江總捕頭高守治。」

李志偉抱拳道：「原來是高爺，失敬了。」

「金眼神鷹」高守治道：「李大俠，你乃是江湖成名露臉的鐵錚錚漢子，希望你能隨老夫前往九江衙門走一趟。」

李志偉道：「高爺是來捕拿在下的，不知高爺可否容在下說一兩句話？」

「金眼神鷹」高守治道：「老夫祇是奉命有請李大俠，李大俠有話請到堂上去說罷。」

李志偉微一猶豫，忽然點了頭道：「好，在下就隨你高爺走一趟九江大堂……」

話聲未了，祇見山路之上，又急急奔來三人，其中一人遠遠揚聲道：「高爺，大老爺有命，要你立即擒拿『青龍會』胡居義歸府法辦。」

話聲未了，那三人已到場中，說話的漢子，正是九江府的副總捕頭「夜貓子」徐雙輝。

另外二人，胡居義也認得，正是假殺死金綫雲龍李志偉，留信符，騙死人的鐵戟雙侯。

「金眼神鷹」高守治微感意外的一怔道：「徐爺，此話當眞？」

「夜貓子」徐雙輝走向前，取出一支令箭，交給「金眼神鷹」高守治道：「大老爺有令，請高爺過目。」

「金眼神鷹」高守治伸手接過令箭，看了一眼，收入自己懷中，向李志偉一點頭道：「李大俠，沒你的事了。」

李志偉微微一笑道：「多謝高爺明察。」轉身走過一旁。

「金眼神鷹」高守治回身走向胡居義，微微一笑道：「胡幫主，祇怕要勞駕你，走一趟九江大堂了。」

胡居義的神色，早就變了，這時變得更是慘白，說道：「高爺，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是明明奉命前來捕拿李志偉的了？」

「金眼神鷹」高守治笑容一斂說道：「胡幫主，對不起，本人祇是奉命行事。」

「青龍會」自金綫雲龍李志偉接掌會務以來，改弦更張，作法有了大大的改善，各地方財產日漸增多，已近自給自足，與普通完全靠飛來橫財維持場面的黑道幫會不同，因爲有了財產根基，也就不能像其他黑道幫會，視官府如同無物，不得不有所顧忌。

胡居義當然不會在情況未明之前，就走極端，當下陪着笑臉道：「高爺，請恕在下一時心急失言，在下祇是想明白一下眞實情況。」

「金眼神鷹」高守治對胡居義也有顧忌着他的力量，不敢過份，微微一皺眉頭，道：「這就要問徐爺了。」

胡居義轉向「夜貓子」徐雙輝一抱拳，道：「徐爺，在下與你向交情不惡，請微示機宜，指敎一下吧！」

「夜貓子」徐雙輝一搖頭道：「對不起，我也不得其詳，要問問這兩位侯老爺子吧。」

他可眞不講交情，給胡居義來了一手太極拳中的推拿手，推向了鐵戟雙侯，祇見鐵戟雙侯冷臉如鐵，精光似刃，也正向他望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冷顫，身形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他本來想問鐵戟雙侯的話，也問不出口。

鐵戟雙侯老大侯源目光一轉，落到不妙生苟萬全身上，指手道：「還有他不妙生苟萬全……」

接着，目光移動，手指連指道：「還有郭大可、林興木、蔡得勝、孔有武。」

鐵戟雙侯老大對於當日殺害胡家一家之事，如同親目所見，手指指處說，指出五個人，正是當日奉命行兇的五個兇手。

胡居義心神猛震，心裏已經知

道出了漏子，晃身疾掠，回到了九天飛鷹蕭天木身前，叫了一聲：「師父……」

話未出口，祇聽「金眼神鷹」高守治朗喝一聲，道：「本人奉命擒兇，不關他人事，與本案無關之人，望能潔身自愛，莫招無妄之災。」

九天飛鷹蕭天木，唯一顧忌就是馮三先生、金綫雲龍李志偉，九江府幾個捕快，豈會放在他眼內，桀桀二聲，發出一陣冷笑，大喝道：「甚麼東西，也敢在老夫眼下張牙舞爪，還不與老夫滾過一邊去！」

「去」字出口，右臂一抬，甩袖打出一股淩厲罡風，向「金眼神鷹」高守治全身捲去。

高守治身爲九江府總捕頭，而且又號稱「金眼神鷹」自非浪得虛名之輩，他眼皮子雖尖，看出九天飛鷹蕭天木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可也無法就此收篷下台，當下也冷笑一聲：「不見得！」雙掌一翻，吐氣揚聲，一股勁力，暴射而去了。

「金眼神鷹」高守治一身功力果然不俗，掌力發出，氣湧成風，向九天飛鷹蕭天木袖風相迎而上。

兩股勁力一接，祇聽蕭天木又喝了一聲：「滾吧！」一甩一抖，又加了二成力度。

「金眼神鷹」高守治也大喝一聲：「不……」喝聲未了，身形勉强撐持了一下，接着，滿臉漲紅，蹬蹬蹬，一連後退了七步之多。

胡居義也看出事到如今，實難兩全，當下恨恨一頓足，說道：「弟子和他們拚了。」

轉身一揮手，道：「兄弟們，我們先殺了此批作威作福的狗腿子。」

「金眼神鷹」高守治說來還是胡居義自己請來的，他打得一手如意算盤，原是準備用官家的力量，一張聲勢，祇要李志偉敢出手拒捕，就是不能當場收拾他，他也犯了殺官拒捕的大罪，罪上加罪，那時行文天下，李志偉就成了一個「黑人」，永世別想翻身了。

誰料，幻想成空，「金眼神鷹」高守治反過來要拿他歸案，胡居義一聲令下，七子三生，也就甚麼都不顧了。

胡居義一聲令下，七子三生已是大喝一聲，齊向「金眼神鷹」高守治撲去。「金眼神鷹」高守治，被九天飛鷹蕭天木袖風震得血氣翻騰，倒退而回，正提起一口眞氣，壓住心血之際，胡居義手下七子三生又撲身而到。

「金眼神鷹」高守治心神一震，正待揮衆相拒之際，忽然一聲大喝道：「好大膽的狂徒，你們難道竟敢殺官拒捕不成？」

鐵戟雙侯閃身而到，擋在「金眼神鷹」高守治面前，飛舞一片戟光，迎住了胡居義手下的七子三生。

七子三生在「青龍會」中，雖是有數的高手，但和鐵戟雙侯比起來，却又差了一大截，鐵戟雙侯一出手，竟然擋得他們無法逼近「金眼神鷹」高守治身前。

這時，「金眼神鷹」高守治帶來的手下，也欲撲上，就要和七子三生打在一起，李志偉忽然大喝一聲，道：「雙方請住手！」

李志偉這一喝，有如春雷乍起，驚心動魄，七子三生久隨金綫雲龍李志偉，如今雖然各不相容，但積威尤在，心生畏怯，不由得紛紛退後，停止了混戰的局面。

金綫雲龍李志偉大步而前，向鐵戟雙侯與高守治總捕頭等人抱拳道：「清理門戶，乃是在下之責，侯老前輩與高爺，請暫退一旁休息，所有人犯，在下負責交由各位帶官落案。」

鐵戟雙侯微微一點頭，持戟退向一邊。

「金眼神鷹」高守治也不敢再作主張，諾聲而退。

李志偉冷喝一聲，道：「胡居義，你過來與本座答話。」

胡居義對金綫雲龍李志偉是又內疚又害怕，但事到如今想躲也躲不了，祇好色厲內荏的一挺胸膛走向金綫雲龍李志偉，傲然橫目，冷笑一聲道：「李志偉，你已是『青龍會』除了名的罪徒……」

一語未了，旁邊九天飛鷹蕭天木冷冷的說道：「胡居義，還和他囉嗦甚麼，還不帶領你手下七子三生把他拿下清理門戶？」

九天飛鷹蕭天木存心不善，因心忌李志偉「赤玄功」厲害，明知道胡居義他們十一人一起上，也非是李志偉的敵手，却打着消耗李志偉眞元內力的陰損算盤，不惜驅遣胡居義等人上陣，以遂己願。

胡居義自是知道李志偉的厲害，這次要不是九天飛鷹蕭天木暗中撐腰，他再是利慾薰心，祇怕也不敢向李志偉打主意。

這時，九天飛鷹蕭天木忽然要他出手拿捉李志偉，他不但出了一身冷汗，人也呆住了。

金綫雲龍李志偉却抓住了九天飛鷹蕭天木語柄，向四週一抱拳道：「在下執法清理門戶，有請各位莫要干預。」

蕭天木冷笑一聲，道：「你們自己的事，誰愛干預？」

他最初强爲胡居義出頭，要拿下李志偉，現在却轉了一個大彎，聲言不管他們的事了，他要不是健忘，就是臉皮太厚，所以才說得出這種話來。

他這句話說起來輕鬆，但聽在胡居義等人耳中，却是叫人又是惱怒，又是洩氣，尤其是胡居義一張老臉已是變得蒼白，黃豆大的汗珠，一顆顆直冒而出。

當下，七子三生之中，未參加慘殺胡員外的胡蘆生郎三味，傀儡生任一可、韋大牛、范冲、柯金元等五人，各自看了一眼，忽然閃身而出，向金綫雲龍李志偉一齊躬身，道：「屬下等深知以下犯上，罪不容誅，但爲胡老所逼，不得不虛與委蛇，實則屬下等對幫主仍是忠心耿耿，請幫主明鑒。」

李志偉暗罵了一聲：「好一批卑詐無耻之徒，就這樣放過了你們，那還有甚麼幫規，但大敵當前，是否先假意答應？」

念中眉頭一皺，繼之一想：「自己這樣利用他們，那麼，自己又成了甚麼人呢？」

念頭一生，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五位這時不嫌表白得遲了一點麼？各亮兵刃，你們大家一齊上吧！」

五人齊聲道：「屬下不敢。」

李志偉說：「退一邊去。」話聲中，揮手腰中摸出一條金光閃閃的龍鱗金鞭，抖手一貫內力，金鞭一挺而起，鞭梢一揚，張牙舞爪，現出一條龍。

原來他這金鞭製作奇特，龍頭裝在鞭梢，不用內力貫注時，鞭形如同一個圓球，祇一運用內力，圓球分裂而開，就是一條張牙舞爪的龍頭了。

龍角龍牙，既能截脈打穴，又能扣鎖對方兵刃，端的妙用無窮。

胡居義眼看騎虎難下，祇好一硬頭皮，厲聲大叫道：「好個叛徒，老夫就和你拚了。」

李志偉口中發出一聲朗朗的長嘯，人隨金光而起，衝入那六個以下犯上叛逆者之中。

那六個人死裏求生，雖明知不是李志偉敵手，却又不甘引頸受戮，這一捨命相拚，威勢倒是淩厲之極，頓時把個李志偉團團圍住。

無奈他們一鼓作氣，不能持久，二十招下來，竟未能把李志偉收拾下來，大家已是驚心洩氣不已，便有些沉不住氣。

李志偉突地又發出一聲震天大喝，身軀衝天而起，手中金龍鞭幻起一片金光，龍頭點點，漫天而落，胡居義首當其衝，一聲大叫，失去手中兵刃，摔倒在地上。

接着，人仰馬翻，東倒西歪，六個人倒了三雙，盡皆被金綫雲龍李志偉一招「天龍佈雨」一一擊倒。

九天飛鷹蕭天木原以爲胡居義他們六人，至少要消耗李志偉不少眞元內功，那知胡居義他們如此不濟，被李志偉三下五落二，全部都解決了，當下與陰山四怪不由相顧失色。

李志偉一舉擊倒了胡居義等人，回身向高守治一抱拳道：「高爺，胡居義等人交給你了，請你就此帶去落案吧。」

「金眼神鷹」高守治雖然明知這裏還有一場好戲可看，可是他更知道，一個弄不好，可能就會惹火燒身，他平日在一般二三流角色之前，固然也算是一個人物，但看了金綫雲龍李志偉剛才對付胡居義等人那種絕世身手之後，才意會到自己在這些武林高手之前，實在差得太遠了。

他這時對李志偉已是刮目相看，敬佩無比，前倨後恭的一欠身道：「多謝大俠，我們就此告辭了。」走向胡居義處，一俯身提起了胡居義，當先向山下走去。

接着，副總捕頭徐雙輝一揮手和隨同而來的捕快，每人提起一人，緊隨着金眼神鷹高守治身後而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接着向葫蘆生郎三味、傀儡生等五人一揮手，廢去了他們的功力，面色一肅，道：「照你們的行爲，本座就該把你們立斃掌下，以正幫規，姑念你們一時糊塗，又頗有自悔之意，所以，才只下手廢去了你們五人七成功力，只要你們潔身自愛，改過從善，將來還可能求一個善終。你們走吧，本人不再難爲你們了！」

葫蘆生郎三味等五人雖痛惜一身功力被廢，但能給他們留下了三成，至少還可以做一個普通人，保持身體健康，也可說是金綫雲龍對他們的寬容大量了，當下垂頭喪氣的爬了起來，向金綫雲龍李志偉行了個禮，抱頭而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處理了胡居義等人，這時，才雙拳一抱，向鐵戟雙侯行了一禮，道：「多謝兩位老前輩了！」他這時只顧做自己的事，眼睛裡似乎已經沒有九天飛鷹蕭天木他們那一干人了。

九天飛鷹魔蕭天木到這時候，也眞沉得住氣，坐在一旁，不作一聲。

當然，他們也不是省油的燈，不作一聲，並不表示已經認輸了。

鐵戟雙侯歡暢哈哈一笑道：「那響尾蛇齊泰眞沒種得很，落到老夫手中後，只打他一個耳光，他就全盤吐實了，沒費多大氣力，不用謝了。」

敢情，原告變成了被告，完全是鐵戟雙侯另一場戰場上的勝利。

本來武林中事，無論黑白兩道，都是不願驚動官府的，這次胡居義存心太狠，不僅要把李志偉置諸死地，而且誠心要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使他死後還落得一個千古

臭名，於是不顧江湖成規，暗中向九江府報公案，也花了不少錢，把「青龍會」脫出案外。

誰料，他心滿意得之際，自己「青龍會」也發生了分裂，在譚正剛與程劍秋兩人暗中進行之下，已結合了一股很大的勢力，從事反抗胡居義。

這次胡居義帶領三生七子前往小天池，也是中了譚正剛調虎離山之計，把他們騙上小天池，然後由鐵戟雙侯擒住了响尾蛇齊泰供出實情，送到官府，於是一件鐵案推翻了，胡居義弄巧反拙成了自食其果。

李志偉謝過了鐵戟雙侯，身形一回而向九天飛鷹蕭天木走去，九天飛鷹蕭天木力持鎮定，呵呵一笑，道：「李志偉，看不出，你倒眞還有兩下子，早知如此，老夫原該先網羅你才對。」

金錢雲龍李志偉冷笑一聲，道：「現在還不遲呀！」

九天飛鷹蕭天木當然不會相信他的話，表面上却是一喜，說道：「此話當眞？」

李志偉道：「只要你出得起代價，有甚麼不可化敵爲友呢？」

蕭天木道：「你要甚麼代價，說來給老夫聽一聽。」

李志偉道：「你先說了，你出得起甚麼代價。」

九天飛鷹掠目一掃全場，道：「第一，老夫可以放過這裏所有的人。」

李志偉一笑道：「你現在的心地慈善了，第二呢？」

蕭天木道：「你傷了老夫五位弟子，老夫也一概免予追究吧！」

李志偉星目一閃，望了望鍾天壽他們五人，一笑道：「令高足們會願意嗎？」

蕭天木道：「老夫的話，誰敢說不願意。」

鍾天壽忽然出口道：「師父，我們的眞氣，至今還凝聚不起來，好像是被他廢去了。」

蕭天木眉頭帶煞，凝視着李志偉沉聲道：「你眞的廢了他們功力？」

李志偉笑了笑道：「你願意嗎？其實，只要你有本事，他們的功力還是可以恢復過來的，在下的功力，不也是恢復過來了麼？」

話音微微一頓，接着又問：「第三呢？」

蕭天木發出了一陣陣陰森森冷笑，冷笑過後忍住怒氣，沒有發作出來接着道：「第三，事成之後，與你並肩平坐，共領武林天下。」

金錢雲龍李志偉哈哈一笑道：「可惜在下無意稱尊武林，因此在下對這一點看來是毫無興趣。」

九天飛鷹蕭天木道：「那麼，你要甚麼？」

李志偉道：「在下要求很簡單，就你我兩人賭一個東道。」

蕭天木道：「賭？賭甚麼東道？」

李志偉道：「勝者爲君，敗者爲臣，你我放手一搏，只要你勝得了在下，在下今生今世，唯你之命是聽！」

話聲方落，馮三先生忽然出口道：「志偉，犯不着和他打賭……」

九天飛鷹蕭天木心中雖然甚是顧忌李志偉的「赤玄功」，但回心一想，又自恃功力深厚，不一定就眞的敵不過他的「赤玄功」，這時，聽得馮三先生出言喝止，更堅定了他的信心，又打起如意算盤來了，暗忖道：「看來今日關鍵，完全在李志偉身上，如果眞能把他打敗，一切問題迎刄而解，這個險值得一冒。就是打不過他，老夫難道還脫不了身麼？」

念動如飛，一閃而生，一點頭道：「好，老夫接受你的打賭，老夫如果敗了，也一概唯你之命是聽。」

李志偉見九天飛鷹蕭天木接受了自己的打賭，話出如風，無法收回，只好輕嘆了一聲，不再說甚麼了。

李志偉此擧，已脫出了原來預算之外，本來的計劃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大家一齊出手，把這武林禍根消滅。

這一戰的結果，當然是自己一方面也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更不知有多少人將因此遭到不幸。

李志偉忽然轉念，與其多流血，不如自己獨負重任，只要打敗了九天飛鷹蕭天木，其餘陰山四煞和另外人，料他們也必心膽俱驚，鬥志自滅，豈不更收事半功倍之效。

同時，李志偉如此改弦更張，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只因他自施展馮三先生教給他的「射陽手」，已經發現兩種武功配合上的奧妙，不但彌補了他稍差火候之弊，而且威力奇大，自信更可和蕭天木一拚，所以不惜挺身獨擔此巨險。

在九天飛鷹蕭天木話聲一落，李志偉一伸右手掌，說道：「請擊掌爲誓言吧。」

九天飛鷹蕭天木獰笑一聲，道：「難道老夫會怕你不成麼？」右掌一手和李志偉擊了一掌。

兩人手掌一擊，一切便已成定局，這時，馮蓮英已聞訊了走出來，含愁帶怨的望着李志偉，說不出的關切和擔心。

蕭天木見了，呵呵大笑，說道：「馮姑娘儘可以放心，老夫絕對不會對你心上人痛下辣手，老夫還要留他做一個幫手，嘿！」

李志偉微微一笑道：「前輩是準備和在下先比兵刄還是先比拳腿？」

蕭天木微一沉吟，暗自思量道：「此人所練陽罡氣正是我陰功內勁的尅星，我現在不與你們比鬥拳脚內功，就以兵刄對敵，你就無巧可取了。」

主意打定，當下接道：「我們就在兵刄上一分勝負吧……」

話音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我們比鬥兵刄，就只能完全用兵刄爭取勝利。中途絕對不能使用指掌拳腿，如果誰使用指掌拳腿，那視爲犯規落敗。」

李志偉暗笑忖道：「這老兒已經心怯膽懼了，看來他一定是半路修行『七節指』這功力火候，當未到家，尚不足爲懼。」當下一點頭道：「主隨客便，在下無不同意。」

九天飛鷹蕭天木回身一揚手，道：「送上兵刄！」

一個漢子應聲而上，雙手捧上一隻長形皮套，一拉活扣，從皮套中取出一對通體烏黑形同手掌的兵刄。

蕭天木接過那對兵刄，大步走向場中。

同時，袁三缺也霍地離座站起，一揮手帶領他們來人，轉到對面，互成犄角之勢。

李志偉凝神望着九天飛鷹蕭天木手中那對奇形兵刄，握在手中，等於雙手中增長了一尺八寸，有伸有縮，各具妙用，心中一楞，暗暗忖道：「這是甚麼兵刄？」

心念中，耳中也傳來馮三先生蚊蚋般的細語道：「志偉，小心他手中兵刄，那是天下有名的十大奇形兵刄之一，號稱『閻王抓』，五指不但都能伸縮自如，而且更能飛出傷人，很是厲害。」

金錢雲龍李志偉可就有話說了，手中金龍鞭一抖，道：「久聞『閻王抓』妙用無窮，不知前輩可贏得在下手中這條金鞭？」

李志偉能一口道出他手中兵刄來歷，很使他暗暗一驚，心中嘀咕不已，再注目仔細一望，李志偉手上那條金龍鞭，龍頭開合之間，栩栩如生，鞭上龍鱗，片片倒立而起，忽地腦念電閃，記得一物，驚叫出口道：「化生金龍！」

李志偉點頭一笑道：「老前輩果然見多識廣，請賜招吧！」

李志偉暗忖點金着墨，不在多言，你的「閻王抓」厲害，我的「化生金龍」不弱，你別想在兵刃上討便宜。

蕭天木暗中一皺眉頭，欺身上步，擧手一招「天鷹送印」，電閃般擊出。

李志偉劍眉一聳，脚下凝步如椿，手中的「化生金龍」一射而到，龍頭突顯，向蕭天木手腕之上纏去。

蕭天木挫腕收招，右手一翻，另一隻「閻王抓」突地向李志偉腰脅間抓去。

李志偉擧手之間，「化生金龍」已快觸上蕭天木腕脈，猝然之下，急忙撤招收勢，斜斜飛出數尺。

一接之下，似還是蕭天木佔了一點上風。

二人乍分又合，轉眼工夫，各以快速手法搶攻了數十招之多，攻拒之間，但祇見黑氣重重之中，金光閃閃，祇看得大家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蕭天木經驗老練，手法陰險，奇招詭秘層出不窮，出招收勢，似吐不收，端的是一個魔頭，處處顯得可怕。

李志偉就顯得刻板多了，他的出手雖然也是快如閃電，但所使的招數，翻來覆去，祇此十八種手法之內變化，看得旁觀之人，幾乎都可以猜出他下一手的變化了。

但奇怪的是，蕭天木雖然手法博雜離奇兼而有之，一時之間，竟然還是無法佔得上風。

兩人一輪疾攻之後，突然地同時緩了下來。

招勢雖緩，李志偉還是以不變應萬變，就是那十八招手法應敵。

祇看得馮蓮英憂心忡忡，悄悄的向乃父馮三先生說道：「爹，你看他會不會敗下來？」

馮三先生微微一笑，捋鬚搖頭道：「原先爲父也很替他擔心，這樣看來，要他落敗，是很不容易的了。」

馮蓮英疑惑的道：「他使來使去就是那十八招，蕭天木都看熟了，那有不敗之理？」

馮三先生笑了笑道：「蕭天木看得熟了，祇怕沒有那樣簡單，要有那樣簡單，也就不算『化生二十一式』了，你再仔細看看，他每一招前後的使法，是不是稍有不同？」

一經指點，馮蓮英也看出李志偉重複招數中的奧妙來了。

敢情他使出的十八招，看似翻來覆去，招招相同，實則相同之中，又有意想不到的變化，變化不大，但却完全使人意料之外，若心存成見，照上一次接招的經驗去化解，那就大上其當了。

馮蓮英看了大半天，似有所悟的點頭道：「是了，志哥重複使用這十八招，乃是故意使老魔頭對他的招術形成了一種觀念意識，但又在第二次出手時，突破對方的觀念意識而出，成規中的變化，更叫人難以應變，怪道老魔頭的應付手法也層出不窮。」

話聲微微一頓，念之所至，忽

然又問道：「化生二十一式，不是還有三式了，他爲甚麼不使出來？」

馮三先生一搖頭道：「這個……爲父就不知道了。」馮三先生博學多才，他祇知道「化生金龍」有二十一式的本命招式，由於這是前古奇學，除了獲得這種奇學的本人外，世人知之甚少，所以馮三先生也不能全知。

談話之間，李志偉與老魔頭的交手已經一口氣打了一百招，忽地又一分，各自退了五步，中間相距二丈多遠。

兩人就好像鬥雞似的，凝目互視，一瞬也不瞬。

九天飛鷹蕭天木額頭上微現出了汗水，金錢雲龍李志偉的臉色却轉成了一片紅色。

兩人都在運功蓄勁，準備再次的拚鬥。

兩人相持大約一盞熱茶的時光，金錢雲龍李志偉忽然發出一聲龍吟長嘯，手中「化生金龍」一擺，先向九天飛鷹蕭天木撲了過去。

九天飛鷹蕭天木也狂笑了一聲，揮動了手中的「閻王抓」迎上去。

兩人這次一交上手，雙方展開了狂風暴雨的快打快攻，攻拒之間，險象橫生，生死須臾，間不容髮。彼此一口氣，又打了將近百招，兀自勝負未分。

突地，九天飛鷹蕭天木一聲大喝，奮起全身之力，颼颼颼一連搶攻了三招，逼得金錢雲龍李志偉節節後退。

突然又聽得九天飛鷹蕭天木發出一陣刺耳驚心的大叫道：「李志偉，老夫要叫你看看我的『閻王抓』眞正厲害之處。」喝聲中，脫掌而出，化作十道烏光，向金錢雲龍李志偉全身疾射而去。

金錢雲龍李志偉正退身之際，祇見一片烏光席捲而來，颼颼颼之聲，響自當空，驚心刺耳，臨近得身前，又忽自相互撞觸，緊接着一陣爆烈之聲，十隻「閻王抓」的鐵指，頓化作一片烏光和身追來。

金錢雲龍看着那烏芒來勢，幾乎封閉了自己一切的退路，當下劍眉一揚，身形反彈而回，由退而進，手中「化生金龍」舞起一團金光向烏光反迎而上。

「化生金龍」舞動中，祇見龍鱗片片倒立而起，閃動之間，生出一種奇怪的吸力，疾射而到的要命烏芒，竟然隨着舞動的金鞭，旋轉了起來，接着齊向金鞭之上附去。

片刻之間，滿天烏芒盡去，天地一片清朗，再看金錢雲龍李志偉手中的「化生金龍」龍鱗之間已是烏光閃閃，掩去了本來的金色。

九天飛鷹蕭天木孤注一擲，沒想到竟然是徒然無功，心頭一震，身形一挫，退了三步，擰腰而起，暴射丈遠，口中長嘯一聲，便向外面衝去。

金錢雲龍李志偉隨後緊追而道：「賭了東道，你就想這樣一走了之麼？」

九天飛鷹蕭天木逃得太快，誰也來不及出手阻攔，他和金錢雲龍李志偉都消失了踪影。

馮蓮英一跺蓮足，大叫一聲，也疾掠跟了下去。

同時「陰山四怪」也一聲大吼，帶着所有的人紛紛向外飛竄而逃。

馮三先生淸嘯一聲，道：「餘者都可以放生，你們『陰山四惡』一生殺人無數，要想活命，留下一身功力來。」

一呼百應，鐵戟雙侯與黃俊峯也電射而出，加上馮三先生本人，分頭截住了「陰山四怪」。

餘者目見馮三先生並無趕盡殺絕之意，又見首腦在逃，那還有鬥志，也沒有人管「陰山四怪」的生死存亡，剎時之間，逃得一個不剩。

「陰山四怪」圖逃不成，被馮三先生等四人截住，已經各自動手打了起來。

馮三先生接住的正是四怪之首老大袁三缺，黃俊峯接住了蔡不全，侯源接住了伍必狠，侯暢接住了雙肺狗。

「陰山四怪」之中，以袁三缺功夫最爲厲害，但是碰上了馮三先生這位奇俠中的奇俠，交手不到二十招，被馮三先生當胸一掌，打得飛了出去，口吐鮮血，倒地而亡。

黃俊峯接住了蔡不全，打得難分難解，一時難分勝負。

鐵戟雙侯兄弟接住了伍必狠及雙肺狗二人，却反而稍落下風。

馮三先生掠目一看，晃身奔向鐵戟雙侯叫了一聲道：「兩位老弟退下，老夫四十年不開殺戒，今天殺戒已開，索性由老夫成全了他們二人吧！」

鐵戟雙侯勝不了伍必狠與雙肺狗，雖然心中有點不服氣，可是不能不聽馮三先生的話，一閃身退了下來，守住山邊退路。

伍必狠與雙肺狗也深知自己兩人作惡太多，唯一生路就是突圍而出，當下兩人也不答話，揮起手中兵刃，齊向馮三先生攻了過去。

馮三先生仍是空着一雙手，大袖飄飄，和他們兩人惡鬥了起來。

伍必狠與雙肺狗剛才還勝鐵戟雙侯一籌，可是遇上了馮三先生形勢就大不同了，兩人用盡了四十多年的功力，饒是如此，依然被馮三先生逼得攻少守多，岌岌可危。

這時，山頭之上，能逃走的已逃得一個不剩，就祇剩下了二組五

個人，仍在惡鬥不止。

忽然，馮三先生口中發出一聲淸嘯，喝道：「伍必狠、雙肺狗，小心了！」

話聲中，祇覺馮三先生手法一變，身形電閃，飄忽之間，伍必狠與雙肺狗的身子，一齊彈了出去。

伍必狠天靈蓋中了一掌，腦漿迸裂而死。

雙肺狗身子射出去之後，撞在一塊山石之上，山石刺進了胸膛，氣斷身亡。

剩下了蔡不全一人仍在與黃俊峯惡鬥不止。

這時蔡不全眼看「陰山四怪」已去其三，剩下自己一人，已知逃生無望，但他惡人心腸，却想拉黃俊峯與他同歸於盡，因此採用了拚死的打法，反而略佔上風。

黃俊峯眼看馮三先生舉手投足之間，便已大獲全勝，也不由得激起了一股好勝之心，也大喝一聲猛力反攻，頓時立刻挽回了劣勢。

兩人一戰下來，竟是無止無休。

馮三先生皺眉頭，還不知道如何接手之際，忽地一陣狂笑之聲，發自蔡不全口中。

笑聲中，祇見蔡不全身形一晃，雙手一圍，向黃俊峯投了過去，黃俊峯不料他會拚死投來，匆促之間，雖然打了他一掌，却是運力不足，未能一掌將他擊斃，而蔡不全也雙手摟着黃俊峯，一埋頭，張口向黃俊峯喉頭咬去。

馮三先生救人要緊，這時也顧不得一切了，凌空一指向蔡不全點去。

蔡不全張口剛及黃俊峯喉頭，力道未發，一聲悶哼，頭一歪死去了。

黃俊峯出了一身冷汗，推開了蔡不全站了起來，心中猶是餘悸不盡。

馮三先生掠目一掃全場，步向鍾天壽等五人身前。

萬人美不知馮三先生來意是善是惡，嚇得心膽俱裂，大叫一聲，昏死了過去。

鍾天壽同時一顫，支起身子叫了一聲：「老前輩……」

馮三先生一搖頭道：「不要怕，老夫不會對你們再下毒手。」

鍾天壽吁了一口氣，說道：「老前輩可是有意給我們一條改過自新的活路？」

馮三先生點了點頭道：「祇要你們緊記今日的教訓，回頭好好做人……」

一話未了，萬人美悠悠回過氣來，接口道：「晚輩們今後一定改過自新，重新做人，請老前輩饒了我們吧。」

馮三先生輕輕嘆了一口氣，揮手道：「你們走吧。」

鍾天壽招呼着四位師弟，拜謝了馮三先生，慶幸的走下山峯而去。

他們五人走了一程，離開小天池已經二十里開外，大家吁了一口長氣，在一棵大樹下坐了下來。

五人都是垂頭喪氣，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大家沉默了一陣，萬人美忽然一揚頭道：「四位師兄，你們的功力眞被李志偉廢了麼？」

鍾天壽楞了一楞，擧目望着萬人美道：「難道你的功力沒有被廢？」

萬人美笑了一笑道：「小弟裝得還像吧，也虧師父把李志偉引走了，馮三先生精明一世，他沒有看出李志偉並沒有另外向我下手。」

陳達功哈哈一笑道：「老五，還是你行，運氣也眞好……」

萬人美接口笑道：「常言道：『大難不死，後福無窮』，看來，小弟有點後福！」

語音微微一頓，仰首望着藍天上一朵白雲，又道：「看來師父祇怕凶多吉少了，四位師兄對於今後有何打算？」

鍾天壽長嘆了一聲道：「現在還說甚麼打算，何況師父也不一定逃得出李志偉之手。」

萬人美忽然語言一冷，道：「小弟却替四位師兄有了一個安排，四位師兄可願一聽？」

語氣大是不對了，鍾天壽等四人不由得一皺眉頭，全沒有答話，祇聽得萬人美接口道：「四位功力盡廢，在武林人物來說，已是生不如死，四位師兄何不就此成全了小弟則個？」

鍾天壽四人臉色齊變，不由齊聲道：「老五……」

萬人美陰陰的一笑，道：「四位這樣活下去，於人無益，對小弟說來却是一個大大的痲煩，小弟要照顧你們的衣食住行，却不知要分散小弟多大的精神……」

陳達功急急道：「不，不，我們不會痲煩你，我們可以自謀生活……」

萬人美搖搖頭道：「這怎可以，小弟要是不照顧四位師兄，叫別人見了，豈不笑話小弟無情無義，將來小弟又如何交朋友？」

鍾天壽怒笑一聲，道：「老五，你如此居心，還是個人麼？」

萬人美哈哈一笑道：「看來大師兄，你是明白小弟的意思了。」

鍾天壽冷「哼」了一聲，道：「不錯，我把你一眼看到了底，不過我希望你把你的心事說出來。」

萬人美冷眼如刀向他們四人身上一落，臉色一厲道：「說就說，小弟難道還會怕羞說不出口……哼，哼，你們死了，師父所有的一

切，不都是我萬某人的了麼？」

宋元章大喝道：「師父若知道了，祇怕也饒不得你了！」

萬人美大聲一喝道：「別說師父已經凶多吉少，就是能死裏逃生，你道他還會關心你們四人的生死麼？你們跟了師父這麼多年，眞是白跟了，話又說回來，師父又怎麼知道呢？哈哈哈，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們就成全了小弟吧！小弟將來一定替你們選一個大墓，春秋兩祭，決不失言。」

洪天培大罵道：「你這畜生……」

萬人美笑着道：「罵兩句沒有關係，祇是小弟不想多躭擱時間了，四位自己起程還是要小弟親手相送？」

鍾天壽仰天一嘆道：「老五，我們也不希望你造甚麼大墓，春秋兩祭，祇要你在我們死後，挖個大坑把我們埋了，不叫野狠分屍，就感激你兄弟的情分了。」

萬人美笑嘻嘻一抱拳道：「小弟恭送各位師兄。」

鍾天壽望了老二、老三、老四一眼，道：「三位師弟，我們就認命了吧。」

說着一頭向樹上撞去，撞得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陳達功橫了萬人美一眼道：「老五，我死了也不饒你！」也一頭撞死樹上。

宋元章一跳而起，撲向萬人美笑道：「我就是死也要咬你一口！」

萬人美一個不防，被老三抱個正着，在肩頭上咬了一口，氣得萬人美雙手一抖，打得宋元章飛出丈遠開外，口吐鮮血而死。

老四洪天培接着一頭撲來，被萬人美一拳橫切在背心上，倒地而死。

萬人美被宋元章咬了一口，怒氣難平的又跑了過去踢了宋元章兩腳，恨恨的罵道：「不識趣的東西，死了都叫人生氣。」拍了拍手，甩袖轉身，舉步欲走……

突然，一聲冷笑起自身後道：「你就這樣的走了麼？」

萬人美突地一回身，喝道：「甚麼人？」眼中射出兩道凶芒。

祇見大樹後面，緩緩走出一個人來，萬人美臉色慘變，顫抖着聲音，說道：「你，是你……」

金綫雲龍李志偉板起臉孔，冷冷的道：「你想不到吧，我們又碰上了。」

萬人美目光亂閃，忽然雙膝一跪，拜倒在地上，道：「馮前輩已經饒過了我們了，請你也饒過了我們吧！」

金綫雲龍李志偉冷笑一聲，指着地上四個死人道：「他們是怎麼樣死的？」

萬人美以爲李志偉一點都沒有看到，心中暗喜，忙道：「他們是自痛一身功力被廢，不想活了下去……」

金綫雲龍李志偉目光一厲，喝問道：「他們是自己死的麼？」

萬人美囁嚅的道：「他們功力被廢，求死無法，是要……是要小的幫他們的忙的……」

一語未了，金綫雲龍李志偉大喝一聲道：「你如此喪心病狂，就是馮老前輩饒了你，我也饒不得你。」

手中「化生金龍」一起，已向萬人美當胸捲到，萬人美見到李志偉已是心膽俱裂，雙腿發軟，欲待閃身已是不及，一聲大叫中鞭而亡。

李志偉望着死在自己鞭下的萬人美一眼，搖頭一嘆，這時身後又傳來了馮蓮英的呼聲，道：「志哥哥，你把老賊收拾了麼？」

話聲中馮蓮英掠身而到，一見現場，不由一楞道：「他們……」

李志偉點了點頭，又長長的一嘆，很久很久，才道：「我們埋好了他們，回去吧！」

（全文完）

四騎士傳奇故事／古隆中・文　可飛・圖

大法師

將計就計　誅殺叛徒

杏花村。

深秋的杏花村沒有杏花，但杏花村的杏花村酒家，却有美酒和美人。

秋天，本來是騷人墨客筆下的愁人季節，而斜風細雨的秋天，更令心境不開朗的人愁上加愁。

現在，正是斜風細雨的黃昏。

曹孟德說得好：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是的，事大如天醉亦休，何況，杏花村酒家除了有美酒佳餚之外，還有善解人意的美人兒，縱然是酒不解其愁，但在酒酣耳熱之際，再加上美人在抱，天大的憂愁也不解而自解啦！

所以，雖然才不過是黃昏時分，杏花村酒家却已經上座了八成以上，眞箇是：高朋滿座，場歟盛哉！

* * *

樓廳中較幽暗的一角的座位上，是一胖一瘦兩名中年漢子，他們的座位上沒有陪侍的美女，是「純喝酒」的酒客。他們倆顯然已有六成以上的酒意，語音也越來越高昂。

那瘦漢子忽然「啪」地一聲，一掌擊在桌子上，並無比激憤地道：「姓姜的狗雜種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教訓教訓他。」

那胖漢子連忙制止他，道：「老王，別說酒話，咱們喝酒。」

那瘦漢子瞪了他一眼，道：「你以爲我喝醉了，發酒瘋？」

那胖漢子道：「王兄，咱們是老兄弟，今宵，我是爲你洗塵，不希望你多言惹禍。」

那瘦漢子道：「老張，你以爲，這將近一年來，我在外頭是白混了？」

那胖漢子顯然是有意避免對方「多言惹禍」，而將話題岔開，道：「對了，現在，該談談你在外頭的得意事跡了。」

「這個嘛，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哩！」

「不要緊，先說最得意的。」

「好！」那瘦漢子打了一個酒呃，含笑反問道：「老張，你聽說過『四騎士』這四位大俠嗎？」

那胖漢子笑道：「老王，你別由門縫中看人，將我老張瞧扁了，我雖然沒在外頭混過世面，却也有一雙耳朵可以聽……」

「這是說，你早已聽說過？」

「不錯。」

「那麼，我老實告訴你，這將

近一年以來，我在外頭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結識了名震江湖的『四騎士』四位大俠。」

那胖漢子顯然是不相信地道：「眞的？」

那瘦漢子伸手做「王八」狀，道：「騙你的是這個。」

那胖漢子舉杯淺淺地飲了一口，道：「好！我相信。」

那胖漢子口沫四濺地道：「『四騎士』中，十全公子豪放不羈，假和尚滑稽突梯，小辣椒刁鑽潑辣，大法師冷傲木訥，個性各有千秋，但却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武功都是高深莫測，而且都是嫉惡如仇、熱心助人的性情中人。」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說來你可能又不相信，我這次回來時，他們四位還特別替我設宴餞行哩！」

那胖漢子似笑非笑地道：「我不但相信，而且也分享了你不少的光榮。」

那瘦漢子得意地笑道：「所以，那姓姜的狗雜種，我一定要好好地教訓教訓他……」

他的話沒說完，一名短裝漢子伸手搭在他的肩頭，以急促的語聲問道：「這位兄台，你跟『四騎士』很有交情？」

那瘦漢子頭也不回地，道：「這還假得了！」

那短裝漢子道：「那麼，如果『四騎士』到這杏花村來了，一定會去拜訪你？」

「當然！」

「兄台是幾時到這酒家來的？」

「差不多已有一個時辰了。」

「尊府的人，知不知道你在這兒？」

「當然知道。」

那短裝漢子蹙眉苦笑道：「奇怪！」

那瘦漢子這才轉過頭來，笑問道：「甚麼奇怪？」

那短裝漢子道：「『四騎士』中的大法師，已經到達杏花村，照你老兄方才所說，大法師應該已經去尊府拜訪過了，爲何尊府還沒派人來通知你呢？」

那瘦漢子臉色微微一變，訥訥地道：「這個……這個……」

他「這個」了老半天，還沒「這個」出一個所以然來，却有人插口笑道：「老兄，記着，以後吹牛時，不要再吹得太離譜了。」

插口的是一名年約弱冠，着寶藍長衫，腰懸長劍的年輕人。

此人中等身材，面貌平凡，但平凡中却有一份不平凡的冷漠，而且全身都散發出無形的逼人英氣。

那瘦漢子方自尷尬地一笑之間，那短裝漢子却脫口驚呼道：「大法師大俠……」

不錯，此人就是「四騎士」中排名最末的大法師。

大法師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當然也不會施展甚麼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法術，其所以名爲大法師，是由於他的本來姓名叫史發達，因此刁鑽而又愛捉弄人的小辣椒，乃以「史發達」的諧音倒過來唸，叫他爲「大法師」。

也由於史發達本人嫌那「發達」二字太俗氣，而「大法師」三字雖然有點不倫不類，却很響亮，也有點兒玩世不恭的味道。於是，史發達不但不以爲然，反而欣然接受，並向小辣椒致謝。

因此，江湖中人知道大法師就是史發達的，可的確是少之又少。

* * *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那短裝漢子的一聲驚呼，使得樓廳中所有的嘈雜聲音倏地靜止，而所有的目光也一齊向大法師投射過來。

大法師不理會那瘦漢子的尷尬表情，却向那短裝漢子冷然注目道：「叫我大法師就行了，不必叫甚麼大俠。」

那短裝漢子諂笑道：「是！大法師。」

「你正在找我？」

「是的。」

「有何貴幹？」

「這個……是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緊急的大事，不過……在這兒說不……不太方便……」

大法師不等他說完，就拉着他的手，邊走邊說：「走！咱們換個地方說。」

那短裝漢子道：「在下在隔壁悅來客棧開了一間上房，倒是頗爲清靜……」

大法師截口接道：「那就到你房間去談吧！」

* * *

那短裝漢子所開的上房，的確是相當的清靜。

大法師、短裝漢子分賓主坐定之後，短裝漢子首先自我介紹，姓方、名四海，是樞密院所屬的一個特別小組中的人員，並出示一面特製的號牌。

原來當時的南宋朝廷中，有一個專門負責搜集金兵情報的工作小組，與江湖上的「反金肅奸同盟」一朝一野，互爲呼應，都是維持南宋偏安局面的無名英雄。

但大法師祇對那面號牌冷冷地瞄了一眼，沒接腔。

方四海又正容說道：「大法師，我想，你已經知道，我是對你有所請求而來，但在說出我的請求之前，我必須先問一個很冒昧的問題。」

大法師眉峯微蹙地道：「問吧！」

方四海道：「聽說你們『四騎士』都是『反金肅奸同盟』中的中堅份子，對不對？」

大法師點點頭，道：「不錯。」

方四海長吁一聲，道：「這樣，我就完全放心了！」

接着，又歉笑道：「其實，我的躭心是多餘的，以你們四位的爲人，即使不是『反金肅奸同盟』中人，對我的請求，也一定會義伸援手的。」

大法師「唔」了一聲，道：「說你的請求吧！」

「是。」方四海正容接道：「我的請求，是想請你們四位去救一個人……」

「救甚麼人？」

「是我們工作小組的副領班……」

「你說的是有『千里獨行俠』之稱的吳光斗吳大俠？」

「正是。」

「怎麼？吳大俠犯了國法？」

「不是。」

大法師注目問道：「那麼，爲何要我去救他？」

方四海苦笑道：「咱們副頭兒是中了金國間諜的暗算，被綁架走了。」

「哦……」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目前，由於蒙古人的崛起，對金國人形成嚴重的威脅，所以，金國當局必須在還沒跟蒙古人正式衝突之前，先解決本朝，以便建立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局面。」

大法師冷笑道：「打得好如意算盤。」

方四海道：「是的，由於金國人急謀解決本朝，也由於咱們副頭兒最瞭解敵我雙方的兵力部署，所以，他們綁架咱們副頭兒，就可以刑逼取消息，而收知己知彼的最大效益，也所以，我才認爲，這是一件非常嚴重，也非常緊急的事情。」

大法師點點頭，道：「我同意你的見解。」

大法師那冷漠的臉上，一直是冷冰冰的，連語氣也一直是冷冰冰的。

方四海笑道：「那麼，你……你已經答應了？」

大法師道：「我當然會答應，即使撇開國家民族的大道理不談，光是衝着俠名遠播的吳大俠，我也義不容辭。」

方四海連聲諂笑：「多謝大法師！多謝大法師！」

大法師道：「不用謝我，吳大俠在江湖上是仁俠廣被般的大俠，入仕朝廷是盡忠職守的好官，像這樣的人有了困難，凡是熱血的中華兒女、炎黃子孫，都會義伸援手的。」

「是是……大法師認識咱們副頭兒？」

「不認識，却是仰慕已久，無緣識荊。」

大法師話聲一頓，又注目接問道：「方兄，吳大俠被劫持已有多久了？」

方四海道：「已經有十四天。」

「這半個月來，你們工作小組中沒有採取援救行動？」

「怎會沒有，祇是由於敵方行動詭秘，不易追踪，即使有人倖而追上了，也由於實力懸殊，不但無濟於事，反而丟了性命，不瞞你大法師說，這半個月來，爲了援救咱們副頭兒，我方已損失了七名高手。」

「有這種事？」大法師沉思着道：「那劫持吳大俠的，是一些甚麼人？」

方四海道：「到目前爲止，我方人員知道的，有一個和尚、一個道士、兩個俗家人。」

大法師道：「知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來歷？」

方四海道：「不知道，祇知道那兩個俗家人是金國人，而且還是王子的身份。」

大法師沉思着沒接腔。

方四海又道：「上述的四個人，武功都高不可測，我們的工作小組中，沒人是他們的對手，所以，我才想請你們『四騎士』幫忙，而且最好是四位一齊出動……」

大法師冷然截口道：「你認爲，我一個人敵不了那些人？」

「不不……」方四海連忙接口道：「請別誤會，誰都知道，『四騎士』不論武功、機智、人品，都是一流中的一流高手……」

大法師又截口冷笑道：「既然知道這些，爲何還要我們四個一齊去？」

方四海苦笑道：「大法師，我的意思是：對付那四個，自然是你一個人足以勝任，但問題是：此行除了殺敵之外，還要救人……」

「難道你們都是死人，連救人都不會？」

大法師好像有截斷別人說話的毛病，不但一再地截斷對方的話，而且語氣也越來越不客氣。

方四海祇好連忙陪笑道：「是是……你閣下祇管殺敵，救人的事，由我方的人負責。」

大法師眉梢一揚，道：「必要時，殺敵救人都由我一個人負責，你們祇管看熱鬧好了。」

方四海諂笑道：「大法師武功蓋世，豪氣干雲，此行必然馬到成功。」

大法師道：「別廢話了，那些人，現在落脚在哪兒？」

方四海道：「據我們獲得的消息，那一行人今天中午才過江，由於江北是金人的天下，他們鬆了一口氣，現在落脚在一家古老巨宅中，一兩天之內，可能不會走。」

大法師站起身來，道：「急不如快，咱們馬上就走。」

方四海道：「可是，我還得找幾個同件才行。」

「那要多久？」

「最多一個時辰。」

「好！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在村北的土地廟前碰頭。」

「是是……再見！」

目送方四海匆匆離去的背影，大法師冷漠的臉上，居然掠過一抹似笑非笑的奇異表情。

＊　＊　＊

仍然是斜風細雨，時間已經是翌日黎明之前。

大法師、方四海，還有另外四名勁裝大漢，就趁黎明前這一段最黑暗的時間，共乘一艘快艇，渡過長江，到達距江邊里許處的一幢古老巨宅前。

那古老巨宅前後共五進，週圍古木參天，不見一絲燈火，也聽不到一點人聲，沉沉黑夜中看來，顯得陰森恐怖，有如鬼域。

當大法師向那古老巨宅打量時，一旁的方四海悄聲說道：「大法師，咱們副頭兒被囚禁在第三進的堂屋中，有四個高手輪流看守，外圍還至少有二十個以上的高手。」

大法師輕輕地「唔」了一聲。

方四海又道：「我想，待會，你祇管殺敵，救人的工作，由咱們五個負責。」

大法師「唔」了一聲，道：「到時候見機行事，現在，咱們闖……」

「闖」字出口，人已化做一縷輕烟，飄向那古老巨宅之內，方四海和四名勁裝大漢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也紛紛飛身跟進。

藝高人膽大的大法師，並非隱蔽身形，逕自旁若無人地由屋頂上巧縱輕登，闖向第三進。

也不知是對方故意讓他深入，還是別有原因，一路上居然沒受到任何攔截，眞箇是「如入無人之境」。

第三進的寬敞的堂屋中，有一點幽暗得有如鬼火的燈光，算是這古老巨宅中唯一的一絲燈火。

也由於那一點幽暗得有如鬼火的燈，大法師可以隱約地看到，堂屋正中央的一張太師椅上，半倚半躺着一個青衣人，青衣人的兩旁，分別站着一個手持鬼頭刀的黑衣大漢。

這是大法師進入這古老巨宅後，所首先看到的三個人。

那半倚半躺在太師椅上的青衣人，是否就是被金人所劫持的吳光斗吳大俠呢？

但大法師好像根本沒考慮這些，略一端詳之後，隨即昂然仗劍，步入大門。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大法師的右足才步入堂屋大門之內，兩支長劍成交剪狀，疾如電掣地向他飛斬而來。

大法師狀如未覺地，仍然從容舉步，右手長劍一式「分花拂柳」，立即傳出兩聲慘號和人體倒地聲。

暗影中有人喝采：「好乾淨俐落的殺人手法！」

大法師冷笑一聲：「還用你說……」

語聲中，一個箭步，射向堂屋正中央。

剛好那兩個手持鬼頭刀的黑衣大漢，也揮刀飛身迎了上來，令人目不暇給中，三人凌空交錯而過之後，却祇剩下大法師一個人了——那兩個黑衣大漢已變成兩具無頭屍體。

不過，大法師雖然以疾風掃落葉之勢，過關斬將，連斬四個强敵而到達堂屋的正中央，却也並沒得甚麼好處。

因爲，那半倚半躺在太師椅上的青衣人，也是一具屍體。

這情形，自然使得大法師臉色爲之一變。

也就當大法師臉色一變之間，火光連閃，四週亮起十六支松油火把，將整個堂屋照耀得如同白晝，並傳出一串呵呵狂笑道：「很好！一切都照預定計劃進行……」

大法師截口冷笑道：「我看，不怎麼好。」

那暗中人道：「站在你的立場，當然不怎麼好，因爲你已插翅難逃。」

大法師道：「我說『不怎麼好』，是站在你的立場上說的……」

「是嗎？」

「至於我自己，我毋須插翅，更不須要逃走。」

「嘴皮子硬不管用，大法師，你知不知道，杏花村酒家中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的陷阱？」

「知道，我認爲你們一點也不高明。」

那暗中人好像楞住了，沉寂了片刻，才冷笑道：「你也知道這兒安排了一些甚麼特別玩藝？」

大法師冷笑道：「我沒工夫跟你猜啞謎，有甚麼法寶，儘管使出來。」

那暗中人合掌三擊，堂屋四週的牆上，立即出現十六支黑黝黝的鐵管，一齊對準大法師。

那暗中人得意地笑道：「大法師，認識嗎？」

大法師道：「區區火銃，難不倒我。」

那暗中人冷笑道：「我不信你是銅澆鐵鑄的！」

方四海的語聲也緊接着笑道：「大法師，從杏花村酒家開始，咱們一向都合作得很好，現在，能不能再合作一次呢？」

大法師冷笑道：「憑你這數典忘祖，認賊做父的小漢奸，也配跟我談合作？」

方四海的語聲道：「我不配跟你談合作，却有力量送你進鬼門關。」

大門口忽然傳出小辣椒的嬌笑道：「不用遺憾，我們『四騎士』都到齊了。」

話落人現，小辣椒、假和尚二人安詳地緩步進入堂屋中。

明知堂屋中已經被火銃所控制，這二位還要自投羅網，他們兩人的神經是不是有毛病呢？

祇聽方四海的語聲道：「還有一個十全公子沒來？」

話聲才落，緊接着却是一聲慘號，並傳出呂十全的語聲道：「方四海，現在，你該已明白，送你下地獄的，就是十全公子。」

此際，那暗中人沉喝一聲：「放！」

這所謂「放」，就是向那些火銃手下達發射的命令。

但他這命令下達之後，却毫無反應。

假和尚朗聲笑道：「放你娘的臭狗屁……」

呂十全也飄落堂屋中，冷笑道：「你的手下，包括那十六個火銃手在內，都被咱們點了死穴，你却還在做春秋大夢。」

大法師道：「那狗雜種爲何不一齊宰掉？」

呂十全道：「留個活口，讓他回去傳話吧！」

接着，又沉聲喝道：「嗨！勞駕轉告你們主子，必須善待吳大俠，否則，這兒三十八具屍體，就是他的榜樣。」

沒人接腔，很顯然，那暗中人已悄悄地開溜了。

大法師輕輕一嘆道：「眞遺憾，吳大俠還是沒救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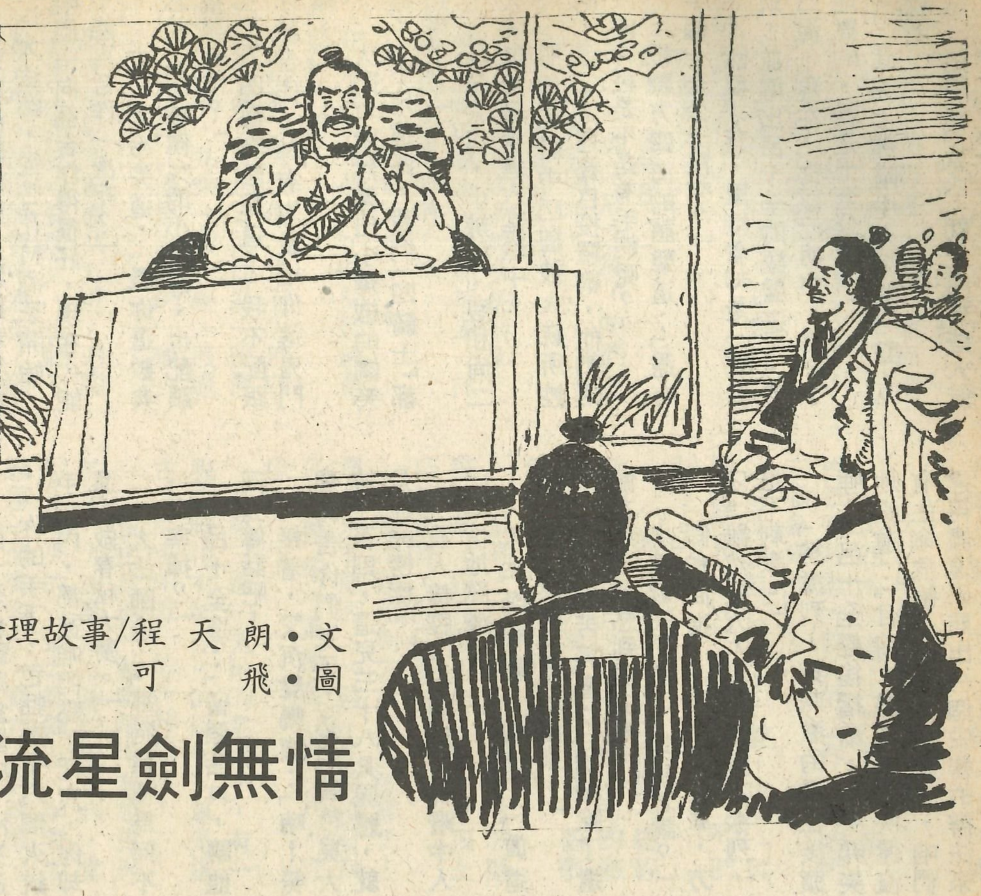
假和尚苦笑道：「我却除了遺憾之外，還感到很掃興。」

小辣椒笑問道：「此話怎講？」

假和尚道：「理由很簡單，方才，雖然殺人不少，却既不激烈，也不刺激。」

「夠激烈，夠刺激的還在後頭哩！」呂十全輕搖摺扇，似笑非笑地接道：「目前，儘管吳大俠還沒有生命危險，但救人如救火，咱們還得儘速研商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才行。」

（完）



俠情哀艷倫理故事／程天朗·文

可飛·圖

紫衣流星劍無情

約會遭意外 情侶變仇人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杭州之所以能與「天堂」兩字相提並論，乃是歸功於「西湖」。

「五代」時期，杭州是吳越錢武肅王建都之重地，及至宗室南渡，才改為臨安。

西湖位於杭州城之西面，圍繞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流注，下有淵泉百道，滙聚集而成湖，湖旁有蘇、白兩堤，六橋如虹，一株楊柳一株桃，這景色好不美麗，也好不迷人！

蘇東坡有詩曰：「波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西湖之上遊山玩水，可分南北兩路，南路途經吳山、紫陽、萬杉嶺、玉皇、南屏諸山，而直達九溪十八澗，沿途那些名刹古塔、幽岩深洞、溪澗流泉，眞使人目不暇給，心曠神怡。

北路是從岳王墳而進入，超天竺、靈隱，沿途有冷泉亭、放鶴亭……

凡是遊山的武林人，莫不先選上北路，皆因他們所敬仰的乃是岳武穆的千古精忠，萬世流芳！

岳王墳，但見一片翠柏森森，每株都是幾百年以上的古樹，而最令人稱奇道異者就是在這麼多的翠柏古樹當中，竟沒有一枝朝向北方的枝椏，那氣勢的雄偉，居然使到每一個前來瞻拜的人都不自禁的肅然心生敬意。

君不讀，高啟的「詠岳王」詩中曰：「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瞻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深秋，時已黃昏，羣鳥歸巢。

萬道霞光餘暉，投射在岳王墳石碑上，也投射在那支寒光懾人的劍背上。

這支劍，劍柄上嵌着深紫色的寶石，鑲口金絲，劍身自然流露出一片灰濛濛，碧森森的懾人劍氣，這片劍氣令人乍映入眉睫之刹那間，便會震慄在心頭。

這支懾人的利劍自多年前，便已揚名江湖，它乃是當今黑白道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流星劍」，劍雖無情，此刻掌握着它的人，却是令人敬畏，令人震慄。

這個「人」身高七尺，國字口臉，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廿七八年紀，相貌異常威嚴。身材雄壯，氣度更是軒昂，此時他正立

於墳前，一雙俊目却投射在掌股中的那支劍身上。

淡紫色的儒服，在蕭索的秋風中，輕輕飄揚，遠遠一看，就感覺到面前所挺立者乃是一座山嶽，而不是一個「人」。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本來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他的名號，代表着正氣義心。

他的利劍，代表無情，却不殺有情義之人。

除暴斬魔，他劍劍誅滅絕不留情。

但對忠義之士，他却能蹈湯赴火，捨命援助，正所謂是，義氣當先，生死不計。

五年前……

依然是一個蕭索的秋天，依然是一個靜寂的夜晚……

天空是黑沉沉的，那一彎上弦月，已不知何時為黑雲所掩遮，祇透着幾絲微弱的光芒。

泰山，博陽縣東面二十多里外，有一處所在，這處所在乃是一大片平地，在平地上背倚孤峯座落着一座莊院，朱門兩扇，圍牆三丈多高，氣派極其雄偉。

莊院裏面，林木茂密，狠牙高啄，畫棟彫樑，稱得上是「美賽神仙府，富勝王侯家。」美侖美奐。

這神仙般的府邸，號稱「霸王府」！

「霸王府」的主人，就是那位被黑道衆梟共擧為綠林盟主的「混世魔尊」項無畏！

今夜「霸王府」的聚義廳中，一片熱鬧嘈雜聲，在廳中心處三脚石鼎內升起的熊熊烈火照映各人之下，每一個人的臉容都盡是被照得紅彤彤的。

左右兩邊八條大柱上，都全插着烈騰騰火把，「混世魔尊」項無畏高坐在正中的一張虎皮太師椅上，祇見他身形十分雄偉，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他的尊容教人有「不敢逼視」之威，而他的笑聲却叫人聽了有如「悶雷響在耳邊」之感。

大柱旁邊分列座位，每列七座，現今踞坐的人全是「混世魔尊」麾下的得力助手，而每一位助手都是在綠林道上享有其不可輕視的名號，獨當一面的梟雄。

一罎罎的美酒，一盤盤的佳餚，在身形婀娜的美女托送之下，被送到每一個人的座位案桌上。

美妙的音樂飄揚，而隨着樂聲翩翩起舞的六個美艷舞伎在熊熊火光的照映下，嬌潤的粉臉上，齊泛起了一片紅艷的異采，使到大廳中的人看上一眼，都會怦然為之心動。

項無畏陡地手擧酒杯，大聲說道：「是日多謝各位盡力合作，奪得明珠百顆，寶石千粒，以及黃金白銀無數，這筆鉅財足可夠咱們兄弟享受十年。弟兄們，這場慶功宴上，願各人不醉無歸……」隨着大喝一聲道：「來！乾此一杯！」

觥籌交錯，人人都忙着站起身來，手擧酒杯，大聲回答道：「盟主說得好，不醉無歸……哈……」

又是陣陣的哄鬧聲，但在這一片哄鬧聲中，却見一名壯漢匆匆的從外面奔進來，從那名壯漢的那種驚惶及緊張的神色看來，人人都知道將有甚麼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了，心中不禁均是一緊。

那壯漢直奔至「混世魔尊」項無畏的面前，緊張地道：「稟告盟主，外面有一人求見。」

項無畏正在得意忘形之下，此刻一聽這般說話，不由怒火上升，隨勢一揮手，重重地賞了那壯漢一記耳光，叱道：「混蛋，難道你不會轉告梁巡察全權辦理嗎？」

那壯漢被重重的一記耳光帶得向後翻了一個觔斗，翻起身來，也不敢抹去唇角流出的血漬，哭喪着臉道：「稟告盟主，梁巡察已被來人重斃於掌下了！」

項無畏霍地一聲霹靂的怒吼，手中的酒杯也隨着「啪」的一聲，在他的巨掌中破碎了，他挺立了起來，大聲喝道：「來者何人？」

他的話聲是用內力逼傳開去，是以當他話音甫盡之際，祇聽得廳外面的夜空中傳回幾聲十分明朗的笑聲，隨後有人回道：「武林末流複姓軒轅名夢魂！」

音樂停了，那班舞伎也不知所措地停了下來，項無畏一聲低叱：「撤下去！」緊隨着又向着廳外高聲呼道：「進來！」

大廳之中，歡樂的氣氛已經一掃而空，緊張也代之而起。

未幾，祇見一人手持劍鞘，笑容可掬地慢步走入，此人年紀甚輕，却有一種氣吞山河的威勢，他龍行虎步，對着廳內兩旁列坐的一羣黑道高手，甚至連正眼也不屑一顧，當步至項無畏的座前五尺餘才挺立不進，他並沒有說話，有的祇是用左手把劍鞘往左肩上一放，而右手却同時揮了揮那件紫色的儒服，就好像在那件紫衣上有着十分討厭的塵粒一樣。

這種輕浮藐視的態度，當場就招來了十數聲憤怒的喝罵，但項無畏却一反常態，不怒反笑道：「這位小兄弟，駕臨『霸王府』所為何來？」

自稱「軒轅夢魂」的少年鎮定如故，望了項無畏一眼，道：「討回鏢銀！」

他答得如此乾脆，如此簡單扼要，就好似「討回鏢銀」的任務十分容易。

「哈……哈……哈……」項無畏

仰天發出一陣陣嘲笑，道：「小子，你要討回鏢銀可以，但你憑些甚麼？」

軒轅夢魂目中威稜暴射，沉聲道：「就憑這一支劍，滿腔義氣。」

甫接觸到這少年的眼中那兩股烱烱神光，項無畏的嘲笑，這時也無法泛起，胸間的怒火却已高漲，當着如此多的手下面前，這個臉他如何丢得起？

於是大喝一聲，項無畏厲聲道：「趙炳，替本盟主擺平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話落，重重坐回椅上。

「遵命！」右邊向外第三個座位上，霍地站起一條大漢，對着項無畏抱拳作禮後，大踏步走至廳中。

軒轅夢魂朗聲道：「『霸王府』中，四大奪命天王的威名震懾江湖，難道其中之一的『無聲奪命天王』就是閣下麼？」

趙炳臉上滿溢驕色，竟大剌剌地道：「甚麼，小子，莫不成大爺的威名嚇着你了？」

軒轅夢魂十分瀟灑地一揮手，笑道：「不是，不是，你且莫誤會，我祇是覺得萬分的奇怪，何以閻羅王見了我尚且還要下跪拜叩，而你閣下這隻跳樑小鬼却如此囂張無禮。」

他這般極盡譏諷的侮辱的話才一說完，就聽得「無聲奪命天王」趙炳被氣得怒吼連連，飛步前進，雙掌齊揚，兩股絕猛且厲的掌勁，已是劈向軒轅夢魂心胸。

「放肆！」軒轅夢魂沉如山嶽右掌迎向對方的來勢，祇是輕輕揮送了二下，就看到趙炳那雄壯的身軀，如遭狂風掃落葉般直向後面飛去，而「砰」的一聲悶響，此刻方自暴在空間。

隨即又響起着一陣木裂、盤碟落地的雜聲，原來趙炳收勢不住，巨大的身軀硬生生地把後面一張桌子壓得粉碎，以致把桌上的諸物都被震落地上，一陣響聲四起，臉上神色也說不出有多尷尬。

一招蒙羞，這種生平的奇恥大辱令到趙炳目射獸光，遂從侍童手中抽出一對長約二尺七八的鈎形長劍，再次發出了一聲厲吼，陡然拔身而起由高而下，兩柄鈎形劍同時下封，施的是絕毒辣的手法直向軒轅夢魂的頭頂上壓去。

軒轅夢魂不前不後，挺立如故，左掌的劍鞘向上一擋，已架住對方的那柄右鈎形劍，同時他的右手掌却絕快向前抓去，一下子就以食中兩指夾住了另外一鈎形劍的劍尖部位，在趙炳還未來得及變換招式時，他朗聲道：「這鈎形劍殺人太多，如今且讓你親自去品嚐一下被殺的滋味吧！」

語音未落，他兩指微加內力，那鈎形劍，劍尖處突然地如遭受到寶刄摧折一般，「啪」的一聲脆響，鈎形劍已被他二指硬生生的折斷，緊隨着他左掌劍鞘向前輕揮，而右掌兩指之間的那一段斷刄，却忽然向着趙炳的咽喉飛射而去。

趙炳就好像一個小童，被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一般，此時他被軒轅夢魂的輕輕一揮，已身不由主向後連退，但他還沒有退出四、五步之外，那一段斷刄已是如此無情地深深戳入了他的咽喉。

甩掉了兵刄，雙手緊緊握住喉部，趙炳臉部的神情，是一片痛苦，他張口欲叫，但已不能發音，鮮血由指隙間向下流，染濕衣衫，他雙目射出的是一種極度不相信的神色，也許到死前的刹那間他還不相信竟會死在這麼一個「名不見傳」的年輕人手上……

「颼颼颼」三條人影飛快的縱落，一下子就將軒轅夢魂圍在中心。

也不多說一句廢話，軒轅夢魂左手的劍鞘尖忽向地面上一挫，以鞘尖爲軸，整個修長的身形也隨着飄起，輕溜溜的轉了一圈，而轉動的同時，他雙腿也飛踢而出，刹那間便把那三條人影踢得齊齊向後翻了幾個跟斗。

十分輕靈，軒轅夢魂又復挺立原地，劍鞘在左肩上輕輕的揮動，看神情一片洒脫，淡淡的笑道：「聞名不如目睹，『霸王府』名揚江湖的四大奪命天王，難道竟是如此的膿包？」

這時，那三位被踢得鼻孔流血的「奪命大王」才從地上爬了起來，用衣袖抹去臉上的血漬，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頓時怒由心起，於是各自怒吼一聲，都不約而同的向前撲去，他們三人的動作，雖有少許前後之分，可是出手却形同一道，疾如旋風，而三道閃爍兵刄的光芒也分別前後夾攻，同時向軒轅夢魂的身上猛然劈下去。

三股劍刄光芒形同一片浪濤，配合着三人的脚下進退，以及下手的分寸部位，眞可說得是「天衣無縫」，無懈可擊。

在這三人排山倒海也似的攻勢之下，軒轅夢魂嶽立修長的身形，風車般的一個疾轉，而他手中的劍却閃電脫鞘而出，疾快到連旁觀的人也分不出他下手的方向，但聞得空間叮叮噹噹的一陣亂響……

這種出手，勝負立時可制生死！

三聲淒厲的慘號猶未消失，三個人的頭顱已骨碌碌滾落地上，與身軀分了家，血漬噴得四處都是紅艷艷的。

「混世魔尊」項無畏甫見劍勢，便不禁抖在心頭，唯因這種出劍的

疾速及劍式的狠絕，在十多年前他也曾親身領教過，那次得以脫身不死，眞是可說「九死一生」，僥倖到極點！

雖則心膽抖戰，項無畏猶自叱問道：「小子，你所練的是不是『滾星劍』？」

軒轅夢魂淡淡一笑，不置一詞。

他的身軀突然像是長空一縷烟，嫋嫋的升起來，當其直達丈餘高時，他那支劍閃似流星，向右邊飛去，劍越過大柱上插着的火把之刹那，忽然改爲弦形的倒轉，一下子劃空掠過火把鐵條，斷分二段，而上面有着火焰燃燒的一段，却被劍勢帶着齊飛，軒轅夢魂這時的身形輕輕飄飄地降落着他順手伸手接過劍柄，劍尖也隨着指向前，而那段有着火焰的鐵條却如此安穩地立於劍背之上，烈火仍然向上冒着。

軒轅夢魂的修長身軀已落葉般飄降在原地，臉上笑意仍然不變，祇是俊目中，却增加了異采——火光的異采！

拔身遊空飛劍，斷火把及至接劍落地，這一段空間，祇是如此短促，短促到令人難以相信，而軒轅夢魂却能做到如此俐落瀟洒，從容不迫，那種深湛的武學就不難可睹一斑了！

「啊……騰龍遊空……流星劍……」項無畏不禁的驚呼了起來。

也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也許是一段十分漫長的歲月吧，但是無論歲月如何變遷，時光如何流逝，而「騰龍遊空流星劍」的這句歌謠到現在却還留在人的腦海中。

曾有一位賜予人深深懼畏的神秘客，出現的就好比神龍掠空，令人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感，他使用的是一支「流星劍」，劍無虛發，不飲人血誓不收。

他的姓名無人知曉，唯因他每次現身都是如此突然，而每次他一出現就有武林人飲恨喪生於他「流星劍」下。

是以武林中無以名之，祇把這句「騰龍遊空流星閃、魔過魂消鬼見愁」來代表他的名號。

十多年前，項無畏還是一名初闖江湖，藉藉無名的年輕人，有一次他跟大師兄秦千生夜晚趕路於途中，撞見一位由頭至踵用深紫衣罩體的神秘客，秦千生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一下子就冲口出言道：「藏頭藏尾，十足神魔宵小，見不得人……」

那位神秘客本來擦肩而過，正向前去，但聽了秦千生這般侮辱之言後，他嘯一聲，拔身而起，刹那間便從他們二人的頭頂越過，罵道：「臭小子，你自己尋找死路！」也未見他有甚麼動作，就閃起了一片燦目的光芒，跟着秦千生的頭顱開花，鮮血腦漿四溢，當場慘死在地無情劍下。

神秘客再次施劍，而劍尖這次却對準了項無畏的心胸刺去，項無畏此刻已被這種忽然的變化嚇得魂飛魄散，那還有還手的機會，他甚至連閃避的念頭也還未泛起時、就被劍尖刺中心胸……

他驚懼絕倫，不禁厲笑！

但劍尖所觸之處，却突然起了幾點火花！

項無畏竟然靠着懸於心胸的一個圓形金牌，逃過了一劍穿心的死劫！

劍雖被阻，但那個金牌却被劍勢迫得入體達二寸有多……

「小子，算你命大，且饒你一次！」利劍歸鞘，拔身躍起，矯若遊龍，瞬息便消失在夜空之中。

心胸正中之處到現在還留下一個凹陷的疤痕，這種如被火烙在心的記憶，猶是十分清晰地閃於眼前。

項無畏伸手摸摸那處疤痕，雙眼情不自禁的望着那支「流星劍」之劍尖！

絕對料不到，這支煞氣騰騰的「流星劍」，在十多年後的今夜，竟會在這樣場合中，再度展露於眼前！

但是，當他眼光接觸到軒轅夢魂的輕視神情時，他那種先天的兇悍氣憤已陡然襲上心頭，盡把先前的「恐懼感」驅除得一乾二淨。

十多年了，以前的項無畏祇是一個無名小卒，但經過了無數日子的苦練，他的武功與十二招「血魔金戈」更是威震江湖，憑了一身功藝，他戰無不勝，因此奪得黑道盟主的寶座，被號稱「混世魔尊」。

憑自己目前的身份與地位，焉又會被「流星劍」之名所震懾？

於是，項無畏神色回復了威嚴，並厲聲喝道：「小子，你先殺本盟主麾下的梁巡察，後斬本府的四名奪命天王，這筆血債，你須用血來抵償！」語音微頓，接着又叱道：「仙童，金戈拿來！」

立刻地，一名小童雙手托着一對耀目生輝的金戈，急步送到項無畏手中。

金戈在手，項無畏霍地站起身來，飛身躍前，在軒轅夢魂面前七尺之遙降落地面，冷冷的道：「讓本座看看你有多大的火候？」

話音甫逝，金芒疾射，雙戈以無可比擬的速度，逕襲軒轅夢魂的三焦重穴。

他雙戈攻出時，不僅快得令人眼花撩亂，且金戈未到達目標時，勁風已籠罩着對方各要穴。驚人者，是金戈招中套招，式中含式，

一招攻出，暗寓着無窮變化，縱然以刀與劍來對抗，也有防不勝防之感覺。

軒轅夢魂利劍急戰，身形也隨着疾轉，「流星劍」閃電泛起七朵銀輝，更盪起了股股侵肌裂骨的劍氣。

「金戈」與「流星劍」互相交擊，碰出了點點燦爛的火花，而兩人的身形也藉那相撞的力道，雙雙往後飛退。

軒轅夢魂腳尖甫及地面時，就趁勢向上拔身，掌中「流星劍」搖定急殞，化作一道極之燦爛奪目的光芒，望項無畏疾瀉而下。

項無畏的金戈疾舞起一片金光，狠狠地迎面向前去。

人影交錯，兵刃相擊的脆響連連，兩人霍地一分，項無畏臉色青白不定，而手中的一對金戈，這時祇剩下那麼短短的一截，胸前不斷的劇烈起伏，顯然的他在這一式硬撞之下，腑臟已受震傷。

軒轅夢魂的身形也被帶得騰空躍起，但他一個盤旋後就降落地面上，神色絲毫不變，並朗聲道：「項無畏，你罪孽深重，絕難饒恕。」

劍若流星，脫手飛射而出。

項無畏頓覺眼中一股十分刺目的光芒向前飛來，他正想要閃避時，但劍已無情地在他的頸部掠過，一下子就「身首異處」了。

十分玄妙的「流星劍」，剎那間又轉飛回軒轅夢魂的手中。

「討回鏢銀」的任務已成功了。

一夜之間，龍頭被斬，羣魔四下逃散，「霸王府」頓化成廢墟，自江湖除名。

護送這項鏢銀的人，當他們重獲回寶物時，簡直歡喜如狂，頓把軒轅夢魂看成再造恩人。

雖然他們苦苦挽留，但軒轅夢魂却不辭而別，不受絲毫酬惠。

黃河一帶的千萬災黎，視軒轅夢魂爲「萬家生佛」！

於是江湖人震動，綠林道更加寒慄！

「紫衣流星劍無情」之威名，更是膾炙人口了。

* * *

劍已歸鞘，黃昏的殘暉也已逝去，夜幕漸漸低垂。

軒轅夢魂在岳王墳前已等待了好一陣子，現在他還是在等待着……

唯因所等待之「人」，是他生命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的「佳人」。

「怒髮冲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低聲慢吟，他把岳武穆那首音韻鏗鏘，辭意悲壯的「滿江紅」



輕緩的吐出。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肌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他剛剛把這首「滿江紅」的最後一個「闕」字吟畢，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十分驚惶的悲嘶，隨後，有一個極之踉蹌的黑影急竄而來，一邊急叫着：「救命……救命……」

來者是一位年華雙十，面容慘白的少女，她慘叫聲過後，就倒身於軒轅夢魂面前丈餘處，祇見她衣衫破爛，披頭散髮，而胸膛之處，猶留下一個手掌形的破洞，櫻口正緩緩流下絲絲鮮血。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不禁頓生憐憫之心，向着少女身後望去，也不見有人追來，於是他俯身問道：「姑娘，妳傷勢如何？」

那受傷的少女艱難說道：「公子，請你……找一位……大夫……」

也未待他言畢，軒轅夢魂截口道：「姑娘，城內可有大夫？」

「城南有一位『乾坤聖手』吳烈。」

軒轅夢魂於是不再遲疑，也不避男女之嫌，輕輕伸手，已把少女的嬌軀抱起，道：「姑娘，恕我唐突！」

那少女悽然一笑，啞聲低道：「不要緊！」

紫衣飄飄，軒轅夢魂雄偉的虎軀在暮色重重的夜空中，向杭州城的方向直投而去。

就在這時，七丈開外的一株古松樹上，飄下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輕女子，看她那模樣，頂多是二十歲上下，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彎彎的娥眉，紅紅的櫻唇，一襲雪白勁裝，襯托着肌膚似雪，玉潔冰清，有如一朵出水白蓮花，美艷得令人眩目。

眼望着軒轅夢魂那飛逝而去的身形，她那美好的眸子裡盛滿了一種包括悲痛，不相信，及憤恨的神色。

她並不知道軒轅夢魂懷中所抱的少女是位受創者，剛才她親目所睹的是自己的情侶十分輕柔地抱着一名少女，向着前面急馳而去。

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尤教她痛惡疾首，她喃喃自語：「夢魂，枉我一片痴情，而你竟是如此的一種人。」

她就是軒轅夢魂生命中佔着重要地位的那位「佳人」。

這位佳人，乃是西湖一帶人所熟悉的才女狄柔柔，尤其是她所彈奏的琵琶，祇要聽上一次，就畢生難以忘懷。

軒轅夢魂與狄柔柔之所以能夠互相認識，也是全靠那陣陣的琵琶聲而促成。

* * *

春天，桃花盛放吐香。

西湖湖畔，楊柳飄飄，風光如畫。

午後的陽光，寧靜地洒在湖面之上，反射着點點層層的波光，輕風徐來，吹皺了湖水，吹盪了畫舫，也吹醉了到西湖來觀光的遊客。

一艘豪華的遊船，穿過了一片荷葉叢中，盪漾於湖心中，狄柔柔就在船首之際，眺望着眼前美麗的景緻。

手抱琵琶，輕奏一曲，琵琶悠揚的樂聲在飄送，如此悅耳，如此之妙不可喻。

就是以前人所寫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什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來比喻她的琵琶聲調，祇怕也不盡然。

無怪杭州一帶的人，都稱她爲「琵琶仙子」。

忽然，前面有隻瓜皮小舟輕飄飄的盪了過來，這是一隻無篷的小舟，舟上，有個人半仰臥躺着，身邊放有一壺酒，一本書，一支劍，年紀二十四五，他既未喝酒，也未看書，劍更不曾出鞘，有者，他祇是靜靜地半躺着，而一雙虎目却深深地看着狄柔柔那手抱琵琶半遮面的韻態。

唯因她那份悠然，那份超俗的洒脫，以及那份陶醉自己的陣陣琵琶聲中的自如與忘我的境界，使這位紫衣客不能不對她產生了一種莫可言喻的微妙感情。

一曲彈罷，狄柔柔才發現面前這位陌生的紫衣客。

她並沒有一般世俗的脂粉「矯揉造作」，也沒有令人討厭的驕氣，有者她祇是對着紫衣客淡淡地一笑。

紫衣客不由報以微笑，口中讚着道：「聞得杭州西湖有位才藝雙全的『琵琶仙子』，莫非姑娘就是……」

她十分豪爽，答道：「這位大哥過獎了，小妹正是狄柔柔。」

紫衣客道：「狄姑娘的琵琶絕藝，令人佩服，能領教如斯妙着，眞教我不虛此行。」紫衣客微笑地應着，似有意又似無意地掃了狄柔柔一眼後，繼續接道：「在下複姓軒轅，名曰夢魂。」

軒轅夢魂……「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

這個如夢如幻的名字，在這幾年來經已傳遍江湖四海，它的「主人」已被武林道宣染上了一種極度神秘的色彩，這種色彩已令到「他」成爲一位神，一位打不倒的神。

他，他如此年輕，如此倜儻不凡，是放在身邊的利劍使到他成名了，抑或是他練到這支劍成名。

但是，這位被公認爲神的紫衣客，現今却出現於眼前。

狄柔柔一時間無言以對，她心中有股極之複雜的感覺。

就好似寧靜的湖水，被人投下一塊石頭，震得泛起圈圈的漣漪。

「狄姑娘麗質天生，一代才女，也許在下一介江湖莽夫，令到姑娘有所爲難，就此告別，願他日能夠重聽仙音。」

軒轅夢魂說完就欲棹舟離去。

狄柔柔的迷惘心神剎那間回復了正常，她有點驚惶，急聲道：「軒轅大俠，且莫誤會，小妹一時失態，請莫見怪，如不嫌棄，小妹權作東道，水酒薄餚，以贖適才失態之罪。」

軒轅夢魂沉默了，一剎那淡淡一笑道：「狄姑娘言重了，既然如此盛意，夢魂又焉敢不從命。」

很自然的，他們在暢飲歡聚，在彼此談話當中，他們都不自禁會露出微笑，於是這一對才女與俠士，就這樣的開始認識，就這樣的開始展開那一頁不平凡的戀愛史。

西湖湖畔，那幢精巧的石屋，是狄柔柔的父親狄青雲歸隱的住所，自從退出武林，不問世間事的狄青雲，正愁時間無可打發，此時恰巧來了這位稀客，他蒼老的臉上也不禁時常泛起滿足的笑容。

也許是緣份罷，軒轅夢魂每天都陪伴在狄柔柔的身邊，遊山玩水，相依偎，情愫生，說不盡卿卿我我，傾不盡情話綿綿……

每個黃昏，那位慈祥的老人就纏住軒轅夢魂下棋對弈，飲酒賦詞，有時也會月下舞劍，重拾舊時的豪氣雄風……

這種甜蜜生活的情趣，軒轅夢魂不覺間已享受了足有二百多個日子了，直至有一天，他得知好友「崑崙雙傑」在青城遭奸人暗算，死得不明不白之後，他再也沒心情在西湖之畔流連下去。

於是，他拜別了狄青雲，離開了狄柔柔！

臨別之前，軒轅夢魂許下諾言，答應她於辦妥事情後就立刻趕程歸來……

軒轅夢魂離去的時候，已是寒風凜凜的初冬的季節。

一別已是兩載，今天因事外出，當歸達家中時，狄柔柔那充滿了懷念的芳心，不禁心花怒放，前來岳王墳相會。

但是，剛才那一幕情形，却是如此眞實出現在眼前……

狄柔柔一邊懷念着以前種種的恩愛，一邊却也感嘆着現實的殘酷與無情……

時間在無聲中飛逝……

此刻，暮色已是深重，夕陽也已斜照……

一位睡眼矇矓，體態龍鍾的老人，被人從夢中驚醒過來。

他，乃是杭州西湖一帶的名人「乾坤聖手」吳烈。

當吳烈步履蹣跚地走至廳中時，他看到的是一名少女滿身鮮血淋漓地躺在他平時躺臥的一張椅上，而旁邊却挺立着一位身穿紫衣，體格異常雄偉，臉容十分威武的持劍少年，他正欲要開口詢問。

那威武少年却及時雙手一拱，長揖謙然道：「吳大夫，打擾你老人家休息的時間，在下萬分愧疚，敬請見諒，這位姑娘因受傷太重，萬望吳大夫高抬貴手，替她治療！」

吳烈慢條斯理，緩步行至受傷少女的身邊，他伸手按了她的手腕，並撩開她的眼皮，深深的觀望了一下她的眼瞳之後，一邊却嘆息地「唉」一聲，問道：「她是你甚麼人？」

那威武少年恭聲道：「在下軒轅夢魂，與這位姑娘並無關係，祇是在岳王墳前見她受傷太重，因此才急於尋訪大夫爲她治療。」

「軒轅夢魂……唔，這名字好熟。」吳烈沉思了一刻，接道：「難，難，難。」

他一連道出三個「難」字，語氣的沉重頓時令到軒轅夢魂心弦也不禁爲之一震！

「大夫，何事爲難？」

「須知這位姑娘，她內腑五臟已被人用重手法震得幾欲碎裂，脫離原位，此刻如無仙丹靈藥，縱然大羅神仙下凡，也是束手無策！」

軒轅夢魂急道：「素知吳大夫有『乾坤聖手』之稱號，難不成對她的傷勢，也是束手無策？」

吳烈一對白眉向上一揚，沉聲道：「辦法倒是有一個，祇不知你是否能夠犧牲？」

軒轅夢魂不由一怔道：「犧牲？」

吳烈笑了笑，解釋着道：「你是誤會了老夫所說『犧牲』兩字的涵意，它祇是代表物質而非代表着生命！」

「原來如此！」軒轅夢魂再問：「究竟是如何犧牲法？請大夫有以教我？」

「銀兩換靈藥，聖手救佳人！」

「靈藥値幾許？」

「白銀五千，除此別無他途！」

軒轅夢魂不由大吃一驚：「甚麼，要白銀五千兩？」

吳烈好整以暇，坐倒在一張椅子上，雙眼微闔又開，緩緩地道：「嫌多？那麼閣下可以另請高明！」

軒轅夢魂心中怒火不禁突然上升，對着這位「乾坤聖手」吳烈的人格，他原先所存有的敬意已飛上了雲霄，代而起之是一種極度鄙視的觀念。他想不到一位以醫術濟世的大夫，竟然會在別人危難之際，狠心地去勒索一筆鉅款以潤私己的利益。

軒轅夢魂轉眼接觸到臥在椅上的少女那種凄涼慘態時，他祇好强忍着胸間那一片怒火道：「大夫，出門之人那有如此多的銀兩帶在身邊，敢請大夫先爲她治療，我到時必定會籌足銀兩雙手奉上！」

吳烈雙目微睜，雙手抱胸，陰陰地道：「閣下，生意人最忌者就是『賒欠』兩字。」

甫聽此言，軒轅夢魂怒火已是高熾，不禁叱喝道：「那麼大夫的意思就是見死不救了！」

吳烈仍然是陰沉沉地應着聲說道：「眞是抱歉，抱歉！」

「嗆郎」的一聲清鳴，「流星劍」已出鞘，劍尖直指射着吳烈的咽喉處，軒轅夢魂肅然道：「大夫，莫迫軒轅夢魂不義！」

面對着這支流露出灰濛濛，碧森森懾人之利劍，吳烈依然安坐如故，他打量着這支利劍，唇角再度泛起一種難以覺察的陰沉笑容：「閣下，咱們來個『君子協定』如何？」

軒轅夢魂右手輕轉，劍已將快入鞘，問道：「祇要我能力所及，蹈湯赴火也在所不辭！」

「好義士，眞英雄。」吳烈雖然讚着，而一雙眼始終不離「流星劍」：「所謂『君子協定』，就是閣下能夠留下寶劍，權作抵押之物，當銀兩籌足交來，便即原物歸還原主……」

也不待吳烈話盡，軒轅夢魂想也不想就遞過手中那支震懾武林的「流星劍」，雙目炯炯生光，原望着吳烈道：「君子一言，拿去！」

吳烈伸手接過「流星劍」，微作打量一下，接口道：「快馬一鞭，多謝！」

「那麼，請大夫快些開始爲她醫治吧！」

吳烈手持劍鞘站了起來，說道：「放心，她死不了，勞駕把她抱進裏面去，也好方便爲她進藥治療。」

軒轅夢魂應了一聲，再度輕柔地抱起那受傷的少女，隨着吳烈走進一間滿溢着藥草味的房室，在吳烈的指示下，輕輕的把少女放在室中的一張狹窄的臥床上。

那少女也許是受傷太重，一直都緊閉着雙眼，昏迷不醒。

「乾坤聖手」吳烈十分熟練的從抽屜內取出幾個精巧的瓶子來，在一個玉盤中調配着藥……

不多久，他手持着一杯碧綠色的藥汁走到少女面前，把杯子交到軒轅夢魂手中，低聲吩咐道：「給她飲下！」

迫於無奈，軒轅夢魂祇好依言接過杯子，扶起受傷少女，爲她灌下藥汁後又把她緩緩的放下。

吳烈看着少女服下藥汁之後，道：「她服下藥後，要六個時辰之後才能甦醒過來，在這段時間當中，她絕對不能受到絲毫的震擾，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說到此處，他伸指按捺少女的腕脈，好一會才又接口道：「閣下，這看護的責任，祇好落在你的身上了。」

軒轅夢魂毫不猶豫地答道：「這個沒有關係，大夫請自便吧！」

吳烈於是不再打話，轉身持着「流星劍」離開了這間小小的藥室。

室中很沉、很靜，祇有那少女沉重的呼吸聲在起落，軒轅夢魂看着那張慘白無血色的俏臉，腦海中更不由自主產生了一種憐憫的意念。

此刻，他極度渴望能夠前往與狄柔柔相見，傾訴離別的相思，但責任在身，難以離開這間藥室。他祇有暗叫奈何，奈何！

相聚有期，又何必急在一時？

他祇好枯坐，等待着時間的流逝……

*　*　*

月夜下的西湖，永遠是令人迷戀的。

面對着閃蕩起層層波光的湖間，狄青雲靜靜地半躺在一張臥椅上，正怡心悅目地欣賞這令人迷戀的月夜景色。

這神仙般的生活情趣，雖然如斯怡靜，對於狄青雲來說，却是愜意異常。

遠遠的湖面上，這時駛來了一隻輕舟，那隻輕舟的來勢十分疾速，剛剛出現眼前，剎那間已到達在眼前。

輕舟之上，挺立了一位身形魁梧雄偉的蒙面人，一雙眼睛，閃閃有光，一襲紫衣在夜風中飄揚……

紫衣幪面人也未待輕舟抵達湖邊，已一聲清嘯，拔身飛起，剎那間就越過三丈有多的湖面到達湖邊，再度騰身，三幾個起落就停在狄青雲的面前，靜靜地虎視着這位慈祥的歸隱老人。

他剛才騰身遊空，好比動如脫兔，此刻一旦停身不動時，眞乃靜如處子！

原先已經十分寧靜的氣氛，現在加上這位突然而來的神秘蒙面客，更變得詭異兼肅殺！

狄青雲心中不禁顫抖，但他也是見過大風浪的過來人，震驚的神色剎那間回復了悠然閒情，緩緩起

立，雙拳微拱，道：「這位朋友，月夜駕臨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蒙面客聞言不答，祇是輕輕從劍鞘中拔出了利劍……

雙目再接觸那支劍上灰濛濛且碧森森的劍氣時，狄青雲心中驚念更甚，他正想要開口相詢……

但，那蠓面客已叱喝一聲：「着！」

右掌利劍一下子化作千百條蛇，狠兼準地向着狄青雲的軀體各部位射去。

變生倉猝，狄青雲還未了解到事情的經過時，劍的來勢已罩着身體，於是迫於自救，以前闖盪江湖，仗以儕身成名的卅二殺手絕藝「無聲浪掌」，已是一氣呵成，剎那間，竟劈出了十八掌之多……

這個十八掌在劈出時，不聞有絲毫半點聲浪，就似楊柳迎風輕舞，可是一遇到阻力之際，那就會產生如巨浪似的威力。

是以，狄青雲這一個十八掌雖然並不能挫敵，自保却是有餘，他趁着敵人還未再次發動第二輪攻勢之時，急速抽身後退，怒問道：「閣下是何人？」

蠓面人右掌中的利劍直舉，沉啞着聲音道：「見劍知人！」

狄青雲神色大變，不相信地道：「你是軒轅夢魂？」

「廢話！」蠓面人怒道：「否則『流星劍』誰人堪配？」

狄青雲笑了，他笑得十分爽朗：「朋友，不要開玩笑了，軒轅夢魂義膽琴心，做事光明磊落，那像你藏頭露尾小人行徑。」

蠓面人雙眼怒光外射，猛喝一聲：「住口！」隨着騰身直撲，手中利劍絕不容情，狂風掃落葉般一下子發出七七四十九劍。

這四十九劍的走勢，簡直如鋪天蓋地，席捲而去，狄青雲雖然施出渾身解數，也是捉襟見肘，岌岌可危……

蠓面人隨着四十九劍一過，騰空的身形便是曳疾隨下，脚未點地時，流星劍已「嗡」地聲響，飛快向着狄青雲的後心急戳而去！

由於變生猝然，狄青雲萬萬想不到這位蠓面人的技藝竟然如此高超，如此變化無常，當他瞬息間感到四周的壓力陡然減去時，正要急身後騰，但他急躍後騰的身子，正恰好迎上那支向前刺來的利劍……

當狄青雲發現到情形有異之時，他拚命側身的挪移身軀，可惜時間上的差別已鑄成了慘劇。

劍已無情地深深透穿過狄青雲的心房……

蠓面人的一雙眼睛毫無感情地瞪着狄青雲的背胸，他緩緩抽出利劍，鮮血緊隨着噴濺，狄青雲極度痛苦，挪動着脚步向前踉蹌踏開去，行不到幾步時，經已重重跌撲在地，他一手掩住傷口，一邊却以極堅强的口氣道：「朋友，老夫臨死……之前，也不相信……你是軒轅夢魂……除非……」

蠓面人持劍的手，不禁一緊，道：「除非甚麼？」

「除非你脫下了面罩，老夫……才會相信……」狄青雲痛得面容抽搐着，可是他始終不相信這位持有「流星劍」的蠓面人就是軒轅夢魂。

蠓面人行前數步，怒道：「老匹夫，如要求證，到閻羅殿上再說罷。」話剛離了，左脚飛起，直把狄青雲踢得向後滾出了二丈之外。

狄青雲本已受傷，此刻再受一記無情脚，他身子雖然在滾動着，但人早已被擊得昏了過去了。

是以，當他滾動的軀體停止時，人也寂然不動了。

蠓面人望着狄青雲寂然不動的身子片刻，也望了望手中的「流星劍」一陣之後，才輕輕把劍歸鞘內……

他此刻臉上的神色因被隱罩着，看不出來，但從他那雙眼睛內却清楚地可以領略到一種非常陰險的色彩。

他騰身飛縱，起落之間已飛回停於湖面上的小舟上，一聲異嘯，小舟飛快的向湖心駛去！不多久就消失在重重的夜色之中。

明月仍然高懸，湖水依然迷人！

＊　＊　＊

狄青雲是在被劍創兼脚踢的痛苦之下，昏死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辰，他那迷惘的神志被一陣凄慘啼哭聲搖醒過來，他之所以不死，是由於劍尖入體之時，他又側身少許，那利劍雖然無情的穿過胸前，但距離心臟却有寸許，或者他求生的意念十分堅强，促成這種堅强的意念是爲了一個人，這個人也就是他的愛女狄柔柔！

狄柔柔一見他甦醒過來，就悲聲問道：「爹，究竟是何人，把你傷成如此？」

狄青雲本身已呈僵硬狀態，他臉容蒼白之中泛青，他想掙扎起來，已是力不從心，痛苦且艱難地道：「柔柔……爹不能……流星……劍……」

他說出來的話簡直是詞不達意，甚至越說越虛脫……

狄柔柔一聽「流星劍」三字時，她臉上神情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她想起剛才在岳王墳前的一幕，此刻再聽聞垂死的父親口中說出「流星劍」這三個字時，她甚至連想也不再想清楚，就深深斷定行兇魁首是「流星劍」的主人軒轅夢魂！

最親切的人被最深愛的人所殺傷，這種感受是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恨？

於是，在悲恨交集之下，她喃喃發出重誓：「軒轅夢魂，你這個衣冠禽獸，我如果不血刃你心，誓不爲人！」

當狄柔柔的視覺再次接觸到狄青雲之際，她不由悲嘶叫道：「爹爹，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人死又焉能復生，狄青雲見了愛女之最後一面時，他再也不能支持那一股元氣，於是說完話後就瞑目不醒，一命歸西！

＊　＊　＊

杭州城內有家姓蘇的財主，是本地數一數二的大富豪。

大富豪姓蘇名雷雄，家財萬貫，擁有田地產業無數，於三年前患病去逝，偌大的家產就遺留給獨子蘇英濤。

提起這位少年富家子弟，不僅在杭州一地威名人人知曉，就是武林道、江湖客都會對他另眼相看。

他藝出自無極派，乃是當屆無極派掌門「無極神翁」武塵飛的關門弟子，一身技藝在江湖中可說是年輕一輩之中的佼佼者，年前才藝滿返家，掌管老子爲他所遺留的一大筆鉅財產業。

他年少英俊，家財百萬，出手更是說不出的豪闊，是以短短一年期間他的名字已比他父親蘇雷雄更加响亮得多。

蘇英濤，這位有「小孟嘗」綽號的富家子，也是狄青雲的外甥，對於舅舅不幸的遭遇，蘇英濤除了悲憤之外，還十分殷勤地安慰表妹狄柔柔。更者，關係到一切辦理喪事的開支，他都一手包辦料理。

有錢人家好辦事，狄青雲被殺的消息傳出不及二個時辰，而這間座於湖畔的石屋內已經紮起了一座不大不小的靈堂，全屋內外，一片縞素，哀樂齊奏，哭聲震天。

當弔祭的人羣，絡繹前來拜祭之際，東方的天邊才剛剛泛起了白濛濛的陽光。

靈堂中，香霧繚繞，兩旁吹鼓手伴奏哀樂，致唁的人由左側進入，右側退出，順序拈香行禮，然後轉過左邊蓆棚，便是招待素齋的地方。

狄柔柔一雙美目現今已是紅腫，她淚已流乾，心却在默默的滴血，她跪倒在父親的棺木側邊已經有好幾個時辰了，雖然她的表兄勸她進內休息，她始終不應，默默的跪着……

她只感到眼前人影搖晃，嘈雜聲也不絕地由外面傳進，但無論人潮怎樣洶湧，聲勢如何鬨擾，她眼前只有一個影子，她耳內，也只有一個人的聲音……

這個影子是如此熟悉，這聲音是這樣悅耳。

但現在却一下子陡然感到一切都離得她遠遠的，頓時變成陌生得可怕。

「紫衣流星無情劍。」狄柔柔喃喃的低呼道：「軒轅夢魂！」

昔日恩愛何以會鑄成了今日的仇恨？

她不明白，如果不是由垂死父親的口中，聽到行兇者是「流星劍」，她絕對不會相信軒轅夢魂會做出如此慘無人道的事情，究竟是甚麼原因？她始終不了解！

＊　＊　＊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也是一夜未睡，服藥後的受傷少女自清晨醒過來之後，臉色已是大大的好轉，一切都顯得如常，軒轅夢魂向「乾坤聖手」吳烈交代了數言後便辭別而去！

當他帶着歡欣的心情來到西湖湖畔之際，他見到的却是以前那間熟悉的石屋前，全是夾道縞素，迎着晨風招展。

他心中不禁顫抖，截住一位來客，問道：「這位大哥，請問何人仙遊？」

那來客步履匆忙，一邊行一邊答道：「狄青雲狄老爺子。」

軒轅夢魂幾不相信眼前的情景，他昨日黃昏時刻，遠方歸來時，還與這位慈祥風趣的老人談了好一陣子話，想不到昨夕一別，今晨已成陰陽兩隔，永無聚期！

難道人生的生離死別，竟會是如此的匆匆麼？

「究竟是爲了何故？」軒轅夢魂一片迷惘，他不明白。

隨着人潮，他直向石屋大步走去。

一名三旬上下的大漢在軒轅夢魂還未踏進屋內時，已攔住去路道：「閣下慢行……」

軒轅夢魂思維正在騁馳，也不管這人攔住去路，側身疾閃，人已從這彪形大漢左邊進入，但那彪形大漢却叱罵道：「大膽狂徒！」狠狠地向着軒轅夢魂的右肩膊抓去。

軒轅夢魂聽得背後掌勁風起，他不進反退，右掌隨後反拍出去，彪形大漢的手掌剛剛抓到對方的肩膊之一刹，胸口已遭攻擊，這反拍的掌勁雖不甚强，却足以令到他那彪形的身軀向着後面翻出了二個跟斗。

經此一鬧，那些陸續而來的客人盡被驚得四處迴避，祇有些少較爲膽大的，遠遠站着觀看，氣氛在悲感中滲雜肅殺。

軒轅夢魂沒有回望，舉步前行。

「停步！」一聲沉重有力的呼喝聲由裏面傳了出來，隨後有二個五

旬年紀的老叟大步走行出來，往門口兩側一站，攔住了軒轅夢魂的去路。

軒轅夢魂祇好無奈的停步，他雖然不說話，但目光中却顯出重重的怒意。

站下來，左邊那個濃眉細眼，兩目十分猙獰的老叟上下打量了軒轅夢魂一陣，才語聲冷沙沙的道：「你是誰？」

軒轅夢魂緩緩的道：「兩位，弔祭故人，難道還要道姓通名嗎？」

猙獰老叟重重「哼」了一聲，冷硬的道：「老子喜歡，你敢不從？」

軒轅夢魂按捺不住滿腔怒火，道：「複姓軒轅，雙名夢魂。」

那個老叟在聽得這位紫衣客就是被武林同道號稱「紫衣流星劍無情」之際，都不約而同驚得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二三步，雖說他們也是江湖武林的一份子，但面對着如斯一名煞星，又豈無驚惶之念。

也未待他們有所行動，陡聞得一陣笑聲：「軒轅大俠，久仰風采，今日何幸，在此相見。」

說話是一位年輕少年，但見他灑脫不羣，祇是嘴角太以削薄，以致當他笑起來之際，就覺他有點陰險奸詐。

「過獎，過獎。」軒轅夢魂淡淡一笑：「恕我眼拙，閣下何人？」

少年的笑容逐漸消失，朗聲道：「小弟蘇英濤。」

軒轅夢魂道：「閣下與狄家是……」

蘇英濤突然聲調一沉：「親戚關係，軒轅大俠大駕光臨，何不進內弔祭？」

軒轅夢魂一軒劍眉道：「我正想進內拈香拜祭，無奈這兩位却諸多留難。」

蘇英濤叱喝道：「還不給我退開一邊？」

那兩個老叟喏喏的應着，一邊向後退去。

蘇英濤又接道：「軒轅大俠請！」

軒轅夢魂也不再言，舉步直進屋內。

蘇英濤直待軒轅夢魂行出丈餘外時，低聲向着那兩個老叟吩咐了幾句話，才急步的追上。

此際的軒轅夢魂，腦海中盡是被重重疊疊的疑問纏擾着。

更者狄柔柔的倩影也牽繞地出現眼前，他邊行邊想，越想就越加迷惘。

但萬萬想不到，就是當他面對着愛侶時，一場意料之外變化却使他難以接受。

原來跪倒棺木側邊的狄柔柔，一見到軒轅夢魂的雄偉身軀出現時，她霍地的站了起來，也許由於跪着太久，是以當她挺身站立起時，那雙腿却陡感痲木，不聽指揮，剎那間，脚步踉蹌向前搖晃。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急忙奔步向前伸手欲扶。

但是，狄柔柔却一聲怒喝：「滾開！」她踉蹌的嬌軀就這樣靠着棺木，怨毒的眼光直直地射向軒轅夢魂。

「柔柔，妳怎麼啦？」軒轅夢魂接觸對她那種仇恨的眼光，心中也不禁抖顫。

「軒轅夢魂，別假惺惺作態了，我跟你有何深仇大恨，而你竟然如此心狠手辣把他老人家刺殺，你這個人面獸心的畜牲！」狄柔柔越說越是激動，以致當她話剛說完時，她的嬌軀重新再度跪倒地上。

這瞬息間的變化，頓使到軒轅夢魂心驚膽跳，絕對意外令他有好一陣子的迷惘。狄青雲暴斃竟然牽連到自己的身上，而最令他驚心動魄的就是莫過於連自己心愛的情侶也會懷疑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殺人兇手。

他有種被人刺痛的感覺，又何況指控他的人是他心底最敬愛的女子。

他沙啞着聲，緩緩問道：「柔柔，妳相信我軒轅夢魂會幹出如此無恥的事嗎？」

狄柔柔輕擧粉首，滿臉淚痕，悲痛中含有無盡的憤恨道：「本來我也不相信你會做出這樣無恥的暗殺，但爹臨死之前，猶說出傷他之利器，就是『流星劍』！」

「流星劍？」軒轅夢魂飛快截口問道：「那是多久之事？」

狄柔柔道：「昨晚子夜時辰。」

軒轅夢魂輕輕搖頭一嘆，正想向狄柔柔解釋昨晚因爲援救一名女子，是以，才不能在岳王墳前相候。

可是他未待開口，一旁靜立的蘇英濤此刻却暴喝一聲，道：「軒轅夢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既然做得出手，現今又何必諸多遁辭。」

語音剛盡，蘇英濤疾快的把身上那件白色儒服脫了下來，露出腰間一條鑲着金絲邊的皮鞘來，而鞘兩邊却各有十個環扣，環扣之中，赫然並排插着二十柄鋒利小刀。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急忙的說道：「閣下，且慢動手。」

抿抿嘴，蘇英濤注視了軒轅夢魂一眼，他甚至連眼皮也不眨動一下，突然間，他雙手齊揮，其快如電，四柄小刀飛射軒轅夢魂的雙目，心臟以及小腹等處要害。

軒轅夢魂的神情鎭定得令人心寒，雄偉的身軀絲毫不動，而動者祇是一對虎掌，就好像變魔術似的。

軒轅夢魂的雙掌在連連揮動的過後，那四柄小刀却是如此神奇地倒握在他的雙掌中。

蘇英濤眼瞳內掠過一抹驚惶，旋即他又恢復了一片陰沉的神色，怒聲道：「再見識一下本少爺的飛刀絕技！」

六柄飛刀連環地掠飛，這次攻擊的範圍是軒轅夢魂的全身要害，妙者是前面的三柄小刀飛至中途時，忽然緩慢了下來，而緊隨後面的三柄小刀却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疾撞而上，剎那間把前面的三柄小刀被碰撞得向左右及正中處齊飛，那種去勢的迅快，眞可謂疾如閃電。

軒轅夢魂右手疾揮，一道電光隨着射出了身子，却非常輕巧地以一招「鐵板橋」向後俯去。

陡聞一聲「噹」的脆響，飛戳心胸部位的那柄小刀被軒轅夢魂甩出的一柄飛刀撞落地上，而那左右兩柄小刀，却毫無阻攔地向前疾射而去，徐徐地截入了牆壁之中。

疾快地挺身而立，軒轅夢魂望了望手中的三柄小刀，對着蘇英濤冷聲說道：「閣下不問青紅皂白，出手就要取人性命，這一種殘暴行爲，本該重受懲戒，念在青雲叔靈前，我不欲多生是非，姑且饒你一次，但他日如再兵戎相見，那時莫怪我軒轅夢魂無情。」

掌中的三柄小刀，在他話音甫逝時，就脫手飛向五丈開外的一排蠟燭，「噗……噗……噗……」的三聲，小刀已被插入牆中，那三柄小刀之上，却齊有着一段蠟燭在燃燒。

蘇英濤俄頃之間被震駭得目瞪口呆，他現在才深深領略到這一位素被武林同道認爲使劍聖手的軒轅夢魂，對於暗器的造詣也是這般地驚人。

「柔柔，我不會向妳多加解釋，但願妳能夠給我三日的期限去尋找主兇魁首，三日期限一過，不必妳動手，我軒轅夢魂甘心情願在青雲叔的靈前自刎！」

軒轅夢魂隨着向狄青雲的棺木恭敬地拜了三拜，以一種無可言喻的眼光望着狄柔柔好一會，才轉步騰身，離開這個傷心場所。

此刻軒轅夢魂的意念中，祇存有三個字：「流星劍」，想不到「流星劍」使他成爲「紫衣流星劍無情」，而今却因它而變成「殺人兇手」。

* * *

有晨讀習慣的「乾坤聖手」吳烈，他一卷在手，正悠然閱讀着。

突然，「呼」的一聲沉响過處，房門被一種沉猛的力道撞得碎裂，隨着跨入了一名四旬的中年人，這中年人滿臉的霸氣，目露兇光，全身上下都似乎散發着一種異常的殺氣。

吳烈心頭頓被這種殺氣嚇得「研研」跳個不停，他帶着微微顫抖的聲調道：「你……意欲何爲？」

中年人的回答道：「取劍滅口！」

這短短的四個字，話還未說盡，他掌中的一柄薄背寒刀已挾着冷風直劈向吳烈的額心。

吳烈一聲驚呼，手中書卷迎面擲出，連人帶椅向後翻出，中年人的一刀把書卷劈得分爲兩截，餘勢仍是不變的由上而下，一下子直把吳烈面前的書桌斬劈得深入兩尺有餘。

吳烈乘着對方抽回寒刀時的空間，翻身躍起，從後面的牆壁暗格中取出那支名震江湖，威名遠播的「流星劍」來，當他抽劍出鞘的同時，中年人的第二刀又已劈到眼前，再不猶豫，吳烈劍向上迎，同時左手劍鞘直取對方的咽喉，這種雙管齊下的簡單招數，在他使來，竟是如此乾淨俐落毫無老態龍鍾之感。

刀未撞劍鋒時，中年人已飛身後躍，後躍的身形甫才點地，他手中的寒刀又再次向前狠斬而去，這一次的攻勢，是分上、中、下三路齊攻，一時之間，陡覺刀影寒光連閃，分不出那一刀是虛，那一刀是實。

吳烈此刻寶劍在手，膽氣豪情更壯，他劍化一招「萬花怒放」，頓時把自己的身形罩得潑水不入，那中年人憚忌「流星劍」之鋒利，寒刀絕不敢跟它相擊，故此他見此情勢，祇好急忙抽刀回勢，交過左手，而右拳却飛快地以劈空掌力向着吳烈狠狠的劈去。掌勁不但疾，且力沉勢猛，由此可見這位中年人的一身修爲絕對不能掉以輕視之心。

吳烈被這突然的變化弄得手忙脚亂，他雖也絕快地挪動身子，向右疾閃，但還是慢了些少，右肩頓被掌風擊中，他的軀體也因此而向後疾轉着，在他還未穩得住身形之際，中年人的寒刀又分開五個部位直斬劈他疾轉的身軀要害。

這五刀之勢，因爲太疾快了，是以看來就好像祇受了一刀而已。

無論是一刀還是五刀，只要被斬中，那吳烈就可說是凶多吉少命必歸西了！

以吳烈那仍是在轉動的身形看來，這種兇險，他是絕對避不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剎那間，一條人影比箭還快地飛射入來，他的來勢甚至比那中年人手中的寒刀去勢還要快上十倍，當寒刀將及要斬中吳烈要害的一剎那，飛騰而至的人影已近吳烈身邊，在吳烈還未來

得及去看清楚這位不速之客的面目時，手中的「流星劍」已被來人奪去，隨後精光一閃，祇聞「噹」的一聲脆響，中年人的那柄薄脊寒刀已被削成兩段。

這人的出現，及至奪劍斷刀，其間的過程眞是快得不可言喻，如果用「電光閃逝」的速度來形容，却是最恰當不過。

此刻刀折的聲響過後，吳烈的身形也才停穩下來。

中年人呆了一呆，臉上的殺氣更是怕人，狠狠地道：「混蛋孽障，竟敢攔阻大爺行事，敢情你是吃了熊心豹膽的吧！」

略略望了一下子手中的「流星劍」之後，來人悠然道：「這位武林朋友，我斷刀而不取你首級，對你算是格外開恩，而你竟然還在此耀武揚威，難道你眞要身首分了之後，方知『死』之一字是怎樣寫的嗎？」語氣平淡中透着肅殺之氣，好不懾人！

但中年人却氣得呱呱大叫道：「無知孽障，你家大爺是被唬嚇大的嗎？你也不打聽一下，『先殺手』的威名是靠甚麼闖出來的！」

來人語氣刹那變得更加肅殺的：「你是蕭浩？」

中年人的雙目露出笑意，意氣飛揚，驕傲凌人地道：「怎樣？驚怕了是嗎？」

一雙虎目射出了炯炯神光，來人沉道：「驚怕？蕭浩，你行道江湖中，這些年來，曾否有聽聞過『紫衣流星劍無情』怕過誰人？」

蕭浩的臉容刹那間變得慘白：「你難不成就是軒轅夢魂？」他心中猶自不信，這麼一名武林道渲染得已成爲「神」的「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會是如此的年輕，如此風度折人？

軒轅夢魂冷冷地望着他道：「不錯，我就是軒轅夢魂，一襲紫衣，一支『流星劍』，對你這種冷血敗類，我手中之劍應要無情！」

就在「無情」兩字才說完，劍光已如閃電般帶起，刹那之間，便向「先殺手」蕭浩的肩膊、胸膛、腰間、刺出七劍之多。

軒轅夢魂出劍之招式看來並沒有甚麼奇特之處，但却快得不可思議，這七劍刺出，一支劍竟像變化七支劍。

蕭浩在軒轅夢魂的劍尚未出手的時候，他的身法經已展開，也幸他的身形已先展動，才堪堪避過這七劍。

但軒轅夢魂的劍法却如長江大河之水，一瀉千里，七招刺過之後，又是七招緊隨着刺出，絕不讓人有絲毫喘氣的機會，祇見劍光綿密，宛如一片光幕，絕對看不見絲毫空隙，又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般。

蕭浩雖然扭動身子，他甚至連體內的潛力都用在一雙腿上，也未能逃避這些致命的劍招，他閃避得不算不快，不過劍招的攻勢，七劍一過，他的身上已被刺傷了多處，雖不是致命的創傷，但每當一次劍鋒堪堪破衣而過之一刹那，他已深深地感到鋒芒如冰霜，如是慢了半步，便已不堪設想了。

軒轅夢魂輕嘯了一聲，雄偉的身體隨着騰飛起來，在空中一個迴旋，當頭飄墮之際，他掌中的「流星劍」祇發出一劍，直向蕭浩的雙眉中心處。

這一劍看似十分緩慢，其實去勢是疾速到無可比喻。

蕭浩正在輕輕緩過一口氣，對於軒轅夢魂這種騰身發劍的攻勢，他絕對沒有先前的那種恐懼的感受，但當他欲要上去挪動脚步閃避，並揮起那柄斷刀去格擋的時候，「流星劍」已是無情地穿過他的頭顱，劍的去勢帶着他的軀體直向後面退出了三大步。

這一劍之勢，眞比電閃還要疾快！

劍往後抽，鮮血緊隨着泉湧而出，蕭浩那陣陣的慘痛聲才自口內吐出，刹那間，他在地上掙扎的身體也靜止不動，慘號聲也已沉寂了。

有「先殺手」之威名的蕭浩，平生殺人之數難計，也許他臨死之前也絕對料想不到自己會有如此之下場。

殺人者也被人殺！

又何況他所遇見的人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煞星。

吳烈臉上一片驚惶的臉色才自褪去，此刻一接觸到軒轅夢魂那兩道炯炯的目光時，他不禁再次臉露不安。

軒轅夢魂左手一伸，說道：「吳大夫，請賜還劍鞘！」

吳烈「嗯」了一聲，遞過了劍鞘，感激的道：「謝謝你剛才仗義救命之恩。」

接過了劍鞘，納劍入鞘，軒轅夢魂道：「吳大夫，站在武林道義的立場，軒轅夢魂希望你能夠坦誠地答我一個問題。」

吳烈點點頭道：「甚麼問題？請說！」

軒轅夢魂神情一片嚴肅，沉聲道：「這支『流星劍』，自昨夜到今晨，放在何處？」

吳烈心頭抖顫，一面用袖抹汗，苦笑道：「軒轅大俠，老夫實不相瞞，這件事情的經過眞是一言難盡，請聽我解釋……」

（未完・一）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上文提要： 杜天龍等回洛陽路上，又遇到枯瘦老人等，結果王人傑因替杜天龍擋了一掌，而致重傷昏迷，四名醫均束手無策，幸虧來了一名藍衫青年……藍衫青年去而復返，已擒捉了枯瘦老人，正欲盤問奉何人之命，不料他已咬碎毒藥而死……杜天龍歇了鏢業，暗中察看動向，某日，蛇怪苗奇與黃蜂女聯袂而來……

兩脅插刀爲兄弟　不爛之舌緩戰機

杜天龍搖搖頭道：「杜某人不能掠人之美，在下沒有這份能耐。」

苗奇點點頭，道：「這話倒是不錯，他那寒陰氣功，已有了六七成火候……」

突然一變臉色，接道：「是甚麼人傷了他？」

杜天龍搖搖頭，道：「在下不想說出來。」

苗奇道：「好吧！你不說也行，老夫既然來了，總會查個水落石出……」

黃蜂女接道：「你查你的，我可不奉陪，辦完事，我就要走……」

目光轉到杜天龍的身上，道：「小妹這番趕來洛陽，想和杜總鏢頭商量商量一件事！」

杜天龍道：「好說，好說，姑娘有甚麼事，但請吩咐。」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小妹想向你杜總鏢頭借件東西。」

杜天龍道：「嗯！杜某祇要能夠辦到，絕不讓姑娘失望。」

黃蜂女泛起嬌稚的笑容，柔聲說道：「杜總鏢頭這樣大方，倒是出了小女子的意料之外。」

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衣服穿得雖然土氣一些，大紅褲子，青上衫，但人却長得蠻清秀，笑起來一口白牙齒，兩個大酒渦，看上去像常住在山窩裏的姑娘，有一份純樸渾厚之氣。

但黃蜂女這個名號，却是充滿惡毒，冷煞，使得人不敢生出一點輕視之心。

杜天龍抱抱拳，道：「令堂大名，杜某早有聽聞，姑娘肯向杜某開口借物，杜某是甚覺榮寵。」

黃蜂女又笑笑，道：「說的是啊，你年長幾歲嘛，對後生晚進，理當提攜提攜一點才是。」

她衣着雖土，但却有一張利口，言來頭頭是道。

杜天龍道：「姑娘請說吧，借用何物？龍鳳鏢局中祇要有，杜某絕不吝嗇。」

黃蜂女道：「有是一定有，祇是太過名貴了，再加上你杜總鏢頭這樣的慷慨大方，眞叫小女子有些不好開口。」

杜天龍心頭微微一震，心念如風車般轉了一轉，道：「杜某倒想不出，龍鳳鏢局中有甚麼能被你姑娘瞧上眼的東西。」

黃蜂女有些忸怩的垂下頭，低聲說道：「眞是不好意思啦，我想借你項上的人頭。」

雷慶、王人傑，頓覺怒火暴起，要待發作。

但杜天龍還能沉得住氣，示意兩人不可妄動，哈哈一笑，道：「果然是我杜天龍擁有的一件名貴之

物！」

黃蜂女緩緩抬起頭來，幽幽一笑，道：「所以，小女子才有不便開口之感，但不知杜總鏢頭願不願成全小女子。」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杜某人項上之頭，竟勞動姑娘這等人物來借，倒叫杜某人甚感意外，也使我自覺身價高了不少。」

黃蜂女道：「你已經活了幾十年，名成業就，死了也不算夭壽，又成全了小女子的心願，日後江湖上必將張揚你提攜後進的美譽，小女子三思之後，覺得這是兩受其利的事，所以斗膽提了出來，還望你前輩矜全。」

此女詞鋒如針，字字見血，却又能婉轉道來，融合於輕顰淺笑之中，把一件取人性命生死的大事，說得情意切切，純眞自然。

杜天龍吁一口氣，吐出心中怒火，道：「說的也是啊！人生百歲，難免一死的，但叫我杜某想不明白的是，姑娘借我項上之頭，不知有何用途，如是眞能澤被蒼生，留爲美談，杜某人何惜這區區頭上頭顱？」

黃蜂女嬌柔一笑，道：「題目太大了，山野村女，那能有偌大的志向，小女子借頭之意，全出一片私心。」

杜天龍道：「姑娘倒也說得坦白。」

黃蜂女道：「家母也曾告誡過我，甚麼事都可作爲，但却不能說謊。」

杜天龍道：「既是如此，姑娘何不說明內情，要區區人頭何用？」

黃蜂女道：「前輩一定要問，小女子就直言了。」

杜天龍道：「在下洗耳恭聽。」

黃蜂女道：「有人出了大價錢，買你的人頭。」

杜天龍道：「不知杜某這顆人頭，價値若干？」

黃蜂女道：「錢財身外物，小女子也不會放在心上。」

杜天龍道：「這麼說來，姑娘欲取在下人頭，是迫於情面了。」

嫣然一笑，黃蜂女道：「哎喲，杜總鏢頭又把小女子看得太高雅了，我還沒有那一份難却情面的風度。」

杜天龍冷聲道：「這，就叫在下想不通了。」

黃蜂女道：「不用去想，我告訴你也是一樣，祇因那出價人，手中有一件珍貴的玉器，小女子十分貪愛，因此，不揣冒昧而來。」

杜天龍暗一沉吟，道：「想必是姑娘不肯說明是一件甚麼珍貴的玉器了！」

黃蜂女道：「杜總鏢頭不用再想找出同樣一件玉器，因爲，那玉器天下祇有一件，所以，無物可代，小女子也就不用再費口舌說明了。」

杜天龍冷聲道：「那麼，姑娘能不能說明，出價要買我項上人頭的，是何許人物呢？」

黃蜂女道：「這個也很抱歉，我已經先答應了別人，不能說出他姓名身份。」

杜天龍道：「這麼說來，咱們是談完了。」

黃蜂女道：「小女子已說出了內情，杜總鏢頭也該作一個決定了。」

杜天龍道：「姑娘，如是區區不答允這件事情，那將如何呢？」

黃蜂女道：「還是答應的好，如是你眞的拒絕了，小女子很難控制自己。」

祇聽一個清冷的聲音接道：「小姑娘，就算他答應了，也不行。」

蓮步姍姍，大廳後轉出來八手女飛衞歐陽鳳。

黃蜂女笑一笑道：「爲甚麼？」

歐陽鳳道：「因爲我不答應。」

黃蜂女道：「妳是他甚麼人？」

歐陽鳳道：「妻子，可以替他作主吧！」

黃蜂女嘆口氣，道：「何必呢？天下的男人那麼多，妳又長得夠美，他死了，妳可以再嫁一個就是。」

說得輕描淡寫，臉不紅，耳不赤。

歐陽鳳却聽得一揚雙眉，道：「小丫頭，這些話，妳竟能說得出口，眞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黃蜂女不以爲忤地眨動一下大眼睛，道：「我說的很眞實，因爲，我不願牽扯上無辜的人。」

歐陽鳳手中早已扣了一把蜂尾針，冷然一笑，道：「小姑娘，令堂的名氣誠然很大，但綠竹堡，還不怕妳們母女，姑娘不願多牽扯無辜的人，最好立刻退出洛陽。」

黃蜂女臉上的笑容突然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臉寒冰厲霜般的殺氣。

但她並沒有立刻反擊歐陽鳳，祇是轉動着一對靈活的眼珠子，四下查看。

這舉動，使得老江湖雷慶和閱歷豐富的杜天龍，都有着莫測高深的感覺。

站在旁側，很久沒有說話的蛇怪苗奇，突然開了口，道：「女娃兒，怎麼辦，老夫早告訴了妳，好話不成，妳偏偏不相信，要來一套甚麼先禮後兵，現在，禮數已盡，該是用兵動手的時候了吧？」

黃蜂女對蛇怪苗奇，似乎是並

不假以辭色，冷冷的說道：「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杜天龍既然拒絕了我借頭之求，我也不再管閒事勸阻於你，不過，有一點，你要留心，別打破杜天龍的頭。」

敢情，這兩人並不是一伙的，雖是相伴而來，但却各具用心。

皺皺眉頭，杜天龍緩緩說道：「這位苗兄，似是別有他圖了？」

苗奇哈哈一笑，道：「不錯，我和黃蜂女是各行其道，她要你的頭，我要你的命。」

杜天龍道：「杜某如是丟了命，也不在乎人家割了頭去……」

黃蜂女喜道：「對啊！一個人失了性命，也不用再保有一顆頭了，苗老怪，你就先取他命吧。」

杜天龍聽得又好氣又好笑，這兩人雖非同謀，但却殊途同歸，一拉一唱，竟自配合起來。

苗奇目光一掠歐陽鳳，道：「黃蜂女，你知不知道綠竹堡？」

黃蜂女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娘沒有對我說過，那是一個甚麼樣地方？」

苗奇道：「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所在，綠竹堡名震黑白兩道，最擅暗器，燕子追魂鏢和蜂尾針，都是武林中霸道無比的暗器。」

黃蜂女道：「蜂尾針？和我這黃蜂女綽號，倒是有些近似啊！」

苗奇道：「因爲，那暗器之毒，很像妳黃蜂女的手段，細小異常，一出手，就是近百十支，一兩丈內，很少有人能躲得過，這大廳之中動手，也正是蜂尾針威力最能發揮的所在。」

黃蜂女笑一笑，道：「苗老怪，你告訴我這些幹嗎？」

苗奇道：「世上沒有不勞而獲之事，老夫答應把杜天龍的人頭砍下，但你要幫我一起出手。」

杜天龍、雷慶、王人傑、歐陽鳳，早已經運勁戒備，但瞧出了黃蜂女和苗奇之間，似是存有某種微妙的矛盾，所以，四人都耐心的等着，但暗中却緩緩移動，各取有利的對敵方位。

但聞黃蜂女笑道：「苗老怪，你可是求我幫忙麼？」

苗奇冷冷道：「咱們各有目的，誰也不能算給誰幫忙，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人家四個人，可是不會和咱們一樣，互不合作！」

杜天龍冷笑一聲，道：「苗兄，你如願憑藉本身眞實武功，和我杜某人一決勝負，杜某人願和閣下一對一的打個勝負分個高下出來。」

蛇怪苗奇能在江湖上縱橫數十年，闖下了偌大的名頭，就在役蛇之能上，全身上下，隨時都可能飛出一條蛇來，叫人防不勝防。

沒有人知苗奇眞實武功如何，因爲，他從來沒有一次施用眞實武功，和人拚個勝敗出來。

冷森一笑，苗奇緩緩說道：「姓杜的，你大概聽說我和人對敵時，向以毒蛇爲主，料定我姓苗的武功不成了，是麼？」

杜天龍道：「如是你苗兄，憑仗眞實功夫勝了在下，在下是死而無憾。」

苗奇目光一投四人採取的方位，道：「你知道老夫用的甚麼兵刄麼？」

杜天龍怔了一怔，道：「蛇怪的大名，在下倒是常常聽到，但你苗兄用甚麼兵刄，在下却是從未聽過。」

苗奇道：「蛇，一條黑鱗鐵甲蛇，不論如何鋒利的兵刄，也削斬不斷，老夫話說明白，我這鐵甲蛇是活的，可作兵刄，但牠也會咬人，咬一口，片刻之內，人就變成了紫黑顏色。」

黃蜂女急急接道：「頭也會變成紫黑色麼？」

苗奇道：「全身上下，自然是頭也不例外了。」

黃蜂女道：「那你最好別和杜天龍動手。」

杜天龍道：「兩位好像把在下當作一件貨品在評價了？」

黃蜂女接道：「我祇要你的頭，要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頭，除頭之外，你就是被人斬成肉醬，也全不關我的事。」

苗奇道：「杜天龍不肯自己把頭割下來，老夫又一向不用刀劍，祇有用毒蛇作兵刄，你一定要一顆毫髮不傷的頭，那祇有你自己動手割了。」

黃蜂女道：「看來也祇好如此了。」

苗奇道：「好！看在妳娘的份上，老夫讓你先出手。」

任她黃蜂女狡猾刁鑽，但畢竟不過是十幾歲的女孩子，如眞要動起心機，比起老奸巨猾的蛇怪苗奇，那又遜上一籌了。

此刻，杜天龍已完全冷靜了下來，也瞧出了苗奇激使黃蜂女先打頭陣的用心，當下對黃蜂女揮手一笑，道：「姑娘，請稍緩片刻，在下心中有一件事情不明，得請教苗兄一聲。」

黃蜂女道：「好吧！我等你一會兒就是。」

杜天龍目光轉注到苗奇的臉上，道：「苗奇，黃蜂女爲了一件珍貴的玉器，來取我杜某的項上人頭，你苗兄又爲了甚麼呢？」

苗奇微微一笑，道：「老夫麼？來爲故友報仇。」

杜天龍道：「陳大風？」

苗奇道：「不錯，陳大風死於

你的手中，老夫和他有過金蘭之義，怎能袖手不管。」

過關刀雷慶突然冷冷哼一聲，道：「苗奇，你這話能騙過黃蜂女，但却騙不過老夫。」

苗奇怒道：「姓雷的，這裏沒有你的事，你最好站遠一點，少給我插嘴。」

黃蜂女在杜天龍、雷慶連番點撥之下，心中亦已動疑，眨眨眼睛，笑道：「苗老怪，你倒是該說個清楚！究竟是爲了甚麼而來？」

苗奇道：「老夫不是說過了麼？我是爲陳大風而來。」

黃蜂女搖搖頭，道：「我不信。」

苗奇道：「你小丫頭不相信，老夫又有甚麼法子？」

黃蜂女冷冷說道：「苗老怪，你最好實話實說，咱們天南地北，怎麼這麼一個巧法，在途中遇上？」

苗奇道：「山不轉路轉，咱們見面也不是第一次，有甚麼好奇怪的？」

黃蜂女沉吟了一陣，道：「苗老怪，你是不是也受了那人之託趕來洛陽。」

苗奇道：「你這小丫頭怎麼了？和老夫纏夾起來？」

黃蜂女格格一笑，道：「苗老怪，你那黑鱗鐵甲蛇咬中了人，是不是一定得死？」

苗奇道：「鐵甲蛇爲毒蛇之最，咬一口，那還能活得了。」

黃蜂女道：「我就是有些不信，你取出來給我瞧瞧。」

苗奇道：「怎麼？妳眞想和老夫動手？妳不後悔？」

黃蜂女點點頭，道：「杜天龍的人頭，長得好好的，晚一天兩天再取，也還不晚，但你苗老怪却是很難對付，我們鷸蚌相爭，你好漁翁得利，是麼？」

苗奇道：「妳這小丫頭怎麼會如此多疑？」

黃蜂女冷冷說道：「咱們碰得這麼巧，怎麼能不叫我多疑？那人能請我，也能請你……」

突然向後退了五步，接道：「苗老怪，你取出兵刃，不能使我消去心中之疑，咱們就先見死活。」

雷慶高聲說道：「這叫一石二鳥之計，姑娘眞正殺了杜天龍，也是一樣的得不到那件玉器。」

黃蜂女目光轉動，掃掠了雷慶一眼，道：「你說甚麼？」

雷慶道：「我是說，姑娘中了人家一石二鳥之計了，就算殺死了杜天龍，也一樣無法取到應得的酬報。」

黃蜂女格格一笑，道：「這個不勞你費心。」

苗奇冷冷接道：「你這丫頭如此多疑，老夫祇好先走了。」伸手抓起竹簍。

也不待黃蜂女答話，轉身大步而去。

黃蜂女沒有攔阻，杜天龍等人也未加於攔阻。

目光轉注杜天龍的身上，黃蜂女冷冷說道：「你如是聰明的人，就該讓我省下一些氣力，對付苗奇。」

杜天龍道：「姑娘要在下如何？」

黃蜂女冷冷說道：「自絕一死……」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如自絕一死，咱們省了動手的時間，也省了我的氣力，如是苗奇想打我主意，我好全力對付苗老怪。」

杜天龍搖搖頭，道：「如是在下眞的交出項上人頭，祇怕對妳黃蜂女也沒有甚麼益處……」

黃蜂女接道：「那是我的事了，不用閣下太擔心。」

突然一上步，一掌印向杜天龍的前胸之上。

杜天龍祇覺她手剛揚，指影已到了前胸，不禁吃了一驚，急急閃避開去。

黃蜂女冷笑一聲，雙掌連環劈出，連攻了三招。

這三招快如電光石火一般，迫得杜天龍手忙脚亂，連退了七八步，總算把閃電一般的三招避開。

雷慶看她出手之快，亦不禁暗暗驚奇，想道：這丫頭身手不凡，勿怪連苗奇那等人物，都要讓她三分。此女似是祇可智取，不可力拚。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冷說道：「姑娘可要證明一下麼？」

黃蜂女道：「證明甚麼？」

雷慶道：「姑娘假裝已經得手，取下了杜天龍的人頭……」

黃蜂女接道：「爲甚麼不眞呢？」

雷慶道：「因爲，咱們敬重姑娘的爲人，恩怨分明，不願讓姑娘上當。」

黃蜂女笑一笑，道：「很動聽，你說說看，我上了甚麼當？」

雷慶道：「姑娘是否和人約定，非得取了杜總鏢頭的項上魁首不可。」

黃蜂女道：「是！」

雷慶道：「如是他人頭被人打破了，無法看得清楚，算不算數？」

黃蜂女道：「不算數。」

雷慶道：「這世間，祇有一個杜天龍的人頭，如是有了甚麼損傷，人家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拒絕付給姑娘之酬了。」

黃蜂女道：「嗯！苗老怪可以毀傷我取得的人頭。」

雷慶道：「所以，在下覺得，姑娘不妨施一些手段出來……」

黃蜂女接道：「甚麼手段？」

雷慶低聲道：「姑娘何不先作一個假頭帶上，看看那苗奇的反應？」

黃蜂女笑道：「這樣也好，但不知要用何物以代人頭。」

雷慶道：「這個在下自有安排，至少從外面瞧去，很像人頭……」

黃蜂女接道：「用一個假物代頭，我也同意，祇不過，杜天龍的眞頭，我還是得取。」

雷慶道：「如是無人在暗中施襲，姑娘自然可以再回來……」

黃蜂女道：「再回來割下杜天龍的項上眞頭？」

杜天龍道：「對，那時，姑娘拿出手段試試。」

雷慶一面示意杜天龍不可激怒了對方，一面吩咐王人傑去準備了一個包裹。

片刻之後，包裹備好，而且還有血水滲出。

黃蜂女接過包裹，目光却盯注在雷慶的臉上，道：「這主意是你出的，如是杜天龍跑了，我要找你算賬。」

雷慶道：「那時，姑娘可以拿兩個人頭了，一個在下的，一個杜天龍的。」

黃蜂女一點頭，轉身而去。

望着黃蜂女背影遠去，歐陽鳳低聲說道：「雷大哥，我自信可以憑仗毒針收拾了她，大哥何以放她離去？」

雷慶嘆口氣，道：「黃蜂女有多大成就，小兄不太清楚，但那蛇怪苗奇，一身武功，却是早已揚名江湖，但他對這位黃蜂女，却似有着很多的憚忌。」

歐陽鳳道：「大哥的意思……」

雷慶道：「弟妹的毒針和燕子追魂鏢，也許能傷了黃蜂女，但咱們也無法逃得黃蜂女的毒手。」

歐陽鳳道：「看她出手幾招，確然迅如電掣，但祇要你們抵擋她兩招，我就有下手機會。」

雷慶道：「黃蜂女的厲害，還不在她眞實的武功之上，而在黃蜂之上，蛇怪苗奇，對她退讓三分，也未必怕她武功，自然黃蜂娘子的武功，也非小可，黃蜂女藝得乃母親授，自然也不會差，剛才，她出手幾掌，弟妹已經瞧到了。」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剛才我未亮兵刃，也未還手，也就是心有所懼，一動上手，祇怕她要放出毒蜂。」

歐陽鳳道：「奇怪呀！我瞧不出她把毒蜂收在何處？」

雷慶道：「也許在衣袖中，也許在羅衫之內，她穿的衣服又寬又大，自然是到處可以收藏了。」

王人傑道：「在下覺得奇怪的是，這丫頭看上去人很聰明，怎的會被雷兄三言兩語就給說得回身而去？」

雷慶捋髯一笑道：「這就要觀顏察色了，她對那蛇怪雖然很兇，幾次怒激他出手作個了斷，但都未能如願，可見她心中，實對蛇怪有着很大的猜疑，她心中先已有戒，所以，我順水推舟的一點，她就見風收帆了。」

王人傑道：「黃蜂女此去，是否會和蛇怪一拚呢？」

雷慶道：「很難說，那丫頭年紀不大，但做事爲人，却有些忽冷忽熱，叫人莫可預測，這些邪門怪道中人一向不能以常情推論，也許他們會大拚一場，鬥個你死我活，但也可能，兩個人言歸於好，合力對付咱們。」

杜天龍道：「大哥說的是，咱們也該有一個迎敵之策。」

雷慶道：「黃蜂女最可怕是毒蜂，蛇怪最可怕是毒蛇，所以，咱們先要想法對付兩個人的毒蜂、毒蛇。」

王人傑道：「蜂、蛇都怕火……」

歐陽鳳道：「就算黃蜂、毒蛇都怕火，但咱們不能在四週不停燒着大火呀！」

雷慶笑一笑，道：「多想想，自然有解決的辦法，咱們佔了地利，祇要咱們能選擇地方，就可以佈下火陣。」

杜天龍道：「大哥，雄黃酒可以辟毒，那自然也可以對付毒物了。」

雷慶道：「必須有備無患，咱們多準備些拒擋毒物的東西，總是多一份勝算。」

四人計議了細節，立時遣人去採辦應用之物。錢多，人多，辦起事來，自然很快，不大工夫，都已採購齊備。四個人選了幾個精明手巧的趟子手，開始佈置。

等了一天一夜，未見黃蜂女去而復返，這就給雷慶等多一份準備的工夫。

龍鳳鏢局，有一個很大的花園，雷慶決定在花園中佈設下埋伏。

對付這些武功高絕旁門左道高手，杜天龍心中明白趟子手也難派用場，爲了減少一些殺傷，乾脆把鏢局中人，大都遣了出去，祇留下四個口齒伶俐的趟子手照顧門戶。

第三天午時剛過，黃蜂女果然依約而至。守門的趟子手一直把黃蜂女引入後花園中。

幾片蘆蓆，搭成了一個臨時的遮陽草棚，雷慶、王人傑及杜天龍夫婦，都坐在草棚中等候。四人分

坐了四個方位，每人的木椅旁邊，擺了一張小桌子。

桌子上放滿了瓷杯，和一個大海碗，瓷杯和海碗中，都放着雄黃酒。

這是最好的雄黃，散發着濃重雄黃味。

雷慶等四個人都帶着自己的兵刃，另外，木桌各放着三把長絲拂塵，想來是用作擊打毒蜂之用。

黃蜂女行近蘆棚，已聞到濃重的雄黃酒味，不禁臉色一變。

略一猶豫，仍然大步行入了蘆棚。

進入蘆棚處，祇設了一個座位，旁側也放着一個木桌，祇不過，那木桌上未放雄黃藥酒、和拂塵之物。

但那座位，却隱隱在雷慶等四人等合圍之下。

四個人很客氣，目睹黃蜂女走入蘆棚，全都站起了身子。

黃蜂女大約是也覺那身青、紅相襯的衣服不雅，此刻已換了裝束，穿着一身黃長褲，短衫。

這麼樣一改扮，看上去，黃蜂女又增加了不少秀麗美艷。

目光一掠雷慶，黃蜂女冷冷說道：「我娘說的不錯，江湖人過四十老虎變狼，五十成狐，你這個老狐狸，果然是狡猾得很。」

雷慶淡淡一笑，道：「姑娘可知道令堂在江湖的聲名麼？」

黃蜂女道：「我娘的聲名怎樣？」

雷慶道：「令堂的聲名不太好，口蜜腹劍，殺人無數。」

黃蜂女笑一笑，道：「虎走天下吃肉，狗走天下吃屎，我娘殺人多，那說明了我娘武功高强。」

杜天龍一拱手，道：「令堂的聲名，得來不易，看姑娘倒有承繼衣鉢之心。」

黃蜂女道：「母女本連心，那有甚麼不對？」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咱們不說令堂的事，在下心中有甚多不解之疑，要向姑娘請教幾件事。」

撇撇嘴，黃蜂女冷森的說道：「你們這些擺設，大約自覺可以對付我的毒蜂了，但姑娘既敢進來，我就不怕你們這些安排……」

緩緩在木椅上坐下去，接道：「你有甚麼話，可以說了。」

杜天龍道：「杜某人這顆頭，全無損傷，姑娘祇要有本領，隨時可以拿去，但這事不用忙，杜某人想請問姑娘，姑娘能千里迢迢趕來開封，找上了龍鳳鏢局取我的項上人頭，爲甚麼不肯下手去搶奪那件玉器？」

黃蜂女微微一怔，道：「很可惜啊！你說得太晚了，我拿不回你的人頭，祇怕再也無法見到那件玉器了，唉！如是我早想通此中之理，也不用千里迢迢的跑來開封了。」

杜天龍祇聽得啼笑皆非，但他還是耐着性子說着道：「區區祇不過是一個鏢局的東主，實在想不出一頭之價，竟價值連城……」

黃蜂女冷冷道：「你應該滿足，那一件玉器，對我而言，確有連城之價，不過，它的名貴是看落在何人手中而異，也許有人覺得它不值十兩銀子。」

杜天龍啊了一聲，道：「姑娘不肯見告那出價人是何身份，但是否可以說出那玉器名稱呢？」

黃蜂女搖搖頭，道：「不行。」

杜天龍道：「他們是否告訴你，爲了甚麼要取我杜某人的頭麼？」

黃蜂女道：「這一點，倒是應該告訴你，祇可惜啊……」

杜天龍道：「可惜甚麼？是不是姑娘早已答應了人家，不能洩漏？」

黃蜂女搖搖頭，道：「不是！」

杜天龍道：「那麼，杜某人先行洗耳恭聽。」

黃蜂女道：「我忘記問他了。」

歐陽鳳突然插口說道：「天龍！看來是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黃蜂女道：「祇有一個法子。」

歐陽鳳道：「請教。」

黃蜂女道：「叫他自己割下人頭，給我帶走。」

歐陽鳳道：「我還有一個辦法。」

黃蜂女嗯了一聲，道：「我倒想不出來，請教你杜夫人了。」

歐陽鳳道：「把姑娘放倒在這裏。」

黃蜂女冷冷道：「這個，我確還沒有想過。」

歐陽鳳道：「姑娘最好再想想，綠竹堡的蝎尾針和燕子追魂鏢，也使綠林道上膽寒，逃命於兩種暗器之下的人，還眞不多。」

黃蜂女忽然站起了身子。

就在她霍然起身的同時，杜天龍、王人傑等也都站起了身子，左手抓起了一杯雄黃藥酒，右手握住了兵刃。

局勢很明顯，黃蜂女一出手，四人即將先潑出雄黃藥酒，然後再合力施襲。

這似乎有失風度，但四人數番計議，覺得對方這等江湖上奇毒人物，也無法講甚麼江湖規矩了。

因爲，他們行事爲人，一向是不尊重江湖規戒。

黃蜂女緩緩向前移動了兩步，目光盯注在杜天龍的身上，似乎全然沒有把雷慶和王人傑放在心上。

但她的戒備神色，却似對那歐

陽鳳有幾分忌憚。

本來，歐陽鳳的神情，也和杜天龍等三人不同。

杜天龍、王人傑、雷慶三個人是左手端杯，右手握着刀柄。

但歐陽鳳左手端杯，右手却扣了一把蝎尾針。

黃蜂女兩度盯注在杜天龍身上的目光，逐漸增濃了殺氣，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雷慶突然大聲喝道：「姑娘聽着，咱們無意和妳爲仇，但却不能不保性命，這蘆棚之中，埋了很多火藥，祇要引燃藥信，方圓兩丈，都在火藥的威力之下，那時，咱們同歸於盡，身化灰燼。」

黃蜂女似是並沒有被這威脅嚇住，冷笑一聲，道：「我死有你們四位陪我，何況，我自覺逃出的機會大了很多。」

雷慶怔了一怔，忖道：「好一個慓悍兇殘的丫頭。」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殺了杜天龍之後，一樣得不到那件玉器。」

這一次，黃蜂女似是動了心，嗯了一聲，道：「爲甚麼？」

雷慶道：「杜天龍死於姑娘之手，消息很快會在江湖之上傳開。」

黃蜂女冷冷的接道：「那和我取得玉器何關？」

雷慶道：「那玉器既沒交在姑娘手中，杜天龍一死之後，妳還有甚麼保障能夠取得玉器，他們要取回杜天龍的人頭，也就是給妳姑娘故意出的一個難題。」

黃蜂女接道：「你這隻老狐狸又奸又滑，鬼計多端，但你說話，聽起來很動人，也很有道理。」

雷慶道：「妳如覺得有道理，那就該聽下去。」

黃蜂女道：「你講……」

雷慶道：「杜天龍的人頭，既不能當金銀使用，也不能作古玩收藏，他們要人頭何用？祇不過用來証明妳殺了杜天龍就是，其實，祇要姑娘殺死杜天龍也就算數，要妳帶了人頭，奔波數百里，豈不是有意刁難？」

黃蜂女道：「這是我們談好的條件，也算不得甚麼刁難，你還有甚麼新鮮的道理麼？」

雷慶道：「自然還有。」

黃蜂女道：「那就快說。」

雷慶道：「姑娘殺了杜天龍後，他們心願已達，爲甚麼還要付妳玉器？」

黃蜂女道：「不付玉器，我也可以殺了他們。」

雷慶道：「杜天龍一死，他們就可逃往別處，妳如何能找得到？」

黃蜂女道：「你的意思呢？」

雷慶道：「他們應該先把玉器交付姑娘，妳再殺杜天龍也不遲。」

黃蜂女道：「他們不會答應。」

雷慶道：「杜天龍還活在世上，他們已不肯付玉器，何況死後呢？」

黃蜂女嗯了一聲，道：「這個……這個……」

顯然，她已被雷慶說動。

雷慶冷冷說道：「姑娘祇有保存杜天龍的性命，妳才有取得玉器的機會。」

黃蜂女道：「說得有理，我應該生擒杜天龍，一手交人，一手交貨。」

杜天龍道：「姑娘，生擒杜某人，比殺死杜某人，實要困難數倍了。」

黃蜂女道：「我知道，不過，我也不能太相信他們，是吧？」

言下之意，似是生擒杜天龍，並非甚麼難事。

雷慶暗暗吁一口氣，道：「在下已然說明了利害得失，應該如何，姑娘可以自作決定了。」

黃蜂女道：「杜天龍，你怎麼想？」

杜天龍道：「姑娘的意思是……」

黃蜂女道：「你和我一起去，如果他們交出玉器，我就把你交給他們，如果他們不肯交出玉器，我幫你殺了他們，然後，我取玉器，你也可以減少了一個千方百計殺你的敵人，那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麼？」

杜天龍心中一動，緩緩說道：「在下倒也想見識一下，甚麼人肯出如此高價，買我的人頭。」

黃蜂女道：「那很好啊！你肯合作，彼此有利，至少，你用不着目前就死，還可以在死去之前，見見那出價取你人頭的人，是何身份。」

杜天龍道：「這個，在下也無法作主，我得和夫人、友好商量一下。」

黃蜂女道：「要多少時間？」

杜天龍道：「兩個時辰如何？」

黃蜂女道：「好！我在此等候。」

杜天龍道：「不行，你要離開此地，反正，我們已經佈置這一個對付你的地方，不會逃亡別處。」

黃蜂女望望天色，道：「索性多給你一點時間，太陽下山之後，我再來。」

舉步出棚，離開了龍鳳鏢局。

目睹那黃蜂女去遠之後，王人傑急急說道：「杜兄，既是免不了一戰，何用多拖延這一兩個時辰呢？」

雷慶突然說道：「老弟，你可

是眞個想去見識一下那出價買你人頭的正主兒，是麼？」

杜天龍道：「不瞞大哥，小弟確有此意。」

雷慶道：「兄弟，怎麼能聽大哥胡謅，不過，多拖上一些時間也好，咱們就可以多想一些對付她的法子。」

歐陽鳳道：「看她形色，似乎是對這雄黃藥酒，並無畏懼之意。」

王人傑說道：「唉！雷大哥，你那一番說詞，不但使得那丫頭被你說動了，就是連兄弟，也動了好奇之心，想去見識一下那個出價要買大哥人頭的人，究是何許人物？」

雷慶道：「我剛才那番說詞，雖非全無道理，但是最重要的用心，就是想要黃蜂女暫時停手，因為，咱們可能估錯了一件事情了。」

杜天龍道：「甚麼事？」

雷慶道：「第一是，可能來此的不止她一個人……」

杜天龍怔了一怔，接道：「你是說黃蜂浿子也到了開封？」

雷慶緩緩說道：「這並非全無可能，小丫頭口風奇緊，始終沒有提到她和蛇怪苗奇的事，實是叫人動疑，所以，第二個可能是，他們和好如初，同心合力，對付咱們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小丫頭精明得很，而且也很謹慎，絕不是她表面上那股猶帶稚氣的樣子，她答應了咱們的條件，離此而去，極有可能是找人商量去了，因此，小兄推想，她絕非一個人在此，但是她母親，或是蛇怪苗奇，小兄就無法推斷了。」

王人傑歎口氣，道：「咱們早該派人盯着她。」

祇聽一個清朗的聲音，道：「王恩兄，盯着甚麼人？」

抬頭看去，祇見凌度月臉含微笑，站在蘆棚外面一株花樹旁側。

大白天，陽光普照，四人竟然沒有發覺凌度月何時進了花園。

大約是凌度月剛到不久，未遇上黃蜂女，所以望着蘆棚，微現茫然之色。

王人傑道：「凌兄弟，來得好，咱們正遇上一樁為難的事，快些請進來坐。」

凌度月緩步走了進來，目光四下轉動，不停的打量蘆棚中的形勢。

顯然，他心中甚覺奇怪。

雷慶輕輕咳了一聲，道：「凌少俠，是這麼回事……」當下把黃蜂女登門借頭的事，簡明的說了一遍。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家師談論江湖人物時，也提到過黃蜂浿子，想不到，又出了個黃蜂女來，可惜，我晚到一步，未遇上她。」

王人傑道：「兄弟，如是一刀一槍的拚個你死我活，咱們也用不着怕她，技不如人，死而無憾。」

凌度月接道：「家母曾嚴命小弟，善護王恩兄，你千萬死不得。」

王人傑道：「兄弟，咱們是當局者迷，你倒是想想看，幫我們拏個主意。」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如是單單對付黃蜂女，那很簡單，等她再來，小弟把她殺了就是，但，那人能收買一個黃蜂女，和蛇怪苗奇，也就可能收買更多的人，所以，小弟的主意，倒不如將計就計，找出那出價之人，一次對決，再無後患。」

王人傑道：「這個，好是好，祇是有些冒險，萬一他們傷到了杜大哥，豈不是一大恨事。」

凌度月道：「不妨，小弟和杜總鏢頭同行。」

王人傑道：「如是咱們同去，不知那丫頭會不會答應下來。」

雷慶道：「這要那丫頭到此之後，和她討價還價一番了。」

凌度月突然站起身子，道：「目下，小弟最好是不露面。」

王人傑接道：「那怎麼成，如果那丫頭答應了咱們如何找你？」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小弟去改扮一位趟子手，等一會，你們提出乘車同行的要求，小弟為諸位趕車。」

杜天龍道：「這個，我等如何敢當，凌兄……」

凌度月道：「就這麼決定，希望諸位在登車之後，能將兄弟當作一位眞的趟子手看待，不要露出了馬脚。」

也不待幾人答話，轉身而去。

望着凌度月的背影，雷慶哈哈一笑，道：「杜兄弟，有凌少俠同行，大約是不會有甚麼意外了，祇是怕那丫頭不會答應，讓咱們五人同往，咱們先來一個商量，免得到時爭先恐後，難作決定。」

王人傑道：「雷大哥說的是。」

目光一掠歐陽鳳道：「嫂夫人，可否讓一次……」

歐陽鳳接道：「凌少俠答應同行，又承擔了保護你大哥的安全，我自然信得過。把我排在最後一名，如果那丫頭答應咱們同去，那是最好，一定要減少一個人，我就回綠竹堡一趟，你們事情辦完，到綠竹堡去找我。」

言下之意，似是對那凌度月充滿着信心。

（未完・六）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嚴刑折磨無人道　不顧親情逼口供

上文提要：方捕頭兄弟倆的各懷鬼胎，使沙成山明白了一件事：「武林老爺」的二件寶可能落在方捕頭手上，他兄弟方剛也想奪得……柳仙兒中了沙成山一刀未死，夜裡陪着冷若冰之姐冷若水來尋寶，遇到巴總管等人也在尋找，結果巴總管等不敵而逃回，於是方剛撕破臉皮關住方捕頭一家三人……「玫瑰毒刺」丘蘭兒夜探方宅……

上次安排要自己為他往陽城走鏢剛完，如今明敞着丟了東西，他在弄的甚麼鬼？連苗疆潛在附近的柳仙兒也趕來方家集了，如今冷如冰死了東西却這兒，為何秦百年仍然不動聲色？

百思不得其解，沙成山笑對丘蘭兒道：「蘭妹，我便老實告訴妳，秦百年所託我送的，祇是一顆蠟丸，但事後我知道，傳言中的兩件寶物，實際上是一本『百竅神功秘笈』與一張藏寶圖。但經過這幾天的觀察，我實在不敢肯定這兩樣東西會落在方家集！」

丘蘭兒眨着迷惘的大眼，問道：「沙大哥，你知道大奶奶的身份嗎？」

一笑，沙成山道：「他是秦百年的寵妾，也是『苗疆百毒門』的一個有份量人物，但她已經死了！」

丘蘭兒怔怔的道：「好可怕，秦百年身邊的人竟然會是謀他寶物的『苗疆百毒門』人，太不可思議了！」

沙成山指着前面，道：「走，蘭妹，我們到我的住處去！」

丘蘭兒不解的問：「可是平安客棧……」

搖搖頭，沙成山笑道：「買賣做砸了，如今的沙大哥在替別人的鬼宅當門房，我就住在前面大門下！」

丘蘭兒怪聲尖笑起來，道：「開玩笑，堂堂『二閻王』，豈會淪為看大門的人，打死我也不信！」

沙成山指着前面，道：「去了妳就會知道，一日一兩銀子，我很滿意我目前的工作！」

兩人一路到了前面，沙成山拉開門房木門，笑道：「這便是我的住處！」

丘蘭兒走進小小房子裏，沙成山正欲點燈，突然丘蘭兒拉住沙成山的手，道：「不用點了，我全看清楚了，不就是一張木床一張舊棉被嗎？」

沙成山笑笑，道：「若論舒坦，遠不如妳那小船好！」

丘蘭兒坐在床沿上，笑道：「比清靜，這兒也不差呀！」

沙成山哈哈笑起來……

丘蘭兒便小鳥投林般的貼上沙成山的懷裏，她低訴似的輕聲道：「沙大哥，你往陽城走，小妹便心驚肉跳日夜懸念着你，小船上船頭我看天，船尾我看水，就是盼不到你的重現，我……我……」

沙成山托起丘蘭兒下巴，低頭笑道：「我並未進入陽城，百花谷我見了秦百年，也收下他的一兩銀子。蘭妹，妳可曾想到？我祇有一兩銀子，怎好到妳那兒去？」

丘蘭兒嬌嗔的道：「沙大哥，你便一文不名又有甚麼關係，丘蘭

兒並非世俗一般女子，祇要沙大哥不棄，丘蘭兒便心滿意足了！」

丘蘭兒不再說話，她以行動表示自己對沙成山的仰慕與感激！

祇見她雙臂忽然上提，一下子便摟住沙成山的脖子，俏臉一偏，小嘴便湊上沙成山的大嘴巴上！

沙成山並沒拒絕，反而把一張滿是青鬍楂子的嘴巴張開來迎上去！

於是，丘蘭兒發出「嗚嗚嗚」聲，靈蛇似的纖腰也開始在沙成山的懷裏扭動起來了……

房門外面的月光明亮，門房內一片黑暗！

月光雖亮，照不到人們的心中。

而門房內無燈似有燈，燈光在沙成山與丘蘭兒二人的心中明亮着，清晰得沒有半點可隱藏的把二人結合在一起……

於是，沙成山與丘蘭兒共同奏出人生美妙的樂章，那纏綿中有着聖潔的快樂，直到丘蘭兒流出滿足的淚水……

沙成山便在這時候猛然醒過來，他怔了一下，坐直身子，期期艾艾的道：「蘭妹……我們……我們做錯甚麼事了……」

丘蘭兒拭去淚水，道：「兩情相悅是錯事？沙大哥，江湖兒女不來俗套，祇要沙大哥不變心，便是丘蘭兒之幸了！」

沙成山一把又摟住丘蘭兒，低聲道：「蘭妹，妳令我驚訝不已！」

丘蘭兒相當溫馴的道：「是嗎？沙大哥，你指的是甚麼？」

沙成山湊近丘蘭兒耳畔小聲道：「妳在江湖生涯數年，竟然仍是處子之身，如非親自體會，怎能令人相信？」

一聲淺而又甜的笑，丘蘭兒道：「若非處子之身，便不敢奢望與沙大哥共效于飛了！」

沙成山滿足的又把大嘴湊上丘蘭兒的巧嘴上，他已閉起雙目，享受着他從沒享受過的熱愛！

終於，丘蘭兒睡着了，她睡在沙成山那有力的臂彎裏，臉上流露出十分甜蜜的笑容！

沙成山卻嘆口氣，心中在想——我沙成山怎會做出這種事來？蘭妹對自己獻身，往後就得對她負起一定的責任，否則，沙成山便不是沙成山了！

丘蘭兒睡得十分香甜，沙成山一大早趕往鎮上平安客棧弄吃喝的時候，不忍把丘蘭兒喚醒來，便匆匆掩上房門走了！

沙成山往東直走，卻不料就在他走出不到一盞熱茶時辰，斜刺裏巴總管與石昱二人從另一條斜路上走來！

巴總管望望場邊瓦棚內，沙成山的黃驃馬仍然呆立在大木槽邊，懶洋洋的動也不動！

石昱當先走上台階，他未叫門便先伸手推去。

大門裏面未上栓，石昱「咦」了一聲遂與巴總管一齊走進大門內，不料二人推開房門看，立刻相對大吃一驚。

巴總管施個眼色，石昱咬咬牙便緩緩拔出砍刀，祇見他一個箭步撲到木板床前，砍刀已架上熟睡在木板床上丘蘭兒的脖子上！

睡夢中的丘蘭兒驀然一驚，她不動，但卻睜開大眼，立刻驚異的望向床前兩個大漢，道：「你們……」

巴總管憤怒的罵道：「小狗操的，竟還有美女相伴，難怪這王八蛋樂不思離去了！」

石昱嘿嘿冷笑，道：「姑娘，石大爺不同妳多囉嗦，說吧，妳是『無憂門』的人？還是『苗疆百毒門』下派來的？」

丘蘭兒平靜的道：「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叫我如何說話？」

石昱沉聲道：「妳們那一套我清楚，別想玩花招，說！」

丘蘭兒臉色一緊，道：「總得叫我穿好衣衫吧？」

巴總管一把抓起床尾放的一套翠綠綢衫褲，叱道：「妳就在被子裏摸索着穿上吧！」

丘蘭兒慢呑呑的把衣衫穿上身。

她仍不見沙成山回來，心中不由得大急，又見石昱的砍刀不離脖子，自己便想動手也沒有絲毫機會！

巴總管已自床下抽出一根蔴繩，反臂把丘蘭兒綑起來，便丘蘭兒的一柄尖刀也搜來插在腰上！

石昱收起砍刀，冷笑着往丘蘭兒臉上摸了一把，道：「小娘子，看妳的模樣嫩得很嘛！是那個門下的？」

巴總管重重的道：「八成是『無憂門』派來這女子，乘着看大門的小子不在溜進來，無非是想以色爲誘，方便她們的行動！」

石昱立刻搔着鬍子，皺起濃眉，道：「總管的意思是『無憂門』也要來搜宅子了？」

點點頭，巴總管道：「不錯，可能就是這樣！」

巴總管與石昱二人當然不認識「玫瑰毒刺」丘蘭兒，否則他二人也不敢如此對付丘蘭兒！

怒叱連聲，丘蘭兒尖聲道：「混帳東西，我不是甚麼『無憂門』或『苗疆百毒門』的人，快把我放開，否則的話，我要你們後悔莫及！」

石昱哈哈笑，道：「妳已上了綁繩，猶在咤唬不休，嘿嘿嘿……」

巴總管稍作思忖，當即道：「快！趁着早上人少，我們把她先押回莊去，且由莊主來決定她的生死！」

丘蘭兒聞言尖叫道：「我不去，你們究竟是誰？」

巴總管怪吼一聲，道：「由不得妳，走！」

丘蘭兒雙肩一晃，退往床邊，道：「你們的莊主又是誰？難道……」

其實丘蘭兒早已從沙成山那裏知道這裏發生的事情，她卻又故意如此問，當然是想拖延時間，希望沙成山能及時回來！

突然間，石昱攔腰一把抱起丘蘭兒，嘿嘿笑道：「由不得妳不走，石哥哥抱妳回莊去！」

丘蘭兒雙腳離地，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石昱已與巴總管二人直往莊中走去，刹時走得無影無踪！

＊　＊　＊

眞快，沒多久，巴總管與石昱二人便又轉回來了！

眞巧，沙成山偏就在此刻抱着一應吃喝，也匆匆的從鎮上走來了！

兩下裏就在場子邊上碰上面！

巴總管一聲怒叱，道：「你不看大門，幹甚麼去了？」

沙成山臉皮一緊，道：「巴總管，你沒看我是去鎮上弄吃的了？」他一頓，又重重的接道：「你們又不管我吃喝！」

石昱怒叱道：「怎麼去了這麼久？」

沙成山心中一緊——他怎麼知道我去的久？他們不是也剛剛來嗎？

淡淡的，沙成山道：「一大早鎮上來了不少客人，我祇得等着，平安客棧這時候還正忙着呢！

「我這是拿了吃的便回頭走，至少三天不用再往鎮上走了！」

巴總管望了石昱一眼，道：「走，我們進去！」

沙成山忙橫身一攔，道：「巴總管，你們白天也要進去？難道……」

巴總管冷叱一聲，道：「小子，你難道忘了？我不希望，也不喜歡你囉嗦，除了好生看着大門之外！」

沙成山忙點點頭，乾笑道：「是，是，我倒忘了！」

巴總管與石昱二人推開大門，頭也不回的便往裡面走去。

後面，沙成山只是冷冷笑着。

他見巴、石二人繞向後面，便立刻輕步細聲的叫道：「蘭妹！蘭妹，快起來吃吧！我特意命平安客棧的大廚師弄了幾樣可口的菜，妳嚐……」

沙成山怔住了，他見床上已無玉人在，舊棉被有一半落在地面上，桌櫈歪斜，顯然蘭妹遭到意外！

沙成山把一應吃的放在桌上，猛的躍出門房，便在這時候，他猛然醒悟過來！

沙成山想起石昱剛才的話——爲何去了那麼久？

顯然巴總管他們已經來過，而且也擄走了丘蘭兒！

一念及此，沙成山冷冷的嘴角一牽，那令人吃驚的冷酷雙目，厲芒畢呈！

緩緩的退回門房裡面，沙成山反倒是不急於追找丘蘭兒了，他更慶幸自己的遲歸，否則，一旦被姓巴的兜上，自己的身份便再難掩飾下去，方捕頭所言——攸關武林的一樁大事，那才更加重要！

半個時辰不到，巴總管與石昱二人匆匆自宅子裡面走出來，巴總管手上提着檀木箱子，自言自語，似是十分忿怒的樣子！

石昱冷沉的走到門房裡，雙目逼向沙成山，道：「小子，你可要小心看守大門，這幾天也許有不相干的人往這兒來——尤其是女人，你要小心了！」

沙成山傻呼呼的問道：「誰會來這兒同鬼打交道？石爺是說有女人？別逗了，我怎麼沒看到？」

石昱望着門口的巴總管笑笑，道：「這小子果然不知道！」

巴總管點點頭，道：「快回去，莊主尚在等我們！」

當先往外面走去！

石昱翹起虬髯下巴，笑着走向外面！

沙成山沒有笑，但他的心中卻在笑——冷笑……

關起房門，沙成山猛烈的喝了幾口酒，他知道此刻絕不能找上方剛的宅子，姓石的幾句話，便等於告訴自己，丘蘭兒已落入他們的手中！

＊　＊　＊

巴總管與石昱二人匆匆走回莊子裡，方剛已在廳樓上焦急的來回蹀踱，見巴總管提着一隻檀木小箱子進來，一個箭步便迎上去，道：「東西找到了？」

巴總管點點頭，道：「小雲口中說的地方，屬下是在二院東側的內廂房地磚下找到這隻箱子，莊主請看！」

方剛托着箱子擱在桌子上，只見箱子是由一把拳大銅鎖鎖上，他伸出手一把抓，右腕運功，「卡」的一聲便把銅鎖扭斷，迫不及待的掀開箱子！

於是，一片霞光噴洒，瑞氣千條相盈，箱子裡放的盡是珠玉金飾，那有甚麼「武林老爺」秦百年的「百竅神功」與「寶庫藏圖」！

方剛忿怒的蓋上木箱，咬着牙道：「小丫頭竟然欺騙我，我方剛豈會把這點搜括來的東西放在眼裡，可惡！」

巴總管忙上前，道：「應該再逼那丫頭片子去，莊主，下手要重，相信方寬厚會說出來的！」

猛的一掌拍在桌面上，方剛忿怒的道：「打鐵趁熱，走！」

方剛帶領着巴總管、石昱二人走向地牢，迎面，佐大力匆匆走來，方剛一怔，問道：「這麼快你就回來了？」

佐大力近前低聲道：「屬下已經探聽出來了，昨日趕來方家集的，有不少來自苗疆，事情怕……」

方剛猛的一咬牙，道：「走，今天一定要逼出口供來，再等下不是辦法！」

原來佐大力被派出去打探有甚麼人物趕來方家集。

因爲「武林老爺」的兩件寶物太多的人早存掠奪之心，一旦傳出在方家集出現，必然引來各路人物。

方剛的形勢最有利，只要逼方寬厚說出藏寶地方，相信天下再也不會有人懷疑是他所盜取！

方剛走入地牢，另一鐵柵裡面，丘蘭兒尖聲道：「喂，你們把我囚在這陰暗潮濕地牢裡，想幹甚麼？我又不認識你們！」

方剛連看也未看她一眼。

石昱已走近前，吃吃笑道：「別叫，別叫，等等叫妳看熱鬧！」

丘蘭兒尖聲道：「看甚麼熱鬧？這宅子裡還有地牢，你們一定不是甚麼好人！」

不料巴總管怒吼一聲，伸拳隔着鐵柵打進去，道：「找死！」

丘蘭兒橫肩閃躲，右手單切，也叱道：「還想打人？」

緊接着「叭」的一聲，巴總管已痛得直甩手臂，罵道：「婊子養的，妳等老子折騰妳吧！」

方剛已沉聲道：「別理她，辦正事要緊！」

就在這時候，另一鐵柵內，方小雲垂着淚對方剛道：「二叔，東西你都拿去了吧？」

方剛「呸」的一口吐沫，吐得方小雲滿面直流，叱道：「小雲，妳欺騙二叔？誰又稀罕那些東西？我要的是妳爹從兩個『無憂門』女子身上掠來的寶物，妳……」

方小雲急切的叫道：「二叔，那是我爹一生積蓄，全送給二叔，難道不抵你要的兩件東西？二叔，我爹是你親哥呀！」

方剛大怒，罵道：「賤婢，再不實說，便同妳爹娘一樣！」

說着回身戟指最裡面的一間鐵柵門內！

天爺！那間鐵柵門裡正吊着兩個血人，只見兩人俱都衣衫破爛，面目全非，長髮垂下，露出四條下面盡是焦黑的腿。

顯然，方剛昨夜在此用刑，他把兄嫂二人的腿已用烙鐵燙得骨肉潰爛，焦黑片片了！

此刻，方寬厚拚命把垂下的頭扭挺起來，他雙目赤紅，口角溢血，啞着聲音，低沉的罵道：「方剛，你會不得好死！」

另一邊，方老太喘息的道：「兄弟，你……你……怎不……想想，你哥在……衙門當差的……時候，他……爲你……攔下多……少是非……你不……感激也便罷了，沒的倒爲了身外……之物……坑害我們……一家……你……喪心病狂啊！」

嘿嘿冷笑連聲，方剛沉聲道：「是你們不仁，休怪我無義，你們根本沒拿我方剛當親兄弟一家人看待。既有好處，爲何怕我知道？如今既然撕破臉皮，你們就認了吧！」

方寬厚突然大喝道：「方剛，你乾脆殺了我！」

方剛哈哈一笑，道：「兄弟反目成仇，天下比比皆有，別以爲我不能殺你，一旦我發覺希望幻滅，也就是你們的死期到了！」

小雲哭泣的道：「二叔，你……」

方剛大喝一聲，道：「把她吊起來！」

巴總管石昱與佐大力三人立刻衝進去，三把兩把便也把方小雲吊起來！

方寬厚狂怒的道：「方剛，你這個瘋子，竟然對小雲也下起毒手了！」

一聲尖吭的大笑，方剛道：「難得看到我們方家的人骨頭硬，且再看咱們誰的心腸狠，方寬厚，我要你親眼看看你女兒的肉，一塊一塊的從她身上掉下來，嘿……」

方老太急切的道：「寬厚，我們怎麼辦呀！」

方寬厚一瞪眼，道：「隨他的便！」

方小雲被吊在橫架子上，便兩隻脚也被綑牢。

方剛的雙目中幾乎噴出火來，只見他猛的一把揪住方小雲的頭髮，沉聲道：「方小雲，到了這節骨眼，我看妳還是乖乖的說出來。藏在甚麼地方，免得叔對妳不起！」

方小雲垂淚，道：「二叔，你已擁有我家所有財物，難道非要殺我們？須知我爹的脾氣，你就是眞的碎了我方小雲，也得不到那兩件東西的！」

未等方小雲再說下去，方剛忿怒的一個大嘴巴，叱道：「好，那

就別怪我心狠手辣了！」

方剛猛的回頭對石昱低吼，道：「刀來！」

石昱伸手入懷，立刻拔出一支短刀，道：「莊主，由屬下動手！」

突然，另一鐵柵內傳來尖叱聲，「玫瑰毒刺」丘蘭兒破口大罵，道：「眞是畜牲不如，原來是爲了那兩件東西，竟對自己親哥哥下毒手，可惡……」

猛的回目怒視過去，方剛怪叫道：「娘的老皮，妳在找死！」

「玫瑰毒刺」丘蘭兒冷笑連聲，道：「是嗎？何不來殺我？」

方剛咆哮着撲到鐵柵邊，罵道：「臭婊子，妳以爲自己還有活的機會？狗屁！」

丘蘭兒毫不示弱的罵道：「狗東西，我看你不敢！」

方剛隔着鐵柵一掌拍去，怒罵道：「賤人找打！」

丘蘭兒雙肩閃晃間，右手食中二指併點，快不可言的掃向方剛腕門！

方剛一掌落空，又見敵人併指戳來，一聲冷哼，變掌爲拳，拳頭猛的向左擊去，「砰」的一聲，丘蘭兒雙指如點石頭，頓時一陣刺痛！

方剛也驚悚於丘蘭兒的指力，右拳隱隱作痛！

丘蘭兒沒有叫出聲，她倒退半步，凌厲的眸芒中流露出無限的驚異，她眞難以相信在方家集這個小地方，竟然臥虎藏龍，窩了這麼個狠角色！

方剛也是一震，想不到此女纖纖，指上功夫了得，如是被她戳中脈門，那還了得？

冷冷的逼視過去，方剛嘿嘿連聲，道：「想死是十分容易的事，方二爺只要一句話，妳就會死得慘兮兮！」

丘蘭兒咬着牙，道：「你敢！」

一聲大笑，方剛道：「不論妳是不是『無憂門』的人，方二爺殺了妳，誰會知道妳死在我來兒？」

就在這時，巴總管走近方剛，低聲道：「莊主，別再理會這賤人，辦正事要緊！」

方剛點點頭，又走回方小雲身邊，沉聲道：「說，東西藏在那裡？」

方小雲仍在落淚，那面，方寬厚已吼叫道：「小雲，妳若是我方寬厚的女兒，咬緊牙關，從容赴死，否則，妳就不是我的女兒！」

方小雲回頭望去，尖聲叫道：「爹！你老人家放心，便死也要死在一起！」

方老太怪叫連聲道：「兄弟呀，你眞的如此狠心？嫂子待你可不薄，你怎能忍得下心下了得到手？你……」

方剛咧開大嘴巴冷笑道：「也是你們逼的！」猛回頭，又對石昱道：「且看你的手段了！」

石昱的短鬚微仰，右手短刀拍打着左掌心，臉色由紅變青，雙目凶焰畢呈，一步步走近方小雲，道：「小丫頭，妳吸口氣，咬咬牙，石某可要動手了！」

方小雲驚楞的叫道：「你要幹甚麼？你……」

石昱的短刀搖晃在方小雲的面前三寸地，吃吃笑道：「問得好，我便直言吧！」

短刀緩緩的到了小雲的衣領上，便聞得一聲輕微的裂帛聲，冷焰激盪在空中，如極光一現，方小雲「啊」的一聲尖叫！

只見石昱哈哈一笑，方小雲的上衣自衣領處被尖刀劃開尺長一個破縫，從刀的力量與捏拿得準，無不恰到好處而令人喝采！

因爲衣雖破裂，方小雲的身上連皮也未破，白得似雪如玉的肌膚外露，方小雲又哭起來……

石昱的短刀輕輕的在方小雲那肩與胸之間磨蹭着，緩緩的刮又磨而不即下手……

方剛便在此時大步上前，他一把揪住方小雲的頭髮，怪叫連聲的喝道：「再問妳一次，說是不說？」

不料方小雲的淚眼猛然一瞪，張口「噗」的一聲吐了方剛滿臉唾沫，尖聲道：「你殺我吧！」

那面，方寬厚已狂笑起來……

方剛大怒，扭腕甩脫方小雲的頭，狠聲道：「動手！慢慢的給我零割！」

石昱齜牙咧嘴的抓住方小雲的肩頭，尖刀並未切割，眞絕，他把尖刀不輕不重的往方小雲的肩胛骨上扎。

尖刀發出「叮」聲，鮮血便隨着方小雲的凄叫而往外溢！

石昱嘿嘿笑，道：「方小雲，這只是小菜一道，妳便如此怪叫起來，又如何能承受後來的大菜？」

另一面，「玫瑰毒刺」丘蘭兒破口大罵，道：「眞是一羣無人性的豺狼，對一個女子竟如此下毒手，你們會不得好死！」

猛的一瞪眼，石昱怪笑道：「小娘子，妳別咤唬了，侍候了她，石大爺還要向妳領教呢！哈……」

方剛猛的大吼道：「再要亂叫，便先殺了妳！」

丘蘭兒心中一震，咬着牙不再開口！

石昱便在這時尖刀忽然閃掣，「咻」的一聲劃向方小雲的右褲管，他身子一扭，尖刀仍未切割。

只見他咧開嘴巴道：「很少有人能忍受錐骨之痛，尤其是這裡……」

說聲中，他的尖刀頂着方小雲的右小腿骨猛扎起來……

血洞隨着方小雲的尖嚎一個個的出現！

不是大量出血，但痛苦反而更甚，幾次狂嚎凄叫，方小雲終於痛昏過去，一動也不動了！

方寬厚未再叫罵，便方老太也閉起垂淚的眼睛來……

方剛抓起方小雲的頭髮，咬着牙，道：「是我看輕這個丫頭了！」

巴總管急把涼水澆在方小雲的頭上。

悠悠的醒過來，方小雲輕聲有力的道：「二叔，你如再對我下毒手，我便立刻嚼舌自盡，此生你休想得到你想掠之物！」

說着，她眞的伸出舌頭準備咬斷舌根！

光景太突然，便巴總管也是一怔，忙趨前低聲對怔怔的方剛，道：「莊主，我們暫時罷手，且再細商如何？」

重重的點點頭，方剛咬牙怒道：「也好，且叫他們暫時多活片刻！」

方剛當先走出地牢，石昱却留在地牢未走，他眞的走到丘蘭兒那邊，笑道：「小娘子，叫甚麼名字呀！」

丘蘭兒冷冷道：「我姓祖！」

石昱嘿嘿笑道：「姓祖？這個姓倒是沒聽過！」他一頓，更湊近鐵柵，又道：「名字呢？」

丘蘭兒臉無表情的道：「我叫奶奶！」

石昱緊着眉頭，自言自語：「祖奶奶！」他猛古丁怒叱道：「放妳娘的屁，妳佔老子便宜？」

丘蘭兒無動於衷的道：「你可以不叫我祖奶奶！」

石昱剛才見丘蘭兒對方剛交過手，雖只一招，她是行家，早已看出丘蘭兒不好對付，冷笑一聲，色迷迷的瞪着丘蘭兒，道：「我管你甚麼祖奶奶，在妳死之前，石大爺一定先快活個夠，小賤人，妳等着瞧吧！」

石昱忿怒的走出地牢，厚重的木門「砰」的一聲又關起來。

地牢裡一燈如豆，方寬厚已低聲對方小雲道：「孩子，我的寶貝，妳表現得可圈可點，不愧是我方寬厚的女兒！」

方老太也罵道：「方剛這個喪心病狂的屠夫，他眞的要把我們全家殺光在這裡了！」

方寬厚深深的嘆息一聲道：「是我不好，本有機會除去此賊，但我總是念在兄弟一場，不料一時之仁錯失良機，眞是追悔莫及！」

突然間，「玫瑰毒刺」丘蘭兒低聲問道：「請問三位，這兇漢眞是你們一家人？」

鼻孔連哼，方寬厚罵道：「而且是我親弟弟，他叫方剛！」

丘蘭兒咬牙狠聲罵道：「你會有這種六親不認的兄弟，忐也可惡了，這還是我丘蘭兒第一次親眼得見！」

方寬厚雙目一瞪，低沉的：「丘蘭兒？」

丘蘭兒點點頭，道：「不錯，姑娘就是江湖上傳言的『玫瑰毒刺』正是我，你怎麼知道？」

方寬厚一聲苦笑，道：「怎會不知道？項城幹了二十多年捕頭，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我還見過不少，也聽到許多。姑娘也是殺手之列，道上英雌，方某耳聞久矣！」

丘蘭兒遂又低聲問道：「你兄弟方剛逼你供出藏寶地方，難道那兩件東西眞的在方捕頭手中？」

到了這時候，方寬厚只得嘆口氣，道：「果然寶物唯德高者有之，方寬厚只是沾個邊，便落得家破人亡，如此悲慘下場！」

丘蘭兒咬咬牙，道：「本來兩件寶物在『武林老爺』秦百年手中，秦老爺子德高望重於武林，武功高絕於江湖，即使有不少人覬覦，却也不敢明偷暗搶下手掠奪。然而『苗疆百毒門』却不顧一切，派人臥在秦老爺子榻旁，費盡心機想奪得那兩件寶物，還是被發覺。

「就在老爺子的細心策劃下，終於殺了幾個『百毒門』女子，這才幾天，又被我遇上同樣的寶物被劫，而你……方捕頭，你失策了！」

丘蘭兒未說出自己爲大奶奶出力奪寶之事，方寬厚當然也不知道這件事！

一聲浩嘆，方寬厚道：「當初我應該把東西歸還關天水或呈上縣太爺，唉！一時的矇蔽心志，鑄下這種慘痛的後果，我……」

丘蘭兒忙低聲道：「方老捕頭，別自責太甚，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應該幫你度過難關，且容我們想出對策，再行定奪！」

方寬厚搖頭嘆道：「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怕是再也出不去了！」

丘蘭兒冷冷笑笑，道：「有，我們一定有機會走出此地！」

方老太忙低聲問道：「我老婆子一看，就知道姑娘心靈性巧，姑娘如此說法，必然一定有了出去的方法了！」

丘蘭兒把臉貼上鐵柵，低聲道：「方老捕頭，把東西交給方剛，聽我的話不會錯……」

沒有等丘蘭兒話完，方寬厚沉聲道：「別再說了，我若把東西給了他，我們死得更快，姑娘，方剛凶殘成性，他會留我們活口？」

丘蘭兒立刻又道：「方剛沒有殺我們的機會，方老捕頭，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話，更相信我的安

排！」

此刻，痛得全身痲木的方小雲喘了幾口，道：「爹，也許這位丘姑娘有辦法，我們且聽聽她的！」

丘蘭兒望向方小雲，她的上衣半裸，肩骨上的血洞冒着血，右腿褲已破，小腿骨流的血已把破褲黏起來，模樣兒奇慘無比，咬咬牙，狠聲道：「眞毒！」

方寬厚重重的道：「我絕不把東西交到方剛手上，拚着一家死絕，姑娘，我方寬厚決心如此！」

他喘着氣，又道：「方剛之凶殘與作爲，使我想到『武林老爺』的兩件寶物，一旦落入他之手，天下蒼生便面臨浩劫，其結果，必然招致武林同道聯手而來，我方家將因此而遺臭武林了！」

丘蘭兒傾耳聆聽一陣，她把聲音壓低，道：「方老捕頭，我提個人出來，不知方老捕頭可識得？」

方寬厚白髮往身後甩去，雙目直視過來，問：「姑娘要說何人？」

丘蘭兒字字如蚊的傳過去，道：「我要說的是『二閻王』沙成山，這個人方老捕頭一定聽說過了？」

「沙成山」三字早在方寬厚心中蕩漾着，如今被方剛突然押在此地牢，正愁沒法子見到沙成山。

如今丘蘭兒突然說出「沙成山」，便不由得低聲道：「姑娘也認識沙成山？」

一聲苦笑，丘蘭兒怎會不識得沙成山，昨夜二人尚在方寬厚的門房裡好一陣綢繆繾綣，光景雖無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實了！

當然，丘蘭兒不會說出那種事來，她頓了一下，道：「沙成山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知心者！」

露出驚異的眼神，方寬厚道：「姑娘此話當眞？」

他臉露不信之色，又道：「就我所知，『二閻王』沙成山一向獨來獨往，更少與人扯上關係。他也不常在江湖上走動，不料會是姑娘的朋友，此點倒令老朽難以想像了！」

丘蘭兒嘴角一牽，笑笑，道：「我是實話實說，沙成山眞的是我朋友！」

方寬厚心中仍然疑心重重，因爲這世上値得人相信的事情太少了，眼前這位姑娘的表現雖好，然而她眞的是「玫瑰毒刺」丘蘭兒？

誰敢說她不是「百毒門」或「無憂門」暗中派來的？也許，也許她是方剛那小子故意找個姑娘來暗中佈下圈套，套取藏寶的地方！

自從丘蘭兒被關入地牢，方寬厚便一直有此疑慮，要知他也是公門中的執法之人，二十多年捕頭生涯，這點門道他是想得到的！

嘆了一口氣，方寬厚道：「那麼，我請問姑娘，大鏢客沙成山如今他人在甚麼地方妳知道嗎？」

丘蘭兒遂低聲的道：「方捕頭，他如今就在方家集！」

猛的一怔，方寬厚道：「姑娘怎麼會知道？」

一笑，丘蘭兒道：「因爲他是我的知心朋友嘛！」

令丘蘭兒吃驚的是方寬厚立刻接道：「而且沙成山住在……」他把聲放低，又道：「住在我那幢宅子的門房內！」

丘蘭兒在一楞又驚之後，立刻低聲道：「方老捕頭，帶他們去找寶物，你只要……」她把聲音又放低，且又比手劃脚一番……

於是，方寬厚立刻重重的點點頭！

便在這時候，地牢的門又被拉開來，當先走進來的是巴總管，跟在他後面的是四個勁裝大漢！

只見四個人分別抬進一個火盆，火盆上面正燒着熊熊炭火，兩隻木把鐵板已燒得泛紅，有個大漢更拉進兩頭猛犬進來！

方剛便在這時候走進來，跟在方剛後面的，正是方家莊上的兩個武師——佐大力與石昱二人！

拉過一張橈子坐下來，方剛凶殘的沉聲對方小雲道：「別用嚼斷舌頭來嚇二叔，我要燙得妳爹娘一身賤肉成焦炭。

「然後一塊塊的割下來餵狗吃，妳如果夠狠心，忍着妳爹娘這種烙刑之後萬刀割的罪，妳就別開口！」

方寬厚吼罵道：「畜牲，他日你有何面目地下去見爹娘面！」

方剛吃吃笑道：「有一天我方剛練就『百竅神功』而領袖武林，也是爲方家光宗耀祖，有甚麼不可以去見二老？」

方寬厚大叫道：「你有此想法，怪不得你能對親人下手！」

巴總管走近方剛，道：「莊主，閒扯無益，及早動手吧！」

方剛遂對四個大漢道：「你們出去，莊裡莊外叫他們小心把守，面生的人不論男女，一概不許走入莊子裡來，去！」

四個大漢匆匆的走出地牢。

石昱已咧着大嘴，道：「莊主，你且看我的手段，姓石的不相信他們是吃石頭長大的！」

一隻火紅的烙鐵已拿在石昱手上。

祇見他一把拉開鐵柵的門走進去，嘿嘿笑着走向老太太身前，道：「石某對不住了，先拿妳這老太婆開刀。」

就在石昱粗手揪住方老太的頭髮，火紅的烙鐵就要貼上方老太的臉，一邊，方寬厚狂吼怪叫，道：「住手！」

石昱等耳膜被震得嗡嗡響，他翻着一雙豹目回頭吃吃笑道：「住手？他娘的，就憑你的嗓門高聲音大？呸！」

方剛沉聲道：「囉嗦甚麼，還不動手？」

方寬厚立刻怒喝道：「方剛，算你狠，我把東西給你。」

猛搖着頭，方剛的一張大臉上肉抖顫不已，他伸手挖着耳不相信的問道：「我親愛的大哥，你能再說一遍嗎？」

方寬厚怒聲如悶雷般，道：「兩件東西我交給你，方剛，你拿甚麼做交換條件？」

方剛立刻趨前，他小心的道：「哥，你說要兄弟甚麼條件？我會答應！」他一頓又回頭喝叱道：「你們耳朵聾了不成？還不快把我哥三人放下來。」

巴總管第一個撲向方小雲，笑容可掬的道：「大小姐，妳看看這罪可受大了，我扶妳坐下來。」

石昱拋去手中烙鐵，急忙替方老太解繩子，口中連連抱歉的道：「老太太偌大年紀，那能受得了這罪的，我石昱可是在心中一百個不願意動手啊！」

佐大力沒有開口，他很快的解開方寬厚的繩子，扶着重傷的方寬厚坐地上。

方剛已連聲大叫，道：「巴總管，立刻去請個大夫來替我哥治傷，娘的老皮，叫你們動手有分寸，誰叫你們盡下重手，可惡！」

巴總管忙應道：「屬下立刻派人去鎮上把大夫請來！」說是說了，巴總管並未走出地牢，他閃身站到方剛身邊低聲說了幾句……

方剛臉色冷冷的走到方寬厚面前，道：「哥，說吧，你有甚麼條件？」

方寬厚冷視着自己的親兄弟，道：「東西交在你手中之後，是否殺我一家滅口？」

方剛指天指地的賭咒，道：「哥放寬心，祇要把東西交出來，這輩子你們安心住在小香院，吃香喝辣不用愁，絕不稍有慢怠！」

方寬厚冷沉的道：「我如何相信你的話？」

方剛猛拍着胸膛，道：「哥，兄弟當面發下重誓，如何？」

方寬厚冷冷哼道：「從小你就喜歡起誓，却不見你履行過甚麼承諾，對你，發誓已似喝口涼水。」

方剛忙低聲解釋道：「其實我叫大哥一家住進小香院，那也是暫時的，要知我方剛有一日學成『百竅神功』，那時候天下武林誰不尊仰呢？大哥自然就堂而皇之的走出小香院了。」

方寬厚沉聲道：「方剛，你想得可眞如意呀！」

方剛低聲小心的道：「全仗哥的成全。」

方寬厚的雙腿幾乎不能稍動，他齜牙咧嘴的忍着痛，道：「希望你能履行承諾。」

方剛忙抱拳，道：「一定，一定，大哥，那東西放在何處？」

方寬厚咬着牙，道：「那地方你們絕對找不到，便掘地三尺也是徒勞無功。」

方剛抬頭瞪了巴總管三人一眼，遂又問道：「哥，你說吧，東西放在甚麼地方？」

方寬厚嘆口氣，道：「方剛，如果你想得到那兩件寶物，且等天黑以後我也喘過氣來了，便立刻帶你們去取。」

方剛一怔，道：「為何不說出地方來，又為何要天黑再去找？」

方寬厚猛一瞪眼，叱道：「你怎麼不多用用腦筋？那般重要的東西，當然要放在絕對秘密地方。即使我說出地方，沒有我帶你們去，也休想找到，更何況大白天你們難道不怕碰上『無憂門』的人？」

巴總管立刻走近方剛身後，道：「莊主，今夜就今夜，我們不怕他玩出甚麼花樣來。」

方寬厚大怒，破口大罵，道：「狗東西，你以為我老人家在玩花樣？你拿我方寬厚同方剛比？王八蛋！」

巴總管暗中「咯崩」在咬牙！

方剛已打個哈哈，道：「哥，我一向信得過你，今夜就今夜，三更天我便親自同哥一起去，如何？」

方寬厚重重的道：「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方剛愉快的站起身來，他對巴總管猛一瞪眼，喝叱道：「巴總管，你怎麼還站在這兒？還不快去找大夫來，再叫廚房弄些好吃的送過來。」

於是，方剛當先走出地牢。

* * *

半圓月在笑了，雖然祇有半張臉露出來。

微風刮得樹葉顫抖，抖出微弱的，也是柔和的樂章，光景應是一個美妙的夜晚。

就在這時候，方寬厚新蓋不久的那座凶宅門樓前，緩緩的來了一批人物。

不錯，方寬厚領着方剛、佐大力、石昱、巴總管四個人一齊來到台階下面。

方寬厚不能行動，雖然傷的雙腿包紮敷藥，却也難以舉步，他是被馱在一頭叫驢背上來的。

佐大力把叫驢拉上一邊的瓦棚中。

石昱背起方寬厚，一行便上得台階，巴總管先是望望天色，旋即

走到大門邊伸手敲着門環。

裡面，沙成山的聲音傳來：「誰？」

巴總管沉聲道：「是我，快開門！」

高大厚重的朱漆大門拉開來，沙成山伸頭望向門外。

巴總管已伸手頂住沙成山的胸口，叱道：「把大門關牢，你也不准許走出來，知道嗎？」

沙成山已看到方寬厚那副慘兮兮的模樣，不由得雙眉一緊，又聞得巴總管的話，忙點點頭道：「是，是，各位請進！」

方寬厚便在這時開口，道：「方剛，你要的東西我給你，但你不該在此擄走那個女子，我擔心她是『無憂門』的人。

「如果我領你去取東西，不定會有『無憂門』的人在暗中窺伺，伺機出手，你難道不加防備？」

方剛沉聲對石昱道：「那女的眞是你在此擄走的？」

石昱忙點點頭，道：「不錯，一大早就在這兒……」他邊指向門房，又道：「可是……可是她說自己並非甚麼『無憂門』的……」

方寬厚冷冷笑道：「如果是你，你會承認自己的眞實身份？」

方剛重重的點點頭，道：「哥的話有道理，那個女子一定就是『無憂門』的……」

巴總管忙上前，道：「莊主，我們快行動，免得橫生枝節！」

方寬厚暗中注視沙成山，眞絕，沙成山似是無動於衷的關上大門，走回門房，便門房的門也關起來，敢情他是聽巴總管的話辦事。

方寬厚領着方剛一行，匆匆走過廻廊，穿過大廳來到二院，灰暗中他指着大廳後台階，道：「東西就在這五層台階內，你們找吧！」

他此言一出，巴總管嘿嘿笑道：「他娘的，這種長青大石頭，一根足有兩千斤，誰會相信東西會壓在這兒的？操！」

方剛滿臉得意之色，道：「你們快動手啊，還楞着幹甚麼？」

巴總管兩手一揮，低沉的道：「來吧，合我們三人之力，應該可以輕易搬開這些大青石了！」

石昱與佐大力二人伸出有力雙臂，低頭彎腰，齜牙咧嘴的與巴總管三人擠蹭着移動第一層大青石條。

石條寬兩尺，丈二長，尺半厚，三個人哼咳着把大石推落下來，第二層却是兩塊併放着，如此算一算，三個人要搬開十六塊大石頭方能到底部。

幾乎花費半個時辰，就在地上尚有五塊併放的大青石時候，方寬厚一聲怪叫撲向大石，他幾乎像發狂般的道：「寶物，那兩件寶物不見了，啊！這會是誰下的手？」

方剛早已衝前低頭吼道：「你說甚麼？東西不見了？」

方寬厚重重的點着頭，目露迷惘的道：「是誰？這會是誰幹的？」

巴總管與佐大力、石昱三人早已緊張得滿身大汗氣喘如牛，如今突聞得東西不在，三人不由得暴跳如雷。

石昱怪吼着罵道：「老小子，你別是整我三人冤枉吧，累了半天，東西不在，我看你在找死！」

猛的一把揪起方寬厚，方剛嘴歪眼斜的叱叫道：「說，你是不是在耍我？」

方寬厚臉無表情的道：「方剛，難道你忘了你曾說過的話了？」

方剛雙目幾乎噴火的道：「我說過甚麼話？」

方寬厚也是忿怒的道：「你曾說過絕對相信我說的話，怎麼？你如今又不再相信了？」

方剛咬牙格格響，更把方寬厚提得幾乎雙腳離地的道：「甚麼話全是假的，有了東西才是眞的，我親愛的哥，你在愚弄我方剛，你知道愚弄我的代價嗎？」

方寬厚冷沉的道：「東西確實在此地，你若不信我也沒話可說。」

方剛猛的右臂摔出，方寬厚已滾出兩丈遠，他本來傷得極重，這時更是全身骨節散開，痛得他幾乎昏死過去……

巴總管忿怒的衝過來，一腳踢在方寬厚的腿上，一聲淒厲的慘叫，方寬厚立刻昏死過去。

要知方寬厚的雙腿，早被割得血糊淋漓。

如今雖已敷藥包紮起來，但絕不是從鎮上請來大夫診治，而是巴總管隨便找了個莊丁假扮郎中。

石昱已從附近找了一根繩子，準備就地對方寬厚用刑。

佐大力也不知從甚麼地方找來一根皮鞭，狠聲道：「娘的皮，八成這老傢伙不合作，沒得倒叫老子力氣放盡，看我怎麼收拾你吧！」

方剛一屁股坐在廊簷下，忿怒的道：「巴總管，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巴總管咬着牙，道：「我看老東西在耍我們，他沒有說實話。」

方剛重重的道：「說出個理由來，讓我琢磨琢磨！」

巴總管指着石階大青石，道：「莊主你看，這麼重的大青石，每動一根就得合我三人之力才能搬動，他是怎麼放到下面的？」

方剛點點頭，又道：「還有其他理由嗎？」

巴總管立刻又道：「有，那兩件寶物不能被水浸濕，他也並沒有

老糊塗，怎會把東西放在這兒？難道不怕雨水淋？」

方剛猛的一拍巴掌，叫起來：「對呀，這麼說來，東西一定不在這兒，好小子，他眞的拿我方剛當驢呀！」

巴總管又冷冷的道：「還有，如果東西放在這青石台階下面，他祇需對我們說出來，何用他親自來？」

方剛越聽越對，大有「猴舐蒜罈子，越舐越不是滋味」的感受，便破口駡了一句：「他媽的！」

方寬厚大聲喘了口氣——啊！

方剛立刻起身走過去，罵道：「老東西，你快把藏東西地方說出來，免得我拆散你一身老骨頭。」

說着便一脚踢去。

方寬厚又是一聲「啊」，喘道：「兄弟，你殺了我吧！」

方剛冷笑，道：「沒有那麼便宜，不見東西，有得你苦頭吃。」

夜空中，方寬厚的聲音迴蕩在空中，久久不散，巴總管皺皺眉，立刻走近方剛，道：「莊主，我們不能在此用刑！」

方剛怒道：「爲甚麼？」

巴總管低聲道：「屬下三人已在這兒發現幾批江湖人物出現，顯然都是聞風而來，萬一被這些人物撞上，便我們的莊子上祇怕也永無寧日了。」

重重的點點頭，方剛道：「你說得對，我們再把這老不死的拖回莊去，今夜非得逼出藏東西的地方出來不可。」

石昱跨步上前，雙臂用力，攔腰把方寬厚扛上肩頭。

他晃了幾下，也不管方寬厚全身痛得難受，破口駡道：「這次回去，且看老子怎麼收拾你了。」

方剛大步跨上廳廊。

巴總管已對佐大力道：「這次回去備上一隻油鍋，奶奶的，割下他的一身賤肉炸了餵狗吃。」

佐大力咬緊牙，道：「便是這老東西的一身骨髓油也要把他抽乾。」

一行又繞過門廊到了門房外。

巴總管拍着房門，道：「喂，起來，起來！」

房門拉開來，沙成山揉着雙眼，咕噥着道：「各位，這就要走了？」

巴總管又掏出一錠銀子重重的塞入沙成山手上，道：「小心看守，別叫閒人闖進來。」

沙成山哈着腰，道：「放心，鬼影子也不放進一個。」

方寬厚本想直叫沙成山，但見沙成山如此卑躬屈膝，憑他多年捕頭經驗，便立刻明白沙成山必然有了一定的計劃，這時開口，一定不合沙成山的謀略。

然而，方寬厚還是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他見沙成山連看也不看他一下，便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方剛走下台階，大步直往莊子上走去。

佐大力已把叫驢拉過來，石昱重重的把方寬厚放在驢背上，跟着巴總管便往莊子走去了。

一行到了方家莊的正門，沿着圍牆邊走到後院，方剛已怒不可遏的吼道：「巴總管，該怎麼辦，你馬上給我準備好。」

佐大力已匆匆命兩個大漢抬了一隻大鐵鍋，更提了一桶油走入地牢。

那地牢在地面上蓋了一隻半尺厚木門斜着壓在地面上，方剛等一行便拉開大木門走入地牢內。

方剛指着大木架子，吼道：「吊起來！」

石昱攔腰抱住方寬厚，佐大力已把繩子套上方寬厚的脖子上，便雙脚也拴在一起。

一把抓牢大奶奶的頭髮，方剛叱叫道：「你若不仁，我便不義，方寬厚，你等着吃生活吧！」

另一邊，「玫瑰毒刺」丘蘭兒立刻尖聲道：「方捕頭，這是怎麼回事？難道……」

方寬厚喘着無力的氣，道：「我……我懷疑……姓沙……」

方剛與巴總管等對望着驚異的眼光，不知方寬厚說的甚麼話？

石昱猛的撲近丘蘭兒，叱道：「臭娘們，妳在咕噥甚麼話？」

臉色寒寒的，丘蘭兒道：「你很想知道嗎？」

石昱怪聲怒道：「賤貨，祇妳進得地牢，此生妳便休想走出去，此地……嘿……妳插翅難飛……」

方寬厚突然一聲長嘆，道：「方剛，你動手吧，我方寬厚認了。」

方剛見鐵鍋裡面的油已滾燙，咬着牙，道：「石昱，你動手吧！」

方老太與方小雲立刻尖聲大哭起來，方寬厚猛的回頭瞪眼叱道：「妳們哭甚麼？要怪也怪我不該把東西據爲已有，我應該受此劫難，唉！」

他仰臉又道：「到現在我才相信，無德之人是不能强求的。」

可眞夠狠，石昱抽出短刀，拖起方寬厚雙腿，一連刀芒激盪，冷焰流閃，纏在方寬厚雙腿的布帶子已紛紛落在地上，舊創加上新創，痛得方寬厚直噎大氣不已。

石昱冷面如霜，右手短刀猛的插入方寬厚的腿肚子上。

祇見他右腕用力扭動刀把子，一塊淨紅帶血的鮮肉被他一刀割下來，左手立刻接着丟入油鍋中。

（未完・七）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三方會合聽指揮　冒充堡主送黃金

上文提要： 廣來大飯店的掌櫃知道是諸葛明他們抄了褚倫這土惡霸的窩，他高興的宴請諸葛明與包文通，恰好方老丈前來報告發現了大船，諸葛明急遣包文通趕回山寨報訊，務須在兩日後的天黑時趕到白河面……他則假扮褚倫的手下先上大船送禮投帖……穩住了大船上的頭目後，諸葛明馬不停蹄的到白家堡、飛雲堡搬兵……

諸葛明道：「聽說是要親自出馬。」一頓之後又道：「這一去，却是祇有好處，因爲祇等對方出面，大刀寨迎頭一兜，免不了一陣砍殺，結果不論怎樣，對咱們都很重要，除了收回借的，主要的還能分一杯羹，聽說任何一件寶物，都是價值連城啊！」

巴耀東一聽，當即起身，道：「你等着，我去叨拾一下，咱們這就起程。」

一面走，又扭回頭對巴長春道：「你也去！」

諸葛明一聽，心中自然高興，飛雲堡一次出動十名大將，算是不錯的了。

於是，就在一陣忙碌中，飛雲堡堡主巴耀東，親率總管巴長春，以及武師五名，其中姓杜的與另一張姓武師受傷才好不過幾天，如今又要遠征白河鎭了。

＊　＊　＊

且說包文通在老河口受了諸葛明的指示，立刻馬不停蹄的朝着景陽鎭趕去：「包二爺也夠窩囊的，老河口廣來大飯店那麼一桌上好酒席，才吃了一半，就受命上道，這可是想也想不到的事，但正事要緊，不辦還眞不行。」

於是，包二爺一跨到馬背上，就開始騰雲駕霧，耳邊風聲呼呼響，頂上太陽熱烘烘，一邊流汗一邊吹風，成了文火燉牛筋，熟在裡頭了。

這一路要朝着終南山的方向趕，如論脚程，祇怕自己非得追到朝陽峯才能趕得上。

包文通邊想邊疾馳，他知道胯下的烏騅馬脚程奇佳，祇是即算是千里良駒，也不能不喘氣喝口水吧！祇是自景陽鎭往叫天嶺走，中間要翻那三道土地嶺，又不能騎馬，如果撒開大步，那四十多里路可就耽誤不少時辰。

包文通心急，烏騅馬就倒了楣，因爲不時的包文通還會在牠那黑屁股上狠狠的加上一巴掌。

包文通連夜急趕，直到四更天，他才在景陽鎭的悅來客店門前停下馬來。

順着濕漉漉的馬背爬下來，包文通先輕輕拍拍馬脖子，算是給予一些小小的安慰。

立刻跨步走上台階，他這裡尚未敲門呢，店門竟然「呀」的一聲被打開了，祇見一個楞頭青，提着褲子朝外跑，那人似乎還閉着雙目，跌跌撞撞的到了牆角，掏出那玩意兒，頂着牆就尿，一邊哈着大氣，看樣子他是被尿弩醒的，已經快尿床了。

才尿了一半，就聽那人「噫」了一聲，道：「他娘的，眞有鬼？」

包文通一看是個嘍兵模樣的

人，不由罵道：「王八蛋，原來你們在這兒灌馬尿呀！」

挽着褲子，那人由暗影裡竄過來，喝問：「你是誰？」

包文通大怒，罵道：「連你巴二爺的聲音也聽不出來？」

「包頭目，是包大頭目回來了。」

包文通問道：「人呢？」

祇聽那嘍道：「寨主正在後室歇着，我去替大頭目稟報。」

包文通跨步走進屋裡，店堂上沒有亮燈，藉着外面的一點月光，包文通發現店裡的地上桌上椅子上全睡着人，二門後的幾間客房，大概也全都睡滿了人。

看了這情形，包文通笑了，因爲他可以免去四十多里往山裡跑的路程。

包文通敲開張博天的房門，把個正睡得舒坦的「閻王刀聲」張博天，硬叫了起來。

一看到包文通，原本不願睜眼的張博天，却一下子睡意全消，精神抖擻，祇見他一把抓住包文通，道：「你回來了？諸葛先生呢？」

「諸葛先生？可是唱三國的那個諸葛亮啊？」

張博天一笑，道：「說誰全行，他人呢？」

包文通道：「我走的時候，他人還在老河口。」

張博天問道：「他派你回來，可是那話兒來了？」

包文通道：「是來了，祇是時間太急了，要咱們的人在明天日落時分，務必要趕到白河鎮的江面上。」

張博天不由罵道：「他娘的，怎麼會弄出意料之外，大夥昨晚才趕回這景陽鎮，天一亮就要回朝陽峯呢！」

一面沉吟的又道：「咱們正在合計着招兵買馬呢！」

包文通道：「來不及了，不過……咱們那位可愛的諸葛先生，他似乎胸有成竹，一副篤定的樣子。」

張博天虎目一亮，兩隻肥耳向後一動，笑道：「那就好，全看他的神機妙算了。」

於是，立刻打雷一般，把大刀寨所有的人全都呼喝起來，甚至連幾個傷的，也全叫起來。

後屋裡住的左不同、高磊、四武士，立刻把前店住的人集中在院子裡。

張博天還來個破曉訓話：「孩子們，你們給我聽仔細了，盜咱們寶物的人，明晚就會在白河鎮的江面上出現，你們跟了我半年，就快要吃香喝辣過好日子了，祇是這最後一把勁，大家全得把『屁門打開——屎（施）出來！』走，上路了！」

於是，大刀寨的六七十人，又開始了他們另一次的遠征，另一次的搏鬥。

刀口舔血的日子，也是另一種希望的象徵，否則誰還願意冒險？

漢江的水聲！

漢江沿岸的馬蹄聲！

於是，二者滙集而成「漢江刀聲」。

來自岸上的，有兩堡一莊的人馬……

白家堡上午時分，就由白家堡堡主「大刀藥王」白慕堂，親自率同白中天與白中虹兩個兒子，以及三名白家堡武士，過午不久，即趕到了安康鎮，另外白家堡還出動兩艘三桅大船，停在安康附近的江面上，就等白堡主登船了。

另外一批，却是大王莊的人，他們在大王莊莊主「劈雷刀」王大壽的率領下，一衆人包括了王大壽的兒子「追雲太保」王克飛、總管王元霸，與大王莊的五名武士，還有女兒王來鳳是因爲諸葛明的關係，一直吵着要來，終於也跟着來了。

最後一批趕到的，正就是遠自西鄉飛雲堡的巴耀東七人，他們在諸葛明的引導下，先到了白河鎮的西街一家大客棧中，那個巨大招牌寫着「高陞客棧」。

一行八人，在諸葛明的安排下，先找房間歇着。

諸葛明笑對巴耀東道：「堡主，你們七位且先歇着，我還得去找找看大王莊的人到了沒有，如今距離天黑，約莫着尚有大半個時辰，這幾百里跑下來，人睏馬乏，說不定二更不到，又得要動刀施力，不先喘喘氣，憑誰也不能上陣。」

巴耀東道：「說的也是，那就辛苦你了。」

諸葛明一抱拳道：「指望着事情順當，大夥平安來，愉快的回去，就甚麼也都好了。」

於是，諸葛明走出了高陞客棧。

他心裡早就在想，自己如今可是標準的三重身份，弄個不好，雞蛋也會變成石頭，全砸到自己身上來。

在大刀寨，自己是軍師，連張博天那個有殺人狂的大流寇，也尊敬自己三分。

然而，在白家堡，自己又是山大王，一個道道地地的强盜。

當然，飛雲堡與大王莊兩方面，都認定自己是大王莊的武師，厚顏的說，算是大王莊大小姐王來鳳的心上人。

如今這三方面一攪和，自己也有些認不清自己是老幾。

諸葛明一想及此，不由得謹慎

起來……

走在白河鎮的街市上，朝着前面走，單鳳眼却忙乎着東瞟西望，轉過彎角，朝北望去，漢江的水流就可以看個一清二楚的。

諸葛明快步走到距離河岸不遠的柳林下面，正碰到幾個船上的夥計，扛着漁網漁叉、船篙，朝鎮上走去。

諸葛明放眼望去，就在距離白河鎮下游偏東面的江面上，正有一艘如同水上宮舫大船，錨泊在那兒……

於是，他咧嘴笑了。

那種胸中起伏不定，臉上又抹不掉的得意樣子，幾乎叫諸葛明笑出聲來。

於是，就見他一扭頭，又折回白河鎮。

也眞是巧，諸葛明才走入白河鎮，迎面就遇上了白家堡的大公子白中天。

打了個哈哈，諸葛明對白中天一抱拳，道：「大公子也已趕到了，白老前輩呢？」

白中天一笑，道：「諸葛軍師，你盡管放心，家父已經來了，就在鎮西頭的那家『高陞客店』裡落脚，正派我出來找你呢！」

諸葛明一聽，心中直叫，我的媽！

但他反應極快，當即又是一笑，拉住白中天問道：「白家堡有沒有船在這白河鎮的江面上？」

白中天一看諸葛明神秘的樣子，不由一怔，問道：「甚麼事？我們就是乘船下來的。」

諸葛明道：「白大公子，你該到江邊去瞧瞧，就在下游三里多一點的江面上，正有一艘巨型豪華宮舫停在那兒，大刀寨的船，祇等天一黑，就會開過去了。」

一臉緊張的望望天色，又道：「時辰快到了，你們還是早點上船，怎麼還能在客店裡安享酒菜香味呢？」

白中天一怔，道：「那麼咱們快去高陞客棧，好教家父等快點上船。」

諸葛明道：「這還用得了我陪大公子嗎？」

諸葛明一拉白中天，凑着白中天的耳根道：「我們大刀寨的船，正就是老河口通江堡的那艘叫『江上廬』的大船，你們盡管守着江面，慢慢移向下游的那艘大船附近，祇等我們一衝上大船，你們白家堡的船盡快的衝過來，咱們一鼓作氣，一準馬到成功。」

白中天道：「諸葛大軍師，你要到那兒？」

諸葛明苦笑道：「我如今就像玩逗角戲（布袋戲）那個人的兩手，正抓了一把線，根根都得我撥弄一下。」

諸葛明一笑又道：「我這麼說，大公子該淸楚了吧！」

白中天一笑道：「好，你去忙你的，我這就去通知白家堡的人，馬上再登船就是。」

望着白中天的身影，諸葛明吁了一大口氣。

但他却知道，自己如今站的地方，乃是走向北面江邊的要道，自己可得躲着些。

於是，諸葛明繞道來到一個高坡頂上，因爲，他必須要找找看，江中帆檣林之中，有沒有「江上廬」的消息，如果包老二把事情弄砸的話，那後果誰也不敢多想。

夏日的白天，原來來得快而去得慢，紅不溜啷的大太陽，就在白河鎮的西邊越顯得大如圓鼓隆咚的火盆一般，照得人們的臉，就如同上了一層顏色。

諸葛明站在土坡頂上的幾棵桑樹的下面，伸手遮擋着西面即將落山的夕陽，朝着江面望去……

就在那金星不斷的閃耀輝映的江面上，遠遠的，他望見了通江堡的那艘「江上廬」，同時間，他也看到了大刀寨高磊的那條方木船。

於是，諸葛明笑了，望着「江上廬」駛來的方向，諸葛明立即縱身趕去，因爲他必須要做最適當而確切的安排。

如同一陣風一般，諸葛明忍着疲累，來到了江邊上。

就在他急急的尋找下，他僱了一條小快船，急急的把自己划到江中行駛的「江上廬」。

張博天一看來到了諸葛明，立刻招呼高磊，把船駛出航道，暫時下錨，他要聽一聽他這位軍師，又有些甚麼袖裡乾坤或錦囊妙計。

諸葛明一登上「江上廬」，張博天立即把他拉進那個曾設有翻板的大艙廳中。

「寨主！看到那話兒了吧！」

張博天道：「看？看到了，如何行動，就等你安排好了。」

諸葛明立即道：「你這裡設法找個小船，送個字條到那艘大船上，告訴他們，十萬兩黃金已備好，但却因避人耳目，必須等到二更天，大家船互靠，開始交易，不過……」

諸葛明想了一下，又道：「咱們可不能派任何人去送信，祇能告訴小船上的人，就說咱們是通江堡大船就行了。」

張博天不解的道：「何必這麼麻煩，王八蛋既已露面，咱們何不乾脆殺過去。」

諸葛明一笑，道：「寨主，如果我觀察的不錯，那條大宮舫上，每個人俱都是武林高手，如果不好好安排，吃虧的可是咱們，到了那

時候，不要說寶物無法奪回，恐怕連老命全都卯上。」

張博天一怔，道：「眞要是這樣，咱們的人手可就成問題了。」

諸葛明道：「寨主！爲了這人手不足的問題，這兩天半的時間，我一路又去了一趟西鄉飛雲堡與白家堡。」

張博天一楞，道：「你去找他們幹甚麼？」

諸葛明一笑，道：「找他們來幫忙呀！」

張博天道：「我不信他們會不記前嫌，祇要他們不來扯咱們的後腿，張博天就感激他們不盡了。」

諸葛明正色的道：「寨主，這就是我急急上船來見你的主要原因。」

張博天道：「說說看是怎麼個安排？」

諸葛明道：「時辰不多，咱們長話短說。」

一面向外看看天色，諸葛明很快的又道：「寨主，你要知道，我已經搬來了飛雲堡堡主巴耀東，他領着飛雲堡總管巴長春，以及飛雲堡的五名武師，正在白河鎮上的高陞客棧歇着呢！」

張博天不解的道：「以你看，他們不會臨時整咱們的冤枉？」

諸葛明一笑，道：「我敢拍胸脯保證。」

一面，諸葛明又指向江面，道：「如今還有白家堡的人，他們在白慕堂的親率下，如今可能已登上他們白家堡的兩艘三桅大帆船上，就等在江面上支援咱們了。」

一巴掌拍在諸葛明的臂上面，張博天咧嘴笑道：「他娘的！有時候我在疑惑，你是不是諸葛亮投胎，特意的到這個世上來幫我張博天的？」

諸葛明一笑，道：「是不是諸葛亮投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要信得過我才行。」

張博天一楞，不解的道：「大軍師，你好像話中有話嘛！」

諸葛明點着頭道，道：「不錯。」

「那就快說吧！」

諸葛明道：「如今我還沒碰上大王莊的人，不過我會把這兩方面的人扭和在一塊的。」

微微一窒，諸葛明道：「祇等我把這飛雲堡與大王莊的人全扭和一起以後，就得委屈寨主，親自去接這些人上『江上廬』來。」

張博天一怔，搖頭道：「不妥！不妥！」

「爲甚麼？」

張博天聲若宏鐘的道：「我張博天是個甚麼樣的人我自己太明白了，三句話不對頭，就要動刀子，我能去嗎？」

「寨主非去不可。」

「說個理由我聽聽。」

諸葛明一笑，道：「理由太簡單了，你祇要對他們說上兩句好聽的，他們就會替你賣命，幫咱們把寶物奪回來。」

張博天一聽，不由右手握拳，重重的搥在左手掌上，一面狠聲道：「好，低頭一次又有何妨，你說，咱們何時去見那一堡一莊的人物？」

諸葛明道：「時辰不多了，先得僱隻小船，把信送到那艘巨大的宮舫上面去，然後咱們下船，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面……」

張博天道：「有話你就快說吧！」

諸葛明一笑，道：「在飛雲堡與大王莊人面前，我諸葛明可不是你大刀寨的軍師爺。」

張博天哈哈一笑，指着諸葛明的鼻尖，道：「好小子，你是騙死人不償命啊！你說吧！我該怎麼稱呼你？」

「大王莊的諸葛武師，幹的是護莊保眷的差事。」

張博天又是哈哈一笑，道：「就這麼的，我全記牢了。」

於是，沿江邊，諸葛明又僱了一艘小快船，帶着諸葛明的信函，划向了三里以外的那艘神秘而又豪華的宮舫上。

天色慢慢在黑，但還可以分辨出當面十丈外來的人。

白河鎮上的街市，有些在上門板，但不少店門簷前却掛了一盞明燈。

張博天與諸葛明兩人併肩在白河鎮上朝着西頭走去，突然間，迎面一個女子的聲音，清脆的傳了過來。

諸葛明放眼望去，心中在叫，乖乖！

原來迎面來了大王莊的大小姐王來鳳。

祇聽王來鳳高聲道：「明哥，我還以爲你沒有趕來白河呢！」

突然間，王來鳳竟閉嘴不言，驚楞的望着諸葛明身旁的張博天。

諸葛明一笑，道：「鳳妹，我也正在找妳呢！」

王來鳳充滿疑問的妙目，盯在張博天的身上，問道：「這位不是折騰過我們大王莊的大刀寨山大王嗎？你怎麼會同他混在一起？」

諸葛明一笑，道：「鳳妹，咱們來這白河鎮的目的是甚麼？」

「不就是等他們找到失寶，歸還他們借咱們大王莊的銀子嗎？」

「這就對了，爲了今晚大家站在一條線上，各有目的，各取所需，大家就得開誠佈公的好好商量一下，妳說對吧？」

王來鳳冷冷的道：「要如何開

誠佈公？又怎麼同他商量？」

諸葛明當即急道：「鳳妹，時間已經差不多了，妳快把咱們大王莊的人，全都帶到西頭的高陞客棧，飛雲堡的人全在等着呢！」

一臉不悅之色，但王來鳳仍然急急的調頭而去，一面擱下最後一句話，道：「我爹他們全來了。」

諸葛明也朝着王來鳳的背影回了一句，道：「那是最好不過了。」

張博天訝得有些白臉泛紅，但諸葛明却似不見一般，領着張博天朝高陞客棧而來。

客店中，飛雲堡的七人正在吃飯，一見諸葛明領着張博天進來，巴耀東不由色變。

祇見他怒指諸葛明道：「大王莊的人呢？你怎麼會同他捻和在一起？」

諸葛明道：「巴堡主，現在該是把誤會解釋清楚的時候了。」

巴耀東冷哼道：「誤會？領人在我堡裡窮砍一陣，還能說是誤會？」

張博天一抱拳，道：「巴堡主，張某人的那批東西，如今在江面上，過去的不是，張某在此賠罪，祇等我把那人收拾以後，飛雲堡的借銀，張某願加倍奉還。」

巴耀東一想，借一萬兩黃金，加一倍就成了兩萬兩，這種賺頭，到甚麼地方才能碰得到？

諸葛明及時的道：「基於大刀寨確實失寶，張寨主又有此誠意，所以我才把張寨主引來，希望圖個皆大歡喜。」

於是，一張大圓桌，原本坐了七人，如今又加了兩人，當然，小二立即又加了兩雙筷子。

人說世上沒有眞正的朋友，當然世上也沒有眞正的敵人，利字當頭，父子照樣打破頭，權勢爭奪，兄弟也會鬩牆。

如今張博天就坐在巴耀東的右面，張博天一舉杯，原本應該「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才是，如今眼是紅了，因爲三杯下肚，想起江面上的寶物才紅了眼！

就在張博天與飛雲堡的一衆人等，各相乾了一杯酒之後，適巧的，王來鳳領着大王莊的人，也進入這高陞客棧，大廳上，王來鳳一眼就望見諸葛明。

諸葛明更是不怠慢，急忙起身迎上去！

大王莊莊主王大壽大敞步的走入店中，在諸葛明的指引下，來到巴耀東的桌前，不由得楞住了！

因爲，他祇叫了一聲「親家公……」就見張博天正嘻嘻哈哈的衝着自己咧嘴笑呢！

巴耀東自然明白，他不等諸葛明加以解釋，當即叫道：「掌櫃的！馬上再叨拾一桌！」

於是，巴耀東把飛雲堡與大王莊的十名武師，全安排在一張桌子上，拉着王大壽坐在自己左面，一面呵呵笑道：「親家公！張寨主如今找到失寶下落，他答應爲了彌補咱們兩家損失，願意加倍奉還借咱們的，我想他這種誠意，咱們就不必再有甚麼計較了吧！」

王大壽移目看向諸葛明！

祇聽諸葛明道：「回莊主的話！張寨主確有誠意，祇等奪回失寶，所借加倍奉還！」

王大壽一聽，心中不由大叫可惜！想想當時姓張的要是強借十萬兩該多好？可惜他祇借了五萬兩！唉！如果五萬兩不是銀子，而是黃金，那就更叫人滿意了！

但表面上，王大壽却臉無表情的冷然道：「好吧！指望着他能歸還借銀就成了！」

張博天道：「王莊主！你盡可放心。」一面雙手在腰上一拉，那根「十寶彩帶」已拎在他的手上。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這條『十寶彩帶』，就是我失寶中的一件，通江堡堡主『鐵扇擔』褚倫，以一萬兩黃金所換，如今他們正準備以十萬兩黃金，交易另一件寶物，却被我一眼在褚倫身上發覺此寶，爲了失寶，我血洗褚家堡的武力，如今總算把那話兒引到這白河的江面上來，就等我找上船去呢！」

張博天把「十寶彩帶」遞在巴耀東與王大壽二人手上，看得二人直儍眼。

嘿嘿一笑，張博天道：「那些金磚寶物，當初由二十名大漢押抬，四箱寶物中，任何一件，皆價値連城，二位的那點借銀，又算得了甚麼？」

張博天此時幾乎成了巴耀東與王大壽二人心中的財神爺，因爲，最有錢的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也最看得起有錢的人了，如果遇到比自己更有錢的人，他們就越是尊敬他，也許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太多了，讓有錢人看膩的關係，所以有錢人看到窮人，總是怕「窮沾身」似的疾言厲色而退避三舍。

如今張博天「大」話一說，隨便一件失寶，就是價値連城，怎不讓二人臉紅耳熱心癢癢！

於是，慢慢的，巴耀東開始擧杯向張博天祝賀，那樣子就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一般！

王大壽更是不甘落後，也緊跟而上，擧杯祝張博天，早日找到失寶列入「富人」林中。

張博天喝着酒，拿眼瞟向諸葛明，不由心中暗笑……

原來諸葛明正拿那雙單鳳眼，在「侍候」王來鳳呢！

如果說眞正有成就感而滿意的，大概祇有諸葛明一人，因爲他

導了這齣戲，而且是相當成功的戲，如果說因爲王來鳳的關係，才讓諸葛明臉露滿足感，那才眞的會讓諸葛明暗中笑破肚皮！

終於，飛雲堡的人與大王莊的人，在張博天與諸葛明的引導下，來到了江邊。

望望天色，距離二更天不到一個時辰，就時辰的安排上來看，直到目前爲止，諸葛明佈置得天衣無縫而恰到好處，憑誰都多少流露出滿足感！

就在十七人正準備登船的時候，諸葛明突然低聲對王大壽道：「莊主！飛雲堡來了七人，我們大王莊又何必來九人？」

王大壽一楞，道：「諸葛武師！你這是甚麼意思？」

諸葛明道：「莊主！你想想，依目前的情況看，顯然免不了一場廝殺，而飛雲堡借給姓張的，是黃金一萬兩，換句話說飛雲堡是爲兩萬兩黃金拚命！而我們大王莊，也祇是白銀二萬兩，加個倍數，也沒有他們一半多，何苦卯上九人？」

王大壽微點着頭，道：「依你看，咱們該把誰留在暗中或乾脆不要上船？」

諸葛明當即道：「首先得把大小姐留在客店中！」

一面又解釋道：「船上搏殺，全是些亡命的大男人，大小姐去，就太不適合了！」

王大壽道：「行！難得你心思細！」

一面回頭把王來鳳叫到身邊，王大壽道：「來鳳，妳可不能上船，那些船上的漢子，還用不到妳去對付，快回客棧等着，三更一過，我們就會折回來！」

王來鳳一聽，正要再說甚麼，突見諸葛明走近她身邊，低聲幾句！

也不知諸葛明說的是甚麼，祇見王來鳳「啐」了一口，甚麼話也沒說，臉一紅，扭頭朝鎮上的高陞客店走去。

他究竟說了些甚麼話？

王來鳳爲甚麼那麼聽他的？

也祇有諸葛明心裏明白，因爲，王大壽與王克飛問他，他也是哈哈一笑，沒有開腔，他能說嗎？「船上有些人沒穿衣裳褲子」的這句話，他是不能對王大壽說的。

於是，一條快船，把岸上的這些人全送上了「江上廬」，那艘原本是通江堡的大船上。

這時候「江上廬」上面，燈火通明，五光十色的燈，高掛在兩根巨桅上，顯得十分氣派。

黑暗中，遙望向三四里外的江面上，一條巨大的宮舫大船更是燈火通明，有如一顆碩大的寶石一般，發出萬丈光芒而令人目迷五色。

兩條豪華大船，就在這月夜中，把個白河鎮的江面上，增添了令人眩目的顏色，有些人還站在岸上指指點點，嘆爲奇景呢！

然而，誰會知道，兩條粉飾高貴與太平的大船，馬上就要有一場捨死忘生的拚鬥？

於是，高磊指揮着「江上廬」大船，慢慢的起錨了！

不遠的方木船上，也加以僞裝，緩緩的在江心移動，看上去船面上裝的是有些貨物之類的東西，誰也看不出方木船上竟然藏了四十名嘍兵。

緩緩的移往江心航道，高磊把「江上廬」的桅帆祇扯起半帆，因爲順風而東，四里不到，很快就會趕到那艘宮舫大船附近，但因距離約定的二更不到，祇怕就會引起宮舫大船上人的疑心。

這時候張博天等大刀寨的人，面對着登上船來的大王莊與飛雲堡的人，還眞的有些尷尬，才沒有幾天的工夫，如今竟來個化敵爲友，攜手合作而對付强敵了！

江湖中的事，本來就波譎雲詭，瞬息萬變而不足爲奇，眼前既然成了一條線上的人，當然祇有笑臉相迎，即使包文通與左不同笑不出來，也得勉爲其難的把兩張毛森森的馬臉皺到一塊而擠出個「皮」笑出來！

諸葛明在「江上廬」大船的船頭上，環視着附近的江面上，他在看附近的兩艘三桅大船，當然那是白家堡的船，但他却微笑着望向另一艘小快船……

那是一艘看上去是在江面上「夜釣」的小漁舟，看來好像是在悠哉游哉的樣子！

而那個小船上，却祇有一個長鬍漢子！

會是誰？

終於，高磊把「江上廬」大船，駛近那艘宮舫大船附近江面！

立刻，那艘宮舫大船上面的彩燈熄了一半，然後就見三十多名披甲大漢，快步自艙底登上了宮舫大船的頂端平頂四週，大砍刀在彩燈下散發出閃芒，令人望而生畏！

單就這個架式，就夠嚇唬人的！

張博天看得清晰，不由冷冷的道：「這羣王八蛋！等着挨宰吧！」

於是，他緩步走入艙中大廳，得意的對一堡一莊的一衆人等，笑道：「看對方的架式，也不過就那麼三五十人！」

他一頓之後，又道：「各位這次趕來助威，張博天十分感激，祇等二更一到，咱們就會靠上去，不過……」

張博天猶豫着又道：「這件事

原本是大刀寨的事，自應由大刀寨的人去賣命，各位儘管在這『江上廬』大船上等着，暫時不必動手！」

張博天話一落，王大壽與巴耀東對望一眼，心中在透着不解，不知張博天爲甚麼有此一說。

却聽張博天哈哈一笑，又道：「到時候大刀寨的人，在我一聲大吼中，奔殺而上，如果對方眞的有兩下子，張博天再勞動各位，援手一助了。」

巴耀東道：「俺們既然來了！自然得由你張寨主安排了！」

王大壽也道：「你說怎麼辦，俺們就怎麼幹，豎橫能把你的失寶弄回來，我們拿了你借的，大家平安分手就成了！」

張博天一笑，道：「開酒！」

立刻，就見兩個嘍兵，抱出一罈密封的陳年花雕，另一嘍兵，捧出一大盤景鎭透亮細瓷碗，一個個的放在大廳的長方舖綠絨的檀木桌上。

就見那個抱酒罈的嘍兵，當衆打開酒罈，一碗碗的倒滿酒！

張博天當先拿起一碗，舉得高高的，祇聽他豪情萬丈的當衆道：「來！咱們大夥乾這一碗酒，祝咱們馬到成功！」

於是，大廳艙中，看上去飛雲堡與大王莊，眞的像是要與大刀寨打成一片了！

放下酒碗，張博天叫人去找來諸葛明。

而諸葛明却一直不在這間大廳上，爲的是艙中還有其他大刀寨的人，萬一有人叫他一聲軍師，豈不嚇壞一莊一堡的人？

如今張博天着人來找，諸葛明却對來人道：「我不方便進艙中，快把寨主請到船頭！」

於是，大艙中走出來大刀寨的張博天。

「你怎麼不進去？」

諸葛明道：「快把大刀寨的人集中起來，時辰到了！」

張博天猛吸一口氣道：「你是說咱們一靠過去就殺？」

諸葛明道：「先知彼，再動手，才不會吃虧上當！」

張博天道：「你的意思是……」

諸葛明神秘一笑，道：「等船一靠過去，寨主先在歐陽泰四人的護衛下，登上那艘大船去！」

張博天道：「我怎麼開口呢？」

「很簡單，祇說褚堡主爲了十萬兩黃金安全，先派你到大船上做個安全準備！」

「然後呢？」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這就有兩種可能發生：其一，對方不讓你盡情的在大船上搜看，而把你五人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其二，則是根本不讓你上去查看！」

張博天道：「如此一來，咱們該如何？」

諸葛明道：「要應付這兩種情況，咱們給他們來他個『欺敵』……」

張博天急道：「快說呀！」

諸葛明哈哈一笑，單鳳眼上挑，緩緩的道：「寨主！這事我早已安排好了！」一面指指船中的三隻木箱子，邊又道：「所以你在大船靠上以後，立刻喝叫，把這三隻箱子扛着，跟在你身後！」

張博天問道：「三隻木箱子裝的甚麼？」

諸葛明哈哈笑道：「石頭！但你却要把它當成十萬兩黃金！」

一巴掌拍在諸葛明的肩膀上，張博天笑罵道：「諸葛『亮』，可眞有你的！」

諸葛明心在泣血，因爲他正在那句「諸葛亮」的話中，有着無限的感觸！

如果！大明朝中眞有個諸葛亮，那麼，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明江山，怎麼會斷送在流寇之手？

於是，諸葛明又對張博天道：「寨主，你得略加準備，咱們這就要靠過去了！」

張博天擧頭望去，可不是嘛！雙方面船上的人，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祇聽諸葛明又道：「不要忘了，扛木箱的三人，應該分由包文通、左不同與高磊三人扛過去！」

張博天道：「對！我們五個人再加上四武士，足夠那王八蛋受的！」

他正要轉身回大艙廳，突然止步回頭，道：「大軍師，你呢？」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等到事情差不多了，我的軍師身份才能暴露，以免影響大局，寨主！你看如何？」

一面緩步走近張博天，又道：「方木船上咱們那幾十個嘍兵，我還要掌握時機，讓他們殺上去呢！」

張博天一笑，道：「不錯！你等機會把他們調過來，咱們來他娘的一個大混戰！」

諸葛明笑笑道：「諸葛明正是此意！」

漸漸的，兩艘七彩繽紛而形狀各異的兩艘大船在接近。

張博天也不示弱，就在「江上廬」的兩舷，也安排了二十名抱刀赤膊的嘍兵，算是稍顯一些顏色。

於是，就聽船頭上一聲吆喝：「接住！」

一條細纜繩抛在空中，那細繩的一端，用布包了一個小如鴨蛋的沙包，一經使勁，沙包即將小繩帶向對面大船上面，祇見這小繩的另一端，却連在一根粗纜繩上面。

很快的，就見對面宮舫大船上面的幾個大漢，急急的把「江上廬」大船上拋出的粗繩拉了過去！

就這樣，一連的拉過三條粗纜繩，牢牢的把兩條船連繫在一起，看樣子有些像生死不渝的模樣！

兩條大船才靠緊，就見宮舫大船上一根美侖美奐，寬逾三尺的跳板，搭上了「江上廬」的甲板上，祇見是一個紅漆跳板，帶着扶手，上面連了四盞玻璃燈！

就見由宮舫大船上走過來一個衣冠甚佳，態度大方的中年大漢，呵呵笑着走過跳板來！

就在這時候，從「江上廬」的上層大廳，迎面走來張博天，在他的後面，跟着四武士，然後就是包文通，左不同與高磊三人扛的木箱子！

迎面施了一禮，那人很有禮貌的，道：「請問褚堡主……」

張博天一笑，也抱拳一禮，道：「我們堡主馬上就來，祇命在下，先把這十萬兩黃金送過你們船上！」

祇聽那人哈哈一笑，道：「褚堡主很有信用，既然這麼說，那各位這就請！」

張博天一揮手，一面回頭道：「十萬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慢些扛，扛過三箱，還有七箱，等扛完了，你們馬上回船去，這兒可用不到你們在攪和！」

包文通三人唯唯喏喏！

當然，來的人與對面船邊的幾人，也全聽得眞切，看樣子這件大買賣，馬上就要開始了！

張博天跟着來人，全都上了那艘燈火通明的宮舫大船上面，立刻進入第一層的大廳艙裏。

繞過那個擋門屏風，就在這四丈寬長的大廳上，那人把張博天讓到一張鋪着湘繡座墊的紫檀木羅圈大椅上，立刻，就有一個一身天藍綢短打漢子，雙手捧着一個茶盤，來到張博天面前。

祇見這人相當乾淨俐落的把個細瓷茶盅放在張博天那張綠玉面桌子上，然後躬身而退！

張博天腳下踩在厚厚的地氈上面，虎目暴瞪的望着正中鋪的那張大虎皮的虎頭，與兩張小虎皮，不由的聲聲冷笑，心想，這不全是我張博天的寶物換來的嗎？

不經易的伸手摸了一下桌面上的細瓷盅，突覺手中一涼，扭頭看去，卻見瓷盅內正是人參白木耳，有些糊糊的樣子，就是不知如何弄得這麼涼兮兮的！

正準備拿起來喝呢，卻見剛才那人急步又走到上層來。

張博天放下瓷盅，卻聽那人道：「不知褚堡主幾時過來，我家主人正等着呢。」

一面祇見三隻銅條木箱子，不由又問道：「另外尚有七隻箱子，爲何不一起扛過來？」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一切全都準備好了，我們堡主言明，一等貴上出來，我們堡主立刻過來，另外的七箱黃金，也會馬上送到！」

祇見那人微一皺眉，道：「既然這麼說，那我就再去傳報一聲！」

望着那人走去的背影，張博天咧嘴一笑，低聲對身後的四武士與包文通、左不同、高磊三人道：「看我手勢，咱們一擁而上，殺他娘的一個措手不及！」

於是，幾個人盡在張博天後面，磨拳擦掌。

當張博天領着包文通等人，走過大船以後，諸葛明立刻走入「江上廬」的大廳艙中。

王大壽一看到諸葛明，立刻問道：「諸葛武師！兩隻船全都靠上了，怎麼沒有一點動靜？」

巴耀東也道：「他們那些龜兒子們，到底在搞甚麼名堂？」

諸葛明一笑，當即道：「各位！搏殺之前，總是會不尋常的先平靜一陣子，就如同天亮前會黑上一陣，是同樣的道理，不過……」

（未完・十五）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 李自成的大軍以壓境之勢奪取了華陰縣，掠奪燒殺了三天，又下令直撲潼關……李自成與二軍師訂計，留下五萬人馬在潼關牽制洪承疇的人馬，他則人馬往北拉，實則在黑龍關轉而過了黃河，祇要攻入北京，洪承疇再回兵已遲了……李自成收了兩個美少年在身邊，幸虧他沒有張獻忠的怪毛病，否則早死在他的兩個師弟手上……

紫微星犯桃花劫　誤解師訓少殺生

冒襄抱住了陳圓圓，陳圓圓抱住了冒襄的脖子。

冒襄在陳圓圓的耳畔，道：「你要我把你吞下去，你不怕嗎？」

陳圓圓道：「吞吧，公子。」

冒襄道：「那是狂暴的！」

陳圓圓道：「你就做給我看吧，公子！」

冒襄又道：「你是仙女啊，圓圓！」

陳圓圓道：「不，我只是個伶人，一個樂戶、酒女、歌姬，我的身份是卑賤的！」

冒襄道：「不，在我的眼中，你是高貴的、聖潔的，我怕攀不上你！」

陳圓圓道：「如果公子不棄，此生我侍候公子，我一輩子是公子的人。」

冒襄一聽，三大步到了大床邊，他先是低頭吻着陳圓圓，又道：「有了你，此生足矣！」

陳圓圓那玉般的身子滑落在床上了，她只稍一滾動，整件舞紗便脫落在床上了。

那個身子，眞正是上天的傑作，該圓的圓得可愛，該細的細得誘人。

冒襄眨動着一雙眼睛，他彷彿看到了陳圓圓那胴體上有澹澹的星芒，又似月亮的光焰！晶瑩剔透，令人窒息，一呆之下，只見陳圓圓緩緩的閉上了雙目，她只是橫陳在床上，等候那山雨欲來的一刻，她似乎也有了濃重的呼吸。

冒襄幾乎是不及仔細脫衣，他是扯下一身衣裳的！

斯文如江南四大公子之首的他，到了這一刻也難免心浮氣躁，難以自己。

只不過冒襄是有節奏感的人，他溫柔在於他的動作上，他的動作，先是……

伸手撫摸着陳圓圓的秀髮，輕輕的，細心的摸着，然後便是低下頭來去吻。

他從頭面胸腰一直吻下去，吻到了小腿與雙足，就好像他吻不夠似的，最後抱住那玉體吻上了雙唇。

陳圓圓的身子稱其爲玉體，着實不爲過，這比之時下的女人，一心要男人把她的身子當玉體評論，差別太大了，那不叫玉體，頂多溫身而已。

陳圓圓的玉體是堅實而光滑的，桂香而誘人的，她的每一個動作，都令冒襄發瘋。

床上有了唔唔之聲，那是兩個人的共鳴！

陳圓圓盡心盡力，力求把這件事情辦得完美無缺，所以她使盡了混身解數。

冒襄的回應是全心的，全心加上全力，他一心要在陳圓圓的心中，建立起他赳赳雄風的男子氣概。

於是，「風在吼，馬在叫，戰場之上殺得凶，你一刀，我一槍，旗鼓相當都瘋狂！」

時光在溜走，時光永遠是不會停留的，時光也會帶走人間的歡樂。

陳圓圓緊緊依偎在微微喘息的冒襄身邊，他溫柔，她體貼，她表現出女人的天性。

女人的天性便是爲男人製造快樂，而且也是毫無做作與保留的。

兩個從鏖戰中退下來的人，一個時辰足以令人精疲力竭難以再張旗鼓。

但陳圓圓却打起精神，她輕柔的使出女人的本性，溫馴的吐氣如蘭，輕聲細語的道：「公子，我們能永遠這樣有多好！」

冒襄道：「我沒有吞下你，我幾乎被你吞掉！」

陳圓圓道：「公子，我們都在歡樂中，我們不會吞對方的，我們相互的熱愛着。」

她蠢動，以一腿壓上了冒襄。

那是誘人的，也是令人發火的動作。

「公子，我從未有過這麼的快樂，我感激你！」

冒襄以手撫摸着壓在身上的一腿，就好像摸着一隻大象牙似的，他微微笑了！

「就讓我們這樣吧！」

現在，陳圓圓爬伏在冒襄的身上，她像一條蛇一般的在游動着，她的光滑身子可比蛇的游動，於是。

於是冒襄又有了反應。

於是，大床之上又有了响聲，那眞的是兩團火光又燃在一起了，那火焰，炙死人的火焰又燃燒起來了。

小院中很靜，一對鴛鴦無聲無息的併在一起，便是那對黑白天鵝似乎也不叫了。

有水聲潺潺，小橋下游向運河，有水聲細細，好像屋中發出來的，那是迷人的聲音。

只是，不論外面如何傳音，至少大伙都已知道陳圓圓已是冒襄的女人了。

＊　＊　＊

陳圓圓那發自心底的綿綿柔情，表明了她是甘心情願的成爲冒襄的女人，這在當時她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冒襄他自己也以爲自己高攀了。

只不過冒襄也是玩眞的，他答應娶陳圓圓，而陳圓圓也以身相許，他們相愛有三月之久，陳圓圓沉浸在愛河中，她期待佳期早來。

於是，冒襄趕往在衡州爲官的父親，求老父答應他娶一名歌姬爲妻。

只不過有許多事情，早經上蒼安排妥了的。

就在這年春暖花開的時節，從老北京來了一位要人，他就是國丈田弘遇。

姓田的有毛病，每過一處必選美女。

田弘遇是往南海普陀進香的，他路過蘇州打聽之下，得知蘇州有個大美人叫陳圓圓。

國丈誰敢得罪，陳圓圓在劫難逃。

＊　＊　＊

國丈田弘遇雖然六十歲的甲子年紀，却是個老色魔，只要得知甚麼地方出了色藝兼絕的美女，那是不惜以重金巨資也要掠奪到手中。

照道理，田弘遇乃皇親國戚，而陳圓圓只不過是一位紅樓歌女，如果有幸進入國丈府中，那可是人們夢寐以求的事情。

只不過陳圓圓乃奇女子，而田弘遇却庸俗不堪，他怎能同江南第一才子的冒襄相比？

那天，陳圓圓坐在水榭癡癡的看着一雙鴛鴦在戲水，忽的守院老奴奔進來了。

「姑娘！姑娘，不好了！」

陳圓圓臉色一變：「莊大叔，甚麼事！」

莊老丈道：「姑娘，前面來了國丈田弘遇，下重金要帶姑娘入北京了！」

陳圓圓急了：「莊大叔救我！」

莊老丈道：「老奴開後門，姑娘快走，等到田弘遇見不到你，再回來！」

陳圓圓道：「逃往那裡？」

莊老丈手指東南方，道：「上船，柳岸有船，到了船上藏起來！」

陳圓圓急了，隨手抓了一把銀子兜起來，頭巾一套，人便往後門奔去了。

莊老丈站在門口道：「姑娘，小心走路！」

陳圓圓回眸點頭，一句話也未說人便往湖岸走了。

陳圓圓的心目中只有一個冒襄，如果此時冒襄出現在她身邊，她必會同冒公子遠走天涯。

就在太湖柳岸邊，陳圓圓東張西望，岸邊忽然有一條船，有個五十上下的女人坐在船邊，她見陳圓圓的樣子，便把小船攏靠岸邊：「姑娘，你找人？」

陳圓圓道：「大嬸方便方便！」

那女人一笑，道：「上船吧！」

陳圓圓擺動身子走上船，那女人吃吃笑着支上竹篙，對準岸邊猛一頂，那小船便被頂向湖中去了。

陳圓圓坐在船頭看岸上，她以爲這一下總算逃出魔掌了，再也不怕有人追來了。

她正自慶幸，忽聽那女人吃吃一笑，道：「三公子，人已在船上了，你還不出來陪姑娘！」

隨着這句呼叫，小艙啟開，有個笠衣漢子低頭走出了小艙門，他是個笑面虎的人物。

他未開口雙目瞇成一條線，只見他搖擺着身子走到了吃驚的陳圓圓面前。

「姑娘，在下佟三風，人們叫我三公子，黃浦江邊佟家漁村人氏，今年二十二歲，尚未娶過親吶，哈……」

陳圓圓緊鎖眉頭，她不知如何回答。

不料這位藍衫的佟三風又一遍的道：「姑娘，在下佟三風，人稱我三公子的便是，家住在黃浦江邊佟家漁村，今年二十二歲，我還尚未娶妻吶，哈……」

陳圓圓一聲苦笑，她只是勉强的點點頭。

點頭便是知道了，可是陳圓圓的心中不舒服，怎麼突然冒出這麼個二百五青年。

不料佟三風有動作，他一屁股坐在陳圓圓身邊，小船船頭小，那得擠着坐。

陳圓圓連閃開的機會也沒有，她心中急。

佟三風指着湖面，笑呵呵的又道：「姑娘，你看這湖上風光多美呀，只有美得像姑娘的美人，才配來欣賞這絕佳的湖光山色。」

聽起來也算是個讀書人了，陳圓圓仍然未開口。

佟三風又道：「姑娘，這麼美的風光，只有我佟三風才有幸陪姑娘遊湖。」

說着，他一手放在陳圓圓的手背上，嚇得陳圓圓忙把手又縮回去。

陳圓圓的目光看向船尾的大娘，却也引起了佟三風的冷叱：「老婆子，你還是上岸去吧，我不想叫你夾在中間，掃了我三公子的遊興！」

那女人一聽，笑笑，道：「三公子，老婆子不看你們就是了。」

不料這佟三風夠狠，他的眼一厲，笑面虎一樣的露出懾人的冷芒。

佟三風打從鼻孔之中哼出聲：「我叫你下去，難道需要我動手？」

那婆子一聽：「我還要爲二位搞吃喝！」

「錚」，有一把尖刀握在佟三風的手上，那婆子把身子往後猛一揚，「噗通」一聲落入水中了。

這老婆子會游水呀，她往岸邊游去，她在水中還開口叫：「三公子呀，婆子在岸上等你了。」

船上，佟三風的尖刀收起來了。

船上，陳圓圓也嚇了一大跳。

現在，佟三風自己動手，只見他自船尾取出酒一壺，杯筷兩套，又取來下酒小菜兩三樣統統擺在船頭上。

佟三風親爲陳圓圓斟上酒，笑着拾起酒杯遞向陳圓圓，道：「來，我敬你，乾！」

陳圓圓接過酒杯，但她不喝，苦笑道：「佟三公子，我不喝酒。」

佟三公子道：「你不喝酒？」

「是的，三公子！」

「哈……一個酒國尤物、不喝酒？」

陳圓圓一聽，吃了一驚，道：「你認識我？」

「不錯！」

「可是我並不認得三公子！」

佟三風道：「姑娘當然不認識我這半文半武之人！」他不笑了，有些木然地又道：「可是我認得你，你叫陳圓圓，秦淮第一大美人的陳圓圓！」

陳圓圓道：「三公子，你誇獎了！」

佟三風道：「我佟三不只一次的登門求見，你只對那些有財有勢的人看在眼裡，從不把眼梢瞟向我佟三，那些有幾個臭錢的權勢傢伙，把你捧成了仙女，他們衆星拱月，我佟三連個邊也沾不到！」

陳圓圓忽然醒悟過來了。

「三公子……今天這個安排……是你……」

「哈……」佟三風得意的笑了：「不錯，而且也是找了個絕佳的機會，姑娘，你應該感到欣慰高興呀，想我佟三在這黃浦江岸，秦淮河上，那個人不對我敬畏三分，可就是少機會侍候你這位大美人，哈……」

他笑着，伸手去拉陳圓圓，而且一把拉進他的懷中！

「別這樣嘛！」

「只妳我二人，你怕甚麼？」

「你想幹甚麼呀！」

「我想幹的事情可多了，只不過那得一件一件的進行，總得雙方盡興。」

陳圓圓道：「三公子，莊大叔他……他爲甚麼要與你同流合污坑我？」

莊大叔者，陳圓圓的小院守門人也。

佟三風得意的道：「十兩銀子足矣！」

「你花十兩銀子買通了他？」她沉思了一下，又道：「那麼，國丈田弘遇來到蘇州是假的了！」

「是眞的！」

陳圓圓道：「你却藉此機會佈下這個圈套？」

佟三風道：「不錯，爲了一親芳澤，我已是花盡心機了，可也令我得到了你！」

陳圓圓道：「如果你不侵犯我，我唱歌給你聽，我跳舞給你看，我……」

佟三風道：「姑娘，我佟三風是個講求實際的人，我不妨對你直說，我有個乾老子叫海龍王，東南海面一十八個大島是我乾爹天下，你……聽過海龍王這個名字嗎？」

「大海盜呀！」

「哈……甚麼大海盜，那是我乾爹，哈……」

佟三風得意的又道：「來到水面上，姑娘，那可得聽我佟三風的！」

陳圓圓心中有了怕，今天眞正是上了賊船了！

她想着莊老爹，十兩銀子也出賣她！

她懷念公子冒襄，怎麼還不見回來呀！

猛可裏，佟三風把臉色一變，沉聲道：「姑娘，浩渺湖面，不見人跡，我有個小小要求，請姑娘成全。」

陳圓圓道：「三公子請明示！」

「脫光你身上的衣衫。」

「你……」

「而且是一絲不掛的站在我面前。」

「你，太過份了！」

「不過份，姑娘，我想你會達成我的心願的！」

陳圓圓咬咬牙，道：「三公子，你這不是在逼迫我陳圓圓死嗎？」

不料佟三風一聽，冷靜的道：「你想死？」

「也是你逼我的！」

「你要怎樣死？」

「我……」她看看湖水，又道：「我祇好投水死了，如果你太過份的話！」

佟三風忽的仰天一笑，臉皮更緊，指着湖面道：「賤人，給臉你不要臉，拿死威脅我佟三風呀，想死嗎？你跳吧，你看我佟三風會不會伸手攔你……」他忽的大吼一聲：「跳呀！」

陳圓圓落淚了。

佟三風雙目一厲，叱道：「不許哭！」忽的，尖刀舉在他的手上，又道：「是不是想我在你那絕美的臉皮上狠狠的劃一刀呀，個賤人！」

刀光在激閃，陳圓圓果然以手捂臉，她眞怕佟三風在她的臉上開刀！

「哈……」佟三風得意的笑，又道：「你祇有在那個姓冒的小白臉面前乖巧可人，佟三風面前你拿翹！」

陳圓圓道：「你知道冒公子？」

佟三風道：「甚麼冒公子，惹火了老子幹掉他！」

「不，不要。」

「哈……你心疼了，是嗎？」佟三風收起尖刀，又道：「行，你祇要叫佟三風快活，以後甚麼話也好說！」

陳圓圓道：「佟公子，你若放了我，我有回報！」

「你的回報就是趕快脫光一身討厭的衣裳！」

陳圓圓無奈了。

猛可裏，佟三風大吼一聲：「不脫你就跳水吧，娘的，你跳水以後，等那姓冒的回來，老子一刀殺，然後拋屍在湖中，叫你們在陰司天長地久！」

陳圓圓大叫：「不要殺冒公子！」

「那就聽我的，脫！」

陳圓圓又落淚，但她無奈的脫着衣衫，脫着褲子，留下了小衣，但那已令佟三風眼珠子快要掉出來了。

佟三風倒抽幾口涼氣：「美，眞的是天上尤物，人間仙女，你……」

他以手去撫摸陳圓圓的背、腿、甚至足……

陳圓圓不敢躲閃，她忍受。

忍受着她從未有過的羞辱！

佟三風猛的手指如鈎，他扯掉了陳圓圓的小衣，又抓去了陳圓圓的小褻褲，於是……

於是佟三風幾乎快瘋了！

陳圓圓無奈何的半躺在船板上，佟三風雙手不知去摸陳圓圓的甚麼地方才對。

就在她一呆之間，他抱住了赤裸的陳圓圓，他吻，而且吻得嘰嘰喳喳響不停！

佟三風打從陳圓圓的足底啃吻着，然後往上面吻，他還咬，咬的當然是不痛又癢。

陳圓圓的淚水在流，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應該爲冒公子保住貞操而死。

這時候死，對她實在不公平呀！

陳圓圓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對於正在「凌虐」他的佟三風，她已經有些痲木了！

佟三風不痲木，他的動作更紮實，那張帶着並不太硬的鬍楂子的嘴，已在陳圓圓的酥胸上用力的磨蹭着，直到他的嘴巴吮緊了陳圓圓那堅挺而有彈性的美乳……

於是，陳圓圓開口了：「不，不要！」

佟三風幾近瘋狂了，他怎麼會住手？

他把陳圓圓放平在船板上，衝着一臉淚光的陳圓圓忽然道：「陳圓圓，我可要警告你，在我進行正式動作的時候，你必需要配合得就如同你同冒公子一樣的可人，一樣的發情，否則，當我完成之後，我會殺了你，當然，我也會殺了姓冒的小子！」

佟三風明白，如果祇說殺陳圓圓，陳圓圓不怕，但加上一個冒公子，陳圓圓就會就範，就會聽他的擺佈！

果然，陳圓圓急忙雙手把臉上的淚抹去，她不再哭泣，不再悲哀。

實際上她應該大哭，應該悲哀的，她却平躺着不動了，佟三風又是一陣搔摸抓咬吮舐，他過足了癮才愉快的要進行下一個主要的動作。

那主要的動作便是對陳圓圓加以姦淫。

佟三風看着面前那如玉般的胴體，他又是出氣有聲，雙目噴火了。

於是，佟三風自己剝衣裳，他的動作眞快，三兩下便脫了個精光，全身一絲不掛！

陳圓圓也是一絲不掛的等着遭狠吻了！

陳圓圓一把把眼淚往肚內吞，她不敢流出來，她知道下面就要發生甚麼事了！

她也明白，自己這是受了盛名之累！一個江南第一美人的女子，那是有許多人想在她身上打主意的！

陳圓圓也想着，自己爲了冒公子，祇好忍辱吧，至少自己的身子早已付給了冒公子了！

陳圓圓以爲，今日是一場大劫難，任何一個人遇上這種劫難，都是無可奈何的！

陳圓圓不動了，來吧，早早叫你這色狠得逞，也好早早的送我上岸！

祇不過半天不見姓佟的「上馬」，他幹甚麼？

陳圓圓就在一陣思忖中忽然張開眼睛……她本來是閉緊了眼睛不看的。

她是不會看着一個令她討厭的人凌辱她的。

當然，如果是冒公子，那就不一樣了，她會看着冒公子每一個細小的優雅動作，她會含笑逢迎，與冒公子愉快的共登巫山！

而此刻……

當陳圓圓張大眼睛的時候，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一雙眼睛。

她發覺佟三風滿頭大汗，這是怎麼了？

佟三風赤裸的身子下面，他以雙手緊抓他那根似麵筋捏的傢伙，正發急，那個長不足兩寸而又毫無生氣的傢伙，到了這種要緊的關頭，突然不聽他的使喚了，軟弱得如同一串鼻涕，毫無用處。

佟三風正在用力的搓又揉，他還很小心，因爲搓得重了有些疼，揉得重了吃不消，這光景他不急出滿頭大汗，那才叫怪。

「眞是天意啊！」陳圓圓心中大大的鬆弛了一下，她把腿一收，道：「你不是要來嗎，那就來吧！」

佟三風回頭看，天鵝肉在眼前，可是他一口也吃不了，他更急。

「別急，今天怎麼會出毛病！」

陳圓圓道：「你是不是不行呀，你祇能在我身上咬幾口！」

佟三風道：「你說風涼話呀，等着，我很快叫你明白，我佟三風是此道高手。」

陳圓圓道：「好吧，我等你，祇不過我先穿上衣衫，我不能赤裸的等你，會受風寒的。」

佟三風更急了，急得他以手把他的小鳥往外拉，好像拉的是皮！

那玩意一旦不聽使喚，便是大羅神仙也難辦，咱可聯想到，江湖上就爲了這根棍子，反而養活不少人過日子，甚麼陽萎早洩的大夫，到處有。

佟三風大概需要去請教這號大夫了！

佟三風急得駡大街，陳圓圓一邊穿衣衫，小船在湖面上顛又晃，忽聽佟三風道：「有了，有了！」

他這一叫，陳圓圓嚇一跳，以爲佟三風的那根玩意兒有反應了！

她正自一瞪眼，忽見佟三風小船艙中奔進去，他自小艙之中拿了一罐酒出來！

「這一罐乃是壯陽補腎藥酒，我每喝，必雄壯威武，如同金剛，陳圓圓你等着享用吧，哈……」

佟三風仰起脖子連喝三口，喝得他臉紅脖子粗，大噓一口氣，佟三風又是三口喝下肚。

「彭」的一聲放下了酒罐，佟三風對陳圓圓道：「脫，衣裳別穿了！」

陳圓圓道：「三公子，你祇要挺直了，我會再脫的，現在在湖面上，又不能逃走！」

佟三風冷笑：「你逃不了的。」

他伸手抓住陳圓圓，又道：「今日之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哈……」

陳圓圓無法掙扎，祇得又坐了下來。

祇不過半個時辰過去了，佟三風仍然無「起色」，他又急了，憤怒的對陳圓圓道：「脫，脫光了就會『引蛇出洞』來，脫！」

陳圓圓無奈何，她祇好一件一件把剛穿妥的衣衫又脫了下來。

她是那麼的美，那麼的粉白可愛，當佟三風把手在她的小肚之下搔抓着的時候，陳圓圓的心中在禱告：「天吶，千萬別叫他的害人精站起來，我求你了！」

她這才剛剛禱告過，忽的，佟三風哈哈大笑起來，引得陳圓圓忙看過去，天爺，它蠢動了，有起色了，好大呀，他「出世」了！

陳圓圓又悲哀了，她這一回在劫難逃了！

佟三風擺開了「吃人」的架式，他雙手往下猛一按！

「陳姑娘！」

就在這眞正是緊要關頭，遠處陰霾的湖面上傳來了這麼一聲大吼大叫！

「陳姑娘！」

陳圓圓立刻回應：「救命啊！」

傳來沉吼聲：「在那兒，那兒好像就是的。」

於是，一條雙桅快船駛過來了。

於是，佟三風一聲咒罵：「操那娘爛汚皮，甚麼人敢來壞佟三爺的好事？」

佟三風罵的是上海話，他也急急的穿衣褲，漂的小船當然比不過快船快！

陳圓圓更快，她一邊穿一邊哭，好像她受了極大的委屈，就要見到她的親人了。

漸漸的，雙桅快船已到了小船附近，當佟三風看到船上十個公差的時候，他一哆嗦！

當他再看到那大娘的時候，心中就有氣了！

他心想：「這老女人可惡，是他報官來抓人！」

陳圓圓見是公差，她哭得更傷心，佟三風冷笑道：「至少，我還未姦了你，哭甚麼？」

是的，他那剛剛欲展雄風的傢伙，果然未吃到天鵝肉，祇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下，那個不聽使喚的玩意兒又不聽他的話了！

照道理，如今公差也來了，他的惹禍東西應該鳴金收兵重回老巢別「出頭」的，可是……

可是那「小子」挺得又硬又長，因爲佟三風吃的壯陽藥酒在此刻正發生着極大的效應，非藥力過了才會收兵！

佟三風就不知道把他的東西怎麼藏起了！

「咚」的一聲快船撞上了小船，那老女人指着佟三風，道：「是他，是他把人家陳姑娘帶來湖上的！」

佟三風叱道：「你去報官？」

船娘抗聲道：「我沒有。」

佟三風吼道：「他們怎麼找來了？」

船娘道：「他們奉命找陳姑娘的，他們找到了陳姑娘住的地方，是莊老頭對他們說的！」

有個公差是捕頭，他走到佟三風面前，光光就是兩巴掌，叱道：「你他娘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呀！」

佟三風道：「我祇是請陳姑娘上船唱歌給我聽。」

陳圓圓大怒，叱道：「你無耻，還想殺人！」

佟三風道：「我怎麼捨得殺你！」

那捕頭問陳圓圓道：「他必對你毛手毛脚，是不是？」

陳圓圓道：「太噁心！」

捕頭一聽，忽問：「你失身於他了？」

陳圓圓道：「差幸你們來了！」

捕頭再逼向佟三風：「你眞的未姦淫陳姑娘？你們二人在船上……」

他也似乎發急了，又道：「說實話，這是很重要的，不說實話現在就砍你！」

佟三風既驚且怒，吼道：「眞的沒有！」

捕頭道：「你有甚麼證明！」

「有！」

佟三風指指自己的褲襠，又道：「你看看，我如果姦了陳圓圓，我這傢伙還會這麼挺呀，我又不是金槍不倒老神仙！」

那捕頭一看，一想，噗嗤一聲笑了：「你的這個證人吶，是老子這一輩見過最奇特的證人了，娘的老皮，你不會死了！」

一行人又上了快船，陳圓圓又到了另一個不愉快的環境中了。

雙桅快船很快靠上岸，柳林之下，忽見那捕頭對另外幾個捕役道：「把這可惡的傢伙揪起來。」

立刻之間，四個捕快圍住了佟三風，另一人抖起細鐵鍊，「嘩啦」一聲套在佟三風的脖子上猛一抖，差一點把佟三風勒死。

「喂喂，我沒有姦她呀！」

那捕頭手指佟三風下體那仍然堅挺的傢伙，叱道：「你能否認你猥褻了陳姑娘嗎？」

佟三風一怔，道：「這也犯法？」

那捕頭伸手就是幾巴掌，打得佟三風掉眼淚：「好，好，你打，我有一天告訴我乾爹！」

捕頭叫道：「你乾爹是誰？」

佟三風的乾爹外號叫海龍王，東南海上的大海盜，這時候他敢說嗎？

佟三風呆了一下，道：「我也沒有猥褻她！」

捕頭看向陳圓圓，道：「他曾對你不禮貌過？」

陳圓圓道：「他好下流。」

捕頭火大了，伸腿就是一脚踢，道：「王八蛋，你好大膽，管你乾爹是那一個，衙門先關你三年。」

「走！」衆捕快用力推，佟三風一聲叫：「哎唷！」

那捕頭對陳圓圓說道：「姑娘，國丈爺在衙門等候你了，快，我陪姑娘先回去，回去換穿好衣裳，桂花粉你抹頭上，一登龍門你身價就不一樣。」

陳圓圓一聽這才醒悟過來，原來以爲是甚麼人報案，原來是國丈田弘遇眞找上了門。

田弘遇必是派人找陳圓圓，那莊老頭怕出大事，這才說出佟三風設計弄走了陳圓圓。

陳圓圓無奈了。

那個年代，她只是秦淮河上一個歌女，既無身份又無地位，姓田的何許人呀，當地官也不敢得罪他。

一行人先是到了陳圓圓住的地方，莊老急迎上來了：「姑娘！」

陳圓圓只看了他一眼，嘆口氣便進屋去了。

捕頭一行站在院中水榭下，等了好一陣子，那捕頭忽的道：「不好！」

他急忙往陳圓圓的房中奔去，因爲他擔心陳圓圓會上吊，那就不妙了。

捕頭撞開門衝進去，陳圓圓未上吊，她抱着一件長衫坐在床邊發呆，捕頭鬆了一口氣，道：「姑娘，我看你也打扮好了，走吧！」

陳圓圓木然的站起來，她在內室門邊，喃喃的道：「相公啊……門外清水鴛鴦美，不見相公扶妾行，千山萬水寄思愁，但求來生再相逢！」

她詞句無奈又哀怨，便一旁的捕頭也爲之動容。

只不過陳圓圓還是被國丈田弘遇以重金聘走了，陳圓圓被帶進了老北京，開始她的另一種生活。

* * *

陳圓圓人到北京，發覺國丈的府邸豪華極奢，歌舞夜夜，雕樑畫棟，燈火輝煌，在這國難將至，大難快要臨頭的時候，這些不能代表昇平，只能說是異數，人們只是不知禍之將至而已。

陳圓圓却是盡唱着哀怨的歌曲，那漁歌晚唱，高山流水，盡是懷念着她愛戀的男人冒襄。

崇禎十五年五月，那位在關外阻擊清軍立下汗馬功勞的吳三桂被召至朝上，由皇上大擺宴席慶功。

於是，吳三桂成了當朝的英雄人物。

既是掌兵權的英雄人物，國丈田弘遇是要巴結的，大明朝的權貴們都知道以後的日子不好過，各地農民軍起義造反，尤其陝西方面戰事失利，只怕……

國丈有請，吳三桂是不會拒絕的，因爲朝中都知道國丈府中有個能歌善舞的美人兒叫陳圓圓。

吳三桂有一大半是因爲想一睹這位美人兒才答應赴約，他軍務繁忙，豈能爲一頓酒菜誤事，只不過吳三桂爲了陳圓圓，他願意暫時留京。

吳三桂着戎裝入國丈府，那樣子看起來他更加的神采奕奕，威武雄壯。

酒過一巡，國丈只有一句話：「將軍辛苦了！」

酒過二巡，國丈又是一句話：「將軍請！」

酒過三巡，國丈舉箸，道：「山珍熊掌，將軍請嚐！」

吳三桂心中想：「外面餓死人，朱門酒肉臭！」他只是淺嚐即止。

於是，田弘遇手一拍，屏後笙樂起了，只見一隊樂女在彈奏，又幾個舞者緩緩的走到席前。

吳三桂立刻張大了眼睛，他在五名歌者，五名舞者之間仔細看，他要找那一個是絕色的陳圓圓。

眞不愧是國丈府邸，十名歌舞者均是秀色可餐，才貌出衆、殊秀非凡的女子。

這其中就有一位舉手投足十分惹眼的女子，她額秀頤豐，柳眉動人，美眸如星，綽婉動人，便立刻引起了吳三桂的注意。

於是，那女子翩舞中唱出一曲「荷花怨」！

「雨滴荷葉珠玉生，池上清風飄花香！

「君若聞到花香濃，當知妾身囹圄中！」

她唱得十分婉轉動聽，引人入勝，只不過入勝是令人悲哀的，可也感動了席上首的吳三桂。

歌女正是陳圓圓，當她聽說吳三桂到府，她有着興奮，陳圓圓久想逃出田府，她沒機會，她更想她的冒公子，所以她唱出荷花怨。

吳三桂是風流倜儻人物，三十出頭的青年，當然有一股傲視羣倫的表情。

吳三桂笑對田弘遇道：「歌聲動聽，美冠羣芳，大概這就是陳圓圓吧？」

田弘遇哈哈一笑，他向陳圓圓招手，道：「吳大將軍眷顧於你，一邊有你座位！」

陳圓圓半帶羞的走近吳三桂，忙深施一禮，却被吳三桂一把握住她的左臂。

那動作是不應有的，顯然吳三桂未把這位國丈看在眼裡，令田弘遇心中有些慍怒。

只不過田弘遇對於陳圓圓並不看得十分重要，當然那是因爲陳圓

圓的出身卑賤，秦淮歌女是無地位的。

但陳圓圓更討厭一個六十歲的田弘遇，她在田府中是躲着田國丈的。

陳圓圓被吳三桂拉住，只得就席坐下來。

吳三桂又問了一句：「你好像並不快樂！」

陳圓圓看看田弘遇道：「奴婢之身，樂人而已！」

吳三桂一聽，猛喝幾杯酒。

要知吳三桂已有妻室，但他的妻子庸俗不堪，更是遼東土豪之女，他後悔娶了那個女人，如今美人當前，他是英雄，美女與英雄才是相得益彰的天配。

只不過吳三桂却難以啟口索走陳圓圓。

不料田弘遇開口了。

「將軍，大明半壁江山遭寇蹂躪，陝甘川已是賊人天下，若寇殺來，將軍如何？」

吳三桂嘿嘿一笑，道：「如果國丈以圓圓相贈，國丈一府便高枕無憂。」

田弘遇一聽之下，立刻點頭，道：「此女是將軍的了，只是將軍前綫征戰……」

吳三桂道：「家父將調回京城，圓圓姑娘屆時先回家父府中！」

吳三桂看着身邊的美人，他豪與大發，又道：「國丈府中可有我暫住的客房？」

田弘遇一聽，幾乎氣結，為了未來安全，他是委曲求全的點頭，道：「前院有客房，將軍且暫住！」

他心中忿怒，這渾小子，奪我歌姬之外，還要在我的國丈府中辦事，欺我到家了，若非情勢不對，單只這索女之事，就該把他攆出國丈府。

田弘遇雖然如是想，他還是命人快去佈置客室，就在這天夜裡，陳圓圓又變成了吳三桂的女人了。

絲燈兩盞，那是吳三桂要求備下的，金壺一把裝滿了桂花葡萄露，金杯兩隻分別放在小玉桌上，一切的被與帳盡是紅顏色。

吳三桂手拉陳圓圓步入這間洞房的客室時候，陳圓圓便在心中想到一個人，那個人便是一直在她的心中揮之不去的冒襄。

她現在的心中又出現了冒襄的影子，當她被吳三桂送到玉桌的圓櫈上坐下來，抬頭看到雄壯的吳三桂的時候，她才猛然間又回到了現實。

吳三桂坐在陳圓圓對面，他雙目張得大。

陳圓圓忽然起身，她向吳三桂施禮，她的溫柔又令吳三桂感動。是的，女子就是要溫柔，有許多女人就不懂這一套，她們以為大聲吼，天天鬧是征服男人的手段，殊不知天生女人最厲害的手段便是溫柔。

吳三桂的老婆就會獅吼，所以吳三桂常說：「娶妻當得陰麗華。」

現在，吳三桂在陳圓圓的身上發現了陰麗華的模樣，陳圓圓細聲細氣吐氣如蘭的道：「此生以侍奉將軍為榮，願將軍不見棄！」

「哈！」吳三桂大笑，他舉杯，道：「我的女人，這間是客室，你應該看得出來，却像是洞房，我吳三桂能獲得美人芳心，此生何憾！」

陳圓圓滿意的拾起酒杯，她與吳三桂對飲三杯。

當吳三桂反手一掌打熄了一盞燈的時候，陳圓圓以為不吉，但她並未開口。

於是小桌上只留下一盞紅燭，吳三桂抱起了陳圓圓，他轉個身便把陳圓圓放在床上。

吳三桂是個粗獷大漢，又是戰場英雄，他看着床上的陳圓圓，雙目之中在把他看到的映像集中，集中一個焦點，那個焦點便是陳圓圓的全身。

吳三桂想動手，他怕自己粗魯而弄痛了陳圓圓，於是他只脫自己的衣甲。

叮噹之聲傳來，吳三桂的衣甲被他拋在一張椅子上，那麼笨重的甲盔，看的人也吃驚。

陳圓圓見這光景，她還能有別的動作嗎？

她很文靜的脫着舞紗，脫去舞靴，露出一雙可愛而白晰的雙足。

只這麼一雙美足，就叫吳三桂托在掌中稱妙不已，他幾乎要吻了。

當陳圓圓的內衣脫一半，吳三桂已心猿意馬的難以控制而出氣有聲了。

「美呀，你果然是個美人兒！」

陳圓圓只是微笑，當她除去了身上最後的零件時候，吳三桂臉上一片激動。

「你……上天送給我最好的傑作呀，我的圓圓，你比那歷朝四大美人兒更勝十分，你便是她們的綜合吧，還要再勝一籌！」

「將軍！」陳圓圓掀被遮身，她帶着女人本能的淺笑，那也是一個女人在滿意時候的淺笑。

吳三桂把他那肌肉成栗的胸膛猛一挺，拉開了錦被便鑽進被窩裡了。

初時，只聽陳圓圓一聲嚶嚀，隨之傳來吳三桂的喘氣聲，於是床上有了震動，吳三桂又上戰場了，只不過這一回的戰場不在遼東，也不在山海關，而是在國丈府的客室大床上。

雖然這個戰場很平常，但吳三桂不要喪失男子氣概，他馳騁在「戰場上」猶似一頭雄獅般狂野。

陳圓圓又有了另一種不同的滋味。

陳圓圓以為，她與冒襄在一起，冒襄是文雅的，一切的動作也細膩可人。

她以為吳三桂的不一樣。

吳三桂是勇猛的，粗獷的，可是吳三桂在勇猛中含有一股子憐香的味道，粗獷中又有惜玉的動作。

陳圓圓滿足了，她眞正體會到男人對女人為甚麼會是那麼的重要，她更體會出為甚麼江湖上許多美女身邊的男人那麼難看却仍然得到美女的歡心。

吳三桂更滿意，他幾乎不放鬆摟抱的吻着懷中如馴貓的陳圓圓，他此刻正品味着美女與一般女子不同的地方是在甚麼地方。

陳圓圓的一切動作，似乎都是吳三桂過去所未曾得到過的。

吳三桂想着遼東張氏，那個庸俗的女人，他怎麼同那種女人同床共枕五年之久。

吳三桂以為他浪費了寶貴的青春，他要重拾回來，他要在陳圓圓的身上再找回來。

單只這一夜，吳三桂就滿足了。

吳三桂擁着陳圓圓走出客室的時候，忽聞人報國丈田弘遇病了，國丈不能前來探視了。

於是吳三桂託付人專門照顧陳圓圓。

他與陳圓圓一夜的風流，便也斷送了大明的天下。

＊　＊　＊

吳三桂策馬山海關，他的老父吳襄回京，半年之間，陳圓圓已被接入吳襄的府中了。

那是兒子吳三桂的主意，吳三桂對他爹說，如果張氏咆哮，便殺了她。

張氏當然不想死，她關了後院門再不出來了。

這年，正是崇禎十七年，那一大批遠自大同奔出來的大順農民軍，却一路破竹之勢殺向了老北京來了。

李自成的兵馬一旦掠過大同，三天之間又收編了十七萬人馬，若是仔細打聽，這十七萬人馬之中有一大半是當兵的人。

只因為當兵三年只發了三次薪餉，上級扣發當兵的薪水，早已引起軍人不滿，有人就起了哄。

「不幹了，不幹了，當兵的嘴巴啃一方，農民軍張口吃八方，操他娘，如今一年不發餉還要上戰場，不幹了，不幹了！」

有人就問：「不當兵幹甚麼呀！」

大批當兵的齊聲答：「咱們也去吃八方！」

於是，他們刀子回頭殺，恨死有權有錢的人了。

李自成可並未玩弄政治手腕去引起當兵們前來向他的農民軍投誠，那些前來投誠的人們一個個是自動自發的。

農民軍別的不說他，每月按時發餉銀，攻掠一地有重賞，災民誰不來投降，投降就幹農民軍，李自成的人馬便如同滾雪球一樣的越滾越大，等到他的人馬快接近北京城的西大門時候，差不多已有六十多萬人馬了。

李自成大軍繞過小五台山北面，就在四座神石山邊，忽見三條人影從山頭奔下來。

三人的身法快，幾個起落已攔在李自成的馬前。

李自成猛一看，他急急忙忙下了戰馬。

來的三人不是別人，乃是紅雲大師與張濤張風師兄弟二人來了。

李自成一見是師父，他立刻翻身落下馬來：「師父，是你老人家來了，徒兒失禮，這麼多年未能向師父你老人家請過安。」

淡淡的，紅雲大師道：「本來，天機不可洩露，為師的夜觀天象，紫微星犯桃花，有偏西沉落雙獅座的勢頭，這不是好兆頭，為師的也難判定這是甚麼意思，但却肯定不是好兆，便趕來提醒你，此去北京，多多小心謹慎，不可有任何異於常規之事出現。」

李自成一聽之下大為感激，師父至今還在暗中維護着自己，不由重重點頭，道：「徒兒克遵師命，絕不會濫殺蒼生。」

他向兩個小師弟又道：「替我好生孝敬師父。」

張濤、張風二人祇是吃吃笑。

忽然，紅雲大師轉身而去，張濤、張風二人便也緊緊的追上去了。

看上去身法無變化，仔細看宛如行雲流水，剎時間越過了山頭不見了。

李自成以為師父是來告誡他少殺生，他却忘了紅雲大師提到的紫微星附近出現了桃花這句話了。

這就是天機，天機不能洩露，紅雲知道，但他不能直言，他以為李自成應該明白這句話，豈料李自成以為是殺人方面了。

那紅雲大師越過了山頭並不往五台山奔，他轉而往北行，令身後的兩個小徒弟也不解了。

祇因為紅雲大師這些年都是在五台山深處修練，今天却奔向北方。

走了五十里，張濤才發問：「師父，去那兒？」

紅雲大師道：「天山不老峯。」

張濤道：「師父，那是個很遠很遠地方吧？」

紅雲大師道：「不但遠而且也酷寒。」

張風急了，問道：「師父，去受罪呀！」

紅雲大師道：「你怕吃苦嗎？」

張風忙搖動雙手，道：「不怕，不怕。」

張濤道：「師父，爲甚麼去天山不老峯？」

紅雲大師道：「關內就快天下大亂了，當人們忘却了仁義道德，人們祇求發洩胸中不平的時候，殺戮便接踵而來，遍地便也血腥了。」

張濤道：「關內多年災亂，師父並沒出走，怎麼這一回師父却遠逃天山不老峯，難道……」

紅雲叱道：「別多問了。」

張風道：「又是天機不可洩露。」

這師徒三人果然出了關，轉道黃沙滾滾的西北塞上，直往天山而去。

這三人好像再也沒入關內來了。

* * *

又是一個女子守在城關上擂鼓助戰。

這個女子並非年輕貌美的人兒，她是個塊頭壯碩的大個子女人。

祇見她頭挽英雄巾，身穿小紅襖，足登快靴，哈出的氣在空中凝成了白柱而久久不散。

站在這女子身邊的是個大毛漢，此人不是別人，乃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是也。

姓周的驍勇善戰，在當代十八位總兵之中算是最有本事的人物。

周遇吉的妻子姓白，人稱白夫人，他對身邊丈夫道：「城營連綿數里，一旦出戰，不可輕易貿然深入，但求小勝即歸。」

周遇吉道：「集小勝爲大勝，我們祇圖保住寧武關，阻住賊兵東進之路。」

這夫妻二人站在城門樓上往關外看，忽見一簇人馬奔來，爲首的是個小個子，此人騎着大馬如同小猴一般，祇見他率來近百人，到了城關外舉箭就射，一封信射進城來，有人拾了送交周總兵。

周遇吉接信看了一遍，不由大怒，吼叱道：「可惡，勸降的信函，限我兩個時辰開城投降。」

白夫人冷笑，道：「他們看扁咱們的決心了。」

周遇吉對夫人道：「少時關外決戰，夫人守緊城關，且看我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白夫人道：「人多是他們優勢，我們以精兵爲主，必能破之。」

周遇吉道：「我的五百鐵血軍，足以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嘿！」

周總兵的五百鐵血軍，也盡是他們的家鄉子弟兵，多年跟隨周總兵南征北戰，如今駐守在寧武關，周遇吉視這些子弟兵如同親兄弟一般，如今周總兵傳下命令，他準備親率他的子弟兵殺出關外了。

就在戰鼓如雷中，寧武關外有了人馬吶喊聲，兩個時辰一過，農民軍呼嘯而至，爲首的農民軍由金包、金山、金川三兄弟率領五萬人馬擁到。

軍師何用策馬在附近的小山坐鎮。

金包舞着大刀，當先戟指關上，吼道：「姓周的不知死活，憑一個小小寧武關，想與咱大順農民軍對抗，何異螳臂擋車。」

金山也吼道：「兩個時辰已過，還不出關一拚，莫非想龜縮不成！」

周遇吉一聽，氣得哇哇怪叫。

「兄弟們，跟我出城殺賊呀！」

他的身邊，白夫人接道：「我在關上擂鼓助陣，且記不能深入，小勝即歸。」

周遇吉應道：「省得！」

有人抬來他的方天畫戟，更遞上他的竹節鋼鞭，周遇吉抓了武器上了馬，威風凜凜的衝着五百子弟兵吼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兄弟們，是英雄萬古留名，是狗熊狗屁不如，殺！」

「殺！」五百子弟兵也吼叫。

周遇吉一聲大吼：「開城！」

嘩嘩啦啦一聲響，寧武關的城門大開，周遇吉當先舞動着方天畫戟往賊營之中衝殺過去。

他的身後，五百子弟兵也拍馬追上去了。

一時間，寧武關殺聲震天。

一時間，關上的白夫人拚命的擂動戰鼓咚咚響。

鼓聲催動戰馬，直往農民軍陣中衝殺過去，那金家三兄弟所帶領的五萬人馬，見這周遇吉祇率領五百人馬殺出關外，不由相視冷笑。

金包對兩個兄弟金山、金川二人吩咐：「穩住陣腳，看我去殺了姓周的。」

也不待兩個兄弟答話，金包舞刀迎上前去：「姓周的，咱們大軍壓境，你還不投降！」

「殺！」

周遇吉不多說，一聲「殺」字出口，方天畫戟連刺帶掃，就聽「噹」的一聲，金包幾乎被那長戟掃下馬來，有鮮血自金包的身上流出來。

那金包也是硬漢，流血不叫喊，一定神使出一路刀法來，與周

遇吉對殺在一道小溪邊。

這時候五百武士拚了命，盡往人多地方衝，遠遠看上去，就好像一個大鐵錐一般殺進殺出。

這批人是勇敢的，周遇吉更勇敢，五萬人馬似乎堵截不住這些騎兵了。

山坡高處，何用軍師看得也吃一驚，他忙把令旗連着擺，祇見從兩側閃出兩批弓箭手。

這批弓箭手上千人，立刻拉弓搭箭，他們不射馬上的人，專射敵人坐騎，馬的目標大，早被一批批的利箭射翻在地上，於是……

於是馬上的官兵們拋棄了坐騎，揮刀就砍，他們看上去四人一組，彼此掩護，交替出刀，看上去顯然受過以少敵衆的訓練。

五百人直如五百野狼入羊羣似的在狂殺着，那金包却是在馬上同周遇吉對砍，金包有些難以抵擋，所幸他的兩個兄弟也衝過來了。

兄弟三人合殺周遇吉，那金川一刀砍空忙跳開，他側身一刀拋擲，差一點扎在周遇吉的馬肚皮上，早被周遇吉的方天畫戟杆撥落地。

就在這時候，從小山坡上傳來牛角號，再聽城關上的戰鼓聲，似乎已在三里外了。

周遇吉率領的五百子弟兵殺紅了眼，他們深入敵腹，還不自知。

就在一陣牛角號聲中，農民軍羣起狂吼，出現一批批長槍陣分別圍上了那五百悍軍。

「殺呀！」

農民軍狂吼着，長槍形成圓周，猛往敵人狂刺，他們人多勢衆，一樣的悍不畏死，如今這是拚上了命，人多的一方立佔優勢。

周遇吉被金氏兄弟圍緊了，他的武功高，却也難以在幾招間打敗這兄弟三人，再看他的附近，早已圍了上千農民軍，好像等着分他的屍。

周遇吉猛然想起來，出關時候妻子告誡，不可深入，小勝即歸，如今……

一旦思及此，立刻狂吼着往外衝殺，金氏兄弟一見，立刻大叫：「你今天休想走脫。」

周遇吉揮動方天畫戟狂掃，那鮮血隨着碎肉被他的方天畫戟挑得滿天飄洒，單祇死在他手中的就有一百多農民軍，他也惹火了金氏兄弟。

那金老二大吼：「砍他馬腿！」

實際上他若不是同金家兄弟廝殺，早已也被人把他的坐騎射死在地。

雙方這是殺紅了眼，就在這時候傳來此起彼落的慘呼厲嗥聲，周遇吉的五百子弟兵相繼的被亂刀砍成了肉泥血塊慘死一地。

農民軍也一樣的死傷上千人之多。

那周遇吉宛如一頭瘋虎一般，就在他的座下戰馬被農民軍擲刀砍死的時候，他躍馬一半跳下地，舞起方天畫戟猛往人多地方殺去。

打從高處看，人海之中祇有一處在廝殺，周遇吉邊殺邊哇哇狂叫，他就如同天神一般在狂掃。

「眞是一員難得的猛將。」何用對身邊的左家兄弟說着，他有感而發，又道：「如果他們的官兵均是像姓周的這些人一樣，大明朝也不會垮了。」

左丘長道：「軍師，姓周的頑固，他不知道獨臂難撐大厦呀！」

忽然，從寧武關那面殺來兩千人馬，寧武關把守關的人馬調出一部份，仔細看，爲首的是個女子。

此女子正是白夫人，周遇吉的老婆來了。

周遇吉的妻子也有功夫，城上遠遠的見丈夫陷在敵陣中，她急了，便親率人馬衝殺過來。

白夫人的人馬一大半是走路的，但她的一百多騎兵同她來得快，祇一到了農民軍陣中便是一陣狂殺。

白夫人邊殺邊往丈夫那面衝，口中狂叫：「阿遇，我來支援你了。」

周遇吉一聽是老婆殺來了，心又急又怒，好像是突然有神力支助一般，雙手抓緊方天畫戟，殺得圍上來的農民軍閃躲不已，尖聲的叫駡。

那面，兩千人馬剛集中，早被一大批上萬農民軍圍起來了，圍起來就是互砍互殺。

祇不過兩千人馬怎麼能打敗農民軍數萬人之衆，白夫人一心爲救丈夫，也身陷陣中了。

也許是這一對夫妻不到該死的時候，天空之中忽的一片黑暗，陰森森的刮來一陣怪風，飛砂走石，令人難睜雙目，周遇吉認準了妻子的方位，大吼一聲殺奔過去。

白夫人伸手一攔，周遇吉躍上馬背，這夫妻二人便拍馬往寧武關方向衝去了。

那是一陣怪風，但人們心中明白，這是周遇吉的表現感動了天地，才會有這種怪風出現。

其實在今天而言，那是三面高山所發生的氣漩，這種氣漩往往是自高空捲下地面發生的現象，若在平地，便會形成龍捲風了。

周遇吉被他夫人救回寧武關，白夫人的兩千人馬可慘了，早被農民軍圍了個密不透風，圍殺起來。

周遇吉與夫人拍馬進入寧武關，周遇吉猛的一聲吼：「酒來！」

白夫人聽得吃一驚，道：「大人意欲再殺？」

（未完・卅一）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棺材木船渡激流　甫抵墓地遭暗襲

上文提要：長眉老人給徐元平服下五粒劇毒之藥，心臟雖跳動，人却沒甦醒，於是長眉老人又將自己的毒血灌下徐元平口中，此時千毒谷谷主進來，謊說路過疲倦欲在此休息，不料其之鼾聲引得衆人手舞足蹈，上官婉倩叫他止鼾，他却提出兩個條件……徐元平喝了毒血之後，果如老人所言激發了人類的潛能，精力充沛，他決定隨千毒谷主從地下暗流進入……

上官婉倩心知徐元平倔强無比，怕兩人衝突起來，趕忙接口說道：「我已久聞孤獨之墓的神奇之名，心裏實在想入墓看看，何況除了谷主之外，千毒谷中我再無相識之人，離開此地，祇有回上官堡了。」

千毒谷谷主呵呵一笑，目光一掠那兩具屍體，接道：「這『喪廬』之外，恐怕早已滿佈了武林人物，我在進入這密室之前，已然連殺五人。這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此一地下暗流通入孤獨之墓，已非我獨得之秘……」他輕笑一聲，接道：「不過我已在這『喪廬』四週，埋伏一十二個高手，不論何人再想進入此地，祇怕不是容易之事……」他似是自知說的話離題太遠，重重的咳了一聲，探手入懷，摸出一面銅牌，接道：「妳拿着這面銅牌，凡是千毒谷中之人，都會對妳尊敬無比，要他們護送妳先回千毒谷去，等我辦完此地之事，就立刻趕回去，親率犬子趕到上官堡去，探望我那兒女親家。」

上官婉倩眼珠轉了兩轉，嬌聲說道：「我要和你一起進入孤獨之墓瞧瞧。」

以冷酷馳名江湖的千毒谷谷主此刻忽然間變得十分慈和，耐心的笑道：「孩子，墓中又無可觀之景，而且步步殺機，有甚麼好瞧的，還是不要去啦！」

上官婉倩搖搖頭，堅決的說道：「我一定要去。」

千毒谷谷主沉吟了半晌，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但在進入墓中之後，一切都要聽我的吩咐，不要任性而爲。」

上官婉倩點頭一笑，回顧了徐元平一眼，道：「他和那位金老前輩，也要去孤獨之墓，咱們和他們一起走吧！」

千毒谷谷主臉上忽然閃掠一抹殺機，說道：「地下暗流，波濤洶湧，但聽這隆隆水聲，當可知聲勢何等强大！仰面不見天日，如無準備，縱是水性極好之人，也是無能渡過。」

上官婉倩微微一顰秀眉，道：「那要怎麼辦呢？」

千毒谷谷主笑道：「孩子！這兩人既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手下，和你們上官堡自是無關，不殺他們，已經是對他們太過仁慈……」

忽聽那長眉老人冷笑一聲，接道：「不得我的允准，誰敢在這『喪廬』之中殺人？」

千毒谷谷主冷冷一笑，道：「我縱然殺了一人，你又當怎的？」

長眉老人哈哈笑道：「好好……」

他雖是滿臉笑容，但目光閃動

着的却是令人一見心寒的光芒。

上官婉倩秋波一轉，忽然走到千毒谷谷主身側，叫了一聲：「爹爹……」

千毒谷谷主怔了一怔，臉上既是驚奇，又是喜悅，俯首道：「甚麼事？」

上官婉倩嬌聲笑道：「爹爹，我們不是要到孤獨之墓中去麼？」

千毒谷谷主道：「當然。」

上官婉倩含笑道：「我們既然要到孤獨之墓中去，那麼我們還在這裏惹甚麼閒氣？」

千毒谷谷主微一皺眉，突地大笑道：「正是，正是，我們還在這裏惹甚麼閒氣！」衣袖一拂，立刻便向外走去。

徐元平一直臉色凝重，他心中其實已被千毒谷谷主方才的言語激怒，但此刻突地乾咳一聲，吶吶道：「在下也想到孤獨之墓中去一行，谷主若是肯與在下同去，在下雖然無能，但入墓之後，在下好歹也能助谷主一臂之力。」

千毒谷谷主臉色微微一變，突聽上官婉倩嬌笑道：「爹爹，我有一件事情始終奇怪，這地下暗流如此激烈，你老人家是怎能渡過去的？」她神色變得越發溫柔。

千毒谷谷主目光注定在她臉上，目中神光閃爍不定，似是有些憤怒，隔了半晌，突見他仰天狂笑起來，道：「好孩子，好孩子，妳叫爹爹說出這方法，可是爲了他麼？」伸手一指，筆直地指向徐元平。

上官婉倩秋波一轉，嬌靨上不禁泛出一陣嫣紅的顏色，垂下頭去，吶吶道：「我……我……」終於還是說不出話來。

千毒谷谷主哈哈笑道：「好孩子，沒有關係，祇因爲爹爹愛妳，所以，甚麼事都沒有關係，祇是……」他語聲微微一頓，臉上笑容頓斂，正色道：「爹爹爲了此事，不知花了多少心力，製作了幾件專爲渡過這種激流的皮衣，將全身上下一齊護住，而且連雙目之上，都護以一片水晶，別說這種普通的激流，便是江河水中，也照樣可以來去自如。」

徐元平聽得心頭一凜，暗暗忖道：原來他早已預備了越渡那激流之物，我如欲越過地下激流，進入那孤獨之墓，看來祇有搶他的特製皮衣了……

祇聽上官婉倩柔聲說道：「爹爹那特製皮衣祇有一件麼？」

千毒谷谷主乾笑了兩聲道：「如若祇有一件，我也不會答允讓妳同去了。」

上官婉倩回顧了徐元平一眼，道：「激流深藏地底，咱們雖有皮衣，也不能挖地而入。」

千毒谷谷主把目光轉注在那長眉老人身上，冷冷說道：「老夫進入這『喪廬』之初，原想以辣手相迫，逼你供出那進入激流的路徑，但此刻正值老夫滿心喜悅之際，不願出手傷人，你如能說出進入水道之路，老夫決定留你一條性命。」

長眉老人仰臉狂笑，久不作答。

千毒谷谷主似已等得不耐，冷厲的接道：「老夫生平之中，甚少動過這等仁慈之心，你如再置若罔聞，可別怪老夫喧賓奪主，出手毒辣了！」

長眉老人頓住大笑之聲，雙目中兇焰閃爍了一陣，忽然變得十分平靜的說道：「要我帶你進入那水道不難，但得先把你那特製的渡水皮衣拿出來給我瞧瞧。」

千毒谷谷主冷沉的說道：「老夫這一生，還未遇到過和我講斤算兩之人……」

上官婉倩急急說道：「爹爹旨在早進那孤獨之墓，得饒人處且饒人，就以爹爹的武功，也不怕他們搶去，拿出來瞧瞧又有甚麼要緊。」

千毒谷谷主望了上官婉倩一眼，嘆道：「唉！妳這孩子……」緩緩撩起長衣，取出一個油布包裹，低聲說道：「孩子，打開包裹，讓他們見識見識。」

上官婉倩素手輕揮，緩緩解開油布包裹，祇見兩件柔軟的黑毛皮衣，整整齊齊的折疊在一起。

千毒谷谷主微笑道：「做這兩件水獺皮衣，費了數年之功，你先穿上一件吧！」

上官婉倩秀眉輕顰，緩緩取起一件水獺皮衣，披在身上。

千毒谷谷主替她拉好衣領，結上扣子，一個千嬌百媚的黃花少女登時變成一個全身黑毛的怪物。

徐元平雙目注定另一件水獺皮衣，心念千迴百轉，不知是否出手去搶。

祇聽那長眉老人哈哈大笑，道：「好玩，好玩！在下也想到孤獨之墓去瞧瞧……」

千毒谷谷主冷冷接道：「你可是想借我一件皮衣？」

長眉老人怒道：「笑話，老夫自有更好的渡越激流之物。走！我帶你進水道去。」

徐元平聽得心中一動，大步走了過去，低聲說道：「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麼？」

長眉老人笑道：「歡迎，歡迎，除你之外，老夫還要帶着那猩猩同行。」

金老二也急步走了過去，拱手說道：「老前輩，在下也想去那孤獨之墓瞧瞧。」

長眉老人一面大步向前行進，

一面連聲說道：「好極，好極，多多益善。」口中說話，雙手却開始移動那堆積在室中的藥物。

不大工夫，露出一堵石牆，他指着那石牆，說道：「打開這堵石牆，就是通往那地下水道之路。」

千毒谷谷主大步走了過來，舉手在那石壁之上輕輕彈了幾指，祇聽一陣蓬蓬之聲，那石壁之中果似中空的一般，回頭望着那長眉老人問道：「可是要用掌力劈開這座石壁麼？」

長眉老人說道：「這間原有一座暗門，數十年前，老夫堆積這藥物之時，無意之間旋開一次，那次之後再未開過……」

千毒谷谷主道：「不知怎樣的旋法？」

長眉老人道：「記不得啦！如若我自己會旋也不用對你說了……」

他微一停頓，接道：「不過這石壁之後，是一條很長的甬道，通往那激流之處，打開石壁，決然不致有水湧出。」

千毒谷谷主乾笑了兩聲，說道：「讓你們見識一下老夫的裂碑掌力。」舉手一掌，拍在那石壁之上。

徐元平見他掌擊之處，應手碎落了尺許大小半寸深淺的跡痕，暗自忖道：此人掌力雖是不凡，但這石壁不知多厚，一掌一掌的拍擊過去，不知要好久才劈得開。當下挺身而出，低聲說道：「老前輩請到一側小息，讓晚輩試試『戮情劍』的鋒芒。」

「戮情劍」絕世的鋒芒早已馳名江湖，千毒谷谷主雖是極為自負之人，也不願拚耗內力以掌力擊壁，當下依言閃到一側。

徐元平取出「戮情劍」，暗運內力，舉手向石壁之上刺去。

寶劍之名果不虛傳，鋒利的劍鋒，破堅石有如摧枯拉朽一般，片刻工夫，已被挖成一個足可容一人通過的石洞。

金老二冷眼旁觀，發覺千毒谷谷主兩道眼神一直盯在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劍」，故意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平兒，留心手中寶刃。」

千毒谷谷主回目冷冷望了一眼金老二，沉聲對上官婉倩說道：「孩子，這寶劍不是妳的麼？待爹爹給妳奪回來吧！」說話之間，人已向徐元平欺了過去。

上官婉倩橫身攔住了千毒谷谷主，急急說道：「此劍原是別人之物，爹爹不可妄自出手奪取。」她心中大急之下，口不擇言。

只聽得千毒谷谷主怔了一怔，才自我解嘲的乾笑了兩聲，道：「既然非咱們之物，以爹爹這等身份，自是不便去搶……」回頭望着那長眉老人說道：「你看看此地對是不對？」

長眉老人冷然說道：「你心中可是害怕麼？」一伏身子當先而入，大步向前走去。

千毒谷谷主一橫身子，兩條怪蛇「咕」的一聲掉過頭去，攔住了徐元平和金老二的去路，正待舉步緊隨那長眉老人身後而入，却不料上官婉倩嬌軀一側，搶在了他的前面。

被譽為武林中一代毒梟的千毒谷谷主，對待上官婉倩，確有着無比的容忍氣量，微微一笑，道：「妳這孩子，搶甚麼？」舉步隨在上官婉倩的身後而行。

徐元平、金老二魚貫而入。

石壁後果然有一條高可及人的甬道，兩側都是青石砌成的堅壁，廣逾三尺，足可容二人並肩而行，顯然這甬道是耗費了巨大的人工築成。

這時，傳入耳際的水聲反而不似剛才那等隆隆巨震，變成一片沙沙之聲，聲音雖然不大，但入耳驚心，有着另一種不同的感覺。

幾人轉了幾個彎，那水聲愈來愈是響亮，使人心中不自主地生出一種寒意。

長眉老人突然停下脚步，回頭說道：「這水聲響得有些不對。」

千毒谷谷主道：「哪裏不對了？」

長眉老人道：「平日之時，這激流一片轟轟隆隆，今日水聲却是一片刷刷之聲……」

千毒谷谷主大聲叫道：「是啦，定然是有人進入那孤獨之墓，開了這激流水閘，激流有了出路，澎湃而下，是以不聞那反撞而回的隆隆之聲。」

徐元平道：「老前輩說的不錯。」

千毒谷谷主回過頭道：「你怎麼知道？」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就情而論，一想便知，用不着三反五思。」

千毒谷谷主乾咳了一聲，道：「看不出你這小子倒是很聰明啊！」

長眉老人高聲說道：「前面一座鐵門，拉開就是水道了！」

洞中黑暗，幾人雖有很好的目力，也看不遠，聽得長眉老人喝叫之聲，才運足眼力看去。

祇見甬道已至盡頭，一堵石壁迎面擋住去路。

千毒谷谷主和靄的說道：「孩子，閃開路讓我過去看看！」

上官婉倩嬌軀一側，讓開去路，千毒谷谷主大步走了過去，上官婉倩施展千里傳音之法，低聲對徐元平說道：「我先和他進去了，

不知那長眉老人所說已有越過激流之法，是眞是假？」

徐元平也施展千里傳音的方法答道：「依據在下推想，當不致有假。」

上官婉倩道：「我先進去，再想法接迎你。」

徐元平忽然嘆息一聲，說道：「我看那長眉老人滿臉陰沉之色，神情變化不可捉摸，妳要小心一些了！」

上官婉倩道：「不要緊，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時間啦！生死之事，祇不過是遲早而已！」

祇聽一陣鐵板震動之聲，緊接着響起了千毒谷谷主的聲音，道：「孩子，妳過來瞧瞧吧，這水勢洶湧澎湃，急流若漩，我看妳還是不要去啦！」

上官婉倩應了一聲，急急奔了過去。

徐元平、金老二緊隨上官婉倩的身後，大步走了過去。

祇見那壁間一道鐵門已被推開，滔滔激流洶湧而過。

這甬道築建之時，那築建之人，似是已顧慮到這座鐵門開啟之後，可能水勢衝入，是以特在兩側築建了兩道水閘，任那激流雷鳴，奔勢如湧，但水勢始終無法湧出鐵門。

上官婉倩生長在西北，那地方甚少河流，她雖然一身武功，但水底功夫却是一竅不通，眼看那澎湃水流，芳心大為震駭，呆了一呆，才毅然說道：「我隨在爹爹身後，自然是不要緊了，我一點也不害怕！」她的聲音有些微發抖，顯然是違心之論。

千毒谷谷主輕輕嘆息一聲，道：「倔强的孩子，這等激漩的水勢，連老夫看了都有些害怕，妳一點都不害怕，豈不是自欺欺人之談。」

上官婉倩道：「除非你也不去，我就知難而退……」她說話的聲音甚高，似是有意讓徐元平等聽到。

千毒谷谷主微微一笑，道：「妳這話可是說給我聽的麼？」雙臂一抖，兩條蛇突然急竄而下，盤在他的脚前。

上官婉倩嗔道：「自然是說給爹爹聽了，不信咱們一起退回去吧！」

千毒谷谷主道：「好，好，就算妳說給我聽的吧！」抖開水獺皮衣穿在身上，另從身上拿出一條絲帶，接道：「孩子，把這條帶子繫在妳的身上，」說話之間，已把手中一端，緊緊束在自己的腰間，結了一個活結。

上官婉倩依言把絲帶在身上繫好，高聲說道：「爹爹，咱們可以走了。」她聲音雖然高昂，但却隱隱流露出一股淒涼的味道。

千毒谷谷主雙目盯注在那長眉老人臉上，一字一句說道：「這鐵門不要關起，如若一日夜工夫還不見我們回來，再關不遲……」他微一停頓，接道：「其實你們就算關上這道鐵門，老夫也不害怕。」緩緩轉過身去，抓起兩條怪蛇，慢步向那激流走去。

上官婉倩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突然大步而行，搶在千毒谷谷主的前面。

徐元平身子一側，疾由那長眉老人身旁穿過，跟隨在千毒谷谷主的身後。

行不過六七步遠，已到那激流邊緣。

一股陰寒之氣直撲上來，當先而行的上官婉倩不自禁的打了個寒顫，回過身子道：「爹爹……」秋波轉處，發現徐元平正站在千毒谷谷主身後，一陣心情激動，忘記了下面之言。

千毒谷谷主望着激流說道：「孩子，妳再想想要不要去，現在還來得及。」

上官婉倩忽然大踏一步，躍入激流。

千毒谷谷主輕咳一聲，道：「任性的孩子！」緊隨上官婉倩身後躍入水中。

那激流漩渦之力十分强大，兩人一躍入水，登時捲沉水底，踪跡不見。

但見水花一濺，那溪水又恢復了原有的澎湃洶湧。

徐元平呆呆的望着水面，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厲害的一股激流。」

祇聽長眉老人哈哈大笑，道：「我瞧這兩個人是死定的了。」

徐元平莫名所以的心頭一震，道：「他們有水獺皮衣護身，何以非死不可？」

長眉老人道：「這道激流，不但急漩如輪，而且深藏地下，一個人三日夜不吃飯，可以忍受；但如要久不換氣，祇怕要活活悶死。」

徐元平道：「一個內力精純之人，施展鶴眠龜息法，閉上一兩個時辰不出氣，並非甚麼困難之事。」

長眉老人怔了一怔，道：「這個老夫就不清楚了。」

金老二突然插嘴說道：「看水流去勢，那孤獨之墓中的水門，可能已被打開，時機不再，寸陰如金，咱們如要去，得要早點動身了。」

徐元平道：「不錯……」回頭望着那長眉老人道：「老前輩自稱有越渡這激流之法，不知怎樣一個渡法？」

長眉老人微微一笑，道：「那要比他們安全多了，你們等一會吧！」轉身急奔而去。

金老二皺眉頭，道：「咱們追出去吧！別讓他關上了鐵門！」

徐元平道：「不用吧！此人不像陰險之人。」

兩人等了不大工夫，那長眉老人果然如言而來，祇是在他的身後，多了一頭金毛猩猩。

金老二道：「你當眞要帶牠去麼？」

長眉老人道：「老夫說一不二，牠已相伴我數十年歲月，此去是生是死，誰也無法預料，帶着牠也好作個伴兒。」

金老二道：「時間不早了，你那越渡的辦法也該說出來啦！」

長眉老人目光凝注左側，微微一笑，道：「那千毒谷谷主枉有虛名，他也不想想，如若這道激流，當眞通往孤獨之墓，那築墓之人極可能在此地留下越渡這激流之物……」

金老二左顧右盼了一陣，不見任何可用之物，不禁一皺眉頭。

長眉老人哈哈大笑，道：「如若是那越渡激流之物一眼能夠看到，祇怕早被那千毒谷谷主取用了。」轉身走了兩步，舉手在那石壁之上一拉，但聞砰然一聲，石壁間忽然現出一個巨大的裂口。

徐元平大步走了過去，祇見那裂口裏面放着一個形如棺材之物。

長眉老人打開蓋子，笑道：「咱們坐在那裏吧！」

金老二探頭一望，祇見裏面原已設好座位，當先跨步而入。

祇見那長眉老人先把金猩猩抱了進來，然後自己也坐了進去，雙手一拉，合上蓋子。

徐元平道：「老前輩，咱們都進來了，這東西如何下水？」

長眉老人道：「自然是有法子了。」突然伸手，在那棺頭前面用手一陣搖動，那棺材形的怪船，突然自動向前走了起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已滑行在激流之中，而且速度奇快，又極平穩。

滑行之間，忽見兩團黑影翻滾在激流之中。

徐元平目力過人，雖在極暗的光線之下，仍然看出兩個身穿着水獺皮衣，祇不過無法辨出哪個是千毒谷谷主，哪個是上官婉倩罷了。

但見一人伸手一把抓了過來，水流勢急，那棺外又無可資攀拿之物，船棺一滑而過，把那伸手之人抛在後面。

徐元平急得啊喲一聲。

金老二急急說道：「平兒，你怎麼了？」

徐元平道：「他們恐怕是完啦！」

金老二哈哈一笑道：「你可是說那千毒谷主麼？他如葬身在這激流之中，咱們少了一個勁敵，有甚麼值得惋惜？」

徐元平道：「可是那上官姑娘……」想到上官婉倩數日來對他的照顧之情，心情一陣激動，但感熱血向上衝來，高聲對那長眉老人說道：「老前輩，這棺蓋可否打開，我要出去。」

長眉老人冷冷說道：「我還想活着到那孤獨之墓中瞧瞧，打開棺蓋，咱們一個也別想活了。」

徐元平長長嘆息一聲，道：「老前輩言之有理。」垂下頭去，默然不語。

金老二壓低聲音說道：「孩子，那上官姑娘雖然對你恩情甚重，但她已經是那千毒谷谷主的兒媳婦了，你……」

徐元平凜然說道：「叔叔之言，把姪兒說成了何等人物？大丈夫受恩豈可不報？她雖是女兒之身，但姪兒視她有如男子一般。」

長眉老人高聲說道：「兩位不要吵啦！老夫算計流速行程，大概咱們已經快到孤獨之墓了。」

說話之間，忽聽砰然一聲，那滑行的船棺突然停了下來。

金老二道：「怎麼不走了？可是船壞了麼？」

長眉老人道：「可能是已到了孤獨之墓。」

徐元平看那水勢流速仍然很快，一皺眉頭，說道：「祇怕是船壞了……」

餘音未住，突覺身子一陣搖動，似是那棺材形狀的怪船由高空直跌下去。

但聞一聲蓬然大震，那棺木怪船又繼續向前走去，似是這巨大的一震，並未把木棺碰壞，但它行速却是慢了很多。

徐元平心中一動，暗暗忖道：一路行速不變，此刻忽慢下來，不是船出了毛病，定然水速減低，切莫穿越了孤獨之墓而去，而我們仍無所知，那可是難能彌補的憾事。

念轉心動，低聲喝道：「老前輩，你能讓這船停下來麼？」

那長眉老人道：「這我就不清楚了，試試看吧！」右手用力一扳那船頭操縱木輪的樞鈕。

祇聽一陣彭彭咚咚之聲，坐船忽然在水中旋轉起來，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才停了下來。

徐元平借船上小窗向外望去，祇見那磚石砌成的水道中，水勢逐漸的減低，坐船橫了過來，卡在兩壁之間，是以再難前行，不禁暗自讚道：造這坐船之人，思慮實在週到，除非橫舟卡在兩壁之間，否則在這狂流之中，實難停得下來。

細看兩壁，不禁失聲叫道：「

敢是已到了孤獨之墓。」

金老二道：「咱們打開蓋子瞧瞧吧！」

說話之間，那水勢又減弱了很多。

徐元平大聲笑道：「到啦！不知何人已關上水閘，咱們如果晚來片刻，祇怕已難進這孤獨之墓了。」

那水勢消減的速度異常迅快，不大工夫已低過坐船。

長眉老人扭開扣環，猛力向上一推，那船蓋開了一半，似是突然遇上了甚大壓力，又自動沉了下來。

金老二心中一動，叫道：「外面有人，平兒，你準備迎敵，我幫他推這船蓋。」

長眉老人哈哈一笑，舉手在那猩猩背上拍了一掌，說道：「幫幫忙！」

那猩猩舉起雙手，猛力向上一推，船蓋升起了半尺，長眉老人和金老二同時相助，加勁向上推去。

祇聽一聲冷哼，船蓋突然一輕，向上翻去。

徐元平雙掌護胸，當先站起。

抬頭看去，祇見一身水獺皮衣的千毒谷谷主，抱着上官婉倩站在四五尺外，那兩條怪蛇，仍然盤繞在他的身上，狹道積水，僅及他膝下。

徐元平急急問道：「她怎麼了？」

千毒谷谷主冷冷答道：「與你何干……」目光一掠那長眉老人，道：「有這等穿渡激流之舟，你竟敢不告訴老夫？」

長眉老人洋洋得意的笑道：「誰叫你不聽老夫的話……」

忽聽一個高昂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水退啦……」

千毒谷谷主縱身一躍，落入那坐船之中，急急說道：「快坐下來，扣上蓋子。」

長眉老人冷冷說道：「這木船是老夫之物，我高興要誰坐，誰才能坐。你這般大呼小叫，喧賓奪主，給我滾出去！」

千毒谷谷主生平之中，從未受過人這樣當面斥罵過，不禁呆了一呆，道：「你可是罵老夫麼？」

長眉老人道：「自然是罵你了……」忽然想及此人，竟連這等相指而罵的事情也分辨不清，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金老二扯那長眉老人衣領，道：「小聲一點，有人來了！」

徐元平已知那長眉老人不會武功，暗中運氣戒備保護他，祇怕千毒谷谷主惱羞成怒，突然下手施襲。

哪知一代梟雄的千毒谷谷主對那長眉老人的斥罵之言，竟似毫不放在心上，緩緩放下上官婉倩，脫去她身上的水獺皮衣，推拿她身上要穴，直待上官婉倩醒來之後，才脫去身上的水獺皮衣，乾笑一聲，道：「如若不是老夫抓住了你這棺材般的木船，增快行速，可能已被拒於水閘之外，爲此事饒你們一次不死！」言中之意，似是包括所有的人。

上官婉倩睜開星目，凝注在徐元平的臉上，問道：「我可是在做夢麼？這是甚麼地方？」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咱們都還好好的活着，這是孤獨之墓。」

上官婉倩舉手理理長髮，笑道：「我被那激流衝擊得暈了過去，甚麼都不知道了……」

她長長吁一口氣，接道：「但願咱們在這墓中困上一月之後，你再出去。」

徐元平不知她言中含意深刻，暗示死期，祇道她被那激流衝暈了頭腦，當下含含糊糊的應道：「但願咱們各自早償心願，也好早些離此。」

千毒谷谷主冷哼一聲，接道：「孩子，妳已經身有所屬，老夫和令尊都是名重武林之人，妳說話要檢點一些，不能留人話柄。」

上官婉倩緩緩站起身子，回顧了千毒谷谷主一眼，道：「我從小就隨便慣了，我那生身之父，都不要管我，你要管我這樣多麼？」

千毒谷主乾咳了一聲，道：「情形不同了，妳現在已經是我們冷家的媳婦了。」

上官婉倩忽然格格大笑，道：「如果我死了呢？」

千毒谷主道：「老夫言出如山，妳死了我也要下聘禮，接妳的屍體到千毒谷去。」

上官婉倩淒涼一笑，道：「你儘管放心吧！生雖未必入冷家門，死却是你們冷家鬼！」

千毒谷主臉色一變，肅然說道：「孩子，妳可是悔婚了？」

上官婉倩道：「我生平不作後悔事，打落門牙和血吞，答應了就永不更改。」

千毒谷谷主忽然長嘆一聲，道：「上官嵩能把妳從小寵大，老夫有何不能？孩子，祇要妳不忘此身已是我們冷家人，任憑妳鬧翻天，也有老夫爲妳擔待。」

上官婉倩突然流下兩行清淚，道：「祇怕我薄命無福，有負爹爹一番錯愛之心……」

祇聽一聲大喝遙遙傳來，道：「甚麼人？」

原來上官婉倩講到傷心之處，聲音愈來愈大，夾道傳音，被人聽到。

千毒谷谷主冷笑一聲，喝道

：「要命的。」他聲音沉重有力，傳出去良久之後，音量反射回來，滿耳盡都是「要命」之聲。

那喝問之人不再回聲，顯然對方已不願再露行藏。

千毒谷谷主突然舉步跨出那棺材般的怪船，笑對上官婉倩說道：「孩子出來吧！咱們藏身之處已經暴露，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徐元平暗暗忖道：這話倒是不錯，行藏既露，躲亦無益，這墓中水閘開而復閉，顯然已經有人找到那水閘開閉機鈕，看來這墓中已經有不少高人進入，我既有為而來，大可不必再躲避敵人。心念一轉，緊隨千毒谷谷主跨步而出。

金老二和上官婉倩隨着徐元平身後，跨了出來。

那長眉老人挽着金毛猩猩的左臂，一齊隨出。

千毒谷谷主冷笑一聲，道：「帶着這等蠢笨的畜牲同行，無異自暴行踪，老夫替你除去如何？」

長眉老人道：「你動牠一下看看？」

千毒谷谷主陰沉的說道：「老夫從不信邪……」忽然一把拉着上官婉倩，飄然而退，身軀晃動，人已到兩丈開外。

徐元平似已警覺，急急說道：「快些躲開！」一閃身子，避到那怪船後面。

金老二提氣一躍，閃開八尺，貼壁而立。

長眉老人江湖歷練不豐，耳目也不似他人靈敏，眼看幾人紛紛躍避開去，心中甚覺奇怪，剛想出言喝問，忽見一道火光疾射而來，「叭」的一聲，擊中那怪船之上，立時爆散開去，化作一團碧光閃閃的火焰。

徐元平急急叫道：「老前輩，快躲起來。」

那長眉老人似是亦覺到了自己身處險境，身子一側，向那怪船後面躲去。

祇聽一聲尖銳的金風破空之聲，一道寒芒電射而到，掠着他頭頂而過。

徐元平伸手一把，硬把他拉入怪船後面。

那金毛猩猩終究不如人靈慧，那長眉老人不招呼於牠，牠就不知如何躲避，目注那長眉老人隱身之處，吱吱兩聲怪叫。

但聞刷刷兩聲，又是兩道光焰疾射而來，一支又射中橫在夾道中的怪船上，一支却擊中那金毛猩猩。

那紅色的光焰射中金毛猩猩之後，突然爆成一片大火，在猩猩身上熊熊燃燒起來。

長眉老人眼看那相伴自己數十年的猩猩，全身籠罩在一片火焰之中，大部金毛已被燒着，心中大為疼惜，不顧危險，一躍而起，直向那金毛猩猩奔了過去。

徐元平急聲喝道：「老前輩！」探手一把，抓住了那長眉老人的手臂，接道：「那猩猩中的是硫磺火箭，火焰頑强，不易撲滅，咱們已陷身危境，老前輩不可妄動。」

他生具俠膽柔腸，眼看那猩猩身受火焚之苦，心中甚是不忍，勸那長眉老人不可妄動，自己却疾躍而出，直向那猩猩衝去，揮手一掌，拍在那猩猩後背火焰燃燒最烈之處，左腳猛力一勾，掌上同時加勁，那猩猩頓時摔倒地上。

這時，夾道存水，祇不過餘下一寸左右，徐元平暗運功力，力貫雙臂，强行扭動那猩猩的身軀，在地上翻了兩個轉身，把牠身上燃燒的火焰熄去。

祇聽强勁的金風破空之聲傳入耳際，一道寒芒挾着奇猛的威力飛來。

徐元平吃一驚，暗暗忖道：甚麼暗器，威勢這等强大！疾快抱着那猩猩貼地滾向一側。

但聞「蓬」的一聲，那道疾射而來的寒芒，正擊在徐元平和那金毛猩猩停身之處，水花飛濺中直插石地。

如非徐元平及時抱住那猩猩滾向一側，這威力驚人的一擊足以把人畜一齊洞穿。

金老二凝神看那暗器，插入石地之後還有兩尺多長，形如標槍，後面却飄着一面黑色三角旗。

火光熊熊，可見那旗上綉着的白色骷髏標誌。

徐元平動作迅快，避開標槍之後，立時一挺而起，抱着那金毛猩猩，躍飛到那形如棺材的怪船之後。

長眉老人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臉上，低聲的讚道：「孩子，當今世上，雖然有不少人練成各種毒功、毒藥，但眞正能當得毒人之稱的，恐怕祇有我們兩人了……」

說話之間，右手已從懷中摸出了兩粒丹丸，放入那金毛猩猩口中。

祇見那金毛猩猩口齒啟動，把那兩粒丹丸吞了下去，忽然閉上雙目沉睡過去。

那長眉老人擧手在猩猩身上按摩起來，一面接着說道：「我窮畢生之力，研究醫道，除了醫道之外，別無所知，這世間我沒有一個親人，也沒有一件事值得我留戀不捨，我救了很多人命，但也替他們播下了必死種子……」

徐元平奇道：「老前輩行醫濟世，藥到病除，救了很多人命倒是不錯，怎會替他們播下了必死的種子呢？」

長眉老人道：「一般行醫之人，大都是講求順氣活血，對症下藥，但我為人醫病，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講究以毒攻毒，激發他生命中的潛力，這等醫病之法，自然藥到病除了……」

徐元平道：「恕晚輩愚拙，仍是不解老前輩言中之意。」

長眉老人道：「人生命中潛藏的能力，如果能全部發揮出來，足可與天地同參，可惜人生短短數十年的歲月中，祇不過發揮了生命中潛能的千萬分之一而已，不論他的病情嚴重到如何程度，祇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生命中的潛能，尚有餘存，我行藥攻心，毒逼內腑，迫出他生命中存餘的潛能，使他即將熄去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燒起來，但如到劇毒逼出的潛能燃盡，縱然有起死靈丹，也難挽救他的生命了！」

徐元平歎息一聲，道：「晚輩雖然尚未全悟，但已經略知一二，此中奧妙之理，自非一時可解。」

長眉老人快樂的放聲而笑，道：「你當眞是我生平中僅遇的知己，我窮數十年的時間，研究醫理，但却從沒有一個人像你這般頌揚過我，哼！碌碌世人，祇知為名奔走，為兒女作牛做馬，哪裏能想到生命潛藏奧秘……」他微微一頓，又道：「就目下形勢而論，這孤獨之墓中，可能已有了甚多高人，我雖有超逾常人甚多的膂力，但却絲毫不懂武功，在這幽暗的古墓之中，隨時可能被人殺死……」

徐元平道：「晚輩和老前輩走在一起，盡力防範，或能渡過兇危。」

長眉老人笑道：「不用啦，縱然你和我寸步不離，也無法防止那突然而來的暗器偷襲……」他臉色突然一整，莊嚴說道：「現在我已給這頭猩猩服用下最强烈的毒藥，我自知難出這孤獨之墓，也不願相件我數十年的猩猩活在世上，任人奴役，因而給牠服下絕强的毒藥，使他生命所有的潛力，在三日之內完全的發揮，片刻之後，牠再醒來，已然是另外一個樣子了，牠的雙手足可以生裂虎豹，不論何等武功高强之人，也難降服牠，但我一旦被人暗算而死，無人可駕馭牠，勢必要亂行出手傷人，現在我要傳你駕馭牠的密語，祇要照我動作，牠就可以代你拒敵渡險……」

徐元平默然不語，心中却千迴百轉，暗暗忖道：這一頭猩猩也是一個生命，祇是牠不似人類那般的奸詐，無善惡之念，是非之分，我徐元平如何借重猩猩之力，保護於我？

他念頭還未轉完，那長眉老人已接着說道：「咱們眼下處境兇險異常，隨時隨地有和人搏鬥之險，寸陰如金，快些收斂心神，聽我傳授你駕馭牠的密語。」

徐元平忽然想到慧空大師傳授他武功之時也是這般說法，不禁心頭一凜，趕緊澄清心神，正襟而坐，肅然說道：「晚輩洗耳恭聽。」

長眉老人微微一笑，低聲傳授他駕馭那猩猩的密語和手勢。

他說話的聲音極低，就是坐在兩人身側的金老二，也是聽不清楚。

忽然之間，遙遙的傳過來兩聲厲叱，和一聲垂死掙扎的慘叫之聲，劃破了夾道的沉寂。

陰森的古墓一片漆黑，那聲慘叫也顯得更為凄涼，動人心魄。

徐元平輕輕嘆息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墓中果然已雲集了不少高手，那人一定死得很慘。」

長眉老人冷冷的接道：「我傳授你那駕馭猩猩之法，可都記下了麼？」

徐元平道：「都記下了。」

長眉老人道：「記下了就好，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牠就要醒過來了，你現在先試試看，能不能運用自如？」

徐元平道：「晚輩遵命。」

祇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傳入耳際：「徐相公，快過來，我有話要對你說。」

徐元平仔細分辨那聲音，有些不像是上官婉倩，不禁微微一怔，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嬌脆的聲音接道：「你過來看看就知道了，你心中可是害怕麼？」

徐元平冷哼了一聲，暗暗的說道：「有甚麼可怕的！」霍然站起了身子，大踏步走了過去。

金老二低聲說道：「平兒，此時此地，不是爭名逞强之時，天下高手雲集此墓，彼此勾心鬥角，手段毒辣無比，加上這墓中的黑暗，景物不辨，正是各自暗施毒手的好時機。」他輕輕嘆息一聲道：「那日在這孤獨之墓外面一戰，據叔叔冷眼旁觀，你的武功，已使參與那場大戰之人都為之傾服不已，但也增加了他們殺你之心，江湖險詐，防不勝防，你要小心一些為是。」

但聞那嬌脆的聲音重又傳來道：「徐相公！徐相公……」語氣之中，充滿着痛苦和凄涼。

徐元平劍眉一聳，低聲說道：「叔叔放心。」快步直走過去。

金老二急急說道：「平兒，等等我，咱們一起去吧！」站起身來，緊隨在徐元平的身後。

徐元平脚步稍緩，微一沉吟，說道：「這位老前輩不會武功，叔叔還是留在這裏保護他吧！」

（未完‧五十三）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夜半更深聽身世　始知父母何許人

上文提要：齊大妹子送走石二刀與二郎，又來了石一刀與一郎，她心中明白，這二個孩子皆是孤獨無名的孿生兒子，她招呼一郎到後面換新衣，此際酒館外面來了飛馬幫的人，因爭座位與石一刀起衝突，結果動上刀……石一刀帶着一郎往深山走，大宮主冷風香已等着，吩咐他用兩年時間調教一郎，並告訴一郎，他的娘跟別的男人跑了……

石大山接過刀來，吭吒一聲切下一條狠腿，他把刀子擱一邊，雙手抓了狠腿就是幾大口啃吃着。

孫二娘把酒也熱上了。

下大雪天氣冷，不吃冷酒要熱了吃。

「大山呀，你怎麼幾年沒見了，還以爲你……你……」

「死了，是嗎？哈……」石一刀大笑。

「你死不了的，你禍害一千年呀，嘻……」孫二娘又道：「你說說，這是誰的娃兒你弄來的？」

「他是我兒子，你祇要知道這些就行了。」

孫二娘看看石一郎，發覺石一郎沒反應，這才問石一刀道：「你們來了很久吧？」

「祇有那個曹大個子的時候就來了。」

「爲甚麼不進屋子裡？」

「你休忘了，我石大山不爲女爭風吃醋，如果你眞愛上曹大個子，我父子二人就會悄悄的來再悄悄的走。」

「可是，你放走了七虎山莊的西門開，對不對？」

「不錯。」

「爲甚麼？你爲甚麼放走這傢伙？」

石大山吃吃一笑，道：「爲了我父子安全的在你這兒過個年呀！」

孫二娘道：「怎麼說？」

石大山道：「有我父子在此地，西門開他不敢來，你母女二人也會好生的招待，因爲西門開來了我出刀，你們母女就平安了，哈……」

孫二娘吃吃一笑，道：「你兄弟不但狠，頭腦更是第一流，我孫二娘最喜歡有頭腦的人，哈……」

孫水秀拾起一個大袋子，她打開來笑了。

「你們看，過年的一應東西全有了，嘻嘻嘻！」

那一袋是西門開帶來的，西門開打算這兩天在這兒陪這母女過個年的。

西門開這個年痛苦了，他被曹橫那一叉打岔了氣，祇怕要躺在床上一個月。

他爬上馬背，還是在迷迷糊糊中由人托他上去的。

石大山眞的有思想，因爲他在西門開耳邊有嘀咕：「你上當了。」

這句話西門開不會忘，但是誰說的他沒看清。

此刻，孫二娘熱烈招待石大山，孫水秀盡把好吃的往石一郎的碗中送。

石一郎高興的咧開了大嘴巴，忘了這母女二人剛才不久還把個大個子切成肉塊的模樣。

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石一郎跟在石一刀身邊，他見過石一刀殺人，見幾次之後他便也習慣了。

四個人吃喝哈哈笑，火架之上的烤狠肉吃了一大半，石一刀對孫二娘道：「你不會拿人肉我吃吧！」

「人肉是過路客吃的。」

「酒是沒毒，你不會突然對我下刀吧！」

「你少開玩笑了。」

石一刀仰天哈哈笑，孫二娘急問：「喂，你還有個兄弟石二刀，他怎麼沒有來？」

「操他娘！」

「你怎麼罵人呀！」

「別提了，我兄弟奉命分開了。」

「奉誰的命，誰敢命令你兄弟呀，不想活了！」

「洞庭君山風月宮，娘的！我兄弟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人們聽我兄弟倆天地雙煞，可是我兄弟就是惹不起風月宮的兩女人，操他娘的，你怕不怕風月宮！」

孫二娘一手捂住口，她直點頭，顯然她也一樣怕那風月宮的女人！

此地位在兩省交界處，距離洞庭君山八百里，山區裏也有惡人怕風月宮，當知風月宮多厲害。

石一郎今夜愉快，吃的好，喝的好，老姐姐孫水秀陪他笑，再有兩天就過年，這個年必是他這幾年過得最快樂的一個年了。

石一郎正自高興着，忽聽石一刀沉喝一聲：「我的兒子呀！」

石一郎全身一哆嗦，因爲他明白，祇要老爹這麼一聲叫，那可就要糟糕了，不是挨揍就是要上「軍訓課」了！

上軍訓就是練功夫，那可是不能馬虎的！

石一郎忙推開孫水秀走到石一刀面前。

「爹，你吩咐！」

「來，打一路拳法叫你孫二娘看看！」

「是，爹！」

石一郎閃開來，全身站直猛一繃，先是來個起手勢，左腿提、右手舉，身子一偏一路拳法打起來。

別看小小年紀少力氣，照樣的呼呼有風聲！

孫二娘看得咧嘴笑，孫水秀喜得拍巴掌，母女二人齊叫好，石一郎一本正經的左一拳，右一腿，一路打了個唬叱唬叱哼聲來。

石一刀看也不多看，他祇管自己猛喝酒！

等到石一郎的拳打完：「爹，你看如何？」

石一刀把尖刀一拋，道：「去，到門外雪地裏，就是你學的這套拳，用在這刀上面，你去給老子練上一千遍，少一遍回來我就叫你脫成光屁股再出去練一千遍！你小子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石一郎回應的聲音大，有精神。

有精神表示服從心重，一看就明白。

孫二娘道：「對，這練功夫就是要苦，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呀，你打算叫人侍候，就要下苦功！」

石一郎拿刀往門外走，孫水秀急道：「外面下大雪，叫小弟弟屋裏練！」

石一刀搖頭，道：「在外面，而且要練一千遍，孫姑娘呀，我今聘請你去門外面，你數着，數到一千遍，你帶他回來，回來我給你壓歲錢！」

孫水秀一聽，連她也要去門外呀，正要拒絕，孫二娘開口了：「加件皮衣你出去！」

孫水秀一聽，幾乎氣結，祇得點點頭，她自屋中取了一件狠皮裹身上。

孫水秀剛出門，屋子裏面一聲笑。

笑得很嚇人，非看一眼不可，因爲那笑十分粗野！

孫水秀祇一看，嚄，石一刀托抱起她的娘，一頭鑽進睡房中去了。

孫水秀心中罵：「這頭老奸巨猾的狐狸呀，原來想辦事，辦就辦吧，叫別人門外去受罪！」

她心中這麼想得不愉快，人還是站在門外遮風處，再看門外土場上。

孫水秀用力看向大雪中的石一郎，她也感動了。

祇見這娃兒一路拳法改刀法，刀光不太顯，但雪花還是被刀光擋於三尺外。

石一郎一路刀法初時不習慣，但等他練到三十八遍之後，刀法就快了。

那是齊大妹子送他的一把寶刀，二尺長的寶刀正是他這年紀適合用的。

那孫水秀站在門口，可也忙得不亦樂乎了！

祇因爲她的身子未動，但她的耳朵眼睛忙歪了。

爲甚麼說她忙歪了？那是因爲她必需歪着耳朵聽！

聽甚麼？當然是聽屋內睡房傳出來的聲音呀！

眼睛又怎麼忙歪？嗨，頭一偏眼睛還得看外面，眼睛不歪也得歪！

門外面，石一郎他是不懂這一套，他管甚麼男女同床幹甚麼，他祇是一遍一遍的在舞刀，舞得再大

的風雪他也不在乎，他不冒汗珠子。

可是睡房中的二人就不一樣了，就聽得哼呀嗨之外，還兼帶哈哈笑。

那種笑，有人就稱之爲淚笑，女人迷男人的時候是缺不了的媚示！

孫二娘宛如從火山口奔下來的老母獅一般，兇中帶點火，火中又有氣，她出氣是濃重的，使得石一刀全力卯上了，便也聽得房中傳出來吱呀吱呀很有規律的聲音，聽的孫水秀眞擔心，她忍不住的喃喃：「不會放輕一些呀，床板壓斷怎麼辦！」

石一刀與孫二娘房中發了狂，二人弄到後來也不管了，你出聲叫，她就出聲喊，睡房中挺呀噹的亂七八糟好像狗撈窩叭叭叫！

於是，門口的孫水秀把她的耳朵堵上了。

她來個不聽不煩心。

人家姑娘十九歲，這種聲音怎能一直聽下去。

孫水秀用力直看大雪紛紛的大門外，石一郎仍然舞刀不收招！

石一郎不但不收刀，他也開始哼哼叫起來。

石一郎的叫喊，那表示他眞的在用力練刀法，如果不用力，練上一萬遍也是白搭！

小傢伙雪地裏「大練刀」，孫水秀門口直跳脚。

她爲甚麼跳脚？站久了足不動，天冷凍得她非跳不可，跳久了，孫水秀門外抄起一根大扁擔！

「小兄弟，姐姐來接招，看你的刀法怎麼樣？」

正在舞刀的石一郎，聽得孫水秀的叫聲，他馬上收刀，孫水秀舉着扁擔打過來。

石一郎像個潑猴彈跳騰挪舉刀殺！

孫水秀但覺這小子，小小年紀刀法蠻厲害的，逼得她不得不走偏鋒，用扁擔挑又打！

於是，這二人就在雪地上幹起來了。

這時候，屋子裏眞刀眞槍床上幹，這時候雪地裏二人更是如假包換的對着打對着砍，好像已經六親不認的非撂倒對方不可！

孫二娘也出現了。

「女兒呀，回來上床睡個覺，雪地裏不好玩！」

門外走進兩個人，石一郎收刀一聲笑：「眞好玩，我一共才練了三百二十八遍另一半！」

原來他還自己數着吶！

二人進門關上門，回頭看，孫水秀拉了石一郎，道：「走，跟姐姐上床去睡覺。」

石一郎道：「我同女人睡覺不習慣！」

「你慢慢的就喜歡了！」

石一郎今夜好溫暖，孫水秀摟緊了他睡一起，好累，石一郎很快睡着了！

孫水秀也睡着了，她同石一郎一樣的累！

這時候外間屋中升了火，火架上仍然掛着半隻狼。

孫二娘很滿足，她更熱情的侍候着石一刀！

女人祇要有了滿意，總是表現在動作上。

孫二娘爲石一刀斟酒，爲石一刀切肉，像個小姑娘似的把半張臉貼上石一刀還微微的磨蹭！

石一刀對孫二娘道：「你得想個辦法，你這兒怎麼祇有一張床、祇夠你母女二人睡！」

孫二娘笑笑，道：「那沒關係，我還有地方！」

「在那兒？」

「後面有一間呀，還有個大木板，天亮我叨拾，鋪上了棉被就是床！」

石一刀道：「就是那個你母女二人殺人的大木板呀，上面沾了血！」

孫二娘道：「那個沒關係，洗洗刷刷就好了！」

石一刀道：「我是有良心的人，我不會對你們母女二人來個一箭雙鵰，你最好快收拾，我在你這兒住三天，過了初二我走人！」

「不行，你得住上三十天！」

「三十天太長了。」

「不住三十天也得過完年！」

「你就那麼喜歡我？」

「當然，如果你願意，我孫二娘立刻嫁給你……」

石一刀雙目一亮，道：「孫二娘，這麼大的年紀還要當個再嫁娘呀！」

孫二娘道：「怎麼了，我是眞心愛上你這紅鬍子呀，你以爲我孫二娘見一個愛一個，見兩個愛一雙的人盡可夫的女人呀！我他娘的也是挑挑撿撿十來年了！」

石一刀一笑，道：「實在可惜！」

「怎麼說？」

石一刀道：「還不就是爲了那小子！」

孫二娘道：「你是說屋子裏那孩子呀！」

石一刀點點頭，道：「可不就是那小王八蛋！」

孫二娘道：「喲，他是你的兒子呀！」

石一刀道：「別逗了，我他娘的長得這副尊容呀，土鵝拉不出金蛋來，我會造出那麼順眼的孩子呀！」

孫二娘道：「那你說說，我聽

聽，這娃兒出身來歷甚麼背景，害你帶他一起，倒把你兄弟石二刀拋在別的地方也不管了！」

石一刀道：「二刀同我也一樣，娘的，我兄弟正在走背運！」

「這孩子是……」

「他是當年江湖上便是風月宮也怕他三分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與那江湖第一美人余凝霜二人的孩子！」

他此言一出，孫二娘驚呼一聲：「這是眞的呀！」

石一刀道：「當然是眞的！」

孫二娘道：「原來這娃兒的爹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呀，怎麼落在你手中！」

「不是落在我手上，落在風月宮冷家兩宮主的手上，我兄弟二人跟着倒了楣罷了！」

孫二娘道：「當年我男人孫大炮好像提過，他說江湖上有個風月宮，她們的武功詭異殘酷，各種殺人方法叫人難以防備，又說兩個女子窮追這劍客獨孤一劍，祇是這獨孤一劍不喜歡風月宮的女人，想不到……」

石一刀道：「他們由愛不成變了恨，娘的，獨孤無名愛上了江湖第一美人兒余凝霜，可也火了冷風香與冷月嬌，她二人知道打不過獨孤無名，便陰狠的派人擄了余凝霜母子三人。」

「三人呀，還有一個是甚麼人？」

「當然是獨孤無名的兒子……」

他指指睡房，又道：「吸，就是那孩子的孿生兄弟，被我兄弟帶在身邊！」

「幾年了？」

「五年多快六年了，娘的，眞是不自由！」

孫二娘道：「獨孤無名慘了！」

「他呀，打聽到是風月宮下的手，便一路找去了，可是，冷月嬌她們早已有了防備！」

孫二娘道：「獨孤無名上了甚麼當？」

石一刀道：「冷風香把個毒王李歧旺囚在老君山的老君洞，她命毒王爲她調製一件毒手套，嘿……」

孫二娘急問：「甚麼毒手套會瞞過獨孤無名的那一雙出劍針尖也看得到的銳目！」

石大山道：「憑的是一張毒秘笈，煉的是一隻人皮手套，五張人皮合一起，烤乾了交給李歧旺，毒王在洞中煉到一百天，才完成！」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呀！」

「我當然清楚，因爲老君嶺守護的人就是我們兄弟二人，我守洞口，我兄弟大年守山道，甚麼人也不許上老君山，誰上，殺無赦！」

「唔，原來是這樣呀！」那孫二娘看看睡房，又道：「獨孤無名上當了！」

石一刀道：「五張人皮疊一起，五種奇毒餵上去，這要是雙方對上掌，對方非死不可！」

「獨孤無名死了？」

「人們說是掉落洞庭湖了，大伙派人找三天，三天沒有撈到屍體，算是生死不明吧！」

孫二娘也忍不住的猛喝一碗酒，道：「一代劍客，死了多可怕呀！」

她放下酒碗，又道：「對了！余凝霜呢？」

石大山道：「被囚君山洞！」

「苦吔！」

「當然苦，同毒王李歧旺囚在一室，她不苦也苦！」

孫二娘道：「這孩子知道嗎？」

「他兄弟知道個屁，當年他們才一歲多，兩歲不到，你想想，他們怎麼會知道！」

孫二娘道：「是太小，早忘了父母的模樣了！」

睡房中沒聲音！

但睡房中又似有聲音，那種輕悄悄的低泣聲，如果不去仔細聽，是聽不到的。

石一郎在流眼淚了。

石一郎聽到了石一刀的話，他至此才明白，自己是甚麼個出身來歷！

是的，他還有個兄弟，他們是雙胞胎兄弟啊！

這可也難怪，爲甚麼石一刀對他這般的虐待，石一刀不是親老爹，而他還有個兇惡的兄弟帶走了他的兄弟，那個同自己一般大小的兄弟。

小小年紀聽到這件事，石一郎的心中已明白自己並不姓石，而是應該姓獨孤甚麼的！

石一郎雖然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却不敢明說明問，因爲他知道自己一家人是受害者，一旦說出去，肯定會被他們殺死！

石一郎有獨孤無名那種不屈不撓的性格，也許這就是天生的，遺傳的，他咬緊牙關下決心，自己必定先把功夫學好，祇等出頭天了！

他這般小小年紀，聽了自己的身世，當然又驚又憤怒，忽又聽得石一刀對那孫二娘道：「我兄弟二人各自領走他們一個，要教他們把功夫習到像我這樣，十歲就要帶去洞庭君山，由冷宮主親自驗收成果，要是他兄弟不成材，娘的，我兄弟二人就慘了！」

孫二娘道：「難道她們會殺你兄弟？」

石一刀道：「冷風香那女人，她要是殺人吶，手段太多了，她只哼一聲，這人死也弄不清自己是怎麼死的！」

孫二娘道：「她還是怕獨孤無名！」

「可是獨孤無名也完蛋了！」

孫二娘道：「石老大，我們言歸正傳，話說從頭，我等你！」

「等我幹甚麼？」

「等着嫁給你呀！」她吃吃一笑，又道：「怎麼了，你以爲我開玩笑？」

石大山哈哈笑，道：「你他娘的吃定我了！」

孫二娘道：「石老大呀，你我差不多快五十的人了，咱們不圖年輕好，也要圖個老來飽，這常言道得好，要想老來飽，要有老來伴，你沒聽過人說，人過五十，閻王盯你，人過六十、閻王找你，人過七十，小鬼拉你，這時候少不了老來伴，對不對？」

石大山道：「你他娘的，會的不少……『一包膿』，只不過你好像是說動我了！」

孫二娘喜道：「想通了？」

石大山道：「不是想通了，是動心了！」

「哈……」孫二娘笑了：「那也是一個樣！」

石大山道：「心是動了，我還得等到把這小子養到他十一二歲才有機會來你這兒養老！」

孫二娘道：「我這野店有了你這石老大，生意興隆通四海了，哈！」

石大山道：「幫你賣人肉包子呀！」

孫二娘把烤得熱呼呼的雙手，捧住石大山的大臉團，她好像眞的喜歡上了這個紅鬍子一般，翹起嘴巴就在石大山的鼻子嘴巴吻起來。

這時候，睡房中的石一郎是哭着睡着的！

* * *

別管他孫二娘是眞心還是假意的要嫁給石一刀，只這三天日子過得愉快極了。

石一郎也收起了悲傷，與孫水秀二人磨蹭在一起，看上去眞的像是姐弟倆。

孫二娘就在心中想：「如果自己現在是一家四口在一起，一男一女兩兒女，多妙呀，眞可惜，這二人都不是她心上人。」

孫二娘的心中在等待，她知道有個人要來，那個人不是別人，七虎莊快的西門開是也！

西門開應該死的，西門開逃了。

西門開如果死了，孫二娘甚麼事也沒有了，因爲她可以把事情推在死了的曹橫身上。

就是因爲西門開逃走，孫二娘有了心事，她非留住石大山不可……

只不過石大山只能留三天，年初二他就與石一郎二人打回大山裡了。

石一刀必需趕回大山中，他的刀法與拳法教了石一郎，但他最厲害的一套拳法叫「摧命搗」，那才是江湖人怕他的厲害功夫。

甚麼叫摧命搗？挨他一拳不死也吐血兩斤。

石大山是說走就走，招呼石一郎道：「回去了，再不回去，就要惡補了！」

石一郎也怕惡補，教的東西他不會，那就得飯不吃覺不睡的一番苦練。

石一郎便是想多住上一半天，他也無奈了。

那孫水秀眞情流露的眼眶有了淚，她看着石一郎跟在石一刀後面，還扛着石一郎的刀，背了一袋的酒，往山上走去了。

走遠了，孫二娘才罵出口。

「你娘的老皮，來我這兒喝三天多不花銀子，壓歲銀子才一兩送我女兒，可惡！」

「娘，你不是口口聲聲要嫁給他呀！」

「我瘋了我，我去抱抱石頭也光光滑滑的，我會抱那麼粗俗的紅鬍子呀！」

「可是這三天……」

「那是隨便玩玩！」她頓了一下，又道：「怪了，怎麼應該來的不來了？」

「誰？」

「西門開呀，七虎山莊的西門開呀，年三十頭一晚，他吃了弩，心中一想，必會恨死我母女二人了。」

「爲甚麼他恨我們！」

「西門開知道我母女也會玩刀，爲甚麼不出刀幫他殺，反而一邊哈哈笑，拍手叫！」

孫水秀道：「是呀，西門開必氣死我們了！」

這母女二人正說着，忽聽山道上馬蹄響，來了四個騎馬漢，這才過年兩天半，何人入深山？

孫水秀跳出屋外看，不由大叫一聲道：「娘呀！怎麼說曹操，曹操就來了！」

孫二娘一聽也奔出屋門外，她看得一怔！

孫二娘馬上敞開喉門大聲叫：「石一刀，石一刀……石一刀呀，石一刀我的未來丈夫呀，回來喲！」

山上有迴鳴，山上也有馬蹄聲，一轟到了這太白山口的野店門外。

是的，西門開與七虎山莊的幾個殺手來了。

除了西門開之外，還有崔老十、金不換、朱大牛！

幾個人穿的是新衣衫，因爲在過年。

西門開年前吃了虧，他現在仍然在養傷。

孫二娘不叫了，她急忙笑着迎上前。

「恭喜發財，新年快樂……」

孫水秀守在門邊不出來，她有所戒備。

現在，西門開不下馬，他的背後挾了一塊長木板，帶子纏在腰上面，只一看便知道，他的腰骨快斷了，所以才會挾着木板不能彎下腰。

這個罪他受大了。

曹橫的那一鋼叉又掃打，力量可以打死一頭牛，西門開挨上，當然吃不消。

西門開不下馬，另外三人下了馬。

三人還抽刀，崔老十冷冷刀指孫二娘，叱道：「娘的！你這個母夜叉，你怎麼也不想一想，這是七虎山莊的地盤上，由得你在此坑人開黑店，爺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怎麼的，坑人坑到爺們頭上來了。」

金不換更是嘿然道：「原以爲母女二人不會造咱們反，好呀，你他娘的亂養漢！」

朱大牛粗聲道：「那野人曹橫死在你母女二人之手，回頭又想殺咱們西門總管呀……」

孫二娘一聽，心想：「他們都知道了！」

她的心眼忙打轉：「嚄呀，我們母女殺姓曹的大個子，可不會殺西門總管的，我們……」

西門開在馬上叱道：「少狡辯，我逃的時候都聽見了的，你母女仗刀在找我，我聽你們說，怎麼逃了，可惜！」

孫二娘忽然大哭：「當家的呀，你死了十來年，你知道你老婆女兒怎麼過日子呀，嗚……」

她哭的聲音尖，哭的聲音大，連門下的女兒也落淚。

西門開大怒：「個潑皮女人，你們給我先燒了她的這座坑人屋！」

孫二娘厲吼：「你們敢！」

朱大牛提刀奔過去，他就要放火燒房子了！

孫水秀揮刀撲上來：「殺！」

雪地上奔殺有足印，足印就有半尺深。

今天不下雪，七虎山莊才會前來討公道。

西門開見孫水秀殺出來，他冷笑道：「原是打算收你做老婆，原來黑心女呀！」

他更對怒目相視的孫二娘，又道：「我爲你們送來過年吃的用的呀，你們也想殺老子。」

孫二娘見女兒與朱大牛幹上了，她也不哭了。

「西門開，你送來過年的吃的呀……」

「那一袋花了老子不少銀子。」

「你他娘的，黃鼠狼給鷄拜年，你沒安好心，你過年來，目的是想一箭雙鵰，吃了老的，玩了小的，過個快樂年，他娘的，你黑心，想亂倫不是？」

西門開這是心事，一旦被孫二娘抖開，他便也嘿嘿笑道：「那又怎樣？」

「所以你就別想活！」

「這話也是老子說的。」

他對金不換道：「金老弟，這老婆子是你的了！」

立刻，金不換揮刀殺向孫二娘！

西門開是七虎山莊的總管呀，金不換幾人當然聽他的……

「崔老十，你過去放火燒！」

崔老十咧嘴嘿嘿笑，提刀往屋子一角奔去了。

孫二娘與金不換殺得凶，只爲孫二娘聽了要燒她的房子，她拚上老命了。

這情勢上好像是西門開前來教訓孫二娘母女二人，雖然雙方殺得凶，可是不要命，因爲雙方只有一方在拚命，另一方拚命也不能，金不換與朱大牛二人的武功高出孫二娘母女，只不過他人並不下狠心砍殺這母女二人。

倒是那崔老十，一把火拋上了房頂上，立刻之間火光沖天而起。

孫二娘母女二人可也急了，二人跳起來出刀殺。

野店外燒又殺，西門開在馬背上眞愉快。

他這是出了一口窩囊氣，當然爽。

其實有人比他更爽。

那個人不是別人，紅鬍子石一刀是也。

石一刀站在山頭上哈哈笑：「燒呀，燒得好呀，哈哈哈，燒呀！」

一邊的石一郎道：「爹，他們燒屋子還殺人！」

「那就叫他們殺吧，反正孫二娘母女早該報應了！」

「報應？甚麼叫報應？」

「報應呀，就是你殺人來人殺你，如此簡單你不知道，小笨蛋！」

石一郎道：「這個年過得好，我們應該去支援！」

「你懂個屁，你以爲她母女是眞心的愛護你呀，狗屁，如果不是逃了西門開，她母女二人不會留我們。」

「你怎麼知道？」

「你爹我是幹甚麼的，娘的，他們翹翹尾巴，爹就知道她們是拉

屎還是放屁。」

石一郎道：「可是，可是……」

「你可是甚麼？」

「可是孫姐姐對我眞心的好！」

「好是吧，那你去救她母女去！」

石一郎道：「爹，這是你說的！」

「爹沒忘。」

石一郎拔腿往回跑，石一刀罵了一聲：「狗東西！」

他見石一郎奔向野店走得快，心中忽然一動。

「這小王八蛋，挺有良心的，像他爹！」

他一頓，又道：「不好，他才八歲大，怎能同大人動刀殺，如果他死掉，我的媽呀，冷風香會吃了我。」

一念之間，石一刀一聲吼：「等等老子呀！」

石一郎拔出他的尖刀，放下了石一刀的砍刀在山道邊，他使不動石一刀的那把刀，但他使得動齊大嬸子送他的尖刀。

那夜石一刀整石一郎，他命石一郎在雪地上練刀法，要練一千遍。

如今石一郎揮刀奔來了。

「孫家姐姐呀，你別怕，我來幫助你！」

孫水秀正自同朱大牛殺得香汗淋漓未討到好處，聽得石一郎又回來，心中有些熱熱的！

「兄弟呀，你太小了，不行呀！」

石一郎一聲尖叫：「殺！」

他揮刀就是石一刀教他的那套刀法。

朱大牛怎麼會把個孩子看在眼裡，打橫出腿，口中叱道：「滾！」

那一腿就是要把石一郎當球踢，可是他再也想不到，石一郎的身法刀法那麼怪。

一道閃電一掠，朱大牛一聲「哎呀」叫，他彈着一條洒血的腿單腿跳。

石一郎的一刀幾乎把朱大牛的腿筋切斷。

石一郎開始殺人了。

他這一招得手，有了信心，一路刀法使出來，孫水秀已處劣勢，如今她揮刀攻上了！

孫水秀還大叫：「殺得好呀，小兄弟！」

石一郎又大叫：「孫家姐姐，我去殺那個放火燒你們房子的人！」

他果然舞刀奔殺崔老十。

崔老十正在舉着火把燒房子，見是個孩子殺過來，他火了：「滾你娘的蛋，你才多大呀，就出刀殺人了！」

他以手上火把打過去。

石一郎一路刀法施出來了。

石一刀叫他練的刀法，他已能倒着使出來。

崔老十連三揮，火苗子發出呼呼響，突然刀光一閃間，先是砍斷了他的火把，又一刀殺在他的手背上。

崔老十是個粗人，他挨刀一聲罵：「哎呀嗨我操你媽！」罵了一句揮刀殺，形同拚命！

石一郎仍然是那一套刀法，他在刀叢裡有動作，閃得妙、攻得絕，幾招之間已把這位七虎山莊的殺手殺得連連後退又哇哇怪叫。

如今朱大牛一腿跳着上了馬，變成了孫家母女二人合殺一個金不換。

金不換本來只是纏住孫二娘，他們的目的是燒房子，不料殺來了石一郎，局勢也變了。

金不換立刻陷入苦戰。

坐在馬上的西門開，見這光景他下不來，正在急躁中，忽又聽得一聲慘嗥：「哎！」

那是崔老十發出來的聲音，西門開一聽就明白，崔老十挨那小孩子的刀了。

原來崔老十不信邪，他狂砍五刀之後，左手突然去抓石一郎，他打算抓住石一郎活活摔死，這小狗娃。

不料他就快抓個正着了，忽的一道冷芒切過來，切得崔老十的左臂見骨。

鮮血標流中，一隻袖管也破了，濕了，痛得崔老十直跳脚，他罵不出口了。

石一郎殺傷了崔老十，他揮刀就要殺向金不換。

「住手！」

這一聲吼叫似打雷，衆人忙抬頭，只見那石一刀提着他的刀過來了。

石一刀來了，西門開幾人嚇壞了。

石一刀來了，孫二娘母女叫起來。

孫二娘提刀走過去：「我未來的丈夫呀，你看看，我們寡母女多淒慘，時時受人欺呀，你來了，你來是天意，快快殺光這批王八蛋。」

西門開已驚呼：「天煞石一刀呀！」

來的當然是石一刀，他把砍刀擱在肩頭上：「你們四個臭男人，把咱們男人的臉丟盡了，四個男人欺負兩個女人呀，像話嗎？」

西門開忙道：「石一刀，她母女不是普通女人呀！」

「她們就是女人，娘的，石大爺眼中她們是女人。」

西門開道：「我同她們有過節，好像……那夜……是不是你扶

我上了馬？」

「我叫你快滾，你怎麼又來了？還帶人來燒房子。」

西門開終於想起來，過年頭一天夜裡，他受了重傷，那是爬不上馬背的。

這時候大火燒得旺，火光衝天還發出劈啪響。

西門開大叫：「這個女人是毒蟲呀，這兒是咱們七虎山莊地頭上，咱們燒了她們的房，那是趕她們遷他處，七虎山莊地頭上是不許有人開黑店的。」

「放的甚麼屁，你他娘的是打人家大閨女的主意，你以爲我不知道呀，你爲甚麼送年禮？」

西門開一聽，話被人拆穿了。

金不換本來被孫二娘母女殺得祇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如今再見來了這江湖大魔頭，大概祇有幫主宰父長風可以對付。

「總管，既然有人爲她母女撐腰，這件事咱們往後再談，先回七虎山莊，向莊主做報告。」

西門開道：「看在石一刀的面子，咱們暫時回去。」

他們四人要撥馬，石一刀大叫一聲：「不許走！」

西門開道：「不殺了，你還想怎樣？」

「你們燒了人家房子，就想走呀！」

「可是，那小子也殺傷了我們兩個人啦。」

「你們不來，怎麼會挨刀？」

一怔，西門開啞口無言。

石一刀又道：「你們每人砍斷一條手臂，老子放你們活着回去。」

「甚麼？」西門開大叫：「叫我們斷臂呀！」

石一刀道：「要我動刀就不是斷臂，是斷頭。」

西門開看看金不換幾人，如果二人剛來到，沒受傷，也不一定聯手打得過這天煞。

心念間，西門開道：「石一刀，你便是耍老橫，總也得公道一點吧！」

石一刀道：「你們燒人房子，還講甚麼公道。」

金不換道：「我們可以賠她。」

「賠？」

西門開道：「派人爲她母女二人再造新屋。」

石一刀哈哈笑了。

他走到了正在大喘氣臉泛青的孫二娘面前，道：「我未來的老婆，我看吶，得饒人處且饒人，修得死後能當神。」

孫二娘道：「我……未來的丈夫呀，你看着辦吧！」

石一刀愉快的一笑。

笑着，他對一邊的石一郎道：「兒子呀，快去取個盤子出來。」

大伙一聽，楞了，這刀客，他在搞甚麼名堂？

石一郎指着屋子，道：「屋子燒起來了，進不去。」

「哈……」石一刀道：「忘了忘了，那就把你的新帽子取下來當盤子。」

「幹甚麼？」石一郎還是把帽子取下來了。

「過去，叫他們把口袋的銀子銀票，全數取出來，那一個敢不拿出來，等一會搜出來了就砍人。」

石一郎笑呵呵的道：「對，燒人房子要賠償，這才是最公道的了。」

他把帽子舉得高：「拿銀子，快拿銀子。」

崔老十與朱大牛還在流血，今見這小娃兒一副吃定他們的樣子，氣得幾乎又跌下馬去。

西門開不吃眼前虧，他忿怒的掏銀子。

他掏，別人也得掏，四個人的銀子眞不少，祇因爲過新年，每個人都有錢。

石一郎的帽子裝滿了銀子，石一刀對他吩咐：「送過去，算是賠她母女的。」

他對西門開又道：「修造房子，你們免了，過幾年我來住，你們七虎山莊閃遠些，少來惹老子。」

西門開氣得倒鬍鬚歪鼻子，大叫一聲：「回去！」

西門開當先拍馬走，這四個人祇有金不換沒挨刀。

大火快熄了，屋頂燒光，祇剩樑柱了。

孫水秀跑向石一郎，她大叫：「小弟弟好棒啊！」

石一郎却悲哀了。

石一郎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他當然悲哀無已。

孫二娘走到石一刀面前：「你爲甚麼不早一點回來，叫人家燒了我的屋。」

「我又不會飛。」

「一郎比你先來到，你……早聽到了。」

「是呀，我很遠很早就聽到了。」

「怎麼不折回來？」

「孫二娘，我在想，你母女有功夫的人，誰敢上門惹你們，我就不折回來了。」

「可是你父子二人還是回來了。」

「那是發覺有人放火燒房子，我們就不得不回來了，嗨，果然房子被燒了。」

孫二娘道：「石一刀，你說說，我們母女怎麼辦？」

石一刀對石一郎道：「兒子，

點一點收了多少錢，全部交給你孫二娘。」

石一郎忙把帽子裡的銀子倒地上，他數了兩遍數不出個數字來。

石一郎幾曾用過這麼多銀子。

孫水秀來點銀子，她點了一遍就笑了。

「娘，一共是二百五十。」

孫二娘道：「眞是二百五。」

「是的，就有那麼巧，應了罵人那句二百五的話兒了。」

石一刀道：「孫二娘，二百五十兩銀子，足夠你去雲夢買過三匹好馬還有餘，蓋兩個小房屋也不錯。」

孫二娘忽然一聲叫：「還有幾頭狠，怕是完蛋了。」

她不多說，拿了地上銀子就往後面跑，孫水秀拉了石一郎，道：「小弟弟，再住幾天吧！」

石一刀道：「住那兒，房子燒了住個屁。」

石一刀對石一郎一聲叱吒：「走，回去教你學打拳，娘的，你的功夫有進展，過兩年帶你上君山。」

他說完當先往山道上走去。

石一郎不能停，他向孫水秀點點頭，拔腿就走。

這一回石一刀自己攬着刀，石一刀背了酒袋與吃的，還有幾件衣裳是齊大妹子送的。

孫水秀見走了石一刀與石一郎，立刻奔到屋子後，那兒還在冒濃烟。

「娘，人走了。」

「最好死絕別再見。」

「娘，他們幫了咱們呀！」

孫二娘道：「他這樣的幫助人呀，去他娘的。」

「怎麼啦？」

「你怎麼不多想一想，娘肯定那西門開一伙剛來，石一刀個王八蛋就已經知道了，他是故意不回來。」

「可是他二人還是回來了。」

「等咱們家破人未完蛋才回來，這種幫忙最混蛋，祇有那天地雙煞才會幹這種缺德事。」

孫水秀一想也點頭，道：「娘，咱們快把藏的銀子挖出來，趕西域中住起來，以後別回來。」

「回來！」

「七虎山莊會上門來的。」

「還是要回來。」她黯然的指了指小山坡，又道：「休忘了，你爹埋在山坡後，每當娘想到了你爹時候，走去山坡看看墳，搬進城，咱母女能幹甚麼？」

孫水秀道：「那也得先進城，找人來蓋房子呀！」

孫二娘這才與女兒齊動手，走進火場找銀子。

孫二娘邊找邊嘆氣：「幾頭狠死得慘，活生生被燒死在地洞裡。」

母女二人除了身上穿的，甚麼也沒有了。

二人又抱了幾十兩燒歪變形的銀子，無奈何的往對面的山道上走去。

過了山道是土崗，走上七十里便是雲夢了。

* * *

年三十娶新娘，正應了那句開心話：「有錢沒錢，討個老婆好過年。」

這一家最有錢，這一家也在討老婆。

武勝關東西十八里崗的劉員外家娶新娘，當然就是不一樣。

站在山林中往下看，一隊人馬稱得上的浩浩蕩蕩的大場面。

有聲音，聲音是鑼鼓敲得震天價響，別以爲天下了大雪，沒關係，每個人披了大簑衣。

長串鞭炮照樣放，三眼子冲天炮一百步就會三聲響，那打着螺旋衝上天的黑煙，好像要把滿天的雪花打散掉。

前面抬的是八色禮、八抬轎、八大旗來八匹馬，馬上坐的是各種人。

各種人者：有新郎，頭戴金枝的緞子帽，身披八綢絲披紅花，足登泥子靴，下大雪他還笑呵呵。

除了新郎倌，還有媒婆一人，金童玉女各兩人，最後面騎馬的有四個，身上背了刀。

爲甚麼娶親還有帶刀的，那可是有原因的。

祇因爲這兩月山中出了一小股土匪，他們偶有出沒，攔路作上一票就逃入深山中。

武勝關附近沒關係，可是從武勝關到劉家寨，這中間還有幾里是山林，雞公山就有荒山林。

八面大旗走前面，八件大禮後面跟，這一行人走在雪地上，很快的進了武勝關。

原來新娘子是武勝關的人。

這隊人剛剛進入武勝關，從雲夢來了兩個人。

一個是大漢，長了一臉的藍鬍子，另一個是孩子，一件新棉衣穿身上，他祇有七八歲小年紀。

是的，石二刀與石二郎來了。

這二人是回鷄公山的大山裡去的。

石大山與石大年，二人也有幾年未見面了，自從二人下了老君嶺，去了洞庭君山，分別帶走了獨孤無名的兩個孩子之後，已經五年多未見面了。

老哥倆縱橫江湖二十多年，他們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害怕風月宮。

冷風香不叫他兄弟見面，他兄

弟就是不敢見面。

現在，石二刀帶着石二郎從雲夢走回大山裡，這是來到武勝關打個尖，準備吃過飯再上路。

還眞巧，武勝關城門口遇上了這批娶親的。

石二郎閃在路邊看，他向石大年道：「爹，這是幹甚麼的？」

「娶親。」

「甚麼叫娶親？」

「笨蛋，娶親也不知道。」

石二郎道：「爹沒告訴過我，我笨蛋，爹是大笨蛋。」

「小王八蛋，你罵你老子呀！」

「不是啦，我喜歡爹呀！」

「你罵我大笨蛋。」

「你是我爹嘛。」

石二刀伸手要打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你小子也有理，這一釘子不打了。」

他指指面前一隊人馬，道：「娶親就是討老婆。」

「甚麼叫討老婆？」

「噫，討老婆也沒聽過呀，笨蛋。」

「爹是大笨蛋。」

「又來了，眞想挨打不是。」

「王八蛋想挨打，兒子說的心裡話。」

石二刀道：「我告訴你，討老婆就是娶個女的回家去，男女二人結成親，變成夫妻二人才會有孩子。」

「那就不對了。」

「甚麼地方不對了？」

石二郎道：「我祇見爹一個人，女的沒看到，我却叫你爹，這不是不對了？」

石二郎的話令石二刀忽的哈哈一笑，他拍拍石二郎的頭，道：「你特殊。」

「爲甚麼我特殊？」

「你呀，你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所以特殊。」

石二刀拉了石二郎，走到一家飯鋪裡，他們並不坐下來，祇要了吃的喝的包了兩大包，便上路了。

天下了大雪走山路，黑天就不好走了。

進入武勝關娶親的爲了趕個正午吉時，他們也一樣的抬了花轎就出城。

天上的雪花成堆的飄，半空的風兒呼呼的刮，石二郎的身上掛了幾包吃用之外，還扛了一把刀。

那是石二刀的刀，之外，他的腰上還插了一把二尺長的尖刀，那可是齊大嬸子送他的。

石二郎十分喜歡，手還放在刀把子上，一副十分神氣的樣子。

二人當先出了城，走了七八里地遠，石二刀忽的哈哈笑起來。

「哈……」他笑得很自在，對身後跟的石二郎道：「小子呀！」

「爹，甚麼事那麼好笑的？」

石二刀道：「你小子見過刀客沒有？」

「刀客？甚麼刀客？」

「就是拿刀攔路打劫的土匪呀！」

「爹是不是土匪？」

眞坦白，石二刀道：「當年曾幹過，這些年不屑於幹那營生了。」

「爹想到這才發笑？」

「不是的，是今天有人要打劫，這件事叫咱們遇上了，咱們一邊看熱鬧。」

石二郎道：「爹不打算救人呀！」

「救人？救甚麼？祇有找機會弄幾個。」

石二郎一聽，笑道：「他們打打殺殺，咱們等着撿便宜，對不對？」

「哈……」石二刀笑了。

石大年忽然轉上荒林中走去，石二郎道：「爹，你走錯了。」

石大年回頭叱道：「小子，咱們要看熱鬧，就不能走正道，穿過荒林，跟我找舒坦的地方坐下來。」

石二郎不再開腔了，他跟着石二刀往林中跑，這二人剛走入山林中，就聽石二刀道：「小子，你看看，一共有幾個藏在山道兩邊的草叢中呀！」

石二郎低頭看，吃了一驚，因爲他到這時候才發現那條大山道的兩邊草叢中蹲了二十多個拿刀的大漢。石二郎踞高臨下他看清楚了，一共是二十八個人。

「爹，二十八個人。」

石二刀道：「小股土匪不夠瞧。」

他在上面往遠處看，忽然傳來三聲衝天火砲响，那批自武勝關迎親的人們出現了。

八面大旗八抬轎，轎後騎馬的有八人，騎馬的後面有陪嫁，箱籠大櫃帶棉被，四色果盒有四個。

一行也有二十人，那新郎倌的臉上帶着笑，如今正是下雪天，他却有那麼一點「三月天扇扇子——滿面春風。

大鑼三步敲一聲，喇叭吹個沒有停，大花轎抬到荒林夾道中央三里地，就聽一聲吼叫：「站住！」

這一聲吼叫，四個騎馬大漢拔刀衝過來了。

四人握刀馬上瞧，祇見前面路中央站了十幾個手持刀槍的怒漢。

騎在馬上一人大聲吼：「朋友們是那條道上的？咱們是劉家寨迎親的，朋友們如果肯賞臉，高抬貴手咱們走過去，多的沒有，夠各位過個年的銀子咱們送上。」

（未完・九）

上文提要：石綿綿在譚起鳳的調教下，一個月的修練，身手已可與燕雨絲一比高低。其父與金羅漢到處尋她不見，她却易容與二人交手作爲試金石，燕雨絲發現她的秘密，因而上「鬥牛坪」找譚起鳳問罪……武當、崆峒、少林、華山和丐幫五派聯合對付「天上人間」，少林掌門法一大師認出了歸鄉，雙方激鬥，幸虧石綿綿看在唐耕心面上幫一把……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份身洩搖步下留　逃急母身現女子

唐耕心也歸心似箭，但在途中，他遇上了燕子飛。

唐耕心對燕子飛本來並不欣賞，却不能不感激他屢次援手，尤其是斷了一隻手。

「子飛，眞是幸會，在此遇上了你。」

燕子飛有點頹喪，乍見小唐，自是十分高興，道：「唐大哥，好高興在此遇上你。」

「子飛，看你的神情，似乎有甚麼心事。」

「沒有，唐大哥。」

「你瞞不了我的。」

「唐大哥，這件事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你不會怪我吧？」

「不會的！」唐耕心道：「子飛，談談你這隻手吧！」

「唐大哥，已經發生的事，何必再談它？」

「子飛，你爲甚麼要代我去戰龍三？他學過左手刀法及其他技擊，非比等閑！」

「唐大哥，沒有救活鳳妮，我總感覺對你有所虧欠。」

「子飛，這太不敢當，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告訴我，你要我如何報答你？」

「大哥，我爲你作的任何事，都不是爲了你的報答。」

「子飛，我的好友也不算少，像你這樣的朋友，還是絕無僅有的了！告訴我，你要我爲你作些甚麼？」

「大哥，我……我不要甚麼……」

「說吧！我不以爲有甚麼事我不能爲你作的……」

「大哥，祇怕這要求一說出來你會不悅，甚至惱火……」

「不會的！以你對我說不盡的恩德來說，我以爲不可能有那種事。」

燕子飛默然，也有點不安。唐耕心道：「你自管說，我敢保證會點頭而不會搖頭。」

燕子飛又猶豫了好一會才嘴唇嚅動了幾下，唐耕心好像突然愕住，似乎也有點不悅。

這要求是他絕對未想到的，是猥褻、邪惡的嗎？

連小唐自己都不能回答這問題。因爲他長了這麼大，沒有經歷過這種事，也未聽說過這種事，自也不知以這方式報答大恩是否適當。

至少，他以爲是不大正當的，祇不過，在報大恩的立場來說，是不是又不便苛責？

很久，他終於點了頭，燕子飛道：「大哥，如你以爲很彆扭，不願意這麼作，現在搖頭還來得及。」

這是個浴室，這房子是「人間

天上」的，這兒祇有小唐和燕子飛二人，小唐在浴室內洗澡。

他知道自門縫中，窗孔中以及天窗上都可以看到他洗澡的全景，但他並未加以提防，因爲燕子飛不久前曾以「蟻語蝶音」對他說：小弟祇希望欣賞一下大哥的胴體，僅止於欣賞。

這句話曾使小唐震動與不悅。一個男人要欣賞另一個男人的胴體，這算甚麼？

如果深入一層去想，欣賞胴體能算邪惡嗎？尤其是對一位有此嗜好的大恩人。

報恩固有很多方式，如果這位恩人所能接受的報答祇有這一種，也沒有其他進一步的要求，有甚麼理由以道學的眼光來輕視這種欣賞？

唐耕心的胴體是一流的，具有男性剛陽之美，女人固然看了心醉，男人往往也讚嘆不已，審美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燕子飛生下後，他的父母把他打扮成女孩，由於他生得秀麗俊美，穿上女孩衣衫比眞的女孩還美。直到十歲左右，才改換了男裝。

換了男裝之後，固然改變了不少，偶爾仍不免有女兒態，也可以說是娘娘腔。

他看小唐的胴體到底是甚麼心態？也許連他自己都弄不清。但至少，不是太邪惡的，但在欣賞之餘却又不能不涉遐思。

如此而已。也許他所追求的祇是欣賞或欣賞後的遐思而已。雖僅如此，燕子飛顯然是萬分感激的。

第二天，他們就分了手，小唐返回「一瓢山莊」，第一個遇上的就是李天佐，道：「老弟，我還以爲你不會回來這麼快呢！」

「怎麼？有甚麼事？」

「沒有甚麼壞事，但有好事。」李天佐道：「連姑娘已經有喜了……」

這的確是一件好事，小唐大喜道：「由李兄這麼名大夫診斷，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

這時顏學古也來了，生死之交，相見之下自然另有一番快慰和唏噓。顏學古道：「唐子，你很快又要作另一個孩子的父親了！」

「多謝二位的照料，岳父回來了沒有？」

顏學古道：「還沒有，武林中發生了一些不平凡之事是麼？」

「對！」小唐大致說了一切，李天佐道：「你先去看看連蓮，稍後咱們再喝上幾杯，好好聊聊。」

小夫妻小別勝新婚，見面就抱在一起。連蓮道：「耕心哥，眞巧！昨夜夢你回來了，果然就回來了！」

「足見妳是多麼想我……」他摸摸她的肚皮，她撩開他的手，道：「別毛手毛脚地好不好？大白天地！」

「我在摸我們的小子或丫頭！」

「怎麼？你已經知道了？」

「是啊！天佐兄對我說了！」

「耕心哥，至少一年內我是不能到武林中闖蕩了！」

「現在武林中很亂，不去也罷！」說了近月來發生的事，小夫妻盡情溫存。「洞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這是可以想像的，自然還有和兒子唐遲的天倫之情。

這工夫，顏學古在院門外吆呼着：「唐子，連蓮，出來喝幾杯吧！」

兩人分開，連蓮道：「小唐遲睡了！你先出去，我換件衣衫。」

唐耕心入廳坐下，茶已上了一道，就先喝上了，他們都不需要客套的。但吃到第三道菜時，連蓮還沒有出來。

李天佐道：「是怎麼回事？」

顏學古道：「也許要把小唐遲弄睡了再出來吧？」

「小唐遲已經睡了！」小唐不放心，來到他們住的院門口，道：「阿蓮，妳還在磨蹭，快來呀！」

連叫三次都沒有反應，小唐心頭一驚，她到哪裏去了？入屋一看，小唐遲還在睡，連蓮却不見了。

小唐找了一會不見影子，知道不妙，立刻通知了顏、李二人，三人找遍了「一瓢山莊」，接着又分三路出莊去找。直到入夜，三人各追出二十里左右，都失望而歸。

顏學古道：「會是誰？小唐還在睡覺，現場上無打鬥現象，足證來人是施襲，即使是施襲，武功也必高。」

李天佐道：「我同意這看法。」

唐耕心道：「八成和『人間天上』有關。」

顏學古道：「要弄清這件事，可以找一個人，那就是燕子飛。」

唐耕心道：「找到自然有用，能找到燕雁也成。」

李天佑道：「燕雁又是誰？」

唐耕心道：「她是燕子飛的妹妹。」

顏學古道：「看來你和燕雁也有點交情。」

正好顏君山返回山莊，三人說了連蓮失踪的事，顏君山道：「我在五十里外看到一輛篷車，御車的是個年輕女人，由於不認識，也未注意。車內有無人也未看到。」

唐耕心道：「這輛車必有蹊蹺，岳父在何處看到的？我們快追還不太遲。」

顏君山道：「莊中留下一人照料，另外二人跟我去追……」

連蓮被點了穴道，放入篷車中，顏君山猜是猜對了，但遲了一步，人家已棄車改道而行。

顏君山、唐耕心和李天佐等三人，分東北南三個方向去追，西方從缺，巧的是就在西方。

連蓮的眼睛被蒙起，坐在一個小村中民房的床上。

一路上，這個劫持她的人一直未說句話，但連蓮為人機警，她猜出這是個年輕女人，這由對方的步履聲及身上的脂粉，甚至體香即可以分辨出來。

甚至她幾乎可以猜到這個小女人是誰？

「這位姑娘，我們有仇嗎？是甚麼仇？」

她們在啃火燒（即硬麵餅）吃花生米，為了不使人發現她們，晝伏夜行，一旦住下就很少出門。這小女人自是不出聲。

「這位姐姐，妳要如何處置我？如果有非殺我不可的理由，請即動手，但請告知一下。」

這女人似乎不會出聲。正因為她不出聲，連蓮猜想，必是個熟人。

「如果姐姐不殺我，就請放了我如何？還有個小孩子『嗷嗷』待哺！」

一點用也沒有，這女人一直不吭聲。吃完了火燒之後，連蓮去洗澡，仍然被蒙住眼睛。她相信這女人就在門外或她身邊看她洗澡。

三更正，她們又出了村子，這女人為她解一個穴道，這樣就可以奔行了，但無法動武。

四更左右，一騎迎面而來，由於馬行不快，在十步外就可以聽到這人在馬上打鼾之聲。

能在馬上或走路時入睡的人，武林中只有一人。那就是莫傳芳之師朴覺曉。

連蓮暫時不能出聲，耳朵却可用，一旦遇上熟人，而且是高人，自不會放過這機會。因為朴覺曉過去曾救過她，也傳她兩式散手。

那女人在前，連蓮在後，連蓮不能動武，却會打手勢，她指指自己的喉部，表示不能發聲，又表示渾身無力，也暗示自己被這女人劫持了。

雙方本已交臂而過，這馬上的人忽然躍下馬，打了過呵欠，道：「妳這丫頭是何人？為甚麼……」往前一滑要扯下連蓮蒙眼的布。

這工夫連蓮自己扯了下來，朴覺曉一看，果然正是連蓮，但這少女立刻就去扣朴覺曉的脈門。雙方都快。

當然，此刻連蓮自然看到了這年輕女人，正是石綿綿。

她早已猜到是她，而石綿綿也一直不放過她和顏鳳妮。

朴覺曉本來未把石綿綿放在心上，僅這一手就心頭一凜，差點被扣住脈門，道：「丫頭何人門下？」

石綿綿也就不須再沉默了，道：「你又是何人？」

「老朽朴覺曉！」

「原來是你這個老睡虫！」連續三招，朴覺曉居然被凌厲的勢道逼退兩步，道：「妳有點像石擎天！」

石綿綿道：「以前，你這睡虫還能在武林中佔一席之地，現在是『拖油瓶上祠堂——輪不着』哩！」

朴覺曉越打越吃驚，就連石擎天那兩手也未必是她的敵手，這丫頭青出於藍哩。

朴覺曉絕招盡出，可以維持不敗，只不過時間久了，他却沒有把握。

「丫頭，妳比妳爹還靈光，另投名師哩！」

「不是，只是你這老睡虫落伍了！」

「嘿……」朴覺曉乾笑着，的確落伍了。過去，他雖比嚴、龍、唐以及班達喇嘛等人稍遜，却也比五大門派掌門人響些。如今被這小輩困住，弄不好還要輸招。

朴覺曉也知道，自己的徒兒對連蓮十分傾心，却不知道連蓮已經是小唐的人了。就算他知道，也會出手相助吧？

五十招後，石綿綿偶爾會出現險招，朴覺曉往往會手足無措。

此刻連蓮坐在一邊衝穴，她覺得石綿綿點的穴比任何一門的點穴法都難解。她必須自救，如果朴覺曉也不成，她的命運會很悲慘的。

朴覺曉偶出奇招，也能使石綿綿閃退一兩步。但石能在較多的時間中保持優勢。

百招之後，還是差不多，這工夫連蓮自解了穴道。她一上，石綿綿再厲害，還是不成，只有放棄退走。

朴覺曉喘着道：「連姑娘，石擎天的女兒怎會有此功力？」

連蓮道：「晚輩也不知道，好像是最近有甚麼奇遇。」

朴覺曉道：「連姑娘，她說的不錯，老夫落伍了！」

「前輩何必自餒，晚輩兩三個也非她的敵手。」

「連姑娘多久未看到劣徒莫傳芳了？」

「至少有三個月了吧！」

「怎麼？鬧翻？」

「不，前輩，晚輩已是唐大哥的人了……」

「怎麼？你們已經成親了？」

「是的，前輩。武林多事之秋，一切從簡！」

「噢……噢！原來如此，看來我那徒兒是剃頭擔子一頭熱哩！」

「前輩，晚輩和唐大哥訂交較早，不過莫大哥對晚輩也十分關顧，這種事實難兩全。」

朴覺曉是個很護犢的人，涵養也差，只知道徒兒對連蓮很認真，大有非卿莫娶的決心。似乎他的徒兒如此熱衷，人家就非嫁他的徒兒不可。

一怒之下，居然拂袖而去，連蓮不由搖頭苦笑，看來還不如他徒兒的涵養。但仍然感激，要不是朴覺曉相助，難逃毒手。

那知她正要離開這片亂石中的小徑，石綿綿忽然反自大石後走了出來，連蓮心頭一涼。

朴覺曉一個人都未必成，她當然不成，但又不能不動手。她專用所有的精粹，包括潛龍堡的，小唐教的及朴覺曉和嚴如霜教的。

這些奇招，遇任何其他人物，都會大出鋒頭，但因都學得不多也不夠深，三十招後就守多於攻，隨時都可能失招，這對手畢竟不成。

不管她如何賣力，正是所謂：技高一籌壓死人。在四十七八招上，又被制住穴道倒了下去。

石綿綿的妒忌心特强，她一直仇視顏鳳妮和連蓮，不管她們和小唐認識較早，只知道自己喜歡他，就否定一切。

剛才還聽到連蓮對朴覺曉說的話，已嫁了小唐，「唐大哥」叫得十分刺耳。此刻石綿綿坐在大石上支頤苦思，如今該如何處置她？

殺了她，那很簡單，只是舉手之勞，她還不想這麼作。不殺她，又能如何？是不是能利用她而得到小唐？

在目前，似已不大可能了。小唐是個負責任的男人。殺了她，小唐也未必接受她，況且朴覺曉已知這件事。

她如果殺了連蓮，不可能成為絕對的秘密。

就在此時，背後忽然傳來了「嗤」地一聲。那是少女低笑之聲。

石綿綿身如飛絮飄出五步以外。

居然是燕雁，也就是「人間天上」幫主之女。

石綿綿倒不怕她，目前石綿綿的身手，比幫主的三個子女都高出多多，却也不願得罪他們，道：「小幫主，妳要……」

「別緊張，我不管妳的事。」

「謝謝小幫主。」

「但我要問妳件事。」

「甚麼事？」

「妳眞的和我爹有一手？」

石綿綿像被嗆了一口冷風，絕對想不到她會問這問題。不由一窒，因為，她怕連蓮聽到，其實連蓮正在聚精滙神地衝穴，未聽到這句話。

石綿綿道：「小幫主，妳不以為這麼問等於侮辱令尊，也在侮辱我？」

「對我爹，也許有點侮辱，但對妳，也許不能算是侮辱！」這丫頭說話，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

「為甚麼？」

「妳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石綿綿挑挑細眉，對方要不是小幫主，她一定會殺了她，燕雁說的沒有錯，石綿綿的確是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但殺小幫主，她還沒有那個膽量。

石綿綿道：「小幫主，請妳自重。」

燕雁道：「試問，如果沒有那回事，妳怎麼會本派，也可以說是我爹的武功？我該叫妳一聲『小媽』，還是……」

石綿綿道：「天下武功，本是同出一源，有的大同小異，有的大異小同，全在於各門各派承傳者的賢愚和勤惰而定。怎能說某某人的武功別人就不能近似？」

「巧辯！石綿綿，試問，妳爹石擎天目前是妳的敵手嗎？」

石綿綿道：「沒有比較過。」

燕雁道：「我說妳爹也不是妳的敵手。」

石綿綿道：「小幫主似乎無所不知！」

「那倒不敢，不過我却知道，妳爹也在附近！」

石綿綿一怔，燕雁道：「石大叔，金大叔，二位出來吧！藏頭露尾地，不以為有失身份嗎？」

四周沒有動靜，石綿綿哂然道：「小幫主，妳眞會虛張聲勢！」

燕雁冷冷地道：「石、金兩位大叔，你們以為我不知道二位藏身之地是不是？哼！你們敢繼續不出頭嗎……」

此言未畢，忽然自左後方約三丈外大石後射來一物，大石後竄出兩人，十分狼狽，竄出大石之後，立刻就地來了個「懶驢打滾」，只聞「蓬」地一聲，巨石後發出爆炸聲，土石橫飛。

顯然在石的左後方有人射出火器，當然，並不想傷到他們，却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石擎天和金羅漢十分狼狽，灰頭土臉地向燕雁抱拳道：「燕姑娘，妳把大叔整得好慘！」

燕雁道：「誰叫你們二位不出來。」

「燕姑娘，『火神』也在附近嗎？」

「大概是吧？不過，他來得眞巧……」

「火神」魯純，是武林中火器名家，也是「人間天上」重要人物，由於此人才三十出頭一點，對燕雁頗有興趣。所以燕雁就予以利用。

燕雁道：「石大叔，請你幫個忙好嗎？」

「大叔能作到的，一定幫忙。」

「請石大叔和石姐姐動手過招，以五十招爲限！」

石擎天笑笑道：「燕姑娘！妳太頑皮了，父女動手幹甚麼？」

燕雁臉色一冷，道：「石大叔，我剛才和你女兒的交談，你大概全聽到了吧？相信你也該知道這件事了吧？」

石擎天道：「大叔和金兄剛到，燕姑娘說的是甚麼事？」

老奸巨滑，他知道燕雁也不便當着這麼多的人說出譚起鳳和石綿綿的事來。此事發生之後，譚的子女都站在母親這邊，因爲石綿綿會譚的武功是鐵的事實。

更使三個子女不平的是，石綿綿居然能和他們的母親打成平手，幾乎平手，而三個子女却比石綿綿相差甚遠。

他們嚥不下這口氣，全力支持母親。所以，基於忿怒，仍然張揚開來。

燕雁道：「兩位大叔欺我年幼是不是？」

「燕姑娘這是甚麼話？自妳發現了我們二人，不都是在聽妳的嗎？」

「既然聽我的，就請動手！」

「好吧！」石擎天向女兒使眼色，意思是用自家的武功招術，虛應故事一番，那知石綿綿有點不耐了，她以爲父親太遷就這丫頭，一扭身疾馳而去。

當然，她離去之後，就不會再提及那件事了。

燕雁大怒，道：「石綿綿，妳躲得了今天，躲不過明天！咱們走着瞧！」

石擎天道：「這丫頭大概是受了委屈，含怒而去，大叔追上去問問看……」立刻向金羅漢使一眼色，聯袂而去。

「火神」魯純走了出來，道：「雁妹……」

「你叫我甚麼？」

「雁……雁妹呀！」

「你有沒有照照鏡子？」

「照過，美男子當然談不上，普普通通，還湊合！」

「你知不知道豬八戒他娘是怎麼死的？」

「不是傻死的嗎？」

兩人大笑一陣，燕雁道：「魯純，你發誓不把這件事告訴第三者！」

「哪件事？」

「你敢裝糊塗？渾蛋！」

「我怎敢講？我要是講了，就是一輩子也不能和雁妹成親！」

燕雁要利用他，總要讓他在嘴皮子上佔點便宜，道：「魯純，你猜猜看，我現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

魯純搔搔頭皮，道：「猜到了！就是小唐的所在地！雁妹，妳不以爲和他來往很危險嗎？」

「有甚麼危險？」

「本幫要一統武林，他們一干人，似想阻止我們！」

「魯純……」燕雁認眞地道：「你以前有未想過『人間天上』的作風問題？憑甚麼一統武林？尤其是想消滅武林各大門派！」

魯純一怔道：「妳怎麼會這麼想？」

「不這麼想，算不算沒有是非感？」

「雁妹，世上眞正有是非感的人不太多。」

「咱們就作個有是非感的人如何？」

魯純道：「以我目前的身份和處境，要談是非感，等於把腦袋瓜子掖在腰帶上？只不過爲了妳，我不在乎！」

「魯純，我去找小唐，你不吃醋？」

「妳剛才還說過，要我照照鏡子。老實說，人不嫌自醜，馬不嫌臉長。這話固然不錯，我却有自知之明，妳祇要讓我永遠跟着妳，每天能看到妳，就已知足了，妳眞以爲我會傻到相信今生能娶到妳？」

燕雁道：「魯純，你眞是我的知己，以後我就叫你大哥吧！」

* * *

尋找連蓮，也驚動了潛龍堡的人，他們也下令留意連蓮的行踪。

石綿綿遇上了小幫主燕雁，連蓮就趁機走了，她知道小唐等人有多麼焦慮，立刻兼程趕回「一瓢山莊」。

第二天午後，她又遇上了「人間天上」的人，足有十七八個人之多，爲首的是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頗似燕子飛。

有人認識連蓮，大聲道：「她就是『一段香』連蓮，是龍三龍大俠的師妹，弄回去送給龍大俠，算是一份厚禮吧！」

燕子翔道：「原來她就是連蓮，果然不錯。」

剛才說話的人道：「讓屬下把她制住。」此人身手了得，但連蓮相信不需五十招即可打倒了，但打倒又如何？還有那麼多的人在一邊虎視眈眈地。

於是，她就和對方磨蹭，打了六十多招，還差不多，祇略佔上風。

這工夫有人道：「『一段香』也不過如此。」

燕子翔道：「你知道甚麼，她在拖時間，住手！」

兩人停手，燕子翔出了手。連蓮一試，知道前後二人完全不同，這一個的招式詭奇而冷厲，估計他不可能拖過八十招。

她証實了師兄叛了，投靠「人間天上」的事，內心悲痛，一邊還有十餘人觀戰，表現就不可能正常。

四十招之後，就不穩了。就在這時，四周出現了七八個人，居然有龍潛在內，還有顏君山、蕭笠、唐耕心、李天佐、冷雪舫和潛龍堡幾個「七十二地煞」中人物。

燕子翔和連蓮的打鬥立刻停止。小唐上前，夫妻祇要交換一個眼神，彼此的關切也就靈犀相通了。

連蓮一一拜見幾位長者，尤其是龍潛及顏君山。龍潛道：「蓮丫頭，是甚麼人劫走了妳？」

「是石擎天之女石綿綿。」

「這些人困住妳目的何在？」

連蓮道：「有人說要擒住晚輩獻給龍三龍師兄。」

龍潛大聲道：「各位，以後遇上劣子龍三，格殺勿論，不必留情。」

唐耕心、冷雪舫及李天佐等人不由暗暗佩服龍潛，都說他護犢，敢說這幾句話的人不多。

顏君山道：「你們是『人間天上』的人？」

燕子翔道：「正是。」

顏君山道：「誰是頭兒？」

燕子翔道：「沒有甚麼頭兒，都差不多。」

龍潛道：「你以爲能接下我們哪一個老一輩的？」

燕子翔道：「任何一位也沒有把握。」

龍潛手一揮，道：「滾！」

燕子翔帶人離去，原來顏君山和小唐及天佐出來找連蓮，遇上了蕭笠和龍潛等人。這些老一輩的人都知道，再不合作，必然被各個擊破，所以顏君山和龍潛都能走在一起。

這當然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退回半年以前，說出去祇怕沒有幾個人會信。

爲甚麼他們能化解雙方的仇恨？難道龍三把顏學古弄成半殘，龍三祇被小唐切去一手，雙方就這麼扯平了？

是不是雙方有了默契？

* * *

辛南星眞正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發誓非找到燕雨絲不可。當然，他並不知道她就是當今「人間天上」幫主夫人，也是當今武林女性頂尖高手。

如果辛南星知道她的身份，又會如何？是更加迷戀抑是急流勇退？

他下了決心，幾乎是逢人便問，眞正是上天不負苦心人，居然被他問出些眉目來。他急趕一晝夜，在一山麓下找到了一座小道觀。

有人告訴辛南星，一位美婦和一位中年道姑同行，一路西北，也就是太行山東麓的方向。

此刻約二更左右，道觀中一片死寂，也沒有燈光，辛南星有點失望，他以爲必定是白追了百餘里路。

他落在這小道觀偏殿窗外，漆黑的殿內傳來冷冷的女聲道：「甚麼人？」

辛南星一聽就敢斷定，這女人八九成是他要找的人，辛南星喜極而激動地道：「妹子，是我，我是南星呀！」

殿內忽然靜下來，辛南星道：「妹子，妳不知道我找妳多苦，這些日來，夜不安枕，食不甘味，見人就打聽。」

室內一直不出聲，不由起疑，繞到殿後，忽見一身影越牆而出。辛南星看出是她，顫聲道：「妹子，妳後悔和我認識，發現我配不上妳嗎？」

他現在也來到牆外，這兒是一片稀疏的梅林。她聽了這話，也許是一時感動，就停了下來。

辛南星緩緩地走近，像失去的瑰寶而復得，握住她的手，貪婪地欣賞她，繼而粗獷地抱住了她。

這舉措使她有點吃驚，多少年沒有承受過這種充滿了原始作風的溫存，而她需要的似乎是這種野性的需索或奉獻。

激情中有悸懼，因爲她有如燈光四週的飛蛾，明知一撲即不克抽身，但却不能左右自己。

他瘋狂地吸吮着她的面頰、前額、唇和粉頸，太可怕了，她以爲辛南星就是一團火，她還沒有飛撲，火已燒了過來。但是，她無法抗拒。

辛南星把她抱了起來，似要回到道觀中，她像沉醉在醇醪中，因爲辛南星曾經和她有一個奇妙的夜晚。

那一夜不是對青春憧憬，更不是綺夢，而是實實在在的抒發和承受。

她不以爲是自己年紀大了易於滿足，的確以爲，在她年輕時，譚起鳳並沒有給她同樣的刺激與快樂。

她確信這一點，所以她願意永遠沉醉在他的懷抱之中。而且相信，這一夜會比那一夜更加奇妙而不可思議。

她剛剛要逃走，是因爲她後悔和辛南星的事，她畢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是譚起鳳對不起她而不是孩子。

她要遁入空門，也是爲了這件事。她那麼做，本想報復譚起鳳，送他一頂帽子，事實上，這麼做却等於爲了驅除老鼠而燒燬了自己的房子。

在目前，她又忘了這些，因爲以辛南星的狂熱和眞情，與譚起鳳這些年來的淡漠和虛應故事相比，何止霄壤？

譚起鳳的力氣絕對比辛南星大，但他從未摟得如此之緊，譚起鳳的雙手也絕對比辛南星細嫩，他的愛撫却沒有辛南星細柔。

總之，她眞正需要的，就是這種火辣辣，赤裸裸的愛。他們又返回小道觀中，祇不過這一次不是在偏殿中，而是在後院三間小齋中。

這小齋是專供客人居住的，在此作那事不算猥褻。

她的胴體雖不能和少女比，缺乏那種細柔和彈性，練武之人却不會老化得太快，尤其在辛南星來說，他以爲這是最美的，最青春的了。

他吻遍了她的身體，愛撫着每一吋之地，失而復得，使他幾乎瘋狂，他要把握每一寸每一分的時光。

此小道觀的觀主是她的舊識，昔年也是武林中人，因失去武功而遁入空門，她們在此相遇，十分投契，她表示要出家，觀主反對。

觀主說的也對，如果是眞的頓悟人生，看破紅塵，出家是正途，但若是由於受了打擊而出家，那是逃避。

如果不是眞悟，遁不了也逃不了，煩惱更增。

這話並沒說服她。觀主並不知道她目前的身份，還以爲她在武林中混了幾十年，依然單身，也就答應了，師徒二人到十里外購物去了。

她來了，小道觀的生活費用就寬裕起來了，師徒二人從未如此興高采烈地一起去購辦物品。可見「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之句，仍是很高的境界。

這和文人的矛盾相似，文人常常鄙薄富人，但於文章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或錦繡譽之，兩者心態雷同。

就在這時，大殿內隱隱傳來了聲音，一聽就知道是武林高手的步履聲，正要進行的事祇好暫停。

這工夫還傳來了低聲交談，年輕男聲道：「沒有人！」

「好像有人但不在。」這是少女的口音。

「小妹，妳對那件事有甚麼看法？」

「不管娘有甚麼缺失，爹都不該和石綿綿……」

「我也是這麼想。」

「妳以爲娘會尋短嗎？」

「不會的，她不是那種容易被擊倒的人。」

在黑暗中，她匆匆穿上衣衫，這些交談每一句每一字都擊中了她的心坎，尤其是「不管娘有甚麼缺失，爹都不該和石綿綿……」這句話。

所謂「不論有甚麼缺失」，是否也包括目前要做而未做的事，以及上次已和辛南星所做的第一次？

這答案是十分容易的，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她的子女能原諒她所做的這件事，也可以原諒譚起鳳和石綿綿的事了。

就在這一會工夫，沸騰的熱血降到冰點。她問自己，都作了些甚麼，如何對得起子女？

此刻的辛南星却不知道燕雨絲在想甚麼，祇隱隱看到，她已穿好了衣衫，不免詛咒這兩個年輕人來得太不是時候了。

這兩少正是燕子飛和燕雁，他們不期而遇，聯袂去找他們的母親。巧的是，燕子飛本是暗暗跟小唐，驚鴻一瞥，見到了一位婦人的背影。

他以爲那是他的母親燕雨絲，但却追丟了，不久遇上了燕雁，其實燕雁也是追踪小唐的。

兄妹二人各懷心思，却都不說穿，都說是來找母親的，事實上找母親當然也很重要。

辛南星貼在窗上向外望去，發現這兩個年輕人來到後院中，向這小齋走來，不由回頭望去，她已不見。

原來燕雨絲已自後窗走了，這情景要是被這兄妹二人看到，那會是如何可怕的場面，所以她倉皇自後窗走了。

「屋中有人嗎？」燕子飛問了三聲，辛南星不答。

他希望這二人及早離去，也許她就藏在本觀其他地方，這兩少走後她還會回到此小齋中來。

這時燕雁道：「屋內也許有人。」

燕子飛道：「怎見得？」

「有人住的屋子有人味。」

燕子飛道：「那就進去看看。」

二人推開門，燕子飛領先，燃上了火摺子，進入內間，發現一個人端坐在床上，神色十分不快。

他怎麼會不惱火？這兩個小傢伙不來攪局，此刻正在銷魂中吧。

燕雁道：「你是甚麼人？不是道士呀？」

辛南星道：「在道觀中的人就一定是道士？」

「甚麼？」燕雁道：「剛才我們問話你爲甚麼不答？」

「擾人清夢，討人厭，當然不回答。」

燕雁打量屋內，突然發現枕邊有一件東西，閃電撲上搶在手中。

這是一支純金打造的金步搖，武林中的女人很少戴這個，因爲動武很不方便，走路都會搖來搖去地，不過是增加女性走路的美姿而已，祇不過有身份的武林女性，少數的人會戴此飾物。

「哥，這不是……」燕子飛畢竟老練些，反應也快。他也看出，這是她母親常帶的金步搖，這事雖然尚不能確定甚麼，他們兄妹却在附近發現過母親的踪影。

燕子飛急忙扯了燕雁一下，道：「道觀中固然可以有俗人，祇不過男女俗人同居一室……」

辛南星以爲，這兩個小東西知道甚麼，就讓他們看到她，兩小也未必認識，道：「拿過來！」

燕雁懂了哥哥的意思，如今尚未証實這東西是母親的，不是更好，如果是的話那不是太尷尬了？

由這人的表情和應對看來，顯然並不認識他們兄妹，自然更不知他們兄妹和這金步搖主人的關係了。

燕雁道：「這位貴姓呀？」

「二位不該先報出大名嗎？」

兩兄妹未出聲，燕子飛道：「這位金步搖的主人呢？」

「有必要告訴二位嗎？」

燕雁道：「這金步搖的主人和你是甚麼關係？」

辛南星道：「夫妻！」

兩小一愣，人家是夫妻，到此作客當然可以同居一室。再說，這金步搖的大小，款式和新舊程度，雖然都酷似他們母親之物，戴此飾物的女人畢竟不止他們的母親一個人。

燕雁道：「你妻子的芳名可以見告嗎？」

辛南星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二位？」事實上他也感到滑稽，他自己也不知道她是誰？

燕雁道：「你的妻子多少歲，很美嗎？」

辛南星一時忘形，撫掌讚嘆道：「在我的心目中，她是天女下凡，世上最美的女人，雖已三十出頭了，還是那麼嬌嬈動人。」

燕氏兄妹互視一眼，三十郎當歲，和四十歲相去不遠，他們以爲有此可能。

如果爲了保護自己的尊嚴，他們寧可不信這金步搖的主人是他們的娘，他們的確不信他們會作出這種事來。

燕雁道：「你的妻子喜歡穿甚麼顏色的衣服？」

「淺紫的……」

兩兄妹又互視了一眼，燕雁道：「她爲甚麼不在這兒？」

「她到鎮上去了。」辛南星道：「姑娘把那金步搖還給在下。」

燕雁道：「你說出她的姓名我就還給是。」

「連我都……」他忽然打住，道：「非親非故，沒有必要告訴兩位。」

燕子飛出了手，辛南星一接就吃了一驚，這麼年輕，招式却是如此犀利，接了五七招，沒佔到半點便宜。

十五招後，辛南星偶爾會遭遇到險招，燕雁再出手，辛南星自信接不下二人二十招，道：「二位這是幹甚麼？」

燕雁道：「這位朋友合不合作？」

辛南星道：「合作甚麼？」

「說出你妻子的名字。」

「莫非二位和她有甚麼關係？」

「沒……沒有！」燕子飛道：「祇是問問！」

「既然如此，在下認爲沒有必要……」說話分神，被燕子飛蹴了一脚，不久又被燕雁抓破了背衣。

辛南星出道以來，還很少如此狼狽過。但盡力而爲，仍不免失招，他隨時都會被擊倒甚至重傷。

這時忽見前窗上起了火，顯然有人在窗紙上點了火，通常窗紙上都塗有桐油而易燃，火舌立刻迅速蔓延。

不一會，後窗上也起了火，辛南星震開後窗竄了出去，燕氏兄妹也要竄出，被辛南星震出的窗子，帶着火焰又飛了回來。

燕氏兄妹只好退回屋中，待他們脫出小齋，辛南星已不知去向。

此刻辛南星跟着一個人向東南疾奔，在十里外停了下來，此人居然是龍三。

辛南星道：「多謝師弟援手，不過師弟投靠『人間天上』，未免太離譜了吧！」

「師兄，人各有志！」

「你知道師父有多麼傷心嗎？」

「我知道，師兄剛才和燕氏兄妹交談……」

「燕氏兄妹？」

「是啊！師兄居然不知他們二人就是『人間天上』的少幫主？」

「原來他們……這就難怪武功怪異了！」

「師兄有位相好的？」

「師弟你怎麼知道？」

「剛才燕氏兄妹搶到一支金步搖，你說是你妻子的，大師兄成家了？」

「沒……沒有，祇有一位紅粉知己！」

「大師兄，這也是一件好事，對師弟你總不會保密吧！」

「不會的，所以我承認有這麼一位……」

「她的芳名呢?」

「說也不信,連師兄也不知道。」

龍三臉色一變,道:「師兄不願說,我也不會怪你的。祇不過,小弟却以爲沒有必要保密!」

「眞的,師弟,她說暫時不想告訴我姓名,以後自知,剛才被他們兄妹衝散,眞是倒楣!」

「師兄,你的女友芳齡幾許?」

「三十多一點吧!說她二十八九也有人信。」

「是不是肌膚白晰,臉部極美,祇是嘴巴稍稍嫌大了些?」

「對呀!師弟,你好像認識她似的!」

龍三突然默然走出五七步,良久,他忽然輕笑兩聲,接着忍不住大笑了一陣。

辛南星莫名其妙地道:「師弟,你沒有甚麼不對吧?」

「我沒有甚麼毛病,祇怕師兄一傢伙捅出漏子來了,這漏子之大,簡直是……簡直是無與倫比!」

「漏子?甚麼漏子?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認識了,兩情相悅而已!」

「師兄,看來你也是天眞的人!」龍三道:「我已經說出了那兩少的身份,而他們又對那金步搖十分驚異而珍視,你還不明白嗎?」

「這……」辛南星爲人本份,也就是忠厚些,在這方面的反應自然差些。他陡然一凜,吶吶道:「難道她會是燕氏兄妹之姐或者……」

「如我沒有猜錯,她該是燕雨絲,『人間天上』的幫主,也就是燕氏兄妹的母親……」

辛南星猛然一震,道:「師弟,你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師兄,祇怕不是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是你這一傢伙,能把江湖搞出滔天巨浪來!」

「師弟,怎麼可能?」

「如果我不知道另一件事,也不敢如此猜疑。」

「另一件甚麼事?」

「『八步追魂』石擎天的女兒石綿綿你見過吧?」

「見過一次,頗爲動人。」

「『人間天上』的幫主燕雨絲正派出心腹在追殺她。」

「石擎天已投靠了『人間天上』,成爲該幫的中堅份子,莫非石綿綿犯了該幫幫規?」

「對,祇不過幫規上沒有這一條,她分了燕幫主一杯羹。」

「師弟,你別轉彎抹角,能不能說明白些?」

「好,燕雨絲是『人間天上』的幫主,但她上面還有位總負責人,祇是不公開而已,他就是燕雨絲的丈夫,但除了他們的子女,却無人知道他是誰。」

「她的丈夫不是『醜劍客』歸鄉?」

「他祇是太上幫主的忠僕而已!」

「師弟,你是說,燕雨絲的丈夫和石綿綿……」

「據說石綿綿目前的身手和燕雨絲相差不多,甚至平手,她曾蒙面獨接她的父親石擎天和金羅漢人,兩人竟非敵手。」

「是該幫的太上幫主成全了石綿綿?」

「師兄,你終於弄清了!」

辛南星一直不出聲,他信了師弟的話,現在想想她的一切,的確應該是三十以上接近四十的婦人了。

她美豔,成熟而熱情,即使他現在已知她有四十歲了,甚至她再大些,他仍然不變初衷。

「師弟,如果眞的是她怎麼辦?」

「你問我,我也不能爲你拿主意,我以爲你應該立刻返堡和我爹商量!」

「師弟,如你是我,敢把此事稟明師父?」

「你非稟明不可,這件事的後果難測,也就不定焉知非福!」

辛南星知道,一旦把此事稟明師尊,他和燕雨絲這一段孽緣就吹了。如果不稟明師尊又如何?

無怪乎在那小道觀中後院小屋內,她聽到燕氏兄妹交談,就悄悄溜了,連招呼也不敢打,怕他糾纏而脫不了身吧?

辛南星考慮再三,還是返回潛龍堡,儘管他一千一萬個不願。

這件事如何啟口?眞的不好啟口。於是他找到了龍不忘,而且拉他到自己的院落屋中。

龍不忘道:「辛南星,我看你變了!神秘兮兮地,你這是幹甚麼?」

「大叔,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也可以說,向你求教!」

「那就乾脆說出來!」

「大叔,這件事眞不好啟口!」

「不妨,大叔給你擔着,不管你惹了多大的紕漏!」

「大叔,這件事我又不想說了……」

龍不忘站起就要出屋,他的性子就是這樣。辛南星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道:「大叔,我又決定說了!」

龍不忘站着不動,道:「我在聽哪!」

「大叔,你先坐下!」

「不必,我站着聽比坐着聽得更清楚些!」

辛南星搓着手,道:「大叔,我邂逅一個女人!」(未完・廿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